目录

[三刻拍案惊奇 3](#_Toc24726581)

[惊奇序 3](#_Toc24726582)

[第一回 看得伦理真 写出奸徒幻存目 4](#_Toc24726583)

[第二回 千金苦不易 一死曲伸冤 9](#_Toc24726584)

[第三回 情词无可逗 羞杀抱琵琶 14](#_Toc24726585)

[第四回 设计去姑易 买舟送父难 19](#_Toc24726586)

[第五回 烈士殉君难 书生得女贞 25](#_Toc24726587)

[第六回 冰心还独抱 恶计枉教施 32](#_Toc24726588)

[第七回 生报花萼恩 死谢徐海义 38](#_Toc24726589)

[第八回 义仆还自守 浪子宁不回 43](#_Toc24726590)

[第九回 淫妇情可诛 侠士心当宥 48](#_Toc24726591)

[第十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53](#_Toc24726592)

[第十一回 捐金非有意 得地岂无心 56](#_Toc24726593)

[第十二回 坐怀能不乱 秉正自无偏 60](#_Toc24726594)

[第十三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64](#_Toc24726595)

[第十四回 郎材莫与匹 女识更无双 69](#_Toc24726596)

[第十五回 劫库机虽巧 擒凶智倍神 73](#_Toc24726597)

[第十六回 见白镪失义 因雀引鸣冤 77](#_Toc24726598)

[第十七回 八两杀二命 一雷诛七凶 82](#_Toc24726599)

[第十八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 87](#_Toc24726600)

[第十九回 血指害无辜 金冠雪枉法 91](#_Toc24726601)

[第二十回 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偕 96](#_Toc24726602)

[第二十一回 夫妻还假合 朋友却真缘 101](#_Toc24726603)

[第二十二回 藏珠符可护 贪色檄能诛 106](#_Toc24726604)

[第二十三回 猴冠欺御史 皮相显真人 109](#_Toc24726605)

[第二十四回 冤家原自结 儿女债须还 113](#_Toc24726606)

[第二十五回 缘投波浪里 恩向小窗亲 118](#_Toc24726607)

[第二十六回 院里花空忆 湖头计更奸 122](#_Toc24726608)

[第二十七回 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 128](#_Toc24726609)

[第二十八回 修斋邀紫绶 说法骗红裙 136](#_Toc24726610)

[第二十九回 淫贪皆有报 僧俗总难逃 141](#_Toc24726611)

[第三十回 窃篆心虽巧 完璧计尤神 146](#_Toc24726612)

# 三刻拍案惊奇

作者：明.梦觉道人 西湖浪子辑

## 惊奇序

予尝读未见书，遂拍案叫□□(奇，始)悟古今事迹，非奇则怪。□□□(去岁复)游天台仙府，诣诸名胜，凭吊陈迹，愈觉山河变幻。今春卜室孤山之麓，时梅影横瘦，竹阴展新，斜阳映水，峰际流云。掩关无审，简点废帙，得一、二野史，烦倦之顷，偶抽阅之，多忠孝侠烈之事。间有贪淫奸宄数条，观□□□(其含垢)蒙耻，败露情状，亦足发人深醒。总之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理道，宜认得真；贵贱、穷达、酒、色、财、气之情景，须看得幻。当场热哄，瞬息成虚，止留一善善恶恶影子，为世人所喧传，好事者之敷演。后世或因芳躅而敬之，或因丑戾而愤之，惊惊愕愕，□(奇)乎不奇乎?今特撮其最奇者数条授梓，非无谓也。

客有过而责予曰：“方今四海多故，非苦旱潦，即罹干戈，何不画一策以苏沟壑，建一功以全覆军，而徒哓哓于稗官野史，作不急之务耶?”予不觉叹曰：“子非特不知余，并不知天下事者也!天下之乱，皆从贪生好利，背君亲，负德义；所至变幻如此，焉有兵不讧于内，而刃不横于外者乎?今人孰不以为师旅当息，凶荒宜拯，究不得一济焉。悲夫! 既无所济，又何烦余之饶舌也? 余策在以此救之，使人睹之，可以理顺，可以正情，可以悟真；觉君父师友自有定分，富贵利达自有大义。今者叙说古人，虽属影响，以之喻俗，实获我心；孰谓无补于世哉!”时□□□(崇祯癸)未仲夏，孤山梦觉道人漫书。

# 第一回 看得伦理真 写出奸徒幻存目

冷眼笑人世，戈矛起同气。试问天合亲，伦中能有几？泣树有田真，让肥有赵礼；先哲典型存，历历可比教。胡为急相煎？纷纷室中阋。池草徒萦梦，枤杜实可倚。愿坚不替心，莫冷旁人齿！

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实是宽解之词。若论孩雅相携，一堂色笑，侬依栖栖，只得同胞这几个兄弟。但其中或有衅隙，多起于父母爱憎，只因父母妄有重轻，遂至兄弟渐生离异。又或是妯娌骶忤，枕边之言遂潜毁，毕竟同气大相乖违。还又有友人之离间，婢仆之挑逗，尝见兄弟，起初嫌隙，继而争兢，渐成构讼，甚而仇害，反不如陌路之人，这也是奇怪事。本是父母一气生来，到做了冰炭不相入。试问人，这弟兄难道不是同胞，难道不同是父母遗下的骨肉，为何颠倒若此？故我常道：弟兄处平时，当似司马温公兄弟，都都老年，问兄的饥，问兄的寒，煦煦似小儿相恤。处变当似赵礼兄弟，汉更始时，年饥盗起，拿住他哥子要杀，他知道赶去，道：“哥子瘦，我肥，情愿我替兄。”贼也怜他义气，放了。至于感紫荆树枯，分而复合，这是田家三弟兄，我犹道他不是汉子，人怎不能自作主张，直待草木来感动？即一时间性分或有知愚，做兄的当似牛弘，弟射杀驾了车的牛，竟置之不问；做弟的当似孙虫儿，任兄惑邪人，将他凌辱不怨。不然王祥、王览同父异母兄弟，王祥卧冰之孝，必能爱弟。那王览当母亲要药死王祥时，他夺酒自吃，母菜只得倾了。凡把疑难的事与他做，他都替做。不同母的也如此，况同父母的弟兄。我朝最重孝友，洪武初，旌表浦江郑义门——坐事解京，圣旨原宥，还擢zhuo他族长郑琏为福建参政。——以后凡有数世同居的，都蒙优异。今摘所同一事，事虽未曾旌表，其友爱自是出奇。

话说浙江台州府太平县，宣德间有个姚氏弟兄，长名居仁，次名利仁，生得仪容丰丽，器度温雅，意气又激烈，见义敢为，不惟性格相同，抑且容貌如一。未冠时，从一个方方城先生。这先生无子，只得妻马氏，生得一个女儿慧娘，家事贫寒。在门(馆?)还有个胡行古，他资质明敏，勤于学问。一个富尔谷，年纪虽大，一来倚恃家事充足，无心读书，又新娶一妻，一发眷恋不肯到馆。一个夏学，学得一身奸狡，到书上甚是懵懂，与富尔谷极其相合，先生累次诫谕他□(们)，他两人略不在意。五人虽是同门，意气犹如水火。后来两姚连丧父母，家事肃条，把这书似读不成。只有胡行古进了学。夏学做了富尔谷帮闲。

一日方方城先生殁mò了，众门生约齐送殓，两姚与胡行古先刭，富尔谷与夏学后来。那富尔谷原先看得先生女儿标致，如今知她已长成，两眼只顾向孝堂里看。那女儿又因家下无人,不住在里边来往，或时一影，依稀见个头，或时见双脚。至哭时，嘤嘤似鹂声轻啭。弄得个富尔谷耳忙眼忙，心里火热，两只眼直射似螃蟹，一个身子酥软似蜒蝣。这三人原与他不合,不去睬他。只有夏学，时与他掗怀说话，他也不大接谈。事完散酒,只见夏学搭了富尔谷肩头走，道：“老富，你今日为什么出神？”

富尔谷道：“我有一句心腹对你说，方先生女儿，我见时尚未蓄发，那时我已看上她，只是小，今日我筭(算?)她已年十六了。我今日见她孝堂里一双脚，着着白鞋子，真是笋尖儿，又亏得风吹开布帏，那一影真是个素娥仙子，把我神魂都摄去了!老夏怎弄个计议，□(使)我得到手，你便是个活古押衙！”

夏学道“这有何难，你只日日去帮丧，去嗅她便了！”

富尔谷道：“只今日己是几乎嗅杀，若再去，身子一定回来不成了！你只怎么为我设法弄来作妾。”

夏学道：“罢了，我还要在你家走动，若做这样事，再来不成了，作成别个罢！”

富尔谷道：“房下极贤。”

夏学道：“我日日在你家，说进活，你尊脸为什么破的？昨日这样热，怎不赤剥？”

富尔谷把（打）夏学一拳，道：“狗獃！妇人们性气，不占些强不歇。我们着了气，到外消遣罢了；她□□□□□(不得发泄，毕)竟在肚中，若还成病，又要赎药，你道该让不该让？”

夏学道：“是！是！只是如今再添个如夫人，足下须搬到北边去，终日好带眼罩儿，遮着这脸嘴。”两个笑了一回，夏学道：“这且待小弟缓图。”

次日，夏学就借帮丧名色，来到方家。师母出来相谢，夏学道：“先生做了一生老学究，真是一穷彻骨，亏了师母这等断送，也是女中丈夫。”

师母道：“正是。目下虽然暂支，后边还要出丧营葬，亳忽无抵。”

夏学道：“这何难！在门学生，除学生贫寒，胡行古提不起个穷字；两姚虽是过得，悭吝异常；只有富尔谷极其挥洒。师母若说一声，必肯资助。”

师母道：“他师生素不相投，恐他不肯。”

麦学道：“只因先生酸腐，与他豪爽的不同。不知他极肯周济，便借他十来两，只当牯牛身上拔根毛。他如今日下因他娘子弱症，不能起床，没人管家，肯出几百金寻填房的，岂是个不肯舍钱人？只是师母不肯开口，若师母肯下气，学生当得效芳。”

师母道：“若肯借三、五两也够了。”

夏学别了，来见富尔谷道：“老官，我今把这悭鬼，竟抬做了大豪侠了！我想她是孤儿寡妇，可以生做。不若择一个日，拿五十两银子、几个缎子，只说借她。她若感恩，一说便成，这就罢了；若她不肯，就扭做财礼；只凭我这张口何如？”

富尔谷道：“三十两罢！”

夏学道：“须说不做财札，毕竟要依我，我这强媒，也还该谢个五十两哩！”

富尔谷只得依说，拿了五十两银子、两个缎子、两个纱与他。他落了十两，叫小厮一拜匣捧定，来见师母，道：“师母！我说他是大手段人，去时恰好有人还他本银四十两，把四个尺头作利钱，我一谈起，他便将此宗付我。我叫他留下四个尺头，他道：‘一发将去，怕不够用。’学生特特送来。”

师母道：“我只要三、五两，多余的劳大哥送还。”

夏学道：“先生腐了一生，又有师母，物自来而取之，落得用的，师母务直收了。”

这边马氏犹豫未决，夏学一边就作了个揖，辞了师母，一径出门去。

只是慧娘道：“母亲，富家在此读书！极其鄙吝，怎助这许多？宁可清贫，母亲只该还他的是。”

马民便央人去请夏学，夏学只是不来，马民也只得因循着。

不一日，举殡日子到了，众人斗分祭奠。富尔谷不与份子，自做一通祭文来祭，道：

鸣呼，先生！我之丈人。半生教书，极其苦辛。早起晏匿眠，读书讲经。腐皮篮衫，石衣头巾。芋头须绦，俭朴是真。不能高中，金捞题名。一朝得病，鸣呼命倾。念我小子，日久在门。若论今日，女婿之称。情关骨肉，汪汪泪零。谨具薄祭，表我微情。鸟猪白羊，代以白银。鸣呼哀哉，尚饗！

夏学看了，道：“妙，妙：说得痛快！”

富尔谷道：“信笔扫来，叶韵而己。”

姚居仁道：“只不知如何做了先生之婿？”

姚利仁道：“富兄！你久已有妻，岂有把先生的女儿作妾之理！”

夏学道：“尧以二女与舜，一个做正妻，一个也是妾，这也何妨。”

姚居仁道：“胡说！这事怎行得通！”

只见里边马氏听得，便出来道：“富尔谷！先生才死得，你不要就轻薄我女儿！先生临终时，已说定要招胡行古为婿，因在丧中，我不题起，你怎么就这等轻薄？”

姚居仁道：“不惟辱先生之女，又占友人之妻，一发不通！”

富尔谷道：“姚居仁，关你什事？”

姚利仁道：“你作事无知，怎禁得人说？”

富尔谷道：“我也用财礼聘的，怎么是占？”

马氏道：“这一发胡说了，谁见你聘礼？”

夏学道：“这是有因的。前日我拿来那四十两银子、四个尺头，师母说是借他的，他道却是聘礼。”

马氏道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，这样设局欺我孤寡！”便向里边取出银、缎，撒个满地。

富尔容道：“如今悔，迟了，迟了！”与夏学两个跳起身便走，被姚利仁一把扯转。

夏学瘦小些，被姚利仁一扯，扯得猛，扯个翻觔斗，道“这□(在)哪个家里，敢放刁？好好收去，给胡兄行礼。若不收去，有我们在这里，学生的银子，师母落得用的，过几时，我们公共偿还。”

夏学见不是头，道：“富兄原不是，怕哪里没处娶妾，做这样歪事。”

拾起银、缎来，细细合数，比原来时少了五两一锭。

夏学道：“师母既是要干净与胡兄，这五两须胡兄招承，他如今如何肯折这五两！”

胡行古自揣身边没钞，不敢做声。

又是姚居仁道：“我代还！”

夏学道：“这等，兄兑一兑出，省得挂欠。”

姚居仁道：“怎这样慌？五日内我还他罢了！”

夏学道：“求个约儿。”

姚居仁道：“说出就是了。”

夏学道：“寄服人心”

姚利仁道：“便写一约与他何妨！”

夏学就做个中人，写得完，也免不得着个画字，富尔谷收了。各人也随即分散回家。

夏学一路怨畅富尔谷：“这事慢慢让我搏来，卖什才？弄坏事！”

富尔谷道；“我说叫先生阿爱也晓我有才，二来敲一敲实。”

夏学道：“如今敲走了！这不关胡行古事，都是两姚作梗，定要出这口气。□(摆)布得二姚倒，自然小胡拱手奉让了。”

富尔谷道：“何难！我明日就着小厮去讨银子，出些言语，他毕竟不忿赶来嚷骂，关了门，打上一顿就出气了。”

果然第二日就着小厮去讨银子，恰好撞着姚居仁，居仁道：“原约五日，到五日你来。”

小厮道：“自古道：‘招钱不隔宿。’谁叫你做这好汉？”

居仁道：“这奴才这等无状！”

那小厮道：“谁是你奴才？没廉耻！欠人的银子，反骂人！”

居仁听了，一时怒起，便劈脸一掌；道：“奴才，这掌寄在富尔谷脸上，叫他五日内来领银子！”

那小厮气愤愤自去了。此时居仁弟兄服已满，居仁已娶刘氏，在家月余，利仁也聘定了县中茹环女儿，尚未娶回。刘氏听得居仁与富尔谷小厮争嚷，道：“官人，你既为好招银子，我这边将些首饰当与他吧。”

居仁道：“偏要到五日与他，我还要登门骂他哩！”

晚间利仁回来，听得说，也劝：“大嫂肯当了完事，哥哥可与他罢，不要与这蠢材一股见识。”

第二日，刘氏绝早将首饰把与利仁，叫他去当银子，那富家小厮又来骂了，激得居仁大怒，便赶去打。那小厮一头走一头骂，居仁住了脚，他也立了骂。居仁激得性起，一直赶去。这边利仁当银回来，听得哥哥赶到富家，他也赶来，不知那富尔谷已定下计了。

昨日小厮回时，学上许多嘴，道居仁怎么骂尔谷，又借他的脸打。富尔谷便与夏学商议，又去寻了一个久惯帮打官司的叫张罗，与他定计。

富尔谷道：“我在这里，是村中皇帝，连被他两番凌辱，也做人不成，定要狠摆布他才好！”

张罗道：“事虽如此，苦没有一件摆布得他倒的计策。”正计议时，恰好一个黄□(脸)小厮送茶进房,——久病起来，极是伶仃，——放得茶下，那夏学提起戒尺，劈头两下，打个昏晕。

富尔谷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病得半死的，怎打他？”

夏学道：“这样小厮，死在眼下了，不若打死，明日去赖姚家。你的钱势大，他两个料走不开。”

张罗连声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富尔谷听了，便又添上几拳几脚，登时断气。只是这小厮是家生子，他父亲富财知道，进来大哭。

夏学道：“你这儿子病到这个田地，也是死数了，适才拿茶，倾了大爷一身，大爷恼了，打了两下，不期死了。家主打死义男，也没什事。”

富财道：“就是倾了茶，却也不就该打杀！”

张罗道：“少不得寻个人偿命，事成时还你靠身文书罢。”

富尔谷道：“他吃我的饭养大的，我打死也不碍。你若胡说，连你也打死了。”富财不敢做声，只好同妻子暗地里哭。三人计议已定，只要次日哄两姚来，落他入圈套。

不料居仁先到，骂道：“富尔谷！你怎叫人骂我？”

富尔谷道：“你怎打我小厮？”正争时，利仁赶到，道：“不必争闹，银子已在此了！”

那富尔谷已做定局，—把将姚居仁扭住厮打，姚居仁也不相让。利仁连忙劝阻，一时间哪里拆得开？张罗也赶出来假劝，哄做一团。

只见小厩扶着那死尸，往姚居仁身上一推，道：“不好了！把我们官孙打死了！”大家吃了一惊，看时，一个死尸，头破脑裂，挺在地上。

富尔谷道：“好，好！你两兄弟怎么打死我家人？”

居仁道：“我并不曾交手，怎图赖得我？”

富尔谷道：“终不然自死的？”

姚利仁道：“这要天理！”

张罗道：“天理，天理，到官再处！”两姚见势不像，便要往家中跑，富尔谷已赶来圈定，叫了邻里一齐到县，正是：

坦途成坎坷，浅水蹙洪波。

巧计深千丈，双龙入罗网。

县中是个岁贡知县，姓武，做人有德，操守明白。

正值晚堂，众人跪门道：“地方人命重情！”叫进问时，富尔谷道：“小人是苦主。有姚居仁欠小的银子五两，怪小的小厮催讨，率弟与家人沿路赶打，直到小的家里，登时打死，里邻都是证见。”

知县叫：“姚居仁！你怎么打死他小厮？”

姚居仁道：“小的与富尔谷，俱从方方城，同窗读书。方方城死时，借他银五两，他去取讨，小的见他催迫师母，没得还，小的招承代还。岂期富尔谷日着小厮来家吵闹，小的拿银还他，虽与富尔谷相争，实不曾打他小厮。”

富尔谷道： “终不然我知道你来，打杀了等的？”知县叫邻里，其时一个邻舍竹影，也是富尔谷行钱的，跪上去道：“小的里邻叩头。”

知县道；“你怎么说？”这边就开口道：“小的在富尔谷门前，只见这小厮哭了在前边跑，姚居仁弟兄后边赶，赶到里边，只见争闹半晌，道打死了人。”

知县道：“赶的是这个小厮么？”

道：“是。”

知县道：“这等是姚居仁赶去打死的，无疑了！把居仁、利仁且监下，明日相验。”

那富尔谷好不得意，对张罗道：“事做得成，狠了些。”不知张罗的意思，虽陷了姚家弟兄，正要逐儅儿拿做富尔谷。头一日已自暗地叫富财藏了打死官孙的戒尺，如今又要打合他买仵作，就回言道：“狠是狠了，但如今留空隙把人，明日相验，仵作看见伤痕，不是新伤，是血污两三日，报将出来，如何是好？你反要认个无故打死家僮，图赖人命罪了，这要去揌撒才好！”

富尔谷道：“这等我反要拿出钱来了？”

夏学道：“要羸宫司，这少不得银子。”吃他一打合，只葫芦提叫他要报伤含猢些，已诈去百余两。富财要出首，还了他卖身文书，又与他十两银子，张罗又叫他封起留做后来诈他把柄。富尔谷好不懊恨。

只是居仁弟兄落了监，在里边商议，居仁道：“看这光景，他硬证狠，恐遭诬陷。我想事从我起，若是定要逼招，我一力承当，你可推开，不要落他穽中。”

利仁道：“哥哥！你新娶嫂嫂，子嗣尚无，你□□□(一被禁)，须嫂嫂□□(不上)不落，这还是我认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你还可在外面经营)。”

到了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早饭后，知县取出尸)相验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此时仵作已得了钱，报伤道：“额是)方木所伤，身上有拳、踢诸伤。知县也不到尸首边一看，竟填了尸单，带回县审。两个一般面貌，连知县也不知哪一个是姚居仁，哪一个是姚利仁。叫把他夹起来要招。

利仁道：“赶骂有的，实不曾打。就是赶的，也不是这小厮。”

知县又叫竹影道：“这死的是富尔谷小厮么？”

竹影道：“是他家义男富财的儿子。”

知县遣： “这等是了！”要他两兄弟招。居仁、利仁因富尔谷用了倒棒钱，当不得刑罚，居仁便认是打死。

利仁便叫道：“彼时哥哥与富尔谷结扭在一处，缘何能打人？是小的失手打死的。”

居仁道：“是小的怪他来帮，打的。”

利仁道：“小人打死是实，原何害哥哥？只坐小的一人！”

知县道：“姚利仁讲得是。”

叫：“富尔谷少他两人是个同窗，这死也是失手误伤，坐不得死罪。”

富尔谷道：“老爷！打死是实，求爷正法！”知县不听。

此时胡行古已与方方城女儿聘定了，他听得姚居仁这事，拉通学朋友为他公举冤诬。

知县只做利仁因兄与富尔谷争斗，从旁救护，以致误伤。那张罗与夏学又道骑虎之势，撺哄富尔谷用钱，把招眼弄死了，做了文书解道，道中驳道：“据招赶逐是出有意，尸单多伤，岂属偶然？无令白镪有权，赤子抱怨也！”驳到刑厅。

刑厅是个举人，没什风力，见上司这等驳，他就一夹、一打，把姚利仁做“因官孙之殴兄，遂拳挺之交下”，比“斗殴杀人，登时身死”律绞，秋后处决；还要把姚居仁做“喝令”。

姚利仁道：“子弟赴父兄之斗，哪里待呼唤？小的一死足抵，并不干他事。”每遇解审，审錄时，上司见他义气，也只把一个抵命，并不深求。

姚居仁在外竟费了□(读)书，□□(从事)耕种将来供养兄弟。只是刘氏在家，常常责备居仁道：“父母遗下兄弟，不说你哥子照管他，为何你做出事叫他抵偿？”

居仁道：“我初时在监计议＇，他道因妳新嫁，恐丢妳，误妳一生。说我还会经营，还可支撑持家事，故此他自认了，实是我心不安。如今招已定，改换也改不得了。”

刘氏道：“你道怕误我一生，如今叔叔累次吩咐，叫茹家另行嫁人，她并不肯，岂不误了婶婶一生？”

倒是居仁在外奔忙，利仁在监，有哥哥替他用钱，也倒自在。倒硅富尔谷，却自打官司来，常被张罗与富财串诈，家事倒萧条了。

日往月来，已是三年，适值朝廷差官恤刑。此时刘氏已生一子周岁，因茹氏不肯改嫁，茹家又穷，不能养活，刘氏张主接到家中，分为两院，将家事中分，听她使用。闻得恤刑将到，刘氏道：“这事虽云诬陷，不知恤刑处辨得出辨不出，不若你如今用钱，邀解子到家，你弟兄面貌一般，你便调了，等他在家与婶婶成亲。我你有一子，不教绝后了！”居仁连声道是。

果然邀到家中，买了解子，说要缓两日，等他夫妇成亲，解子得钱应了。利仁还不肯做亲，居仁道：“兄弟，弟妇既不肯改嫁，你不与成亲，岂不辜负了她？她若得一男半女，须不绝你后嗣！”利仁方才应承。到起解日，居仁自带了枷锁，嘱咐兄弟道：“我先代你去，你慢慢来。”正是：

相送柴门晓，松林落月华。

恩情深棣萼，血泪落荆花。

解人也不能辩别，去见恤刑，也不过凭这些书办，该辨驳的所在驳一驳，过堂时唱一唱名，他下边敲紧了，也只出两句审语了帐。此时利仁也赶到衙门前，恐怕哥受责。居仁出来，便吩咐利仁：“先回，我与解人随后便到。”

不期居仁与刘氏计议已定，竟不到家，与解人回话就监。解人捎信到家，利仁大哭，要行到官禀明调换。解子道：“这等是害我们了，首官定把我们活活打死。你且担待一月，察院按临时，必然审录，那时你去便了。”利仁只得权且在外，他在家待嫂，与待监中哥子，真如父母一般，终是不能一时弄他出来。

但天理霎时虽昧，到底还明，也是他兄弟有这几时灾星。忽然一日，张罗要诈富尔谷，假名开口借银子，富尔谷道：“这几年来，实是坎坷，不能应命。”

张罗道：“老兄强如姚利仁坐在监里，又不要钱用！”富尔谷见他言语不好，道且吃酒再处。因一是烫酒的不小心，飞了点灰在里边，斟出来，觉有些黑星星在上，张罗用指甲撩去。富尔谷又见张罗来诈，心里不快，不吃酒，张罗便疑心。

不期回□(到)家，□(因)为多吃了些食，泻个十生九死，一发道是富尔谷下药。正要发他这事，还望他送钱，且自含忍不发，不期富尔谷实拿不出，耽搁了两月。巧巧这年大比，胡行古中了，常对家里道：“我夫妇完聚，□□(全仗)姚氏二兄之力，岂期反害了他！”中时自去拜望，许周济他，不题。

一日赴一亲眷的席，张罗恰好也在坐。

语次，谈起姚利仁之冤，张罗拱阔，道：“这事原是冤枉，老先生若要救他，只问富财便了！”胡行古也无言，决日去拜张罗请教。

张罗已知醉后失言，但是他亲来请教，又怪富尔谷药他，竟把前事说了。

胡行古道：“先生曾见么？”

张罗道：“是学生亲眼见的。”

又问：“有什指证么？”

道：“有行凶的戒尺与买嘱银子，现在富财处。”

胡行古听了，便辞了，一竟来与姚利仁计议。又值察院按临，他教姚利仁把这节事去告，告富尔谷杀人陷人。胡行古是门生，又去面讲。

按院批：如果冤诬，不妨尽翻成案；批台、宁二府理刑官会问。幸得宁波推官，却又是胡行古座师，现在台州查盘。胡行古备将两姚仗义起衅，富尔谷结党害人，开一说帖去讲。那宁、台两个四府，就将状内干连人犯，一齐拘提到官。那宁波四府叫富财道：“你这奴才！怎么与富尔谷通合，把人命诬人么？”

富财道：“小的并不曾告姚利仁。”

四府道：“果是姚利仁打死的么？”

那富财正不好做声，四府道：“夹起来！”

富财只得道：“不是，原是夏学先将戒尺打晕，后边富尔谷踢打身死，是张罗亲眼见的。”

四府道：“你怎么不告？”

富财道：“是小的家主，小的怎么敢告！”

又叫张罗，张罗也只得直说。四府就着人追了戒尺、买求银两，尸不须再检，当日买仵作以轻报重，只当自耍自了。夏学与富尔谷还要争辩，富财与张罗已说了，便难转口。两个四府喝令：“各打四十！”

富尔谷拟“无故杀死义男，诬告人死罪未决，反坐”律，徒。夏学加工杀人，与张罗前案硬证害人，亦徒。姚利仁无辜，释放宁家。解道院时，俱各重责。

胡行古又备向各官说利仁弟兄友爱，按院又为他题本翻招。居仁回家，夫妇、兄弟完聚，好不欢暮。外边又知利仁认罪保全居仁，居仁又代监禁，真是个难兄难弟。

那夏学、富尔谷设局害人，也终难逃天网，张罗反覆挟诈，也不得干净。虽是三年之间，利仁也受了些苦楚，却也成了他友爱的名。至于胡行古之图报，虽是天理必明，却也见他报恩之义，这便是：

错节表奇行，日久见天理。

笑彼奸狯徒，终亦徒为尔。

# 第二回 千金苦不易 一死曲伸冤

长铗频弹，飞动处，寒铓流雪。肯匣中徒作龙吟，有冤茹咽？怨骨沉沉应欲朽，凶徒落落犹同列。猛沉(长?)吟怒气满胸中，难摧灭！ 妻虽少，心冰冽；子虽稚，宗堪接。读书何事,饮羞抱觖(缺?)，碎击髑颅飞血雨，快然(就义?)笑释生平结。便膏身铁钺(锁?)亦何辞，生非窃。

右调《满江红》

做人子当父母疾病之时，求医问卜，甚至割股，要求他生，及到身死，哀哭号踊，尚且有终天之恨。若是被人杀害，此心当如何悲愤？自然当拼一生，向上□(司)控告。只是近来官府糊涂的多，有钱的便可使钱，外边央(寻?)一个名色份上，里边或是书吏，或是门子，贴肉揌买了问官。有势的又可使势，或央求上司吩咐，或央同年故旧关说，劫制问官。又买不怕打、不怕夹的泼皮做硬证，上呼下应，厚贿那仵作，重伤报轻伤。在那有人心问官，还葫芦提搁起，留与后人。没人心的，反要坐诬。以此誓死报亲仇的，已是吃了许多苦。那没用的，被旁人掇哄，也便把父母换钱，得他些银子，也(便?)了帐。只有那有志气的，他直行其是，不向有司乞怜(控告?)。当父亲被害时，岂不难(能?)挺剑刃仇？但我身殉父危，想(使?)老母无依，后嗣无人，是我一家赔他一身，若控有司(他时?)，或者官不如我意，不如当饮忍时饮忍，当激烈时激烈。只要得报亲仇，不必论时先后，是大经纬人(处?)。

话说浙江金华府有个武义县。这县是山县，民性犷悍，故(每?)招集兵士,多于此处。凡有争兢，便聚族相杀，便□(是)有家□(族)中争兢，也毕竟会合亲枝、党羽斗殴。本县有个王家，也是一个大族。一个王良，少年也曾读书，不就(着?)，就做田庄。生有一个儿子叫做世名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性格聪明。在外附学读书，十二岁便会做文字。到十七岁时，府县俱前取，但道间不录，未得进学。父亲甚是喜他，期他大成。其年他的住屋原是祖遗，侄子王俊是长房，居左，他在右，中间都是合用。王俊有了两分村钱，要行起造。因是合的，不能。常叫族长王道来说，与他价钱，要他相让。王良道：“一般都是王家子孙，他买产，我卖产，岂不令人笑话？幸家中略可过活？我且苦守。”后边又央人来说，愿将产换，王良毕竟不肯。成了仇。

自古私己的常是齐整，公众的便易塌损，各人自管了各人得分的房屋，当中的用则有人用，修却没人修。王俊暴发财主，甚要修饰体面，如何看得过，只得买了木料，叫些匠人，叫右首拆造。拆时同梁合柱，将中间古老房屋震塌了。

王良此时看见，道：“这房子须不是你一个的，怎么把来弄塌了？”

王俊道：“这二三百年房子，你不修，我不修，自然要塌，关我什事？”只见泥水定磉，早已是间半开间，他是有意弄塌，预先造下了。

王良见了不胜大怒，道：“这畜生恁般欺人，怎见那半间是你的？你便自做主。况且又多尺余，如今塌的要你造还。”

王俊道：“你有力量自造，怎我造赔你？”你一声，我一句，争兢不了。

那王良便先动手，劈脸一掌。这王俊是个粗牛，怎生宁耐，便是一头把王良撞上一跤。王良气得紧，爬起便拾一根折木椽来打王俊，王俊也便扯一根木梢,道：“老入娘贼！故意魇魅我。”也打来，来得快些，早把王良右肩一下，王良疼了一闪，早把手中木椽落下。王俊得手，一连几木梢，先是肋下两下，后来头上一下，早晕在地。他家人并他妻来看，只见头破肋折，已是恹恹待尽，连忙学中叫王世名来。王良只挣得一声道：“儿，此仇必报！”早已气绝，正是：

第宅依然在，微躯不可留。

空因尺寸土，尚气结冤仇。

此时世名母子捧着王良尸首，跌天撞地痛哭，指着王俊名儿骂。王俊也不敢应，躲在家中。一班助兴的便劝道：“小官人，不必哭得，得到县间去告，不怕不偿命的。”

王俊听得慌了，忙去请了族中族长王道，一个叫做王度，村中一个惯处事的单邦、屠利、魏拱一干人来。要他兜收。

王道道：“小官，这事差了，叔父可是打得的？如今敌拳身死，偿命说不过的。”

魏拱道：“若是这样说，也不必请你来了，还是你与他做主和一和。”

王度道：“一个人活活打死，随你什人忍不过，怎止得他？”

屠利道：“当今之世，惟钱而已，偿命也无济死者，两边还要费钱。不若多与他些钱财，收拾了罢。”

王道道：“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私和人命，天理上难去。”

又一个单邦道：“如今论什天理！有钱者生，无钱者死。若和，是两利之道，若王大官肯依我们出钱，这便是钱财性命，性命卵袋，我们凭他。”

王俊道：“一凭列位。”

单邦道：“这等若是王小官不肯，我自有话说。同去！同去！”一把扯了王道、王度，屠、魏两个随了来。

到王世名家，只见母子正在痛哭。见了王道一干，正待告诉，单邦道：“不消说得，我们亲眼见的。只是闻得你两家要兴讼，故来一说。”

王世名母亲道：“我正要告他，他有什讼兴？”

单邦笑道：“他有话道，因屋塌压死，你图赖他，阖家去将他打抢。”

王世名道：“这一尺天，一尺地，人是活活打死的，怎说得这话？”便痛哭起来。

魏拱道：“这原是诳之以理之所有，若差官来相验，房子塌是真。如今假人命常事，人死先打抢一番，官府都知道的。”

王世名母亲道：“有这等没天理的，拼老性命结识他。”

屠利道：“不要慌，如今亏得二位族长道：‘天理上去不得。’所以我们来处。”

王世名道：“正是二位公公极公道的。”

单邦道：“是公道的，七老八十，大热天，也没这气力为你府、县前走。如今我们商议，你们母子去告，先得一个坐视不救的罪名了。又要盘缠使费。告时，他央了人情，争是压死，仵作处用了钱，报做压死伤，你岂不坐诬？”

王世名道：“有证见。”

屠利道：“你这小官，官有份上反道是硬证，谁扯直腿替你夹？便是你二位族尊也不肯。况且到那检验时，如今初死还好，天色热，不久溃烂，就要剔骨检，筋肉尽行割去，你道惨不惨？”世名听到此，两泪交流。

魏拱见他，晓得他可以此动，道：“不检不偿，也不止一次，还要蒸骨检哩。”母子二人听得，哭得满地滚去，眼睁睁只看这两个族长。不期他两人听了这片歪语，气得声都不做。

单邦道：“如今我们计议，一边折命，一边折钱，不若叫他从重断送，七七做，八八敲，再处些银子养赡你母子，省得使在衙门中，与你们不是与别人。你们母子出头露面去告一场，也不知官何如，不若做个人情，让他们不是让别人，不然，贫不与富斗，命又不偿得，你母子还被他拖死了。”这片话，他母亲女流，先是矬了。王世名先是个恐零落父亲尸骸，也便持疑。

屠利道：“你两老人家也做一声，依我只是银子好。”

王道道：“父母之仇，也难强你不报的。”

魏拱道：“又来撒。”

王道道：“只你们母子也要自度力量，怕没有打官司家事，打官司手段。”

王度道：“自古‘饶人不是痴。’你也自做主意。”

屠利道：“官司断不劝你打。”

魏拱道：“命断偿不成，只是和为贵。”

单邦道：“和不可强他，只是未到官，两个老人家做得主，是可为得你，还可多处些，到官烧埋有限。”世名母亲听了，便叫世名到房中计议。

世名道：“这仇是必报的。”

母亲道：“这等不要和了？”

世名道：“且与他和，再处。”

世名便走出来道：“论起，王俊亲殴杀我父亲，毕竟告他个人亡家破方了。只是我父亡母老，我若出去打官司，家中何人奉养，又要累各位。”

魏拱道：“这决定奉随，只家下离县前远，日逐奉扰不当。”

世名道：“如今列位吩咐，我没有个不依的，只凭列位处。父亲我自断送，不要他断送。”

魏拱道：“这等才圆活。不要他断送，更有志气。”

屠利道：“若不要他断送，等他多出些钱与你罢。”

单邦道：“一言已定。去，去，去！”一齐起身到王俊家来。

屠利道：“原没个不爱钱的。”

魏拱道：“也亏得单老爹这一片话头。”

单邦道：“你帮衬也不低。”

只有王道心里暗转：“这小官枉了读书，父亲被人打死，便也甘心和了。”

坐定，王俊慌忙出来道：“如何？”

魏拱道：“他甚是不肯。”

王俊道：“这等待要去告？”

屠利道：“亏单公再三解劝，如今十有八就了。只是要大破钞。”

王俊道：“如今二位伯祖如何张主？”

王道道：“我手掌也是肉，手心也是肉，难主持。但凭列位。”

魏拱道：“这单老爹出题目。”

单邦道：“还是族尊。依我少打不倒，五十两助丧，三十亩田供他子母。”

屠利道：“处得极当，处得极当。”

王俊道：“来不得！”

王度道：“你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钱，没一二百金官司。”

魏拱道：“王大郎，不要不识俏，这些不够打发仵作差使钱。”

屠利笑道：“这是单老爹主意，还不知他意下何如？”

王俊只得拿出三十两银子，二十两首饰，就写一纸卖田文书。

单邦又道：“这事要做得老，这银子与契都放在族长处。一位与屠爱泉去签田、写租契；一位与魏趋之去帮扶王小官人落材烧化，然后交付银产。”

王道道：“他有坟地，如何肯烧？只他妻子自行收殓，便无后患了。”

魏洪道：“单兄，足下同往王小官处去何如？”

单邦道：“这边里递也要调停，不然动了飞呈，又是一番事了。”

果然分头去做。王道与魏拱到王世名家，世名原无心在得财，也竟应了。

王道道：“有这样小官，再说两句也可与你多增几两银子。”

魏拱也心里道：“这是见财慌的。”

世名自将已资将父亲从厚收殓。

两个族长交了银产，单邦收拾里邻，竟开了许多天窗。后边王俊捐出百金谢他们一干，单邦得了四十两，魏、屠也各得银十五两。

王道与王度不收。

乡里间便都道：“有钱阿叔也可打杀的。”也都笑王世名柔懦。

不知王世名他将银子与契俱封了，上边写得明白，交与母亲收执。私自画一轴父亲的神像，侧边画着自己形容，带着刀站立随了。

三年之间，宁可衣贫食淡，到没银子时，宁可解当，并不动王俊一毫银子。每年收租，都把来变了价封了，上边写某年某人还租几石，卖价几两，一一交与母亲。

痛切思亲瘦骨岩，几回清泪染青衫。

奇冤若是藏金积，幽恨权同片纸缄。

武义一带地方打铁颇多。一日赴馆，往一铁店门前过，只听得[門字左边][門字左边][門字右边][ 門字右边]，两个人大六月立在火炉边打铁。

王世名去看道：“有刀么？”

道：“有打起的厨刀。”

世名道：“不是。”

铁匠道：“可是腰刀？”

世名看了看道：“太长，要带得在身边的匕首。”

铁匠道：“什么匕首？可是解手刀？”递过一把。世名嫌钝。

铁匠道：“这等打一把纯钢的。”论定了价钱，与了他几分作定。铁匠果然为他打一把好刀：

莹色冷冷傲雪霜，剜犀截象有奇铓。

休须拂拭华阴土，牛斗时看起异光。

世名拿来把玩，快利之极。找了银子，叫他上边凿“报仇”二字。

铁匠道：“这是尊号么？”

世名道：“你只为我凿上去罢了。”

铁匠道：“写不出。官人写，我凿罢。”世名便将来，楷楷的写上两个字。铁匠依样凿了，又讨了两分酒钱。世名就带在身边，不与母亲知道。

闲时拿出来看玩。道：“刀！刀！不知何时是你建功的时节，是我吐气的时节？我定要拿住此贼，碎砍他头颅，方使我父亲瞑目泉下。”

在馆中读书空时，便把古来忠孝格言楷写了带在身边，时常讽咏，每每泪下。

那同窗轻薄的道：“父亲让人打死，得些财物便了，成什么孝？枉读了书！”

只有他的先生卢玉成，每夕听他读那格言，或时悲歌凄惋，或时奋迅激昂，每日早起，见他目间时有泪痕。道：“此子有深情，非忘亲的。”

到了服阙，适值宗师按临，府县取送，道间与进了。

王俊听得，心下惊慌，便送银三两与他做蓝衫。他也收来封了。

有个本县财主，一来见他新进，人品整齐；二来可以借他遮盖门户，要来赘他。他不敢轻离母亲，那边竟嫁与他。王俊也有厚赠，他也收了。

苒荏年余，不觉生下一子。到了弥月，晚间其妻的抱在手中，他把儿子头上摸一摸道：“好了，我如今后嗣已有，便死也不怕绝血食了。”

其妻把他看了道：“怎说这样不吉利话！”他已瞒了母亲，暗暗的把刀藏在袜桶内，要杀王俊。

这是正月十二，王俊正在单邦家吃酒，吃得烂醉回。踉踉跄跄将近到家，只听得一声道：“王俊，还我父亲命来！”王俊一惊，酒早没了。

睁开醉眼，却见王世名立在面前，手拿着一把刀，两只脚竟不能移动，只叫：“贤弟，凭你要多少，只饶我性命罢！”

王世名道：“胡说，有杀人不偿命的么？”就劈头一刀砍去，王俊一闪，早一个“之”字。王世名便乘势一推，按在地，把刀就勒，王俊把脚踭(蹬)得两踭(蹬)，只见醉后的人，血如泉涌。王世名又复上几刀，眼见得王俊不得活了。正是：

幸假金钱逃国法，竟随霜刃丧黄泉。

此时世名便在村中叫道：“王俊杀我父亲，我如今已杀他报仇。列位可随我明日赴官正法。”

村中听得，只见老少男女一齐赶来，早见王俊头颅劈碎，死在血中。行凶刀插在身旁，王世名立在那里。屠利赶来看了，道：“爷呀！早知终久死在他手里，不如省了这百来两银子。”

单邦也带着酒走来，道：“这小官造次，再央我们讲一讲，等他再送些银子，怎便做出这事？”

世名道：“谁要他银子，可同到舍下。”

到得家中，母妻听得世名杀了人，也吃一惊，王道、王度也到，王道道：“一报还他一报，只迟死得六年。”

王度道：“苦他主这意六年，也亏他耐心。”世名早从房中将向来银拿出，一封五十两，是买和银；又十余小封，都是六年中收的租息并王俊送的银子，又有一张呈子，上写道：

金华府武义县生员王世名

首为除凶报仇事：兽兄王俊，逞强占产，嗔父王良不从，于万历□(六)年五月，毒殴身死。挜银卖和，族长王道等证。经今六年，情实不甘，于今月 日，是某亲手杀死，刀仗现存，理甘伏法，为此上呈。

当面拿出来，于空处填了日时。

王道道：“他已一向办定报仇的了，我们散去，明日同去出首。”众人趑趄不肯就去，世名道：“我原拼一死殉父，断不逃去，贻累母亲。”

又有几个捏破屁里递道：“只是小心些，就在府上借宿罢！”

当晚，王世名已安慰母亲；吩咐了妻子，教她好供奉母亲，养育儿子。

次日绝早，世名叫妻子煮饭与众人吃了，同到县中。早已哄动一城。知县姓陈，坐了堂。世名与众人递上呈子，并将刀仗放在案前。陈知县看了道：“你当日收他银子，如今又杀他，恐别有情。”

世名道：“前日与和，原非本心。只因身幼，母老无人奉养，故此隐忍。所付银两并历年租银，俱各封识不动，只待娶妻，可以奉母，然后行世名之志。今志已行，一死不惜。”

陈知县再叫亲族里邻，说来都是一般，陈知县道：“这是孝子，我这里不监禁你，只暂住宾馆中，待我与你申请。其余干连，暂放宁家。”就连夜为他申详守巡二道，把前后事俱入申中。

守巡俱批金华汪知县会问。那汪知县闻他这光景，也甚怜他，当时叫他上去，问他有什么讲。世名道：“世名从何言？今事已毕，只欠一死。”

汪知县道：“我如今且检你父亲的尸，若有伤，可以不死。”

世名道：“世名能刃王俊于今日，怎不能诉王俊于当日？忍痛六年始发，只为不忍伤残父尸，今只以世名抵命，也不须得检。若台台怜念，乞放归田里，拜父辞母嘱妻，绝吭柩前，献尸台下。”

汪知县道：“我检尸正是为你，若不见你父亲尸伤，谁信你报仇。”遂便写一审单申府道：

审得：王世名宿抱父冤，潜怀壮志，强颜与仇同室，矢志终不共天，封买和之资，不遗锱铢；铸报仇之刃，悬之绘像。就理恐残父尸，即死虑绝亲后。岁序屡迁，刚肠愈烈。及甫生男一岁，谓可从父九泉，遂挥刃于仇人，甘投身于法吏。验父若果有伤，擅杀应从末减。但世名誓不毁父尸以求生，唯求即父柩而就死。一检世名且自尽，是世名不检固死，检亦死也。捐生慷慨，既难卒保其身，而就义从容，是宜曲成其志。合今放归田里，听其自裁。

通申府、道，若是府、道有一个有力量道：“王俊买和有金，刚杀叔有据，不待检矣！杀人者死，夫亦何辞？第不死于官，而死于世名，恐孝子有心，朝廷无法矣！若听其自裁，不几以俊一身，易世名父子与拟罪以伸法，末减以原情。”这等，汪知县也不消拘把检尸做世名生路了，上司也只依拟。

汪知县便把他放去，又吩咐道：“你且去，我还到县来，你且慢死，我毕竟要全你，怎么苦惜那已枯之骨，不免你有用之身？”

世名道：“死断不惜，尸断不愿检。”

汪知县看了他，又叹息道：“浮生有涯，令名无□(巳)！”

世名听了，又正色道：“这岂图名，理该如此。”

汪知县也不差人管押他，他自到家。母亲见了哭道：“儿，我不知道你怀这意，你若有什蹉跌，叫我如何？”

世名道：“儿子这身是父生的，今日还为父死。虽不得奉养母亲，也得见父地下。母亲不要痛我。”其妻也在侧边哭。

世名道：“妳也莫哭，只是善事婆婆，以代我奉养；好看儿子，以延我宗嗣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

去见陈知县，知县仍旧留他在宾馆，吩咐人好好看待，不要令他寻自尽。

过了几日，汪知县来了，满城这些仗义的并他本村的里邻，都去迎接道：“王俊杀叔是实，世名报仇也是理之当然，要求汪县尊保全这孝子。”汪县尊已申了上司，见上司没个原免他的意思，唯有检验，可以为他出脱，只得又去取他父亲尸棺。

世名听了，把头乱撞，道：“他们只要保全我的性命，苦要残我父亲的骸骨，我一死可以全我父了。”那看守的因陈知县吩咐，死命抱住，不能得死。

到了次日，通学秀才都衣巾簇拥着世名，来见汪县尊，道：“王俊杀叔，去今六年。当日行贿之人尚在，可一鞠而得，何必残遗骸，致残孝子。况且王俊可银产偿叔父之死，今世名亦可返其银产以偿族兄之死。今日世名还祈太宗师玉全。”

汪县尊道：“今日之验，正以全之。”此时适值棺至，世名望见，便以头触阶石，喷血如雨，地都溅得火赤的。众秀才见了，抱的抱，扯的扯，一齐都哭起来。衙役与看的人无不下泪，两县尊也不觉为之泣下。

低徊往事只生悲，欲语凄凄双泪垂。

一死自甘伸国法，忍教亲体受凌夷。

众秀才又为他讲，汪县尊叫把棺木发回。孝子晕了半日方苏。又到滩边，看棺木上船。又恸哭了一番，仍至两县尊前就死。

两县叫人扶起，又着医生医治。两个县尊商议，要自见司道面讲，免他检尸，以延他的生；再为题请，以免他的死。

孝子道：“这也非法，非法无君。我只办了一死；便不消这两县尊为我周旋委婉。”

回到馆中，便就绝食，勺水不肯入口。这些亲族与同袍都来开讲，道：“如今你父仇已报了，你的志已遂了。如今县尊百计要为你求生，这是他的好意，原不是你要苟全，何妨留这身报国。”

世名道：“我断不要人怜，断不负杀人之名，以立于天壤间。”原是把头磕破的，又加连日不吃，就不觉身体恹恹。这日忽然对着探望的亲友长笑一声，俯首而逝，殁在馆中。死之刻云雾昏惨，迅风折木，雷雨大作。两县令着他家中领尸，只见天色开霁，远近来看的、送的云一般相似。

到家，他妻子开丧受吊。他妻子也守节，策励孤子成名。当时在武义连浙东一路，便是村夫牧竖，莫不晓得个王秀才是王孝子。只是有识的道：古来为父报仇多有从末减的，况以王秀才之柔刚并用，必能有济于世。若使以一戍全之，孝子必生。生必有效于国。在王秀才，为孝子又可为忠臣。而国家亦收人才之用。即其死，良可为国家人才惜耳。故吴县张孝廉凤翼高其谊为立传。孝廉曰：

杀人者死，律也。人命是虚，行财是实，亦律也。彼买和契赃具在，可以坐俊杀叔之罪，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条，何必检厥父尸，以伤孝子之心哉？盖当事诸君子急于念孝子，反乱其方寸，而虑不及此哉！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，以达其志，以彰其孝哉！

# 第三回 情词无可逗 羞杀抱琵琶

香径留烟，蹀廊笼雾，个是苏台春暮。翠袖红妆，销得人亡国故。开笑靥夷光何在；泣秦望夫差谁诉？叹古来倾国倾城，最是蛾眉把人误。丈夫峻嶒侠骨，肯靡靡绕指，醉红酣素。剑扫情魔，任笑儒生酸腐。媸相如缘绮闲挑，陋宋玉彩笺偷赋。须信是子女柔肠，不向英雄谱。

右调《绮罗香》

吾家尼父道：“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”正为少年不谙世故，不知利害，又或自矜自己人才，自奇自家的学问。当着鳏居消索，旅馆凄其，怎能宁奈？况遇着偏是一个奇妙女，娇吟巧咏，入耳牵心；媚脸妖姿，刺目挂胆，我有情，他有意，怎不做出事来？不知古来私情，相如与文君是有终的，人都道他无行。元微之、莺莺是无终的，人都道他薄情。

人只试想一想，一个女子，我与他苟合，这时你爱色，我爱才，惟恐不得上手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只是后边想起当初鼠窃狗偷的，是何光景？又或夫妇稍有衅隙，道这妇人当日曾与我私情，莫不今日又有外心么？至于两下虽然成就，却撞了一个事变难料，不复做得夫妇，你绊我牵，何以为情？又或事觉，为人嘲笑，致那妇人见薄于舅姑，见恶于夫婿，我又怎么为情？故大英雄见得定，识得破，不偷一时之欢娱，坏自己与他的行止。

话说弘治间有一士子，姓陆名容，字仲含。本贯苏州府昆山县人。少丧父，与寡母相依，织纴自活。他生得仪容俊逸，举止端详，飘飘若神仙中人。却又勤学好问，故此胸中极其该博，诸子百家，无不贯通。他父在时已聘了亲，尚未毕姻。十八岁进了昆山县学。凡人少年进学未经折挫，看得功名容易，便易懈于研墨，入于游逸，他却少年老成，志向远大。若说作文讲学，也不辞风雨，不论远近。若是寻花问柳，饮酒游山，他便裹足不入。当时有笑他迂的，他却率性而行，不肯改易。

进学之后，有个父亲相好的友人，姓谢名琛，号度城，住在马鞍山下。生有一子一女，女名芳卿，年可十八岁，生得脸如月满，目若星辉，翠黛初舒杨柳，朱唇半吐樱桃。又且举止轻盈，丰神飘逸。她父亲是个老白想起家，吹箫、鼓琴、弹棋、做歪诗也都会得，常把这些教她，故此这女子无件不通。

倒是这兄弟谢鹏，十一岁却懵懂痴愚，不肯读书。谢老此时有了几分家事，巴不得儿子读书进学。来贺陆仲含时，见他家事萧条，也有怜他之意，道：“贤契家事清淡，也处馆么？”

陆仲含道：“小侄浅学，怎堪为人师。”

谢老道：“贤契着此念头，便前程万里，自家见得不足，常常有余。老夫有句相知话奉渎：家下有个小犬，年已十一岁了，未遇明师，尚然顽蠢，若贤侄不弃，薄有几间书房，敢屈在寒舍作个西席。只恐粗茶淡饭，有慢贤侄。束脩不多，不成一个礼，只当自读书吧。”

陆仲含着：“极承老伯培植，只恐短才不胜任。”

谢老起身道：“不要过谦，可对令堂一说，学生就送关书来。”仲含随与母亲计议。

母亲道：“家中斗室，原难读书，若承他好意，不唯可以潜心书史，还可省家中供给，这该去。只是通家教书要当真，他饮食伏待不到处，也将就些，切不可做腔。”果然隔了两日，谢老来送一个十二两关，就择日请他赴馆。陆仲含此时收拾了些书史，别了母亲。来到谢家，只见好一个庭院：

绕户溪流荡漾，覆墙柳影横斜，

帘卷满庭草色，风来隔院残花。

到得门，谢老与儿子出来相迎。延入中堂相揖，逊仲含上坐。仲含再三谦让，谢老道：“今日西宾自应上坐了。”茶罢叫儿子拜了，送了贽，延入书房。此老是在行人，故此收拾得极其精雅：

小槛临流出，疏窗傍竹开。

花阴依曲径，清影落长槐。

细草含新色，卷峰带古苔。

纤尘惊不到，啼鸟得频来。

三间小坐憩，上挂着一幅小单条。一张花梨小几，上供着一个古铜瓶，插着几枝时花。侧边小桌上，是一盆细叶菖蒲，中列太湖石。黑漆小椅四张，临窗小瘿木桌，上列棋枰、磁炉。天井内列两树茉莉、一盆建兰。侧首过一小环洞门，又三间小书房，是先生坐的。曲栏绮窗，清幽可人。来馆伏侍的却是一个十一二岁小丫鬟。谢老道：“家下有几亩薄田，屋后又有个小圃，有两个小厮，都在那边做活，故此着小鬟伏侍，想在通家不碍。”

晚间开宴，似有一二女娘窥笑的，仲含并不窥视她。自此之后，只是尽心在那厢教书。这谢鹏虽是愚钝，当不得他朝夕讲说，渐渐也有亮头。每晚谢老因是爱子，叫入内室歇宿，陆仲含倒越得空书斋独扃，恣意读书。十余日一回家，不题了。

只是谢老的女儿芳卿，她性格原是潇洒的，又学了一身技艺，尝道是：‘苏小妹没我的色；越西施少我的才。’几头有本朱淑真《断肠集》，看了，每为叹息道：“把这段才色配个庸流，岂不可恨？倒不如文君得配着相如，名高千古。”况且又因□(谢)老择配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岁月蹉跎。看这冬夜春宵，好生悒怏。曾记她和《断肠集》韵，有诗道：

初日晖晖透绮窗，细寻残梦未成妆。

柳腰应让当时好，绣带惊看渐渐长。

平日也是无聊无赖。自那日请陆仲含时，她在屏风后蹴来蹴去看他，见他丰神秀爽，言语温雅，暗想：“他外貌已是如此，少年进学，内才毕竟也好。似这样人可是才貌两绝了。只不知我父亲今日拣，明日择，可得这样个人么？”以此十分留意。

自谢老上年丧了妻，中馈之事，俱是芳卿管。那芳卿备得十分精洁，早晚必取好天池松萝苦茗与他。那陆仲含道他家好清的，也是常事，并不问它。

芳卿倒向丫头采菱问道：“先生曾道这茶好么？”

采菱道：“这先生是村的，在那厢看了这两张纸，呜呜的，有时拿去便吃，有时搁做冰冷的，何曾把眼睛去看一看青的、黄的，把鼻子闻一闻香的、不香的？”

芳卿道：“痴丫头，这他是一心在书上，是一个狠读书秀才。”

采菱道：“狠是狠的，来这一向，不曾见他笑一笑。”

芳卿道：“你不晓的，做先生要是这样。若是对着这顽皮，与他戏颠颠的，便没怕惧了。这也是没奈何，哪一个少年不要顽耍风月的？”

采菱道：“这样说起来是假狠了。”

处馆数月，芳卿尝时在楼上调丝弄竹，要引动他，不料陆仲含少年老成得紧，却似不听得般，并不在采菱、谢鹏面前问一声是谁人吹弹。

那芳卿见他这光景，道他至诚可托终身，偏要来惹他。父亲不在时，常到小坐憩边采花来顽耍，故意与采菱大惊小怪的，使他得知。有时直到他环洞门外，听他讲书。仲含却不走出来。即或撞着，避嫌，折身转了去。谢鹏要来说姐姐时，自娘没后，都是姐姐看管，不敢惹她；却又书讲不出时，又亏姐姐把窃听的教导他。他也巴不得姐姐来听。芳卿又要显才，把自己做就的诗，假做父亲的，叫兄弟拿与他看。

那陆仲含道：“这诗是戴了纱帽，或是山人墨客做的，我们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头上。脱有余工，当博通经史，若这些吟诗作赋，弹琴着棋。多一件是添一件累，不可看他。”谢鹏一个扫兴而止。

芳卿道：“怎小小年纪，这样腐气。”几番要写封情书着采菱送去，又怕兄弟得知。要自乘他归省时到房中留些诗句，又恐怕被他人或父亲到馆中看见，不敢。

一日又到书房中来听他讲书，却见他窗外晒着一双红鞋儿，正是陆仲含的。

芳卿道：“看他也是好华丽的人，怎不耽风月。”忙回房中写了一首诗道：

日倚东墙盼落晖，梦魂夜夜绕书帏，

何缘得遂生平愿，化作鸾凰相对飞。

叫采菱道：“妳与我将来藏在陆相公鞋内，不可与大叔见。”又怕采菱哄她，又自随着她，远远的看她藏了方转。

绮阁痛形孤，墙东有子都，

深心怜只凰，寸缄托双凫。

又着采菱借送茶名色，来看动静。

那采菱看见天色阴，故意道一句：“天要下雨了。”

只见陆仲含走出来，将鞋子弹上两弹。正待收拾，却见鞋内有一幅纸在，扯出来时，上面是一首诗。他看了又看，想道：“这笔仗柔媚，一定是个女人做的，怎落在我鞋内？”拿在手中想了几回，也援笔写在后首道：

阴散闲庭坠晚晖，一经披玩静垂帏。

有琴怕作相如调，寄语孤凰别向飞。

一时高兴写了，又想道：“我诗是拒绝她的，却不知是何人作，又请何人与她，留在书笥中，反觉不雅。”竟将来扯得粉碎。采菱在窗外张见，忙去回复。

芳卿已在那里等信，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采菱道：“我在那里等了半日，不见动静，被我哄道天雨了，他却来收这鞋子，见了诗儿，复到房中，一头走，一头点头摇脑，轻轻的读。读了半日，也在纸上写了几句，后边又将来扯碎了。想是做姐姐不过，故此扯坏。”

芳卿道：“他扯是恼么？”

采菱道：“也不欢喜，也不恼。”

芳卿道：“他若是无情的，一定上手扯坏。他又这等想看，又和，一定也有些动情。扯坏时，他怕人知道，欲灭形迹了，还是个有心人。”

不知那陆仲含在那边废了好些心，道：“我尝闻得谢老在我面前说儿子愚蠢，一女聪明，吹弹写作，无所不能。这一定是她做的。诗中词意似有意于我，但谢老以通家延我，我却淫其女，于心何安？况女子一生之节义，我一生之行简，皆系于此，岂可苟且。只是我心如铁石，可质神明，但恐此女不喻，今日诗来，明日字到，或至泄漏，连我也难自白。不若弃此馆而回，可以保全两下，却又没个名目。”正在摆划不下时，不期这日值谢老被一个大老挈往虎丘，不在家中。那芳卿幸得有这机会，待至初更，着采菱伴了兄弟，自却明妆艳饰，迳至书房中来。

走至洞门边，又想道：“他若见拒，如何是好？”便缩住了。又想道：“天下没有这等胶执的，还去看。”

乘着月光到书房门首，轻轻的弹了几弹。那陆仲含读得高兴，一句长，一句短，一句高，一句低，哪里听得？芳卿只得咬着指头等了一回，又下阶看一回月，不见动静。又弹上几弹，偏又撞他响读时。立了一个更次，意兴索然。正待回步，忽听得‘呀’地一声，开出房来，却是陆仲含出来解手。遇着芳卿，吃了一惊，定睛一看，好一个女子：

肌如聚雪，鬓若裁云。弯弯翠黛，巫峰两朵入眉头；的的明眸，天汉双星来眼底。乍启口，清香满座；半含羞，秀色撩人。白团斜掩赛班姬，翠羽轻投疑汉女。

仲含道：“哪家女子，到此何干？”那芳卿闪了脸，径望房中一闯。

仲含便急了道：“我是书馆之中，妳一个女流走将来，又是暮夜，教人也说不清，快去！”

芳卿道：“今日原也说不清了。陆郎，我非他人，即主人之女芳卿也。我自负才貌，常恐落村人之手，愿得与君备箕帚。前芳心已见于鞋中之词。今值老父他往，舍弟熟睡，特来一见。”

仲含道：“如此，学生失瞻了。但学生已聘顾氏，不能如教了。”

芳卿即泪下道：“妾何薄命如此？但妾素慕君才貌，形之寝寐，今日一见，后会难期，愿借片时，少罄款曲，即异日作妾，亦所不惜。”遂牵仲含之衣。

仲含道：“父执之女，断无辱为妾之理。请自尊重，请回。”

芳卿道：“佳人难得，才子难逢，情之所锺，正在我辈，郎何恝然？”眉眉吐吐，越把身子捱近来。

陆仲含便作色道：“女郎差矣！‘节义’二字不可亏。若使今日女郎失身，便是失节。我今日与女郎苟合，便是不义。请问女郎设使今日私情，日明泄露，女郎何以对令尊？异日何日对夫婿？那时非逃则死，何苦以一时贻千秋之臭。”

芳卿道：“陆郎，文君相如之事，千古美谭，怎少年风月襟期，作这腐儒酸态？”

仲含道：“宁今日女郎酸我、腐我，后日必思吾言。负心之事，断断不为！”遂踏步走出房外。

芳卿见了，满面羞惭道：“有这等拘儒，我才貌作不得你的妾？不识好！不识好！”还望仲含留她。不意仲含藏入花阴去了，只得怏怏而回。

一到房中，和衣睡下。一时想起好羞，怎两不相识，轻易见他？被他拒绝，成何光景？一时好恼：“天下不只你一个有才貌的，拿什班儿？”又时自解道：“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好歹要寻个似他的。”思量半夜，到天明反睡了去。

采菱到来，道：“亲娘辛苦！”

芳卿道：“撞着呆物，我就回了。”

采菱道：“亲娘谎我，哪个肯呆？”

芳卿道：“真是。”把夜来光景说与他。

采菱道：“有这样不识抬举的。亲娘捱半年，怕不嫁出个好姑夫？要这样呆物，料也不溜亮的。”芳卿点了点头。

仲含这厢怕芳卿又来缠，托母亲抱病，家中无人，不便省亲，要辞馆回家。

谢度城道：“怎令堂一时老病起来？莫不小儿触突，家下伏侍不周？”

仲含道：“并不是，实是为老母之故。”谢度诚见他忠厚，儿子也有光景，甚是恋恋不释。

问女儿道：“妳一向供看他，何如？”

芳卿道：“极好。想为馆谷少，一个学生坐不住他身子。”

谢度城见仲含意坚，只得听他，道：“先生若可脱身，还到舍下来终其事。”仲含唯唯。

到家，母亲甚是惊讶，道：“你莫不有什不老成处，做出事回来？”

仲含道：“并没什事，只为家中母亲独居，甚是悬念，故此回来。”

母亲道：“固是你好意，但你处馆，身去口去，如今反要吃自己的了。”

过几时，谢度城着人送束脩，且请赴馆。只在附近僧寺读书。

次年闻得谢老女随人逃走，不知去向。后又闻得谢老捡女儿箱中，见有情书一纸，却是在他家伴读的薄喻义。谢度城执此告官，此时薄喻义已逃去，家中只一母亲，拖出来见了几次官，追不出，只得出牌广捕。陆仲含听了，叹息道：“若是我当日有些苟且，若有一二字脚，今日也不得辨白了。”

荏苒三年，恰当大比。陆仲含遗才进场，到揭晓之夕，他母亲忽然梦见仲含之父道：“且喜孩儿得中了，他应该下科中式，因有阴德，改在今科，还得联捷。”母亲觉来，门前报的已是来了。

此时仲含尚在金陵，随例饮宴参谒，耽延月余。这些同年也有在新院耍，也有旧院耍，也有挟了妓女在桃叶渡、燕子矶游船的，也有乘了轿在雨花台、牛首山各处观玩的。他却无事静坐，萧然一室，不改寒儒旧态，这些同年都笑他。

事毕，到家谒母亲、亲友，也去拜谢度城。度城出来相见，道及：“小儿得先生开导，渐已能文。只是择人不慎，误延轻薄，遂成家门之丑。若当日先生在此，当不至此。”十分凄怆。

仲含在家中，母亲道及得梦事。仲含道：“我寒儒有什阴德及人？”十月，启行北上，谢老父子也来相送。

一路无辞。抵京，与吴县举人陆完，太仓举人姜昂同在东江米巷作寓。两个扯了陆仲含到前门朝窝内顽耍，仲含道：“素性怕到花丛。”

两个笑了笑道：“如今你才离家一月，还可奈哩！”也不强他。

两个东撞西撞，撞到一家梁家，先是鸨儿见客，道：“红儿有客！”

只见一个妓者出来，年纪约有十七八岁，生得丰腻，一口北音，陪吃了茶，问了乡贯姓字。须臾，一个妓女送客出来，约有二十模样，生得眉目疏秀，举止轻盈。

姜举人问红儿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红儿道：“是我姐姐慧哥，她晓得一口你们苏州乡弹，琴棋诗写，无件不通。”正说时，慧儿送客已回，向前万福。

红儿道：“这一位太仓姜相公，这位吴县陆相公，都是来会试的。”

慧儿道：“在哪厢下？”

姜举人道：“就在东江米巷。”

慧儿道：“两位相公俱在姑苏，昆山有一位陆仲含，与陆相公不是同宗么？”

姜举人道：“近来，同宗。”

陆举人道：“他与我们同来会试，同寓。慧哥可与有交么？”

慧哥觉得容貌惨然。道：“曾见来。”

姜举人道：“这等我停会挈他同来。”姜举人叫小厮取一两银子与她治酒。两个跳到下处，寻陆仲含时，拜客不在。

等了一会来人，姜举人便道：“陆仲含，好个素性懒入花丛，却日日假拜客名头去打独坐！”

陆仲含道：“并不曾打什独坐。”

陆举人道：“梁家慧哥托我致意。”

仲含道：“并不曾晓得什梁家慧哥。”

姜举人道：“她却晓得你昆山陆仲含。”

仲含道：“这是怪事。”

姜举人道：“何怪之有？离家久，旅邸萧条，便适与一适兴，何妨？”

陆仲含道：“这原不妨，实是不曾到娼家去。”

正说间，又是一个同年王举人来，听了，把陆仲含肩上拍一拍道：“老呆，何妨事？如今同去，若是陆兄果不曾去，姜兄输一东道请陆兄；如果是旧相与，陆兄输一个东道请姜兄，何如？”

姜举人连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”

陆仲含道：“这一定你们要激我到娼家去了，我不去。”

姜举人便拍手道：“辞馁了。”

只见王举人在背后把陆仲含推着道：“去，去，饮酒宿娼，提学也管不着。就是不去的，也不曾见赏德行，今日便带挈我吹一个木屑吧！”三个人簇着便走。

走到梁家，红儿出来相迎，不见慧哥。王举人道：“慧哥呢？”

红儿便叫：“请慧哥！姜相公众位在这里。”去了一会儿。

道：“身子不快，不来。”盖因触起陆仲含事，不觉凄侧，况又有些惭愧，不肯出来。

姜举人道：“这样病得快？定要接来。”

王举人道：“我们今日东道都在他一见上，这决要出来的。”

姜举人道：“若不是陆相公分上，就要捋毛了。”逼了一会，只得出来，与王举人、陆仲含相见了。陆仲含与他彼此相视，陆仲含也觉有些面善，慧儿却满面通红，低头不语。

姜举人道：“贼，贼，贼！”一个眼色丢大家，都不做声了。”

王举人道：“两个不相识，这东道要姜兄做。”

姜举人道：“东道我已做在此了，实是适才原问陆仲含。”

须臾酒到，姜举人道：“慧娘，妳早间道曾见陆仲含，果是何处见来？”只见慧哥两泪交零，哽咽不胜。正是：

一身飘泊似游丝，未语情伤泪两垂，

今日相逢白司马，重抱琵琶诉昔时。

向着陆仲含道：“陆相公，你曾在马鞍山下谢家处馆来么？”

陆仲含道：“果曾处来。”

慧儿不觉失声哭道：“妾即谢度城之女芳卿也。记当日曾以诗投君，君不顾。复乘夜奔君，君不纳。且委曲训谕，妾不能用。未几，君辞馆去。继之者为洪先生，挈一伴读薄生来。妾见其年少，亦以挑君者挑之，不意其欣然与妾相好，夜去明来，垂三月而妾已成孕矣。惧老父见尤，商之薄生为堕胎计，不意薄生愚妾以逃，骇妾谓予弟闻之予父，将以毒药杀予，不逃难免。因令予尽挈予妆奁，并窃父银十余许两，逃之吴江伊表兄于家。不意于利其有，伪被盗，尽窃予衣装，薄生方疑而踪迹之，予遽蹴邻人，欲以拐带执薄生。予骇，谓所窃父银尚在枕中，可以少资饘粥，遂走金陵。生佣书以活，予寄居斗室。邻有恶少，时窥予，生每以此疑，始之诟骂，继以捶楚曰：‘尔故能复萌耶？’虽力辩之，不我听。寻以贫极，暗商之媒，卖予娼家。诡曰偕予往扬投母舅。人甫入舟，生遽挈银去，予竟落此，倚门献笑。何以为情于君，昔日之言俱验。使予当日早从君言，嫁一村庄痴汉，可为有父儿、夫妻之乐，岂至飘泊东西，辱亲亏体，老父弱弟相见何期？即此微躯沦异地。”言罢，泪如雨注。

四人亦为悒怏。姜举人道：“陆兄，此人诚亦可怜，兄试宿此，以完宿缘。”

陆仲含道：“不可，我不乱之于始，岂可乱之于终？”

陆举人道：“昔东人之女，今陌上之桑，何碍？”

陆仲含俯首道：“于心终不安。”亦踌躇，殊有不能释然光景。芳卿又对仲含道：“妾当日未辱之身，尚未能当君子，况今日既垢之身敢污君子？但欲知别来乡国景色，愿秉达旦之烛，得尽未罄，断不敢有邪想也。”众共赞成。

陆仲含道：“今日姜兄有红哥作伴，陆兄、王兄无偶，可共我三人清谈。”

酒阑，姜举人自拥红儿同宿。二陆与王举人俱集芳卿房中。芳卿因叩其父与弟，仲含道：“我上京时，令尊与令弟俱来相送。令尊甚健，令弟亦已能文。”

芳卿因开箧出诗数首，曰：“妾之愧悔，不在今日，但恨脱身无计。”三人因读其自艾诗。有曰：

月满空廊恰夜时，书窗清话尽堪思。

无端不作韦弦佩，飘泊东西无定期。

又

客窗风雨只生愁，一落青楼更可羞。

惆怅押衙谁个是？白云重见故园秋。

忆父

白发萧森入梦新，别时色笑俨然真。

何缘得似当垆女，重向临筇竭老亲。

忆弟

喁喁笑语一灯前，玉树琼葩各自妍，

塞北江南难再合，怕看雁阵入寒烟。

王举人道：“观子之诗，怨悔已极，倒思亲想弟，令人怜悯。但只恐脱得身去，又悔不若青楼快乐。”

芳卿道：“忆昔吴江逃时，备极惊怖；金陵流寓，受尽饥寒。今入风尘，面颜与贾商相伍，遭他轻侮，所不忍言。略有厌薄，假母又鞭策相逼，真进退不得自快，惟恨脱之不早，怎还有恋它之意？”

此时夜已三鼓，王、陆两人已醉酒，陆伏几而卧，王倚于椅上，亦鼾声如雷。惟陆仲含自斟自苦茗，时饮时停，与芳卿相向而坐。

芳卿因蹙膝至仲含道：“妾有一言相恳，亦必难望之事。妾之落此，心甚厌苦，每求自脱，故常得人私赠，都密缄藏，约五十金，原欲遇有侠气或致诚人，托之离此陷阱。但当日薄生所得只五十金，龟子从中尚有所费，恐五十金尚不足。君能为我，使得返故园，生死啣结。”

仲含道：“仆亦有此意，但以罄行囊不过五十金，恐不足了此事。芳卿若有此，仆不难任之。”仲含因与围棋达曙。

早归，命仆人把一拜匣，内藏包头并线绦及梳掠送芳卿。芳卿随将所蓄银密封放在匣中，且与仆人一百钱，令与仲含，勿令人见。陆仲含便央姜、陆两个与龟子说，要为芳卿赎身。

那龟子道：“我为她费银三百多两，到我家不上一年，怎容她赎？”王举人知道，也来为他说，自八十两讲到一百两，只是不肯。陆仲含意思要赎她，向同年亲故中又借银百两凑与他。

龟子还作腔，亏得姜举人发恶道：“这奴才，她是昆山谢家女子，被邻人薄喻义诓骗出来，你买良女为娼，他现告操江广捕，如今先送他在铺里，明日我们四个与城上讲，着他要薄喻义，问他一个本等充军。”

王、陆二人在中兜收，只一百六十两赎了。

众同年都来与他作庆，他却于寓中另出一小房，与她居住，雇一个婆子伏侍，自己并不近她。

陆举人道：“陆兄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岂有冷落她在这边之理？”

仲含道：“陆兄，当日此女奔我时，也愿为我妾，我道父执之女，岂可辱之为妾，所以拒绝。若今日纳之，是负初心了。但谢翁待我厚，此女于我锺情，今日又有悔过之意，岂可使之沦落风尘？正欲乘便寄书，令其父取回耳。”

姜举人听了暗笑道：“强辞，且看后来。”陆举人与他同寓，果然见他一无苟且。

将及月余，各处朝觐官来。忽然一日，有个江山县典史来贺陆仲含，且送卷子钱。仲含去答拜，却是同乡人，曾于谢老家会酒，姓杨名春，是谢老之舅，芳卿母舅。

说话之间，仲含道：“令甥女在此，老先生知道么？”

杨典史道：“不知。”

仲含道：“已失身娼家，学生助她赎身，现在敝旅。”

杨典史道：“学生来时，曾见家姐夫。他为此女又思又恼，已致成病。老先生若如此救她，不惟出甥女于风尘，抑且救谢度城于垂死，感谢不尽。”

仲含道：“这何足谢，但是目下要写书达她令尊，教他来接去，未得其便。如今老先生与她是甥舅，不若带她回去，使她父子相逢。”

杨典史道：“以学生言之，甥女已落娼家，得先生捐金赎她；不若学生作主，送老先生为妾。如今一中举，娶妾常事。”

仲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即刻就送来。”回寓，对芳卿说了，叫了一乘轿，连她箱笼一一都交与杨典史。又将芳卿所与赎身五十金也原封不动交还。

芳卿道：“前日先生为我费银一百六十余金，尚未足偿，先生且收此，待贱妾回家补足。”

仲含道：“前银不必偿还，此聊为卿归途用费。”芳卿谢了再三，别去。

这番姜、陆两人与各同年都赞他不为色欲动心，又知他前日这段阴德。未几联捷，殿在二甲，做了兵部部属。告假省亲。一到家中，此时谢鹏已进学，芳卿已嫁与一附近农家，父子三人来拜谢，将田产写契一百六十两，送还他赎身之银。

陆仲含道：“当日取赎，初无求偿之意。”毕竟不收。芳卿因设一生位在家，祝他功名显大。后转职方郎，尝阻征安南之师，只内监李良请乞。与内阁庸辅刘吉相忤，转参政。也都是年少时持守定了。若使他当时少有荀且，也竟如薄生客死异地，贻害老亲，还可望功名显大么？正是：

煦煦难断是柔情，须把贞心暗里盟。

明有人非幽鬼责，可教旦夕昧平生。

# 第四回 设计去姑易 买舟送父难

哀哀我母生我躯，乳哺鞠育劳且劬。

儿戚母亦戚，儿愉母亦愉。

轻暖适儿体，肥甘令儿腴。

室家已遂丈夫志，白发蒙头亲老矣。

况复昵妻言，逆亲意。

帷薄情恩醴比浓，膝前孺慕摶沙似。

曾如市井屠沽儿，此身离里心不离。

肯耽床前一时乐，酿就终天无限悲。

老母高堂去复还，红颜弃掷如等闲。

蒸黎何必羡曾子，似此高风未易攀。

古云：“孝衰妻子。”又道：“肯把待妻子的心待父母，便是孝子。”因人无妻时，只与得父母朝夕相依，自然情在父母上。及至一有妻，或是爱她的色，喜她的才，溺她的情，不免分了念头。况且娶着一个贤妇，饥寒服食，昏定晨省，儿子管不到处，她还管□□□□□（到。若遇那）不贤妇人，或是恃家中富贵，骄傲公姑；□□□□（或是勤吃）懒做，与公姑不合；或鄙啬爱小，嫌憎公姑费她供养；或妄嫌恶小姑小叔，疑心公姑护短偏爱，无日不向丈夫耳根聒guō絮；或到公姑不堪，至于呵斥，一发向丈夫枕边悲啼诉说。那有主意的男子，只当风过耳边，还把道理去责她，道：“没有个不是的父母，纵使公姑有些过错，也要逆来顺受。”也可渐渐化转妇人。若是耳略软，动了一点怜惜的念头，日新月累，浸润肤受齐来，也不免把爱父母稍懈。还有平日原怕她强悍，恐怕拂了她，致她寻了些短见，惹祸不小，便趁口说两句，这妇人越长了志了。不知夫妻原当恩爱，岂可到了反目仳离？但祭仲妻道：“人尽夫耳，父一而已。”难道不可说“人尽妻也；母一而已”？还要是男子有主持。苦是大家恐坏了体面，做官怕坏了官箴，没奈何就中遮掩，越纵了妇人的志，终失了父母的心。倒不如一个庸人，却有直行其是的。

这事在姑苏一个孝子。这孝子姓周名于伦，人都教他做“周舍”。他父亲是周楫。母亲盛氏。他积祖在阊门外桥边开一个大酒坊，做造上京三白、状元红、莲花白各色酒浆。桥是苏州第一洪，上京船只必由之路，生意且是兴。不料隆庆年间他父亲病殁了。

有个姊儿叫做小姑。他父亲在日曾许吴江张三舍。因周楫病殁，张家做荒亲娶了去，只剩他母子两身相倚，四目相顾。

盛氏因他无父，极其爱惜，拣好的与他穿，寻好的与他吃，叫他读书争气。那周于伦却也极依着教训，也极管顾母亲。喜的家道旧是殷实，虽没个人支持，店面生意不似先时，胡乱改做了辣酒店，也支得日子过。到了十五六岁，周于伦便丢了书，来撑支旧业，做人乖巧和气，也就渐渐复起父业来。

母亲也巴不得他成房立户，为他寻亲。寻了一个南濠开南货店钱望濠女儿，叫做掌珠，生得且是娇媚。一进门，独儿媳妇，盛氏把她珍宝相似。便也两夫妻年纪小，极和睦。

周于伦对她道：“我母亲少年守寡，守我长成，一个姊姊又嫁隔县，妳虽媳妇，就是女儿一般。要早晚孝顺她，不要违拗。”掌珠听了，便也依他。

只掌珠是早年丧母的，失于训教。家中父亲溺爱，任她吃用，走东家，闯西家，张亲娘，李大姐，白话惯的。一到周家，盛氏自丈夫殁后，道来路少，也便省吃俭用，邻舍也不来往，掌珠吃也就不得像意。指望家中拿来。家中晚娘也便不甚照管。要与丈夫闲话，他也清晨就在店中，直到晚方得闲，如何有工夫与他说笑？看他甚是难过。

过了几月，与丈夫的情谊浃洽了，也渐渐说，我家中像意，如今要想什饮食，都不得到口。希图丈夫的背地买些与她。那周于伦如何肯？就有时买些饮食，毕竟要选好的与母亲，然后夫妻方吃。掌珠终是不快。

似此半年，适值盛氏到吴江探望女儿，周于伦又在外做生意，意思待要与这些邻人说一说儿。却又听得后门外内眷且是说笑得热闹，便开了后门张一张。不料早被左邻一个杨三嫂见了，道：“周家亲娘，妳是难得见的。老亲娘不在，妳便出来话一话。”

掌珠便只就自己门前与这些邻人相见：一个是惯忤逆公婆的李二娘；一个是惯走街做媒做保的徐亲娘；一个是惯打骂家公的杨三嫂，都不是好人！故此盛氏不与往来。那李二娘一见便道：“向日杨亲娘说周亲娘标致，果然标致得势！哪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？”

杨三嫂道：“老亲娘原是个独柱门的，亲娘也要学样？只是妳还不曾见亲娘初嫁来时，如今也清减了些。”

李二娘道：“瘦女儿，胖媳妇，哪倒瘦了？难道嫁家公会弄瘦人？”

杨三嫂道：“看这样花枝般个亲娘，周舍料是恩爱，想是老亲娘有些难为人事。”

只见徐婆道：“这老娘极是琐碎。不肯穿，不肯吃，终日絮聒到晚。如今是他们夫妻世界，做什恶人！”掌珠只见微笑，不做声。

忽听得丈夫在外边叫什事，慌忙关了门进去。

自此以后，时时偷闲与这些人说白。今日这家拿出茶来，明日那家拿出点心来；今日这家送什点心来，明日那家送什果子来；掌珠也只得身边拿些梯己钱，不敢叫家中小厮阿寿，仅央及杨三嫂儿子长孙，或是徐媒婆家小厮来定买些什果子点心回答。又多与买的长孙、来定些，这两个都肯为她走动。遇着李二嫂，只是说些公婆不好，也卖弄自家不怕忤逆她光景。杨三嫂只说自己钳制家公，家公怕她的模样。徐媒婆只是和子，时常说些趣话儿取笑。她三人似此热闹半个月。周于伦只顾外面生意，何尝得知？

不期盛氏已从女儿家回来。说为女儿病了急心疼，在那厢看她，多住了几日。掌珠因婆婆来，也便不敢出门。这些女伴知她婆婆撇古，也不来邀她。每日做着事时，听她们说笑，心里好不痒痒的！没奈何乘早起，或盛氏在楼上时，略偷闲与这些邻人说说儿，早已为这些人挑拨，待盛氏也有几分懈怠，待丈夫也渐渐放出些凌驾。

常乘周于伦与她欢笑时节，便假公济私道：“你每日辛苦，也该买些什将息。如今买来的只够供养阿婆，不得轮到你，怕淘坏了身子。”

那周于伦极知道理，道：“一日所赚能得多少？省缩还是做人家方法。便是饮食上，我们原该省口与婆婆。常言道，她的日子短，我们的日子长。”

或有时装出愁苦的模样，道：“婆婆难服事。”

周于伦道：“只是小心，有什难服事？”若再说些婆婆不好，于伦便嗔恼起来。掌珠只得含忍，只好向这些邻舍道他母子不好罢了。

忽一日，盛氏对着周于伦道：“先时你爹生意兴时，曾攒下银子八九十两。我当时因你小，不敢出手；如今不若拿出去经商，又可生些利息。”

周于伦道：“家中酒店尽可过活，怎舍着母亲，又去做客？”

盛氏道：“我只为你。我与媳妇守着这酒店。你在外边营运，两边挣可望家道殷实。”

掌珠听了甚是不快，道：“成了田头，失了地头。外边去趁钱不知何如，家中两个女人怕支不来。”盛氏不言语，意似怫然。

周于伦道：“既是母亲吩咐，我自出去。家中酒店妳便撑持，不可劳动母亲。我只拣近处可做生意做，不一二月便回来看家中便是。”与人商量，道买了当中衣服在各村镇货卖，只要眼力，买得着，卖时也有加五钱。便去城隍庙求了一签。道“上吉”，便将银子当中去斛了几主，收拾起身。

临行时，掌珠甚是不快活。周于伦再三安慰，叫她用心照管母亲，撑支店面，拜辞母亲去了。

店中喜得掌珠小时便在南货店中立惯了，又是会打吱喳的人，也不脸红。铜钱极是好看，只有银子到难看处，盛氏来相帮，不至失眼。且又人上见她生得好个儿，故意要来打牙撩嘴，生意越兴。

但是掌珠终是不老辣，有那臭吝的缠不过，也便让他两厘，也便与他搭用一二文低钱或是低银。有那脸涎的，擂不过，也便添他些。盛氏道她手松，做人情，时时絮聒她。又有杨家长孙与徐家来定来买时，她又不与论量，多与他些。

又被盛氏看见，道：“若是来买的都是邻舍，本钱都要折与他。”每日也琐碎这等数次。况且每日不过是一两个钱小菜过一日，比周于伦在家时更酸啬，又为生意上添了许多参差。

只见一日，盛氏身子不快，睡在楼上，掌珠独自管店。想起丈夫不在，一身已是寂寞，又与婆婆不投，心中又加悒怏。正斜靠在银柜上闷闷的，急抬头见徐亲娘走过，掌珠便把手招。那徐婆走到柜外，便张那边布帘内。掌珠把手向上一指，道：“病在楼上，坐坐不妨。”

徐婆道：“喜得亲娘管店，个个道妳做人和气，生意比周舍时更兴。”

掌珠叹口气道：“还只不中婆婆的意。”

徐婆便合着掌道：“佛爷！一个外边挣，一个家中挣，供养着她，还得福不知。似我东走西走，做媒卖货，养着我儿子媳妇，还只恨少长没短不快活哩！亏妳，亏妳！”掌珠便将店中好酒斟上一瓯，送与徐婆，道：“没人煮茶，当茶罢。”

徐婆吃了，道：“多谢！改日再来望妳。常言道：‘且守’，倘这一病殁了，妳便出头了。”

掌珠道:“这病不妨事。”徐婆自作谢去了。这边掌珠也便有个巴不得(婆婆)死的光景，汤水也便不甚接济。谎说道：店中生意丢不得，盛氏也无奈何她。亏得不是什重病，四五日好了。只是病后的人越发兜搭，两下几乎像个仇家。

过了两月，果然周于伦回家，获有四五分钱，盛氏好不欢喜。到晚，掌珠先在枕边告一个下马状，道自己出头露面辛苦：“又要撑店，又要服事婆婆。生意她去做着，就把人赶走了，亏我兜收得来，又十主九憎嫌。”气苦万状。

周于伦道：“她做生意扣紧些，也是做家的心。服事家中少人，妳也推不去，凡事只忍耐些。如今我做了这生意，也便丢不得手。前次剩下几件衣服须要卖去。如今我在这行中也会拆拽，比如小袖道袍，把摆拆出裨，依然时样，短小道袍便改女袄。袖也有得裨。其余裙袄，乡间最喜的大红大绿，如今把浅色的染木红、官绿，染来就是簇新，就得价钱。况且我又拿了去闯村坊，这些村姑见了无不欢天喜地，拿住不放死命要爹娘或是老公添，怕不趁钱？或是女人自买，越发好了。这生意断是不舍，妳还在家为我一撑。”把这掌珠一团火消做冰冷。掌珠只可叹几口气罢了。

次日，于伦梳洗，去到盛氏房中问安。盛氏也告诉：“掌珠做生意手松，又做人情与熟人，嗔我说她。病时竟不理我。”

却好掌珠也进房问安，于伦道：“适才闻得妳做生意手松，这不惯，我不怪妳。若做人情与熟人，这便不该。到病时不来理论，这便是不孝了。”

掌珠道：“这店我原道女人管不来，那不长进的银子不肯添，酒苦要添，若毕竟刀刀见底，人须不来。熟人不过两个邻舍，我也没得多与他。至于病时，或是生意在手，又是单身，进里面长久恐有失脱，毕竟又要怨我，迟些有之，没个不理的事。”

于伦道：“妳若说为生意，须知生意事小，婆婆病大，便关两日店何妨？以后须要小心服事。轻则我便打骂，重则休妳！”掌珠听了，两泪交流。欲待回家几时，奈又与晚母不投，只得忍耐，几日不与丈夫言语。

不上一月，周于伦货完了起身，只得安慰母亲道：“孩儿此去，两月就回。母亲好自宁耐。我已吩咐她，量必小心。”

又向掌珠道：“老人家，须不可与她一般见识。想她如何守我到今，岂可不孝顺她？凡事看我面，不要记恨。”

掌珠道：“谁记恨来？只是她难为人事。”周于伦两边嘱咐了再三，起身。

谁料这妇人道盛氏怪她做生意手松，她这番故意做一个死：一注生意，添银的决要添，饶酒的决不肯饶，要卖不卖的，十主倒九不成。盛氏在里边见，怕打走了主顾，道：“便将就些罢。”

掌珠道：“省得丈夫回来道我手松折本。”盛氏知是回她嘴，便不做声。一连两三日，见当先一日两数生意，如今二三钱不上。天热恐怕酒坏，只得又叫她将就些。她便乱卖，低银低钱也便不拣，便两三遭也添。

盛氏见了心疼，晚间吃夜饭时道：“媳妇，我的时光短，趁钱只是妳们享用。这生意死煞不得，太滥泛也不得。死煞人不来，滥泛要折本。妳怎不顾妳们趁钱、折本，反与我憋气？”

掌珠道：“初时要我做生意狠些，也是妳们，如今教我将就些，也是妳们。反又来怨帐，叫人也难。不若婆婆照旧去管店，我来学样罢！”

到次日，她便高卧不起来。盛氏只得自去看店。她听见婆婆出去，店中去了，忙起来且开了后门闲话。杨三嫂见了，道：“周亲娘，一向难得见面！怎今日不管店走出来？”

掌珠道：“我不会做生意，婆婆自管店。”

杨三嫂道：“前日长孙来打酒，说妳做生意好，又兴，怎不会得？要讨苦吃。等她自去，妳落得自在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李二娘自家中走出来，道：“快活，快活！我吃这老厌物蒿恼得不耐烦，今日才离眼睛。”

杨三嫂便道：“哪里去了？”

掌珠道：“是什人？”

李二娘道：“是我家老不死，老现世阿公，七老八十还活在这边。好意拿食去与他，他却道咸道酸，争多争少，无日不碎聒管闲事，被我闹了几场，他使性往女儿家过活去了，才得耳朵边、眼睛里干净。”

掌珠道：“怕家公要怪。”

李二娘道：“家公怕他做什？他若好好来劝，还饶他打；他若帮来嚷，我便撞上一头，只要吃盐卤、吊杀、勒杀，怕他不来求？求得我歇，还要半月不许他上床，极他个不要。”

杨三嫂道：“只怕妳先耐不住。”

掌珠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家老人家怎得她离眼？”

不期盛氏在店中坐地，只见来的，因掌珠连日手松，都要寻小亲娘，生意做不成。只得去叫掌珠，哪里肯来！听她下了楼，又寂然没个踪影，只得叫阿寿看着店，自进里面，却是开着后门，人不见影。唯闻得后门外有人说笑，便去张看，却是掌珠与这两个邻舍坐着说话。

盛氏不觉红了脸道：“连叫不应，却在这里闲话！”掌珠只得立起身便走。这两邻正起身与盛氏厮唤，盛氏折身便入，竟不答应。

她进门便把掌珠数落道：“妳在我家做媳妇年把，几曾见我走东家串西家？妳小小年纪，丈夫不在，不在家里坐，却在外边乱闯。妳看这些人，有什好样学？待妳丈夫回来，与他说一说该与不该？”

掌珠自知欠理，不敢回答。倒是这两个邻人恼了，道：“媳妇妳磨的着，我们邻舍怎厮唤不回？又道我们没有好样，定要计议编摆她。”

数日之间，掌珠因盛氏诟骂，又怕丈夫回来得知，甚是不快。每日倒早起来开店做生意。若盛氏在外边，自却在里边煮茶做饭，不走开去。

这日正早下楼来，只见李二娘来讨火种，道：“连日听得老亲娘击聒，想是难过。”

掌珠道：“击聒罢了，还要对我丈夫说，日后还要淘气。”

李二娘道：“怕她做什！徐亲娘极有计较，好歹我们替妳央及她寻一计较，弄送她便了。”

正说间，恰好徐婆过来。李二娘道：“连日怎不见妳？”

徐婆道：“为一个桐乡人要寻一个老伴儿。他家中已有儿子媳妇，不要后生，生长得出的；又要中年人，生得洁净标致的。寻了几个，都不中意，故此日日跑。”

李二娘就把掌珠姑媳的事告诉他，道：“她婆婆不晓事，把我们都伤在里边。”

徐婆道：“脚在妳肚皮下，妳偏常走出来，不要睬她。嚷，与她对嚷；骂，与她对骂；告到官，少不得也要问我们两邻。”

掌珠道：“怕她对丈夫讲，丈夫说要休我。”

徐婆道：“若休了去，我包妳寻一家没大没小，人又标致，家又财主的与妳。我想妳丈夫原与妳过得好，只为这老厌物。若没了这老厌物，妳就好了。我如今有一个计较：趁这桐乡人寻亲，都凭我作主的，不若将她来嫁与此人，却不去了眼中钉？只是不肯出钱的。”

(李二娘道：“脱货罢了！还求财？”

掌珠道：“只是她怎肯嫁？”)

徐婆道：“她自然不肯，我自与那边说通了，骗她去。”

掌珠道：“倘丈夫回来寻她，怎处？”

徐婆道：“至期我自教导妳，决不做出来。直待她已嫁，或者记念儿子，有信来，自身来，那时已嫁出的人，不是妳婆婆了。就是李二娘丈夫要与李二娘费嘴时，已过的事，不在眼面前娘，比妳会温存枕边的家婆自是不同，也毕竟罢了，妳自依我行。”

此时，掌珠一来怪婆婆，二来怕丈夫回来，听信婆婆有是非，便就应承。

只见到了晚。盛氏先已上楼，掌珠还在那厢洗刮碗盏。只听有人把后门弹了一声道：“那人明日来相，妳可推病，等妳婆婆看店，他好来看。”掌珠听了，也便上楼安息。

到五鼓，故作疼痛之声。天明盛氏来看，却见掌珠蹙了眉头，把两手紧揉着肚子在床里滚。问她，勉强应一声‘肚疼’。

盛氏道：“想一定失盖了，我冲口姜汤与妳。”便下去打点汤，又去开店。

将次巳牌，一个人年纪约五十多岁，进来买酒，递出五十个钱来，一半是低钱，换了又换，约莫半个时辰才去。不知这个人正是桐乡章必达，号成之。在桐乡南乡住，做人极是忠厚。家中有儿子叫做章著，行二。家事尽可过。向贩云泽紬绫，往来苏州。因上年丧了偶，儿子要为他娶亲，他道：“我老人家了，娶什亲！我到苏州看有将就些妇人讨个作伴罢。”来了两次，小的忒人；老的忒老；标致的不肯嫁他；他又不肯出钱；丑的他又不要。这番遇着徐婆，说起这桩亲事，叫他来看。这章成之看她年纪虽过四十，人却济楚能干，便十分欢喜。

窄窄春衫衬柳腰，两山飞翠不须描。

虽然未是文君媚，也带村庄别样娇。

便肯出半斤银子。

徐婆仍旧乘晚来见掌珠，说：“客人已中意，肯出四两银子，连谢我的都在里边。”

掌珠道：“这也不论，只是怎得她起身？”

徐婆道：“我自有计较。我已与客人说道，她本心要嫁，因有儿子、媳妇，怕人笑不像样，不要你们的轿子迎接，我自送她到船。开了船，凭他了。料她守了一向寡，巴不得寻个主，决不寻死。好歹明早收他银子，与她起身。”掌珠此时欲待不做，局已定了；待做了，年余姑媳不能无情；又恐丈夫知觉，突兀了一夜。

才到天明，只听得有人打门。推窗问时，道吴江张家，因姑娘病急心疼危笃，来说与婆婆。盛氏听了，便在床上一毂碌爬起，道：“我说她这心疼病极凶的，不曾医得，如何是好？”自来问时，见一汉子，道是他家新收家人张旺，桐乡人，船已在河下。

掌珠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她若去，将谁嫁与客人？”

便道：“这来接的一面不相识，岂可轻易去？还是央人去望罢！”

盛氏道：“谁人去得？这须得我自去。”

掌珠道：“这等，待我央间壁徐亲娘送婆婆去。我得放心。”

便蹙来见徐婆道：“昨日事做不成了！古古怪怪的偏是姑娘病重来接她，拦又拦不住。只得说央及妳送她，来与妳计议。”

徐婆笑道：“这是我的计。银子在此，妳且收了。”打开看时，却是两锭逼火。

徐婆道：“妳去，我正要送她交割与蛮子。”

掌珠回来道：“徐亲娘没工夫，我再三央及，已应承了。”便去厨下做饭，邀徐亲娘过来，两个吃了起身。盛氏吩咐掌珠，叫她小心门户，店便晏开早收些，不要去到别人家去。又分咐了阿寿。掌珠相送出门。

到了水次，只见一只脚船泊在河边。先有一个人，带着方巾，穿着天蓝绸道袍坐在里边。问时，道城中章太医，接去看病的。

盛氏道：“闲时不烧香，极来抱佛脚！”忙叫开船。

将次盘门，却是一只小船飞似赶来。相近，见了徐婆，道：“慢去！”正是徐家来定。

徐婆问：“什缘故？”

来定道：“是妳旧年做中，说进王府里的丫头翠梅，近日盗了些财物，走了。告官，着妳身上要。差人坐在家里，接妳回去。”

徐婆道：“周亲娘央我送老亲娘，待我送到便来，暂躲一躲着。”

来定道：“好自在生性！现今差人拿住了大舍，他到官，终须当不得妳！”

盛氏听了道：“这等，亲娘且回去罢。”

徐婆道：“这等，妳与章阿爹好好去。”便慌慌忙忙的过船去了。

那盛氏在船中不住盼望，道：“张旺，已来半日了，缘何还不到？”

张旺笑道：“就到了。”

日午，船中做了些饭来吃。盛氏道是女婿家的，也吃了些。将次晚了，盛氏着忙道：“吴江我遭番往来，只半日。怎今日到晚还不到？”

只见那男子对着张旺道：“你与她说了罢！”

张旺道：“老亲娘，这位不是太医，是个桐乡财主章阿爹。他家中已有儿子、媳妇，旧年没了家婆，要娶一个作老伴儿。昨日凭适才徐老娘做媒，说妳要嫁，已送银十两与妳媳妇，嫁与我们阿爹了。妳仔细看看，前日来买酒相你的不是他？我是他义男章旺，哪是什张旺！这都是妳媳妇与徐老娘布就的计策，叫我们做的。”

盛氏听了大哭道：“我原来倒吃这忤逆泼妇嫁了。我守了儿子将二十年，怎今日嫁人？我不如死。”便走出船舱，打帐向河中跳。

不期那章成之忙来扯住，道：“老亲娘不要短见！妳从我不从，我凭妳。但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妳媳妇既嫁妳，岂肯还我银子？就还我银子，妳在家中难与她过活，不若且在我家，为我领孙儿过活罢了。”

盛氏听了，想道：“我在家也是一个家主婆，怎与人做奶娘？但是回家委难合伙；死了，儿子也不知道，不若且偷生，待遇熟人，叫儿子来赎我。”

便应承道：“若要我嫁你，便死也不从。若要我领你孙儿，这却使得。”正是：

在他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？

只是想，自家苦挣家私，自家私囊也有些，都不能随身，不胜悒怏。

徐婆回报，掌珠知道事已成，不胜欢喜，将那银子分一两谢了徐婆。又放心放胆买了些下饭，请徐婆、杨三嫂、李二娘一干。徐婆又叫她将盛氏细软都藏了，装她做跟人逃走模样，丈夫来问，且说她到张家。计议已定。

不期隔得六七日，周于伦已回，买了些嘉湖品物孝顺母亲。跨进门来，只见掌珠坐在店里。便问母亲时，掌珠道：“张家去了。”

周于伦道：“上张家作什么？”

掌珠道：“我那日病在楼上，婆婆在店中忽然走上楼道：“姑娘有病，着人接我，要去。”

我道家中无人，又没人跟随。婆婆定要去。我走不起，只得着徐亲娘送到水次。如今正没人接她。”周于伦道：“莫不妳与她有什口面去的。”

掌珠道：“我与她有什口面？他回你自得知。”

周于伦道：“这不打紧，明日我自去接。知道了。”

次日，打点了些礼，竟到吴江。姐夫不在，先是姐姐来见，道：“母亲一向好么？”

周于伦吃了一惊道：“母亲七日前说妳病来接她，已来了。”

姐姐听了，也便吃一个大惊。道：“何曾有这事？是哪个来接？”于伦道：“是隔壁徐亲娘亲送到水口的，怎这等说？”两下惊疑。

于伦便待起身，姊姊定要留饭，于伦也吃不下。即赶回家，对着掌珠道：“妳还我母亲！”

掌珠道：“你好没理！那日你母亲自说女儿病来接，就在房中收拾了半日，打点了一个皮箱，张家人拿了。我不放心，央徐亲娘送去，出门时哪一个不见？”

只见徐亲娘也走过来道：“皇天！这是我亲送到船里的。船中还有一个白胖的男人，方巾，天蓝花绸海青，道是城中太医。来拉的是什张旺。”又问邻舍，道是真出门的。哪一个不道是‘果然’！有的道是本日未天明，果然听得人敲门来接；有的道，早饭时候的是穿是油绿绸袄、月白裙出门的。又问：“家中曾有人争竞么？”道：“并不曾听得争闹。”细问阿寿，言语相同。

周于伦坐在家中闷闷不悦，想道：“若是争闹气不忿，毕竟到亲眷人家，我又没有什亲眷；若说有什人勾搭，她守我十余年没话说，怎如今守不住？”又到楼上房中看，细软已都没了，好生决断不下。凡是远年不来往亲戚家里，都去打听问，并不曾去。凡城中城外庙宇、龟卜去处也都走遍。在家如痴如呆，或时弹眼泪，过了半个多月。

掌珠见遮饰过了，反来獃他道：“好汉子，娘跟人走！连我如今也疑心，不知你是周家儿子不是周家儿子？”气得个周于伦越昏了。为体面不像，倒收拾了酒店，仍旧外边去做生意。只是有心没想，生意多不甚成。

一日转到桐乡，背了几件衣服闯来闯去，闯到一个村坊。忽抬头见一个妇女在水口洗衣服，与母亲无二，便跑进前。那妇人已洗完，左手绾着衣服，右手提着槌棒，将去到一大宅人家。于伦定睛一看，便道：“母亲！妳怎在这里？”原来正是盛氏。盛氏见了两泪交流，哽咽不语。正是：

大海横风生紫澜，绿萍飘泊信波翻，

谁知一夕洪涛息，重聚南洋第一滩。

半晌才道：“自你去后，媳妇怪我说她手松，故意不卖与人。叫她松时，她又故意贱卖。再说她时，她叫我自管店，她却日日到徐婆家。我说了她几声，要等你回来对你说。不料她与徐婆暗地将我卖到这章家。已料今生没有见你的日子，不期天可怜见，又得撞见。不是你见我时，我被她借小姑病重赚我来时，眼目已气昏了，也未必能见你。”

于伦道：“我回时，她也说小姑家接去。我随到小姑家，说不曾到。又向各亲眷家寻，又没踪影。不知小贱人合老虔婆用这等计策。”

盛氏又道：“我与媳妇不投，料难合伙，又被媳妇卖在此间做小伏低，也没嘴脸回去见人。但只你念我养育你与守你的恩，可时来看我一看。死后把我的这把骨殖带回苏州，与你父亲一处罢了。”言讫，母子大痛。

周于伦此时他主意已定了。身边拿出几钱银子，付与母亲，道：“母亲且收着在此盘缠。半月之间，我定接妳回去。”两边含泪分手。

周于伦也就不做生意，收拾了竟回。心里想道：“我在此赎母亲，这地老虎决不肯信；回家去必竟要处置妇人，也伤体面。我只将她来换了去，叫她也受受苦。”算计了。

回到家，照旧待掌珠。掌珠自没了阿婆，又把这污名去讥诮丈夫，越没些忌惮了。见他货物不大卖去，又回得快，便问他是什缘故。

于伦道：“一来生意迟钝，二来想妳独自在家，故此便回。”

掌珠道：“我原叫你不要出去。若在家中，你娘也不得跟人走了。”于伦也不回她。

过了三日，道：“我当初做生意时，曾许祠山一个香愿。想不曾还得，故此生意不利。后日与妳去同还，何如？”

掌珠道：“我小时随亲娘去烧香后，直到如今。便同你去。”

到第二日，催于伦买香烛，于伦道：“山边买，只带些银子去罢了。”那掌珠巴明不晓。

第二日，梳头洗脸，穿了件时新玄色花绸袄，灯红裙，黑髻玉簪，斜插了一枝小翠花儿。打扮端正时，于伦却又出去未回。

等得半日，把扇儿打着牙齿斜立，见周于伦来，道：“有这等钝货！早去早回。”

于伦道：“船已在河下了。”掌珠便别了杨三嫂、李二娘、徐亲娘，吩咐阿寿照管门户。两个起身。

过了盘门，出五龙桥，竟走太湖，掌珠见了，道：“我小时曾走，不曾见这大湖。”

于伦笑道：“妳来时年纪小，忘了。这是必由之路。”到岸，于伦先去，道：“我去叫轿来。”竟到章家。老者不在，只他儿子二郎在家。

出来相见，周于伦道：“前月令尊在苏州娶一女人回来，是卑人家母。是贱累听信邻人，暗地将她卖来的。我如今特带她来换去，望二郎方便。”

二郎道：“这事我老父做的，我怎好自专。”

于伦道：“一个换一个，小的换老的，有什不便宜？”

章二郎点头道：“倒也是。”

一边叫他母亲出来。见了儿子，道：“我料你孝顺，决不丢我在此处。只是如今怎生赎我？”

于伦道：“如今我将不贤妇来换母亲回去。”

盛氏道：“这等，你没了家婆怎处？”

于伦道：“这不贤妇要她何用！”

须臾，看的人悄地回复二郎道：“且是标致，值五七十两。”二郎满心欢喜，假意道：“令堂在这厢，且是勤谨和气，一家相得，来的不知何如，恐难换。”

于伦再三恳求，二郎道：“这等，且写了婚书。”于伦写了，依旧复到船中去领掌珠。

掌珠正在船中等得一个不耐烦，道：“有你这样人？一去竟不回。”

于伦道：“没有轿，扶着妳去罢！”便把一手搭在于伦臂上，把鞋跟扯一扯上，上了岸。

走了半晌，到章家门首，盛氏与章二郎都立在门前。二郎一见，欢喜得无极。

掌珠见了盛氏，遍身麻木，双膝跪下道：“前日却是徐亲娘做的事，不关我事。”

盛氏正待发作，于伦道：“母亲不必动气。”

对掌珠道：“好事，新人！我今日不告官府，留妳性命，也是夫妻一场。”掌珠又惊又苦，再待哀求同回时，于伦已扶了母亲，别了二郎去了。

乌乌切深情，闺帏谊自轻，

隋珠还合浦，和璧碎连城。

掌珠只可望着流泪，骂上几声‘黑心贼’。

二郎道：“罢！妳回去反有口舌，不如在我家这厢安静。”一把扯了进去。

于伦母子自回。一到家中，徐婆正在自家门首，看见她母子同回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早晨是夫妻去，怎到如今母子回？禁不得是盛氏告在那衙门，故此反留下掌珠，给还他母亲，后来必定要连累我。”一惊一忧，竟成了病。

盛氏走进自房中，打开箱子一看，细软都无，道：“她当初把女儿病骗我出门，一些不带得，不知她去藏在哪边？”

于伦道：“她也被我把烧香骗去，料也不带得。”到房中看，母亲的细软一一俱在，她自己的房奁也在。外有一锭多些逼火，想是桐乡人讨盛氏的身银，如今却做了自己的身银。于伦又向邻人前告诉徐婆调拨他妻，把阿婆卖与人家做奶母。前时邻人知道盛氏不见了，也有笑盛氏，道守了多年，毕竟守不过；也有的笑周于伦，道是个小乌龟。如今都称赞周于伦，唾骂徐婆，要行公呈。一急，把徐婆急死了。

于伦又到丈人家，把前把事一说，道：“告官恐伤两家体面，我故此把来换了，留她残生。”

钱望濠道：“你只赎了母亲罢，怎又把我女儿送在那边？怎这等薄情！”终是没理，却也不敢来说。他后边自到桐乡去望时，掌珠遭章二郎妻子妒忌，百般凌辱，苦不可言。见了父亲，只是流泪。父亲要去赎她，又为晚妻阻挡，不得去。究竟被凌辱不过，一年而死。

这边周于伦，有个三考出身做县丞的仲德闻他行孝，就把一个女儿与他。

里递要举他孝子，他道：“是孝子，不是义夫。”抵死不肯。后来也纳一个三考，做了个府经历。夫妻两个奉事母亲终身，至今人都称他是个孝子。

# 第五回 烈士殉君难 书生得女贞

不兢叹南风，徒抒捧日功。
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
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

九嶷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。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；一想到举家戮辱，女哭儿啼，这光景难当。故毕竟要父子相信，像许副使逵，他家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佥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。他抗义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”，解下腰间金带打去，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，临死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，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。”就开丧受吊。人还不肯信他。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来到，果然是他死节。

又如同他时死的，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，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六月十三日，宁王反谋已露。欲待除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。终日彷徨，在衙中走了一夜。

到五更，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！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只剩得一个公子，一个老仆在衙内。

孙都堂走到他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！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

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

孙都道：“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

孙都道：“这事当怎么？”

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不从了，你若从时，我们也不顾你先去。”孙都却也将头点了一点。

早间进去，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。忠义之名，传于万古。

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，同约死国。及到国破君王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。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来回复，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。后来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。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，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了解家。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

又像李副都使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到将反时，来召他，他便恐负“从逆”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，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孙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；子死孝；妻死夫。又有这一班好人：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剐。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、黄侍中观的妻女都自溺全节。曾凤韶御史夫妻同刎。王良廉史夫妻同焚。胡闰少卿身死极刑，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，毁刑垩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是父，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挺挺雪中松柏。他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，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。生这铁铉，他为人玮梧卓斝、慷慨自许，善弓马、习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

皇侄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子女。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，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苛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“鼎石”。后来升作山东参政使，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。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。锄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。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俸周给。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、讲会。

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，姓高名贤宁，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心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。闻他未娶，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丁忧，此时遂已。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恰遇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。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：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：孟瑶、仲瑛恭贺父母。

只见那铁仲明受了，道：“我受此荣封，也是天恩。但我老朽，不能报国。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诰，也是不愧的。”

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。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。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趱召买，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。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给粮草。又道济南要地，雇倩民夫，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，在白沟河为永乐爷所破。

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。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、五军断事高巍，两个相向大哭。时值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只计议整理兵马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，三人打点城守事务，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来。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。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，战酣之时，点了火药，赶入北兵阵中。又将神机铳、佛狼机随火势施放，大败北兵。

永乐爷大恼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坍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户户心慌。那铁参政与盛参将、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。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颓，铁参政定下一计，叫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：“力尽，情愿投降。”

却于瓮城内摆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闸板。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闸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后又有闸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

曹国公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

铁参政道：“阃外之事，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只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一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、兵民，不胜欣喜，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颠下陷坑。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。城头上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闸板闸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。打不着，反是这一惊，马直蹿起，没命似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放箭，桥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几乎不保。那进得瓮城这干将士，已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。

成祖大恼，分付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。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。兵士跌下，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，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回军！”北将又置攻车自远推来，城上所到，砖石坍落。铁参政预张布幔挡他，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。相持数月，北军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礮藏在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坍。

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神牌”挂在崩处。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

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，来城中赴义。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

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，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；兄弟可诛，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斨斧。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

成祖见了，却也鉴赏他文词。

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，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北兵习作常事，不来防备。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。”

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。忙挑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。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议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充平燕将军。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。召还李景隆，盛总兵与铁尚书自督兵北讨。

十二月，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。到酒酣，痛哭，劝将士戮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

战时，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，燕兵不能攻入。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两翼，环绕过来，成祖被围数重。铁尚书传令：“拿得燕王有重赏！”众军尽皆奋勇砍杀。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，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

三月，又在夹河大战。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，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。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，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。铁尚书虽在济南飞书各将士，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，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，以图兴复。争奈人心渐已涣散，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戮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，须得委曲救全得他一个子嗣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。”

弃了家，扮做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，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。他也不敢露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。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

这边救灭火，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。大家道：“想是烧死了。”去寻时，又不见骨殖。有的又解说道：“骨头嫩，想是烧化了。”

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胧说“中途烧死”，只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、二女一行解京。

却说高秀才把这公子抱了便跑走了。这公子不知什事，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:“铁公子，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。你父亲被拿至京，必然不免。还恐延及公子，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

公子道: 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，向何处投奔？不若与父亲、姐姐死做一处倒好。”

高秀才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。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、父母，便铁家有后，岂不是好?”铁公子哭了一场。两个同行，认做兄弟。

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亏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母、兄姐此去何如，怎得一消息？”

高秀才道：“我意原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看你父亲。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

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！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可脱身去了。”

高秀才道: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？”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：
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；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扃落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“呀”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上前相唤一声道：“老人家拜揖！小人兄弟是山东人。因北兵来，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，家都被掳掠去了，只剩得个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亲。天晚，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。”

只见那个老人道：“可怜，是个异乡逃难的人。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没找你亲戚处哩！”

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。且方便寻个所在，寄下这兄弟，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。”

老人道：“家下无人。只有一个儿子佥去从军，在峨眉山大战死了。如今只一个老妻，一个小女儿，做不出好饭来吃。若要借宿，谁顶着房儿走？便在里面宿一宵。”

两个到了里边。坐了半响，只见那老儿回来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两碟腌葱、腌萝卜放在桌上，也就来同坐了。两边闲说，各道了姓名。这老子姓金，名贤。

高秀才道：“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宁。这见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纪高大，既没了令郎，也过房一个伏侍你老景才是。”

老人道：“谁似得亲生的来！”

高秀才道：“便雇也雇一个儿。”

老人道：“那得闲饯！”说罢，看铁公子道：“好一个小官儿！甚是娇嫩，怎吃得这风霜？”

高秀才道：“正是，也无可奈何，还不曾丢书本哩！”

老人道：“也读书？适才听得客官说要寄下他，往南京看个消息。真么？”

高秀才道：“是真的。”

老人道：“寒家虽有两亩田，都雇客作耕种。只要时常送送饭儿，家中关闭门户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这些用儿。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，待客官回来再处，何如？只出不起雇工钱。”

高秀才道：“谁要老人家钱？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罢。”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，吃了，送他一间小房歇下。

高秀才对铁公子道：“兄弟，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。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务必收他骸骨，还打听令祖父母、令兄、令姊消息来复你。时日难定，你可放心在此。不可做出公子态度，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。”一个说，一个哭，过了一夜。

次早高秀才起来，只见那老人道：“你两个商计好了么?”

高秀才道：“只是累你老人家。”便叫铁公子出来，请妈妈相见，拜了。道：“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道他。”

老妈妈道：“咱没个儿，便做儿看待。客官放心。”高秀才又吃了早饭，做谢起身，又吩咐了铁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话别离。

高秀才别了铁公子，星夜进京。

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。向北立不跪，成祖责问他在济南用计图害，几至杀身。

铁尚书道：“若使当日计成，何有今日?甚恨天不祚耳！”要他一见面，不肯，先割了鼻，大骂不止。成祖着剐在都市。父亲仲名，安置海南；子福童戍金齿；二女发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义千钧重，身家一羽轻。

红颜嗟薄命，白发泣孤征。

高秀才闻此消息，径来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。五城奏闻。成祖问：“你什人？敢来收葬罪人骸骨。”

高秀才道：“贤宁济阳学生员，曾蒙铁铉赏拔。今闻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窃谓陛下自诛罪人，臣自葬知己，不谓地方遽行擒捉。”

成祖道：“你不是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？”

高秀才应道：“是。”

成祖道：“好个大胆秀才！你是书生，不是用事官员，与奸党不同。作论是讽我息兵，有爱国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给事中。”

高秀才道：“贤宁自被擒受惊，得患怔仲，不堪任职。”

成祖道：“不妨，你且调理好了任职。”

出朝，有个朋友姓纪名纲，见任锦衣指挥，见他拿在朝中时，为他吃了一惊。见圣上与官不受，特来见他，说：“上意不可测。不从，恐致招祸。”

高秀才道：“君以军旅发身，我是个书生，已曾食廪，于义不可。君念友谊，可为我周旋。”

他又去送别铁轶尚书父母、儿子。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，也不来管。

又过了几时，圣上问起，得纪指挥说：“果病怔忡。”圣上就不强他。他也不复学，往来山阳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，不题。

话说铁小姐，奉圣旨发落教坊，此时大使出了收管，发与乐户崔仁。取了领状，领到家中。那龟婆见了，真好一对女子，正是：

蓬岛分来连理枝，妖红媚白压当时。
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泪界梨花早露垂。

幽梦不随巫峡雨，贞心直傲柏松姿。

闲来屈指谁能似？二女含颦在九嶷。

那虔婆满心欢喜道：“好造化！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”叫丫鬟收拾下一所房子。却是三间小厅，两壁厢做了她姊妹卧房，中间做了客座。房里摆着锦衾绣帐、名画古炉、琵琶弦管。天井内摆列些盆鱼异草、修竹奇花，先好待她一待，后边要她输心依她。

只见她两姐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见了，道：“姐姐，这岂是我妳安身之地？”

大小姐道：“妹妹，自古道：‘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死难。’发我教坊，正要辱我们祖、父。我偏在秽污之地，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。却不反与祖、父争气。”两个便将艳丽衣服、乐器、玩物都堆在一房，姊妹两个同在一房。穿了些缟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，上写：

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

两个早晚痛哭上食。

那虞婆得知，吃了一惊，对龟子道：“这两个女人生得十分娇媚，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她梳栊，又得几百金；到后来，再寻个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两。不料她把一个爹的灵位立在中间，人见了，岂不恶厌？又早晚这样哭，哭坏了，却也装不架子起，骗得人钱。”

龟子道：“她须是个小姐性儿，妳可慢慢搓挪她。”那虔婆只到那厢去安慰她。相叫了，道：“二位小姐，可怜妳老爷是个忠臣受枉，连累了二位，落在我们门户人家。但死者不可复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烦，随乡入乡，图些快乐，不要苦坏身子。”那二小姐只不做声。

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艳丽，来与她闲话，说些风情。有时说道：“某人财圭，惯舍得钱。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，今日又打金簪金镯，倒也得他光辉。”

有时道：“某人标致，极会帮衬，极好德性，好不温存，真个是风流子弟。接着这样人，也不枉了。”

又时直切到她身上道：“似我这嘴脸，尚且有人怜惜，有人出钱；若象小姐这样人品，又好骨气，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，百般奉承？”小姐只是不睬，十分听不得时，也便作色走了开去。

延捱了数月，虔婆急了，来见道：“二位在我这厢真是有屈！只是皇帝发到这厢习弦子、箫管、歌唱，供应官府，招接这六馆监生、各省客商。如今只是啼哭，并不留人，学些弹唱，皇帝知道，也要难为我们。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们忠臣之女，断不失节。况在丧中，也不理音乐。便圣上知道，难为我，我们得一死见父母地下，正是快乐处。”

虔婆道：“虽只如此，妳们既落教坊，谁来信妳贞节？便要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妳。朝廷给发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训凭我。莫要鲜的不吃吃腌的！”大声发付去了。

两小姐好不怨苦。她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，也不着人伏侍，要她们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叫骂道：“贱丫头！贱淫妇！我教坊里守什节！不肯招人，倒教我们挣饭与妳吃！”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的，将皮鞭毒打，道：“奴才！我打妳不得？妳不识抬举、不依教训、自讨下贱！”明白做个榜样来逼迫。铁小姐只是在灵前痛哭。虔婆又道：“这是个乐地，嚎什么！”奚落年余，要行打骂。

亏的龟子道：“看她两个执性，是打骂不动的。若还一逼，或是死了，圣上一时要人，怎生答应？况且她父亲同僚亲友还有人，知道我们难为她，要来计较也当不起。还劝她的是。若劝不转，她不过吃得我碗饭，也不破多少钱讨她，也只索罢了。”虔婆也只得耐了火性。

两年多，只得又向她说：“二位在我这教坊已三年了，孝也满了。不肯失身，我也难强。只是我门户人家，日趁日吃。就是二位日逐衣食，教我也供不来。不若暂出见客，得他怜助，也可相帮我们些，不辜负我们在此伏侍妳一场。或者来往官员有怜妳守节苦情，奏闻圣上，怜放出得教坊，也是有的事。不然，老死在这厢，谁人与妳说情？”

果然，两小姐见她这三年伏侍，也过意不去，道：“若要我们见客，这断不能！只我们三年在此累妳，也会做下些针指，妳可将去货卖，偿妳供给。

她两个每日起早睡晚，并做女工，又曾做些诗词。尝有人传她的四时词：

翠眉慵画鬓如蓬，羞见桃花露小红。

遥想故园花鸟地，也应芳草日成丛。

满径飞花欲尽春，飘扬一似客中身。

何时得逐天云去，离却桃园第一津。

右《春词》

柳梢莺老绿阴繁，暑逼纱窗试素纨。

每笑翠筠辜劲节，强涂剩粉倚朱栏。

右《夏词》

亭亭不带浮沉骨，莹洁时坚不染心。

独立波间神更静，无情蜂蝶莫相侵。

右《荷花》

泪浥容偏淡，愁深色减妍。

好将孤劲质，独傲雪霜天。

右《梅花》

霜空星淡月轮孤，字乱长天破雁雏。

只影不知何处落，数声哀怨入苇芦。

轻风簌簌碎芭蕉，绕砌蛩声倍寂寥。

归梦不成天末晓，半窗残月冷花梢。

右《秋词》

强把丝桐诉怨情，天寒指冷不成声。

更饶泪作江冰落，滴处金徽相向明。

如絮云头剪不开，扣窗急雨逐风来。

愁心相对浑无奈，乱拨寒炉欲烬灰。

右《冬词》

当时她两姊妹虽不炫才，外边却也纷纷说她才貌。王孙公子那一个不羡慕她，便是千金也不惜。有一个不识势的公子，他父亲是礼部尚书，倚着教坊是他辖下，定要见她。鸨儿再三回复“不肯”，只见一个帮闲上舍白庆道：“妳这婆子不知事体！似我这公子一表人才，她见了料必动情招接。妳再三拦阻，要搭架子起大钱么？这休想！”只见这公子也便发恶道：“这婆子可恶，拿与大使，先拶她一拶！”这鸨儿惊得不做声。一起径赶进去，排门而入。此时他姊妹正在那边做针指，见一个先蓦进来：

玄紵巾垂玉结，白纱袜衬红鞋。薄罗衫子称身裁，行处水沉烟蔼。

未许文章领袖，却多风月襟怀，朱颜绿鬓好乔才，不下潘安丰采。

侧边陪着一个：

矮巾笼头八寸，短袍离地尺三。旧绸新染做天蓝，帮衬许多模样。

两手紧拳如缚，双肩高低成山。俗谭信口极腌攒。道是在行白想。

那白监生见了，便拍手道：“妙，妙！真是娥皇、女英！”那公子便一眼盯个死，口也开不得。这些家人见了，也有咬指头的，也有喝采的。

大小姐红了脸，便往房里躲。小小姐坐着不动身，道：“你们不得罗唣！”

白监生道：“这是本司院里，何妨？”

小姐道：“虽是本司院，但我们不是本司院里这一辈人。”

白监生道：“知道妳是尚书小姐，特寻一个尚书公子相配。”

小姐道： “休得胡说！便圣上也没奈何我，说什公子！”

白监生道：“妳看这一表人材，也配得妳过。不要做腔，做了几遍腔，人就老了。”

小小姐听了大恼，便立起身也走向房中，把门“扑”地关上，道：“不识得人的蠢才，敢这等无礼！”

这些家人听了却待发作，那白监生便来兜收道：“管家，这事使不得势的。下次若来，她再如此，捋她的毛，送她到礼部拶上一拶，尿都拶她的出来。”却好鸨儿又来，撮撮哄哄出了门去。

那小姐对妹子道：“我两人忍死在此，只为祖父母与兄弟远戍南北，欲图一见，不期在此遭人轻薄。不如一死，以得清白。”

小小姐道：“不遇盘根错节，何以别利器？正要令人见我们不为繁华引诱，不受威势迫胁，如何做匹妇小量？如这狂且再来，妹当手刃之。也见轰烈。姐姐不必介意。”

正说之间，鸨儿进来道：“适才是礼部大堂公子，极有钱势。小姐若肯屈从，得除教坊的名也未可知。如何却恼了他去，日后恐怕贻祸老身。”

铁小姐道：“这也不妨！再来我自有处。”正是，

已弃如石砺贞节， 一任狂风拥巨涛。

不隔数日，那公子又来。只见铁小姐正色大声数他道：“我忠臣之女，断不失身！你为大臣之子，不知顾惜父亲官箴、自己行检，强思污人。今日先杀你，然后自刎，悔之晚矣！”那公子欲待涎脸去陪个不是餂进去，只见她已掣刀在手，白监生与这些家人先一哄就走，公子也惊得面色皆青，转身飞跑，又被门槛绊了一交，跌得嘴青脸肿。

似此名声一出，哪个敢来！三三两两都把他来做笑话，称诵两小姐好处。又况这时尚遵洪武爷旧制，教坊建立十四楼，叫做：

来宾 重译 清江 石城 鹤鸣 醉仙 乐民 集贤 讴歌 鼓腹 轻烟 淡粉 梅妍 柳翠

许多官员在彼饮酒，门悬本官牙牌，尊卑相避，故院中多有官来，得知此事。也是天怜烈女，与她机会。

一日，成祖御文华殿，锦衣卫指挥纪纲已得宠，站在侧边。偶然问起：“前发奸臣子女在锦衣卫浣衣局、教坊司各处，也还有存的么？也尽心服役，不敢有怨言么？”

纪纲道“谁敢怨圣上！”

成祖道：“在教坊的也一般与人歇宿么？”

纪纲道：“与人歇宿的固多，还有不肯失身的。”

成祖道：“有这等贞洁女子？却也可怜。卿可为我查来。”纪纲承旨。

回到私衙只见人报， “高秀才来见。”这高秀才就是高贤宁，他先时将铁尚书伏法与子女、父母遣谪报与铁小公子，不胜悲痛。

因金老爱惜他，要他在身边作子，故铁公子子就留在山阳。高秀才就在近村处个蒙馆，时来照顾。后边公子念及祖父母年高，说：“父亲既殁，不能奉养，我须一往海南省视，以了我子孙之事。”金老苦留不定，高秀才因伴他到南京分手，来访两小姐消息，因便来见纪指挥。

纪指挥忙教请进相见。见了，叙寒温。纪指挥说，自己得宠，圣上尝问他询问外面事物，命他缉访事件。因说起承命查访教坊内女子事，高秀才便叹息道：“这干都是忠臣杀，他一身够了，何必辱及他子女？使缙绅之女为人淫污，殊是可痛。今圣上有怜惜之意。足下何不因风吹火，已失身的罢了；末失身的为他保全，也是阴骘。”

纪指挥道：“我且据实奏上，若有机括，也为她方便。”因留高秀才酌酒。又留他宿在家中。

次日，纪指挥自家到坊中查问。有铁家二小姐、胡少卿小姐尚不失身，纪指挥俱教来。

因问她：“怎不招人?”

小姐含泪道：“不欲失身，以辱父母。”

其时胡少卿女故意发跣足，以煤烟污面，自毁面目。铁氏小姐虽不妆饰，却也在其天然颜色，光艳动人。

纪指挥道：“似妳这样容貌，若不事人，也辜负了妳。三人也晓得做什诗么？”

胡小姐推道“不会”，铁小姐道：“也晓得些。只是如今也无心做它。”

纪指挥道：“妳试一作。”只见小小姐口占一首呈上。道：

教坊脂粉污铅华，一片闲心对落花。

旧曲听来犹有恨，故园归去已无家。

云鬟半挽临妆镜，雨泪空流湿绛纱。

今日相逢白司马，尊前重与诉琵琶。

纪指挥看了，称赞道：“好才！不下薛涛。”因安慰了一番。回家，与高秀才说及这几位贞节。高秀才因备说铁尚书之忠，要他救脱这二女。纪指挥也点头应承。

第二日早朝具奏，因呈上所做诗。成祖看了，道：“有这等才貌不肯失身。也不愧忠臣之女！卿可择三个士人配与他罢。”

纪指挥得旨，到家又与高秀才对酌，因问高秀才道：“兄别来许久，已生有令郎么？”

高秀才道：“我无家似张俭，并不娶妻。”

纪指挥道：“这样，我有一头媒，为足下做了罢！这女子我亲见来，才貌双绝，尽堪配足下。”

高秀才道：“流落之人，无意及此。”

纪指挥道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亲又不要半分财礼，我自择日与足下成亲罢。”因自到院中宣了圣谕，着教坊与她除名。

因说圣上赐她与士人成婚，铁小姐道不愿，纪指挥道：“女生有家，也是令先公地下之薏。况小姐若不配亲，依倚何人？况我为妳已寻下一人，是妳先公赏识的秀才，他为收妳先公骸骨，几乎被刑，也是义士。下官当为小姐备妆奁成婚。”

大小姐又辞，小小姐道：“既是上意。又尊官主裁，姐姐可伏命。”

大小姐道：“骨肉飘零，仅存二人。若我出嫁，妹妹何依？细思之有未妥耳。不如妹妹与我同适此人，庶日后始终得同。”

纪指挥道：“当日娥皇、女英曾嫁一个大舜，甚妙，甚妙！”

纪指挥就为高秀才租了一所房屋成亲。高秀才又道：“与铁尚书有师生之谊，不可。”

纪指挥道：“足下曾言铁公曾赠公婚资，因守制不娶。他既肯赠婚，若在一女，应自不惜。兄勿辞。”遂择日成了亲，用费都出纪指挥。

三日，纪指挥来贺，高秀才便请二小姐相见。纪指挥道：“高先生豪士，二小姐贞女，今日配偶，可云奇事。曾有诗纪其盛么？”

高秀才道：“没有。”

纪指挥道：“小姐多有才，一定有的。”再三请教，小姐乃又作一诗奉呈：

骨肉凋残产业荒，一心何忍去归娼。

泊垂玉箸辞官舍，步敛金莲入教坊。

览镜幸无倾国色，向人休学倚门妆。

舂来雨露深如海，嫁得刘郎胜阮郎。

纪指挥不胜称赏，去了。

铁小姐因问高秀才道：“观君之意，定不求仕进了。既不求仕，岂可在这辇毂之下！且纪指挥虽是下贤，闻他骄恣，后必有祸。君岂可做处堂燕雀？倘故园尚未荒芜何不同君归耕？”

高秀才道：“数日来我正有话要对二小姐说，前尊君被执赴京，驿舍失火，此时我挈令弟逃窜，欲延铁氏一脉。今令弟寄迹山阳，年己长成，固执要往海南探祖父母，归时于此相会，带令尊骸骨归葬。故此羁迟耳。”

小姐道：“向知足下冒死收先君遗骸，不意复脱舍弟，全我宗祀，我姊妹从君尚难酬德。但不知舍弟何时得来？”

高秀才道：“再停数月，一定有消息了。”

过了数月，恰好铁公子回来。暗访教坊消息，道：“因她守贞不屈，已得恩赦，归一秀才。”

他又寻访，却是高秀才。径走到高家，却好遇着高秀才，便邀进里边与姊妹相见，不觉痛哭。问及祖父母，道：“已身故，将他骨殖焚毁，安置小匣，藏在竹笼里带回。”两小姐将来供在中堂，哭奠了。又在卞忠贞墓侧取了铁尚书骸骨，要回邓州。

高秀才道道：“二位小姐虽经放免，公子尚未蒙赦，未可还乡。公子在山阳，金老待你有情，不若且往依之。我彼处曾有小馆，还可安身。”

高秀才就别了纪指挥，说要归原籍，纪指挥又赠了些盘缠。四个一齐归到山阳。金老见了大喜，也微微知他行径。他女儿年已及笄，苦死要与铁公子，高秀才与二位小姐也相劝毕了姻。就于金老宅后空地上筑一座坟，安葬祖父母及铁尚书骸骨。高秀才只邻近居住。两家烟火相望，往来甚密。

向后年余，铁公子因金老已故，代他城中纳粮。在店中买饭吃，只见一个行路的也在那边买饭吃。两个同坐，那人不转眼把公子窥视。公子不知什却也动心；问道：“兄仙乡何处?”

那人道：“小可邓州人。先父铁尚书因忠被祸，小弟也充军。今天恩大赦，得命还乡，打这边过。”公子知道是自己哥子了。

故意问道:“家里还有什人？”

那人道：“先有一弟，中途火焚了；两个妹子发教坊司，前去探望她，道己蒙恩赦配人去了。我也无依，只得往旧家寻个居止。”

铁公子道：“兄这等便是铁尚书长公子了。他令爱现在此处，只要一见么?”

那人道：“怎不要见？”

铁公子道：“这等待小弟引兄同往。”铁公子就为他还了饭钱，与他到高秀才家。引他见了姐姐，又兄弟相认了。姊妹们哭了又哭，说了又说，都谢高秀才始终周旋，救出小公子，又收遗骸，又在纪指挥前方便两小姐出教坊，真是个程婴再见。

后边大公子往邓州时，宗姓逃徙已绝，田产大半籍没在官。尚有些未籍的，已为人隐占。无亲可依，无田可种，只得复回山阳。小公子因将金老所遗田让与哥哥，又为他娶了亲，两个耕种为事。

后来小公子生有二子。高秀才道：“不可泯没了金老之义。”把他幼子承了金姓，延他一脉。金老夫妇坟与铁尚书坟并列，教子孙彼此互相祭祀。至今山阳有金铁二氏，实出一源。

总之，天不欲使忠臣斩其祀，故生出一个高秀才，又不欲忠臣污其名，又生这二女。故当时不独颂铁尚书之忠，且又颂二女之烈。有二女之烈，又显得尚书之忠有以刑家，谁知中间又得高秀才维持调护。忠臣、烈女、义士，真可鼎足，真可并垂不朽。尝作古风咏之。

蚩尤南指兵戈起，义旗靡处鼓声死。

　　 铮铮铁汉据齐鲁，只手欲回天步圯。

　　 皇天不祚可奈何，泪洒长淮增素波。

　　 刎头断舌良所乐，寸心一任鼎镬磨。

　　 山阳义士胆如斗，存孤试展经纶手。

　　 忠骸忍见犬彘饱，抗言竟获天恩宥。

　　 宗嗣一线喜重续，贞姬又藉不终辱。

　　 纯忠奇烈世所钦，维持岂可忘高叔。

　　 拈彩笔，发幽独，热血纷纷染简牍。

　　 写尽英雄不朽心，普天尽把芳规勖。

# 第六回 冰心还独抱 恶计枉教施

独耸高枝耐岁寒，不教蜂蝶浪摧残。

风霜苦涴如冰质，烟雾难侵不改肝。

丽色莹莹缕片玉，清香冉冉屑旃坛。

仙姿岂作人间玩，终向罗浮第一磐。

五伦之中，父子、兄弟都是天生的；夫妇、姑媳、君臣、朋友都是后来人合的。合的易离。但君臣不合，可以隐在林下，朋友不合，可以缄口自全；只有姑媳、夫妻如何离得？况夫妻之间一时反目，还也想一时恩爱；到了姑媳，须不是自己肚里生的！或者自家制不落不肖儿，反道他不行劝谏；儿子自不做家，反道他不肯帮扶；还有妯娌相形，嫌贫重富；姑叔憎恶，护亲远疏；婢妾挑逗，偏听信谗。起初不过纤毫的孔隙，到后有了成心，任你百般承顺，只是不中意，以大凌小，这便是媳妇的苦了。在那媳妇，也有不好的：或是倚父兄的势，作丈夫的娇；也有结连妯娌婢仆，故意抗拒婆婆；也有窥他阴事，挟制公婆；背地饮食，不顾公姑；当面抵触，不惜体面。这便是婆婆口顽，媳妇耳顽，弄得连儿子也不得有孝顺的名。真是“人家不愿有的事，却也是常有的事”。倒宁可一死，既不失身，又能全孝，这便亘古难事。

这事出在池州贵池县。一个女子姓唐名贵梅，原是个儒家女子。父亲是个老教书，常向在外处个乡馆。自小儿叫他读些什《孝经》，看些《烈女传》，这贵梅也甚领意。不料到十二岁，母亲病死了。她父亲思量： “平日她在家，母子作伴；今日留她家中，在家孤栖。若在邻家来去，恐没有好样学，也不成体面；若我在家，须处不得馆；一时要纠合些邻舍子弟就学，如今有四五两馆，便人上央人，或出荐馆钱图得，如何急卒可有？若没了馆，不唯一身没人供给，没了这几两束脩，连女儿也将什养她？只处将来与人，我斯文人家，决无与人做婢妾之理；送与人作女儿，谁肯赔饭养她，后来又赔嫁送？只好送与人做媳妇罢！”对媒婆说了。

寻了几日，寻得个开歇客店的朱寡妇家。有个儿子叫做朱颜，年纪十四岁。唐学究看得这小官清秀，又急于要把女儿(嫁出)，也不论门风，也不细打听那寡归做人何如，只收她两个手盒儿，将来送她过门。在家吩咐道：“我只为无极奈何，将妳小小年纪与人作媳妇。妳是乖觉的，切要听婆婆教训，不要惹她恼。使我也得放心。”

送到她家，又向朱寡妇道：“小女是没娘女儿，不曾训教，年纪又小，千万亲母把做女儿看待。不要说老夫感戴，连老妻九泉之下也得放心。”送了，自去处馆去了。

只是这寡妇有些欠处，先前店中是丈夫支撑，她便躲在里面，只管些茶饭，并不见人。不期那丈夫得了弱病，不能管事，儿子又小，她只得出来承值，还识羞怕耻。到后边丈夫死了，要歇店，舍不得这股生意让人，家中又没什过活，只得呈头露脸，出来见客。此时已三十模样。有那老成客人，道是寡妇，也避些嫌疑。到那些少年轻薄的，不免把言语勾搭她，做出风月态度晃她。乍听得与乍见时，也有个嗔怪的意思。渐渐习熟，也便磕牙撩嘴。人见她活动，一发来引惹她。她是少年情性，水性妇人，如何按捺得定？尝有一赋叙她苦楚：

吁嗟伤哉！人皆欢然于聚首，綦我独罹夫睽乖。忆缱绻之伊始，矢胶漆之糜懈。银灯笑吹，罗衣羞解。衬霞颊兮芙蓉双红，染春山兮柳枝初黛。絮语勾郎怜，娇痴得郎爱。醉春风与秋月，何忧肠与愁债。乃竟霜空，折我雁行。悲逝波之难迴，搴繐帏而痛伤。空房亦何寂？遗孤对相泣。角枕长兮谁同御？锦衾斑而泪痕湿。人与梦而忽来，旋与觉而俱失。睠彼东家邻，荷戟交河滨，一朝罢征戍，杯酒还相亲；再阅绿窗女，良人远服贾。昨得寄来书，相逢在重午！彼有离兮终相契合，我相失兮凭谁重睹？秋风飒飒，流黄影摇。似伊人之去来，竟形影之谁招？朱颜借问为谁红？云散巫山鬟欲松。寥落打窗风雨夜，也应愁听五更钟。

想那寡妇怨花愁月，夜雨黉昏，好难消遣！欲待嫁人，怕人笑话，儿女夫妻，家事好过，怎不守寡？待要守寡，天长地久，怎生熬得？日间思量，不免在灵前诉愁说苦，痛苦一场；夜间思量起，也必竟捣枕捶床，咬牙切齿，翻来覆去，叹气流泪。

忽然是她缘凑：有个客人姓汪名洋号涵宇，是徽州府歙县人，家事最厚。常经商贵池地方，积年在朱家歇。却不曾与寡妇相见。这番相见，见她生得济楚可爱，便也动心，买了些花粉、膝裤等物送她。已在前边客楼上住下，故意嫌人嘈杂、移在厢楼上，与寡妇楼相近。故意唱些私情的歌曲，希图动她。不料朱寡妇见他是个有钱的，年纪才近三十，也象个风月的，也有他心。眉来眼去，不只一日。

一日，寡妇独坐在楼下，锁着自己一双鞋子。那汪涵宇睃见，便一步跨进来，向那妇肥喏一声道：“亲娘！茶便讨碗吃。”

那寡妇便笑吟吟道“茶不是这里讨的。”

涵宇笑道：“正要在宅上讨。”随即趱上前将鞋子撮了一只，道：“是什么缎子？待我拿一块来相送。”

寡妇道：“前日已收多礼，怎再要朝奉送？”

涵宇道：“亲娘高情，恨不得把身子都送在这里。”把手指来量一量。道：“真三寸三分！”又在手上掂一掂道：“真好！”在手掌上揿。

寡妇怕有人来，外观不雅，就劈手来抢。涵宇早已藏入袖中，道：“这是妳与我的表记，怎又来抢？”把一个朱寡妇又羞又恼。那汪涵宇已自走出去了。走到楼上，把这鞋翻覆看了一会，道：“好针线！好样式！”便随口嘲出个《驻云飞》道：

金剪携将，剪出春罗三寸长。艳色将人晃，巧手令人赏。 何日得成双，鸳鸯两两？行雨行云对浴清波上。沾惹金莲瓣里香。

把这曲轻轻在隔楼唱。

那妇人上楼听见，道：“嗅死这蛮子！”却也自已睡不成梦。到了五更，正待合眼，只听汪涵宇魇将起来，道：“跌坏了！趺坏了！”却是他做梦来调这妇人，被她推了一跌，魇起来。两下真是眠思梦想。

等不得天明，那汪涵宇到缎铺内买了一方蜜色彭缎，一方白光绢，又是些好绢线，用纸包了。还向宝笼上寻了两粒雪白滚圆、七八厘重的珠子，二粒并包了，装入袖中，乘人空走入中堂。只见寡妇呆坐在那边，忽见汪涵宇走到面前，吃了一惊。汪涵宇便将缎绢拿出来道：“昨日所许，今日特来送上。”

寡妇故意眼也不看，手也不起，道：“这断不敢领，不劳费心！”

汪涵宇便戏着脸道：“亲娘，这是我特意买来的。亲娘不收，叫我将与何人？将礼送人，殊无恶意。”

寡妇道：“这缎、绢决是不收的！只还我昨日鞋子，省拆了对。”

汪涵宇道：“成对不难，还是不还了。”把缎绢丢在妇人身上。

妇人此时心火已动，便将来缩在袖中，道：“不还我？我着小妹在梁上爬过来偷！”

汪涵宇道：“承教，承教。”也不管妇人是有心说的，没心说的，他都认定真了。在房中仔细一看，他虽在厢楼上做房，后来又借他一间堆货，这楼却与妇人的房同梁合柱三间生。这间在左首，架梁上是空的，可以爬得。

他等不得到晚，潜到这房中。听妇人上了楼，儿子读晚书，妇人做针指。将及起更，儿子才睡，丫头小妹也睡了。妇人也吹了灯上床，半晌不见动静。

他便轻轻地爬到梁上。身子又胖，捱了一会，浑身都是灰尘。正待溜下，却是小妹起来解手，又缩住了。又停半刻，一脚踹在厢上，才转身楼板上，身子重，把楼板振了一振。

只听得那儿子在睡中惊醒道：“是什么动？”

妇人已心照，道：“没什动，想是猫跳。”汪涵宇只得把身子蹲在黑处，再不敢响。

听她儿子似有鼾声，又挪两步，约摸到床边，那儿子又醒道：“恰似有人走。”

妇人道：“夜间房中有什人走？”

儿子道：“怕是贼。”

妇人道：“没这等事。”那儿子便叫小妹点灯。汪涵宇听得，轻手轻脚缩回。比及叫得小妹梦中醒起来，拨火点灯，汪涵宇己爬过去了。妇人起来，假意寻照道：“我料屋心里原何有贼？这等着神见鬼！若我也似你这等大惊小怪，可不连邻里也惊动？你寻这贼来！”儿子被骂得不做声，依旧吹灯睡了。

妇人又道：“安你在身边，拪拪耸耸，搅人睏头。明日你自东边楼上去睡，我着小妹陪你。我独自清净些。”此时汪涵宇在间壁听得，事虽不成，晓得妇人已有心了。只是将到手又被惊散，好生不快活。

捱到天明，甚是苦闷。走出去想到：“这妇人平日好小便宜，今晚须寻什送她，与她个甜头儿。”去换了一两金子，走到一个银店去，要打两个钱半重的戒指儿、七钱一枝玉兰头古折簪子。夹了样金，在那厢看打。

不料夜间不睡得，打了一个盹。银匠看了，又是异乡人便弄手脚，空心簪子，足足灌了一钱密陀僧。打完，连回残一称，道：“准准的，不缺一厘。”汪涵宇看了簪，甚是欢喜。接过戥了来一称，多了三厘。汪涵宇便疑心，道：“式样不好，另打做荷花头罢。”

银匠道：“成工不毁这样极时的！”

汪涵宇定要打过：“我自召工钱。”

匠人道：“要打明日来。”汪涵宇怕明日便出门不认货，就在他店中夹做两段。只见密陀僧都散将出来。汪涵宇便豹跳，要送官。

匠人道：“是焊药。”

汪涵宇道：“难道焊药装在肚里的？说不理过。”走两个邻舍来，做好做歹认赔，先扯到酒店吃三盅赔礼，等他一面设处银子。汪涵宇因没了晚间出手货，闷闷不悦。因等银子久坐，这两个邻舍自家要吃，把他灌上几盅，已是酩酊。

这边朱寡妇绝早起来，另铺了儿子床，小妹铺也移了。到晚，吩咐儿子就在那边读书，自在房中把床收拾得洁净,被熏香了，只不听汪朝奉来,斜坐灯前,心里好不热！须臾起更，喜得儿子丫鬟睡了，还不见到，只得和衣睡了。

直到二更，听得打门，是汪朝奉来。妇人叫小厮阿喜开门。起来摸得门开，撞了他一个“瓶口木香”，吐了满身。闯到床中也不能上床，倒在地上。到得四更醒来，却睡在吐的秽上，身子动弹不得，满身酒臭难闻，如何好去？

那朱寡妇在床上眼也不合，哪得人来？牙齿咬得龁龁响。天明小厮说起，那寡妇又恼又笑，恼的是贪杯误事，笑的是没福消受。

那壁汪涵宇懊恼无及，托病酒卧床将息，睡了半日。怕醉酒，一滴不吃。晚间换了一身齐整衣裳，袖了一锭十两重白银，正走过堆货楼，只听得房门乱敲响，却是客伙内寻他往娼家去。只得复回来睡在床上，做梦中惊醒般道：“多谢！身子不快，已早睡了。”再三推辞，只不开。

那人去了，折身起来再到阁楼，轻轻爬将过去，悄悄摸到床前。妇人假作睡着，直到汪涵宇已脱了衣服，钻入被来，轻轻道：“什人？好大胆！”汪涵宇也不回答，一把搂住。正是：

蚨蝶穿花，鸳鸯浴水。轻勾玉臂，软温温暖映心脾，缓接朱唇，清郁郁香流肺腑。一个重开肉食店，狼(犭亢)主顾肯令轻回。一个乍入锦香丛，得占高枝自然恣采。旧滋味今朝再接，一如久旱甘霖，新相思一笔都勾，好似干柴烈火，只是可惜贪却片时云雨意，坏教数载竹松心。

妇人还怕儿子知觉，不敢畅意。到天明，依旧爬了过去。

似此夜去明来，三月有余。朱寡妇得他衣饰也不下百两。到临去时，也百般留恋，洒泪而别，约去三四个月便来。谁知汪涵宇回去，不提防诨家去收拾他行囊，见了这只女鞋，道他在外闝，将来砍得粉碎，大闹几场，不许出门。

朱寡妇守了半年。自古道：“宁可没了有，不可有了没。”吃了这野食，破了这羞脸，便也忍耐不住。又寻了几个短主顾，邻舍已自知觉。

那唐学究不知，把个女儿送入这龌龊人家。进门，怜她没娘的女儿，也着实爱惜她，管她衣食，打扮一枝花一般。外边都道：“朱寡妇有接脚的了。”那唐贵梅性格温柔、举止端雅、百说百随、极其孝顺，朱寡妇怎不喜她？后边也见寡妇有些脚塌手歪，只做不晓，只做不见。寡妇情知理亏，又来收罗她，使不言语，并不把粗重用使她。屋后有一块空地，有一株古梅并各色花，任她在里浇植、闲玩。到了十六岁，两下都已长成。此时唐学究已殁，自接了几个亲眷与她合卺。真好一对少年夫妻：

绿鬓妖娆女，朱颜俊逸郎。

池间双菡萏， 波泛两鸳鸯。

两个做亲之后，绸缪恩爱，所不必言。

只是两三年前，朱寡妇因儿子碍眼，打发他在书馆中歇宿，家中事多不知。到如今，因做亲在家，又值寡妇见儿子媳妇做亲闹热，心里也热，时时做把妖娆态度，与客人磕牙撩嘴，甚是不堪。又道自己读书人家，母亲出头露面做歇家，也不雅。

一日，对母亲道：“我想我亏母亲支撑，家事也饶裕了。但做这客店，服事也甚辛苦，不若歇了，叫阿喜开了别样店，省得母亲劳碌。”

寡妇听了，怫然道：“你这饶裕是哪里来的？常言道：‘捕生不如捕熟。’怎舍着这生意另寻？想是媳妇怕辛苦，立这主意！”

那儿子只说声“不关她事”，就歇了。

自此，寡妇便与贵梅做尽对头，厨灶上偏要贵梅去支撑；自坐在中堂，偏讨茶讨水要贵梅送来；见有人躲避，便行叱骂。

一日，恰好在堂前。汪涵宇因歇了几年，托人经营，帐目不清，只得要来结帐，又值他孺人死了，没人阻拦，又到贵池。寡妇见了，满面堆下笑来。正在攀谈，贵梅拿茶出来与婆婆。见有人，便待缩脚。

那寡妇道：“这是汪朝奉，便见何妨？做什腔？”那汪涵宇抬头看，这妇人呵：

眉弯新月，鬓绾新云。樱桃口半粒丹砂，狐犀齿一行贝玉。铢衣怯重，停停一枝妖艳醉春风；桃靥笑开，盈盈两点秋波澄夜月。正是：

当垆来卓女，解珮有湘灵。

那汪涵宇便起来一个深揖，头上直相到脚下，一双脚又小又直，比朱寡妇先时又好些。虽与寨妇对答，也没什心想。仍旧把行李发在旧房，两个仍行旧法。

不期这日儿子也回来。夜间听得母亲房中似有人行动，仔细听去，又似絮絮说话，甚是疑惑，次早问小厮：“昨日又到什人？”道是徽州汪朝奉。问住在哪厢下，道在厢楼上。朱颜只做望他，竟上楼。已早饭时候，还睡了才起。就在楼上叙了寒温，吃了杯茶。

一眼睃去，他堆行李的楼与母亲的楼只隔一板，就下了楼。又到自己楼上看：右首架梁上半边灰尘有寸许厚，半边似揩净的一般，一发是了。因说风沙大，要把楼上做顶格，母亲拗他不住。他把自己楼上与母亲楼上，上边都幔了天花板，梁上下空处都把板镶住。把那母亲焦得没好气处，只来寻贵梅出气。贵梅并不与丈夫说。丈夫恼时，道：“母子天性之恩。若彰扬，也伤妳的体面。”

但是客伙中见汪涵宇当日久占，也有愿与朱寡妇好的，有没相干的，前日妒他，如今笑他，故意在朱颜面前点缀，又在外面播扬。朱颜他自负读书装好汉的，如何得当？又加读书辛苦，害成气怯。睡在楼上，听得母亲在下面与客人说笑，好生不忿。

那寡妇见儿子走不起，便放心叫汪涵宇挖开板过来。病人没睡头，偏听得清，一气一个死，道：“罢，罢！我便生在世间也无颜！”看看恹恹待尽。贵梅衣不解带，这等伏事。日逐虽有药饵，却不道气真药假。到将死先一日，叫贵梅道：“我病谅不能起，当初指望读书显祖荣妻，如今料不能了。只是妳虽本分端重，在这里却没好样、没好事做出来。又无所出，与其日后出乖露丑，不如待我死后，竟自出身。”又叹口气道：“我在日尚不能管妳们，死后还管得来？只是要为我争气，勉守三年。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

贵梅也垂泪道：“官人你自宽心将息，还有好日。脱或不好，我断不做失节妇人。”

朱颜道：“只怕说便容易……”正说，母亲过来。

朱颜道：“母亲，孩子多分不济。是母亲生，为母亲死。只是孩儿死后，后嗣无人。母亲挣他做什么？可把店关了，清闲度日。贵梅并无儿女，我死叫她改嫁。”

又对贵梅道：“我死母亲无人侍奉。妳若念我恩情，出嫁去还作母子往来，不时看顾，使我九泉瞑目。”

那寡妇听了，也滴了几点眼泪道：“还不妨，你好将息。”到夜，又猛听得母亲房中笑了一声，便恨了几恨，一口痰塞，登时身死。可怜：

夜窗羞诵凯风篇，病结膏肓叹不痊。

梦断青云迷去路，空余红袖泣旻天。

此时几哭死了一个贵梅。那寡妇一边哭，一边去问汪涵宇借银子，买办衣衾棺椁，希图绊住汪涵宇。

那汪涵宇得陇望蜀，慨然借出三十两与她使用。又时时用钱赏赐小厮阿喜、丫头小妹。又叫寡妇借丧事名色，把这些客人茶不成茶、饭不成饭。客人都到别店去了，他竟做了乔家主，公然与朱寡妇同坐吃酒。

贵梅自守着孝堂哭哭啼啼，哪里来管她。只是汪涵宇常在孝堂边，张得贵梅满身缟素，越觉好看，好不垂涎。

一日，乘着醉对寡妇说：“我有一事求着妳，妳不要着恼。我家中已没了娘子，妳如今媳妇也没了丈夫。若肯作成我，与我填房，我便顶作妳儿子，养妳的老。何如？”

寡妇道：“她须还有亲戚，我想好嫁她到异乡？”

汪涵宇道：“我便做个两头大，娶在这边。”

只见寡妇笑道：“若是这等，有了她。须不要我。”

汪涵字道：“怎敢忘旧！”

寡妇道：“这等，先要起媒。”两个便滚到一处云雨。不题。

次日，果然对贵梅道：“媳妇，我想儿子死了，家下无人支撑，妳又青年，不可辜负妳。如今汪朝奉家中没了娘子，肯入赘在这里，倒也是桩美事。”

贵梅听了，不觉垂泪道：“媳妇曾对妳孩儿说‘誓死不嫁’，怎提起这话？”

寡妇道：“我儿，我是过来人，节是极难守的，还依我好。他有钱似我万倍。”

贵梅道：“任他有钱，孩儿只是不嫁！”

寡妇道：“妳夜间自去想，再计议。”

到晚汪涵宇过来，道：“媒人，姻事何如？”

寡妇道：“做腔哩！”

汪涵宇道：“莫管她做腔不做腔，妳只不吃醋，听我括上罢。”

寡妇道：“这等先充财礼一百两与我，听你们暗里作亲。不要不老到，出了丧讨材钱。”

汪涵宇道：“六十两罢。”

寡妇不肯，过了他八十两银子，放他一路。

只是贵梅见了汪涵宇便躲开去，哪里得交一言。无极奈何，又求朱寡妇。

寡妇道：“待我骗她。”

又对贵梅道：“媳妇，前日说的，想得何如？”

贵梅道：“也不必想，是决不可的！”

寡妇道：“媳妇不必过执。我想这汪蛮是个爱色不爱钱的。不嫁他，便与他暂时相处，得他些财物，可以度日。”

贵梅道：“私通苟合非人所为。”

寡妇听了便恼道：“怎就不是人所为？小小年纪，这样无状！”便赶去要打，得小妹劝了方住。贵梅自去房中哭泣。不题。

过了两日，寡妇为这八十两银子，只得又与她说：“我不是定要妳从他。只是前日为儿子死，借他银子三十两，遭他逼迫。妳若与他好了，他便提不起，还有赍助。若不，将什还他？”

贵梅道：“他若相逼，幸有住房可以典卖偿他。若说私通，断然不可！”

寡妇听了，平跳起来将贵梅一掌，道：“放屁！典了房子，叫我何处安身？妳身子值钱，我该狼藉的么？”

贵梅掩着脸，正待灵前去哭，又被一把头发捋去，道：“妳敢数落我么？”

贵梅连声道“不”，又已打了几下，走进房去。

小妹来看，道：“亲娘如今已在浑水里，哪个信妳清白？不若且依了婆婆，省些磨折，享些快乐。”

贵梅道：“这做不得！”

一连几日没个肯意，汪涵宇催寡妇作主，寡妇道：“家中都是凭你的，撞着只管蛮做。我来冲破，便可作久长之计。”果然汪涵宇听了。

一日，乘她在后园洗马桶，他闯进去强去抱她，被她将刷帚泼了一身秽污去了。

一日，预先从寡妇房中过去，躲在她床下，夜间正演出来，被她喊叫“有贼”，涵宇欺她孤身，还来抱她，被她抓得满脸是血。底下小厮又赶起来要上楼，寡妇连忙开了自己房，等他溜走。

外边邻舍渐渐已晓得朱寡妇有落水拖人的意思。一个汪涵宇弄得伤了脸，半月不得出门，也待罢了。倒是寡妇为银子分上，定要将这媳妇道她不孝，将来打骂。

汪涵宇趁机来做好相劝，捏她一把。贵梅想起是为他姑媳参商，便一掌打去。他一闪，倒把寡妇脸上指尖伤了两条。汪涵宇便道：“妳这妇人怎么打婆婆？这是我亲眼见的。若告到官，妳也吃不起！”

寡妇得了这声，便道：“恶奴！妳这番依我不依我？若不依我，告到官去打妳个死！”

贵梅便跪下道：“贵梅失误得罪，但凭打骂。若要与这光棍私通，便死不从！”

寡妇道：“有这样强的！”

便向门前喊叫道：“四邻八舍！唐贵梅打婆婆，列位救命！”便往县前走。

汪涵宇对贵梅道：“从了我，我与妳劝来。”

贵梅道：“光棍！你搅乱我家里，恨不得咬你的肉。我肯从你？”汪涵宇做劝的名色，也到县前来。

这些邻舍打团团道：“一定婆媳争风厮闹了。”

有的道：“想是看得阿婆动火，闹嫁。”

恰好小妹走到门前来。好事的便一把扯住道：“贵梅为什打婆婆？”小妹把头摇一摇，这人道：“想是闹嫁？”

小妹道：“肯要嫁倒不闹了。”

这人道：“是什人来说亲？”

小妹道：“汪朝奉。”

这些人便道：“古怪！这蛮子，你在她家与老寡妇走动罢了，怎又看想小寡妇，主唆婆婆逼她？我们要动公举了。”

谁料那边婆子已在县前叫屈。县里已出了差人来拿。只是汪涵宇倒心焦：“起前拨置，只说妇人怕事，压她来从，如今当了真。若贵梅说出真情，如何是好？”

打听得县官是个掌印通判，姓毛，极是糊涂，又且手长。寻了他一个过龙书手陈爱泉，是名水手，说道：“此妇泼悍，要求重处，拿进去。”只见这通判倒也明白，道：“告忤逆怎么拿银子来？一定有前亲晚后，偏护情弊。我还要公审，不收！”

汪涵宇急了，又添一名，又与书手三两，道：“没什情弊。只是妇人泼悍，婆婆本分，不曾见官。怕一时答应不来，宽了她，她日后一发难制。故此送来，要老爷与她做主。”

毛通判道：“这等落得收的，晓得了。”

须臾贵梅到，正是晚堂。一坐堂，带过去，先叫朱寡妇。

寡妇道：“妇人守寡二十年了。有个儿子两月前已死，遗下这媳妇唐贵梅不肯守制，日逐与妇人厮闹。昨日竟把妇人殴打，现有伤痕可证。”

毛通判听了，便叫唐贵梅，不由她开口，道：“妳这泼妇，怎夫死两月，便要嫁？又打婆婆，拶起来！”

贵梅道：“妇人原不愿嫁。”

毛通判也不来听，把贵梅拶上一拶。拶了又敲，敲了又打二十，道：“妳这样拨妇！还叫妳坐一坐，耐耐性。”发了女监。其时邻舍来看的，都为她称屈。

朱寡妇自是得志。一到家中，与汪涵宇没些忌掸，两个吃酒说笑道“好官！替我下老实处这一番。这时候不知在监里怎么样苦哩！”

汪涵宇道：“生铁下炉也软，这番一定依妳了。消停一日，保她出来。”两个公然携灯上楼睡了。

可怜贵梅当日下了女监。一般也有座头，汪涵宇又用了钱，叫众人挫折她。将来栓在柱上，并无椅桌倚靠，哪有铺盖歇宿？立时禁不得两腿疼痛，要地下坐时，又秽污杀人，只是两泪交流，一疼欲死。听那狱里一更更这等捱将来，筛锣、摇铃、敲梆，好不恓惶。

费梅自想：“当日丈夫叫我与他争气，莫要出乖露丑。谁知只为守节反倒吃拶、吃打、吃监。早知如此，丈夫死时，自缢与他同死，岂不决烈！”千思万想。

到得天明，禁子又来索钱，道：“妳这妇人，只好在家中狠，打公骂婆，这里狠不出的。有钱可将出来！座头，可将我们旧例与他说。”

座头来对贵梅说，贵梅道：“我身边实是无钱。”

座头道:“晓得妳无钱。但妳平日攒下私房藏在哪边？或有亲眷可以挪借，说来，等禁子哥与妳唤来。”

贵梅道：“苦我父母早亡，又无兄弟亲戚在家帮家作活，哪有私房？”禁子听了叫道：“看这样泼妇，平日料应亲邻闹断。身边有钱，料也背阿婆买吃，没有是真的。只叫她吃些苦罢！”吵一阵子去了。去得又一阵，故意来轻薄，捏脚捏手，逼得贵梅跌天撞地，痛哭号啕。这干又道：“不承抬举！”大骂而去。水米不打牙。

一日，忽见一个禁子拿了两碗饭、两样菜来，道：“是妳姓汪的亲眷送来的。可就叫他来替妳了落我们。”贵梅知是汪涵宇，道：“我没这亲眷！”竟不来吃。等了一会，禁子自拿去了。又捱一日，只见外边有票取犯妇唐氏，离了监门。

却是汪涵宇必竟要她，故意用钱叫禁子凌辱她。后来送饭，以恩结她。又叫老寡妇去递呈子，道：“老年无人奉养，唐氏已经责罚知改，恳乞释放养老。”

通判道：“告也是妳，要饶也是妳。官是妳做么？”还要拘亲邻，取她改过结状释放。汪涵宇恐怕拘亲邻惹出事来，又送了一名水手，方得取放回来。

只见这些邻舍见她拶打狼狈，也都动怜道：“妳小年纪，平日听得妳极本分孝顺，怎打婆婆？”

贵梅道：“贵梅也知事体，怎敢打婆婆。”

只见一个旺尖嘴，是左邻吴旺道：“昨日她家说来，是要她嫁汪蛮。不肯，告的。”

又一个老邻舍张尚义道：“这等，妳死也挣两句，说个明白。怎受这苦！”

贵梅道：“这是我命运，说他怎么。”

一个对门的李直又道：“她不仁，妳不义。这样老淫妇，自已养汉，又要圈局媳妇，谎告。汪蛮谋占人家妇女，教唆词讼，我们明日到道爷处替她伸冤。”

贵梅道：“我如今已得放，罢了。不敢劳列位费心。”一步步挪到家中。

朱寡妇正在那边与汪涵宇讲话，见了道：“恶奴，若不是汪朝奉劝，监死妳！不是他送饭。饿死妳！”

汪涵宇道：“罢，罢，将就些。”贵梅不敢作声，两泪汪汪到了房里。

小妹进来见了，道：“爷呀！怎拶做这样肿的，想是打坏了。妳从不曾吃这苦，早知这样，便依了他们罢！”

贵梅道：“丈夫临终，我应承守他，断不失节。怎怕今日苦楚，忘了？只是街坊上邻舍，为我要攻击婆婆，是为我洗得个不孝的名，却添婆婆一个失节的名，怎好？我不能如丈夫吩咐奉养她，怎又污蔑她。”说了一番。夜间穿了几件缟素衣服，写四句在衣带上道：

亲名不可污，吾身不容浼。

含笑向九泉，身名两无愧。

趁家人睡，自缢在园中古梅树下，正是：

劲节偏宜雪， 心坚不异冰。

香魂梅树下， 千古仰遗馨。

次早，老寡妇正又来骂她、逼她，只见房中俏然，道：“这恶奴想逃走了。”忙走下楼看时，前门尚闭，后门半开。寻去，贵梅已气绝在梅树下了，惊得魂不附体。

来见汪涵宇，涵宇道：“有事在官，只是惧罪自尽。不妨。”拿出五七两银子来，与寡妇买材。哄得出门，他自忙到婆子房内，把平日送她的席卷而去。

婆子回来寻汪涵宇时，已是去了。又看自己楼上箱笼又空，真是人财两失，放声大哭。邻舍们见汪涵宇去得慌忙，婆子又哭，想是贵梅拶打坏，死了，那吴旺与李直悄地赶到水口，拿住汪涵宇。道：“蛮子，你因奸致死人命，待走到哪里去！”江涵宇急了，买求，被二个身边挤了一空。

婆子又吃地方飞申。亏毛通判回护自己，竟着收葬。也费了几两银子，房子也典与人。似此耽延，贵梅三日方殓。颜色如生，见者无不叹息称羡。

后来毛通判为贪罢职。贵梅冤抑不伸，凄风淡月时节，常现形在古梅树下。四川喻士积有诗吊之。杨升庵太史为她作传，末曰：

呜呼！妇生不辰，遭此悍姑。生以梅为名，死于梅之林。冰操霜清，梅乎何殊？既孝且烈，汗青宜书。有司失职，咄哉可吁！乃为作传，以附露筋碑之跗。

李卓吾曰：

“孝烈”二字，杨太史特笔也。夫贵梅之死，烈矣！于孝何与？盖贵梅听以宁死而不自白者，以姑之故也。不然，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，而故忍死为之讳哉？书日“孝烈”，妇当矣！死三日而尸犹悬，颜如生，众人虽知而不敢举。每日之暮，白月照梅，隐隐如见，犹冀有知之者乎？杨太史当代名流。有力者百计欲借一言以为重而不得，今孝烈独能得太史之传，以自昭明于百世，孝烈可以死矣！设便当其时贵池有贤者，果能慨然白之于当道，亦不过赐额挂匾，了一故事耳矣，其谁知重之乎？自此传出，而孝烈之形，吾知其不复重见于梅月之下也。

# 第七回 生报花萼恩 死谢徐海义

鹿台黯黯烟初灭，又见骊山血。馆娃歌舞更何如？唯有旧时明月满平芜。笑是金莲消国步，玉树迷烟雾。潼关烽火彻甘泉，由来倾国遗恨在婵娟。

右《虞美人》

这词单道女人遗祸。但有一班，是无意害人国家的，君王自惑她颜色，荒弃政事，致丧国家。如夏桀的妹喜，商纣的妲己，周幽王褒姒，齐东昏侯潘玉儿，陈后主张丽华，唐明皇杨玉环。有有意害人国家，似当日的西施。但昔贤又有诗道：

谋臣自古系安危，贱妾何能作祸基？

但愿君臣诛宰嚭，不愁宫里有西施。

却终是怨君王不是。我试论之：古人又有诗道昭君。

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。

当日西施遨游、蹀廊闲步、采香幽径、斗鸡山坡，清歌妙舞馆娃宫中，醉月吟风姑苏台畔，不可说恩不深，不可说不知心。怎衽席吴宫，肝胆越国，复随范蠡遨游五湖？回首故园麋鹿，想念向日欢娱，能不愧心？世又说范蠡沉她在五湖。沉她极是，是为越去这祸种，为吴杀这薄情妇人，不是女中奇侠。 独有我朝王翠翘，她便是个义侠女子。这翠翘是山东临淄县人，父亲叫做王邦兴，母亲邢氏。她父亲是个吏员。三考满听选，是杂职行头，除授了个浙江宁波府象山县广积仓大使。此时叫名翘儿，已十五岁了。

眉欺新月鬓欺云，一段娇痴自轶群，

柳絮填词疑谢女，云和斜抱压湘君。

随父到任不及一年，不料仓中失火，延烧了仓粮。上司坐仓官、吏员斗级赔偿。可怜王邦兴尽任上所得，赔偿不来。日久不完，上司批行监比(逼?)。此时身边并无财物，夫妻两个慌做一团。倒是翘儿道：“看这光景，监追不出，父亲必竟死在狱中。父亲死，必竟连累妻女。是死，则三个死。如今除告减之外，所少不及百担，不若将奴卖与人家，一来得完钱粮，免父亲监比；二来若有多余，父亲、母亲还可将来盘缠回乡，使女儿死在此处，也得瞑目。”老两口也还不肯。

延挨几日，果然县中要将王邦兴监比。再三哀求得放，便央一个惯做媒的徐妈妈来寻亲。只见这妈妈道：“王老爹，不是我冲突你说，如今老爹要将小姐与人，但是近来人，用了三五十两娶个妾，便思量赔嫁。如今赔是不望的，还怕老爹仓中首尾不清，日后贻累，哪个肯来？只除老爹肯与人做小，这便不消赔嫁，还可多得几两银子。”

王邦兴道：“我为钱粮，将她丢在异乡已是不忍的；若说作小，女人有几人不妒忌的？若使拈酸吃醋，甚至争闹打骂，叫她四顾无亲，这苦怎了？”不肯应声。媒婆自去了。

那诓挨了两限不完，县中竟将王邦兴监下。这番只得又寻这媒婆，道情愿做小。那妈妈便为他寻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姓张名大德，号望桥。祖父原是个财主，在乡村广放私债。每年冬底春初将来借人，糙米一石，蚕罢还熟米一石。四月放蚕帐，熟米一石，冬天还银一两，还要五分钱起利。借银九折五分钱，来借的写他田地房产，到田地房产盘完了，又写他本身。每年纳帮银，不还,便锁在家中吊打。打死了，原为本身只作义男，不偿命。但虽是大户，还怕徭役，生下张大德到十五六岁，便与纳了个吏。在象山又谋管了库。他为人最啬吝，假好风月，极是惧内。讨下一个本县舟山钱仰峰女儿，生得：

面皮靛样，抹上粉犹是乌青；嘴唇铁般，涂尽脂还同深紫。稀稀疏疏，两边蝉翼鬓半黑半黄；歪歪踹踹，双只牵蒲脚不男不女。圆睁星眼，扫帚星天半高悬；倒竖柳眉，水杨柳堤边斜挂。更有一腔如斗胆，再饶一片破锣声。人人尽道‘鸠盘茶’，个个皆称‘鬼子母’。

他在家里，把这丈夫轻则抓、捋、嚷、骂，重便踢、打、拳槌；在房中服侍的，便丑是她十分，还说与丈夫偷情，防闲打闹；在家里走动，便大似她十岁，还说与丈夫勾搭，絮聒动喃。弄得个丈夫在家安身不得，只得借在县服役，躲离了她。

有个不怕事库书赵仰楼道：“张老官，似你这等青年，怎挨这寂寞？何不去小娘家一走？”

张望桥道：“小娘儿须比不得浑家，没情。”

赵书手道：“似你这独坐，没人服事相陪，不若讨了个两头大罢！”。张望桥只是摇头。后边想起浑家又丑又恶，难以近身，这边娶妾，家中未便得知，就也起了一个娶小的心。

却好凑着。起初只要十来两省事些的；后来相见了王翘儿是个十分绝色，便肯多出些。又为徐婆撮合，赵书手撺哄，道他不过要完仓粮，为他出个浮收，再找几两银子与他盘缠，极是相应。张望桥便也慨然。王邦兴还有未完谷八十石，作财礼钱三十二两，又将库内银挪出八两找他，便择日来娶。

翘儿临别时，母子痛哭。翘儿嘱咐叫她早早还乡，不要流落别所，不要以她为念。王邦兴已自去了。

这边翘儿过门，喜是做人温顺勤俭，与张望桥极其和睦，内外支持，无个不喜，故此家中人不时往来。一则怕大娘子生性惫懒，恐惹口面，不敢去；二则因她待人有恩，越发不肯说，且是安逸。

争奈张望桥是个乡下小官，不大晓世务，当日接管，被上首哄弄，把些借与人的作帐还有不足，众人招起，要他出结。后边县官又有挪应，因坏官去，不曾抵还。其余衙门工食，九当十预先支去，虽有领状，县官未曾剳放；铺户料价，八当十预先领去，也有领状，没有剳库；还有两廊吏书挪借，差人承追纸价未完，恐怕追比，倩出虚收。况且管库时是个好缺，与人争夺，官已贴肉揌，还要外边讨个分上，遮饰耳目，兼之两边家伙。一旦接管官来，逐封兑过，缺了一千八百余两，说他监守自盗，将来打了三十板。再三诉出许多情由，那官道：“这也是作弊侵刻，我不管你。”将来监下。重复央分上，准他一月完赃，免申上司。

可怜张望桥不曾吃苦惯的，这一番监并，竟死在监内。又提妻子到县。那钱氏是个泼妇，一到县中，得知娶王翘儿一节，先来打闹一场，将衣饰尽行抢去。到官，道：“原是丈夫将来娶妾并挪借与人，不关妇人事。”将些怕事来还银的，却抹下银子鳖在腰边，把些不肯还银冷租帐、借欠开出。又开王翘儿身价一百两。县官怜她妇人，又要完局，为他追比。王翘儿官卖，竟落了娼家。正是：

红颜命薄如鹈翼，一任东风上下飘。

可怜翘儿一到门户人家，就逼她见客。起初羞得不奈烦，渐渐也闪了脸，陪茶陪酒，终是初出行货，不会）捉客，又有癖性。见些文人，她也还与他说些趣话，相得时，也做首诗儿。若是那些蠢东西，只会得酣酒行房，舍了这三、五钱银子，吃酒时搂抱，要歌要唱，摸手摸脚，夜间颠倒腾挪，不得安息，不免撒些娇痴，倚懒撒懒待他。那在行的不取厌，取厌的不在行，便使性，或出些言语，另到别家撒漫。那鸨儿见了，好不将她难为，不时打骂。

似这样年余，恰一个姓华名萼，字棣卿，是象山一个财主，为人仗义疏财，乡里都推尊他，虽人在中年，却也耽些风月。偶然来嫖她，说起，怜她是好人家儿女，便应承借她一百两赎身。因鸨儿不肯，又为他做了个百两会，加了鸨儿八十两才得放手。

为她寻了一所僻静房儿，置办家伙。这次翘儿方得自做主张，改号翠翘。除华棣卿是她恩人，其余客商俗子尽皆谢绝。但只与些文墨之士联诗社，弹棋鼓琴，放浪山水。或时与些风流子弟清歌短唱，吹箫拍板，嘲弄风月。积年余，她虽不起钱，人自肯厚赠她，先赔还了人上会银，次华棣卿银。日用存留，见文人苦寒豪俊落魄的，就周给他。此时浙东地方哪一个不晓得王翠翘。

到了嘉靖三十三年，海贼作乱。王五峰这起寇掠宁绍地方：

楼舡十万海西头，剑戟横空雪浪浮。

一夜烽生庐舍尽，几番战血士民愁。

横戈浪奏平夷曲，借著谁舒灭敌筹。

满眼凄其数行泪，一时寄向越江流。

一路来，官吏婴城固守；百姓望风奔逃，抛家弃业，掣女抱儿。若一遇着男妇，老弱的都杀了；男子强壮的着他引路；女妇年少的将来奸宿，不从的，也便将来砍杀。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门妇女，也不知害了多少贞节妇女。此时真是各不相顾之时。

翠翘想起：“我在此风尘实非了局，如今幸得无人拘管，身边颇有资蓄，不若收拾走回山东，寻觅父母，就在那边适一个人，也是结果。”便雇了一个人，备下行李，前往山东。

沿途闻得浙西南直都有倭寇。逡巡进发，离了省城，叫船。将到崇德，不期海贼陈东、徐海又率领倭子杀到嘉、湖地面，城中恐有奸细，不肯收留逃难百姓。北兵参将宗礼领兵杀贼，前三次俱大胜，后边被他伏兵桥下突出，杀了。倭势愈大。翠翘只得随逃难百姓再走邻县。路上风声鹤唳。才到东，又道东边倭子来了，急奔到西；方到西，又道倭子在这厢杀人，又奔到东，惊得走投没路。行路强壮的凌虐老弱，男子欺弄妇人，恐吓抢夺，无所不至。及到撞了倭子，一个个走动不得，要杀要缚，只得凭他。

翠翘已是失了挑行李的人，没及奈何，且随人奔到桐乡。不期徐海正围阮副使在桐乡，一彪兵撞出，早已把王翠翘拿了。

梦中故国三千里，目下风波顷刻时。

一入雕笼难自脱，两行情泪落如丝。

此时翠翘年方才二十岁，虽是布服乱头，却也不减妖艳。解在徐海面前时，又夹着几个村姑，越显得她好了。这徐海号明山，绰号‘徐和尚’。他在人丛中见了翠翘，道：“我营中也有十余个子女，不似这女子标致。”便留入营中。先前在身边得宠的妇女，都叫来叩头。问她，知她是王翠翘，吩咐都称她做王夫人。

已将飘泊似虚舟，谁料相逢意气投，

虎豹寨中鸳凤侣，阿奴老亦解风流。

初时翠翘尚在疑惧之际，到后来见徐和尚输情输意，便也用心笼络他。今日显出一件手段来，明日显出一件手段来，吹箫唱曲，吟诗鼓琴，把个徐和尚弄得又敬又爱，魂不着体。凡掳得珍奇服玩，俱拣上等的与王夫人；凡是王夫人开口，没有不依的。不唯女侍们尊重了王夫人，连这干头目们，哪个不晓得王夫人！她又在军中劝他少行杀戮，凡是被掳掠的，多得释放。又日把歌酒欢乐他，使他把军事懈怠。故此虽围了阮副使，也不十分急攻。只是他与陈东两相犄角，声势极大。总制胡梅林要发兵来救，此时王五峰又在海上，参将俞大猷等兵又不能轻移；若不救，恐失了桐乡或坏了阮副使，朝廷罪责。只得差人招抚，缓他攻击，便差下一个旗牌。这旗牌便是华萼。他因倭子到象山时，纠合乡兵驱逐得去，县间申他的功次，取在督府听用，做了食粮旗牌。领了这差，甚是不喜，但总制军令，只得带了两三个军伴来见陈东、徐海。一路来，好凄凉光景也：

村村断火，户户无人。颓垣败壁，经几多瓦砾之场；委骨横尸，何处是桑麻之地？凄凄切切，时听怪禽声；寂寂寥寥，哪存鸡犬影。

正打着马儿慢慢走，忽然破屋中突出一队倭兵，华旗牌忙叫：“我是总制爷差来见你大王的。”早已揪翻马下。有一个道：“依也其奴瞎咀郎[华言：不要杀！]”各倭便将华旗牌与军伴一齐捆了，解到中军来。却是徐明山部下巡哨倭兵。过了几个营盘，是个大营。只见密密匝匝的排上数万髡头跣足倭兵，纷纷纭纭的列了许多器械。头目先行禀报，道：“拿得一个南朝差官。”

此时徐明山正与王翠翘在帐中弹着琵琶吃酒，已自半酣了，瞪着眼道：“拿去砍了！”

翠翘道：“既是官，不可轻易坏他。”

明山道：“抓进来！”外边应了一声，却有带刀的倭奴约五七十个，押着华旗牌到帐前跪下。那旗牌偷眼一看。但见：

左首坐着个雄纠纠倭将，绣甲锦袍多猛勇；右首坐着个娇倩美女，翠翘金凤绝妖娆。左首的怒生铁面，一似虎豹离山；右首的酒映红腮，一似芙蕖出水。左首的腰横秋水，常怀一片杀人心；右首的斜拥银筝，每带几分倾国态。蒹葭玉树，穹庐中老上醉明妃；丹凤乌鸦，锦帐内虞姬陪项羽。

那左首的雷也似问一声道：“你什么官，敢到俺军前缉听？”

华旗牌听了，准准的挣了半日，出得一声道：“旗牌是总制胡爷差来招大王的。”

那左首的笑了笑道：“我徐明山不属大明，不属日本，是个海外天子，生杀自由。我来就招，受你这干鸟官气么？”

旗牌道：“胡爷钧语，道：‘两边兵争，不免杀戮无辜。不若归降，胡爷保奏，与大王一个大官。’”

左边的又笑道：“我想那严嵩弄权，只论钱财，管什功罪！连你那胡总制还保不得自己，怎保得我？可叫他快快退去，让我浙江。如若迟延，先打破桐乡，杀了阮鹗，随即踏平杭州，活拿胡宗宪。”

旗牌道：“启大王，胜负难料，还是归降。”

只见左边的道：“唗！怎见胜负难料？先砍这厮！”众倭兵忙将华旗牌簇下。

喜得右首坐的道：“且莫砍！”众倭便停了手。他便对左首的道：“降不降自在你，何必杀他来使，以激恼他？”

左首的听了道：“且饶这厮。”华旗牌得了命，就细看那救他的人，不惟声音厮熟，却也面貌甚善。

那右边的又道：“与他酒饭压惊。”华旗牌出得帐，便悄悄问饶他这人，通事道：“这是王夫人，是你那边名妓。”

华旗牌才悟是王翠翘：“我当日赎她身子，她今日救我性命。”

这夜，王夫人乘徐明山酒醒，对他说：“我想你如今深入重地，后援已绝。若一蹉跌，便欲归无路。自古没有个做贼得了的。他来招你，也是一个机括。他款你，你也款他，使他不防备你，便可趁势入海，得以自由。不然，桐乡既攻打不下，各处兵马又来，四面合围，真是胜负难料。”

明山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，但我杀戮官民，屠掠城池，罪恶深重。纵使投降中国，恐不容我，且再计议。”

次早，王夫人撺掇赏他二十两银子，还他鞍马、军伴，道：“拜上胡爷，这事情重大，待我与陈大王计议。”

华旗牌得了命，星夜来见胡总制，备说前事。胡总制因想：“徐海既听王夫人言语，不杀华萼，是在军中做得主的了。不若贿她做了内应，或者也得力。”

又差华旗牌赍了手书、礼物，又取绝大珍珠、赤金首饰、彩妆洒线衣服兼送王夫人。

此时徐明山因王夫人朝夕劝谕，已有归降之意。这番得胡总制书，便与王翠翘开读道：

君雄才伟略，当取侯封如寄。奈何拥众异域，使人名之曰‘贼’乎？良可痛也！倘能自拔来归，必有重委。曒日在上，断无负心，君其裁之！

两人看罢，明山遂对王夫人道：“我日前资给全靠掳掠，如今一归降，便不得如此，把什养活？又或者与我一官，把我调远，离了曲部，就便为他所制了！”

王夫人道：“这何难？我们问他讨了舟山屯剳，部下已自不离；又要他开互市，将日本货物与南人交易，也可获利。况在海中，进退终自由我。”

明山道：“这等，夫人便作一书答他。”翠翘便援笔写：

海以华人，乃为倭用，屡递颜行，死罪，死罪！倘恩台曲赐湔除，许以洗涤，假以空衔，屯牧舟山，便当率其部伍，藩辅东海，永为不侵不叛之臣，以伸衔环吐珠之报。

又细对华旗牌说了，叫他来回报，方才投降。

这边正如此往来，那边陈东便也心疑，怕他与南人合图谋害，也着人来请降。胡总制都应了。自轻骑到桐乡受降，约定了日期。只见陈东过营来见徐明山计议道：“若进城投降，恐有不测。莫若在城下一见，且先期去，出他不意。”计议已定。

王翠翘对徐明山道：“督府方以诚相招，断不杀害。况闻他又着人招抚王五峰，若杀了降人，是阴绝五峰来路了。正当轻裘缓带，以示不疑。”

至日，陈东来约，同到桐乡城，俱着介胄。明山也便依他。在于城下，报至城中。胡总制便与阮副使并一班文武坐在城楼上。徐海、陈东都在城下叩头。

胡总制道：“既归降，当贷汝死；还与汝一官，率部曲在海上为国家戮力。勿有二心。”两个又叩了头，带领部曲各归寨中。

胡总制与各官道：“看这二酋桀骜，部下尚多，若不提备他，他或有异志，反为腹心之患。若提备他，不惟兵力不足，反又起他叛端。弃小信成大功，势须剪除方可。”回至公署，定下一策：诈做陈东一封降书，说：“前日不解甲、不入城、不从日期都是徐海主意。如今他虽降，犹怀反侧。乞发兵攻之，我为内应。”叫华旗牌拿这封书与明山看，道督府不肯信他谗言，只是各官动疑，可速辨明。且严为防御，恐他袭你。

明山见了大骂道：“这事都是你主张，缘何要卖我立功？”便要提兵与他厮杀。

王翠翘道：“且莫轻举！俗言‘先下手为强’，如今可说胡爷有人在营，请他议事，因而拿下。不惟免祸，还是大功。”

明山听了，便着人去请陈东。预先埋伏人等他。果是陈东不知就里，带了麻叶等一百多人来。进得营，明山一个暗号，尽皆拿下，解入城中。陈东部下比及得知来救，已不及了。

从此日来报仇厮杀，互有胜负。

王翠翘道：“君屠毒中国罪恶极多，但今日归降，又为国擒了陈东，功罪可以相准。不若再恳督府，离此去数十里有沈家庄，四围俱是水港，可以自守，乞移兵此处。仍再与督府合兵，尽杀陈东余党。如此则功愈高，尽可自赎。然后并散部曲，与你为临淄一布衣。何苦拥兵日受惊恐？”

去求督府，慨然应允。移往沈家庄。又约日共击陈东余党，也杀个几尽。只是督府恐明山不死，祸终不息，先差人赍酒米犒赏他部下，内中暗置慢药。又赏他许多布帛饮食，道陈东余党尚有，叫他用心防守。这边暗传令箭，乘他疏虞，竟差兵船放火攻杀。

这夜，明山正在熟寝，听得四下炮响。火光烛天，只说陈东余党，便披了衣，携了翠翘欲走南营。无奈四围兵已杀至，左膊中了一枪。明山情急，便向河中一跳。

翠翘见了，也待同溺，只听得道：“不许杀害王夫人！”又道：“收得王夫人有重赏！”早为兵士扶住，不得跳水。

次日进见督府，叩头请死。督府笑道：“亡吴伯越，皆卿之功。方将与卿为五湖之游以偿子，幸勿怖也！”因索其衣装还之，令华旗牌驿送武林。

王翠翘常怏怏，以不得同明山死为恨。华旗牌请见，曰：“予向日蒙君惠，业有以报。今督府行且赏君功，亦惟妾故”拒不纳。因常自曰：“予尝劝明山降，且劝之执陈东，谓可免东南之兵祸。予与明山亦可藉手保全首领，悠游太平。今至此，督府负予，予负明山哉！”尽弃弦管，不复为艳妆。

不半月，胡总制到杭，大宴将士。差人召翠翘，翠翘辞病。再召才到，憔悴之容可掬。这时三司官外，文人有徐文长、沈嘉则，武人彭宣慰、九宵。

总制看各官对翠翘道：“此则种蠡，卿真西施也！”坐毕，大张鼓乐。翠翘悒郁不解。半酣，总制叫翠翘到面前道：“满堂宴笑，卿何向隅？全两浙生灵，卿功大矣！”因命文士作诗称其功，徐文长即席赋诗曰：

仗钺为孙武，安攘役女戎。

管弦消介胄，杯酒殪袅雄。

歌奏平夷凯，钗悬却敌弓。

当今青史上，勇不数当熊。

沈嘉则诗：

灰飞烟灭冷荒湾，伯越平湖一笑间，

为问和戎汉公主，阿谁生入玉门关？

胡梅林令翠翘诵之，曰：“卿素以文名，何不和之？”翠翘亦援笔曰：

数载飘摇瀚海萍，不堪回盼泪痕零。

舞沉玉鉴腰无力，笑倚银灯酒半醒。

凯奏已看欢士庶，故巢何处问郊坰？

无心为觅平吴赏，愿洗尘情理贝经。

督府酣甚。因数令行酒，曰：“卿才如此，故宜明山醉心。然失一明山矣，老奴不堪赎乎？”因遽拥之坐，逼之歌三诗。三司起避，席上哄乱。

彭宣慰亦少年豪隽，瞩目翠翘，魂不自禁，亦起进诗曰：

转战城阴灭狡枭，解鞍孤馆气犹骄。

功成何必铭钟鼎，愿向元戎借翠翘。

督府已酩酊，翠翘与诸官亦相继谢出。次早，督府酒醒，殊悔昨之轻率。因阅彭宣慰诗，曰：“奴亦热中乎？吾何惜一姬，不收其死力。”因九霄入谢酒，且辞归。令取之。翠翘闻之不悦。

九霄则舣舟钱塘江岸，以舆来迎。翠翘曰：“姑少待。”因市酒肴，召徐文长、沈嘉则诸君。曰：“翠翘幸脱鲸鲵巨波，将作蛮夷之鬼，故与诸君子诀。”因相与轰饮，席半，自起行酒，曰：“此会不可复得矣，妾当歌以为诸君侑觞。”自弄琵琶，亢声歌曰：

妾本临淄良家子，娇痴少长深闺里。

红颜直将芙蕖叹，的的星眸傲秋水。

十三短咏弄柔翰，珠玑落纸何珊珊。

洞箫夜响纤月冷，朱弦晓奏秋风寒。

自矜应贮黄金屋，不羡石家珠十斛。

命轻逐父宦江南，一身飘泊如转舢。

倚门惭负妖冶姿，泪落青衫声漱漱。

雕笼幸得逃鹦鹉，轻轲远指青齐土。

干戈一夕满江关，执缚竟自羁囚伍。

龙潭倏成鸳鸯巢，海滨寄迹同浮泡。

从胡蔡琰岂所乐，靡风且作孤生茅。

生灵涂炭良可恻，弢弓拟使烽烟熄。

封侯不比金日蝉，诛降竟折双飞翼。

北望乡关那得归，征帆又向越江飞。

瘴雨蛮烟香骨碎，不堪愁绝减腰围。

依依旧恨萦难扫，五湖羞逐鸱夷老。

他时相忆不相亲，今日相逢且倾倒。

夜阑星影落清波，游魂应绕蓬莱岛。

歌竟欷歔，众皆不怿，罢酒。翠翘起更丽服，登舆，呼一樽自随，抵舟漏已下。

彭宣慰见其朱裳翠袖，珠络金缨，修眉淡拂，江上远山，凤眼斜流，波心澄碧；玉颜与皎月相映，真天上人；神狂欲死，遽起迎之，欲进合卺之觞。

翠翘曰：“待我奠明山，次与君饮。”因取所随酒洒于江，悲歌曰：

星陨前营折羽旄，歌些江山一投醪。

英魂岂逐狂澜逝，应作长风万里涛。

又：

红树苍山江上秋，孤蓬片月不胜愁。

铩翎未许同遐举，且向长江此目游。

歌竟。大呼曰：“明山，明山，我负尔！我负尔！失尔得此，何以生为！”因奋身投于江。

红颜冉冉信波流，义气蓬然薄斗牛。

清夜寒江湛明月，冰心一片恰相俦。

彭宣慰急呼捞救，人已不知流在何处，大为惊悼，呈文督府，解维而去。正是：

孤蓬只有鸳鸯梦，短渚谁寻鸾凤群。

督府阅申文，不觉泪下。道：“吾杀之，吾杀之。”命中军沿江打捞其尸。尸随潮而上，得于曹娥渡，面色如生。申报督府。曰：“娥死孝，翘死义，气固相应也。”命葬于曹娥祠右。为文以祭之。曰：

嗟乎！翠翘，尔固天壤一奇女子也。冰玉为姿，则奇于色；云霞为藻，则奇于文；而调弦弄管，则奇于技。虽然，犹未奇也，奇莫奇于柔豺虎于衽席。苏东南半壁之生灵，竖九重安攘之大烈，息郡国之转输，免羽檄之征扰。奇功未酬，竟逐逝波不返耶。以寸舌屈敌，不必如夷光之盅惑，以一死殉恩，不必如夷光之再逐鸱夷。尔更奇于忠，奇于义，尔之声誉，即决海不能写其芳也。顾予之功，维尔之功，尔之死，实予之死。予能无怃然欤？聊荐尔觞，以将予忱，尔其享之。

时徐文长有诗吊之曰：

弹铗江皋一放歌，哭君清泪惹衣罗。

功成走狗自宜死，谊重攀髯定不磨。

香韵远留江渚芷，冰心时映晚来波。

西风落日曹娥渡，应听珊珊动玉珂。

沈嘉则有诗曰：

羞把明珰汉渚邀，却随片月落寒潮。

波沉红袖翻祧浪，魂返蓬山泣柳腰。

马鬣常新青草色，凤台难觅旧丰标。

穹碑未许曹瞒识，聊把新词续天招。

又过月余，华旗牌以功升把总。渡曹娥江，梦中恍有召，疑为督府，及至琼楼玉宇，瑶阶金殿，环以甲士。至门二黄衣立于外，更二女官导之。金钿翠裳，容色绝世。引之登阶，见一殿入云，玳瑁作梁，珊瑚为栋，八窗玲珑，嵌以异宝，一帘半垂，缀双明珠。外列女官，皆介胄、执戈戟，殿内列女史，皆袍带，抱文牍。卷帘中坐一人，如妃主，侧绕以霓裳羽衣女流数十人；或捧剑印，或执如意，或秉拂尘，皆艳绝，真牡丹傲然，名花四环，俱可倾国。

俄殿上传旨，曰：“旗牌识予耶？予以不负明山，自湛罗刹巨涛，上帝悯予烈，且嘉予有生全两浙功德，特授予忠烈仙媛，佐天妃主东海诸洋。胡公诛降，复致予死，上帝已夺其禄，命毙于狱，尔其识之。”语讫，命送回。

梦觉身在蓬窗，寒江正潮，纤月方坠，正夜漏五鼓。因忆所梦，盖王翠翘仅以上帝封翠翘事泄于人。后胡卒以糜费军资被劾下狱死，言卒验云。

# 第八回 义仆还自守 浪子宁不回

天生豪杰无分地，屠沽每见英雄起，马前曾说卫车骑。难胜纪，淮南黔面开王邸。 偶然沦落君休鄙，满腔义侠人相似，赤心力挽家声堕。真堪数，个人绝胜童缝士。

《渔家傲》

如今人鄙薄人，便骂道：“奴才”，不知忘恩负义、贪利无耻，冠益中偏有人奴。抱赤披忱、倾心戮力，人奴中也多豪杰。人说他是奴，不过道他不知书不晓道理，那道理何尝定在书上？信心而行，偏有利不移、害不夺的光景。

古来如英布、卫青，都是大豪雄，这当别论。

只就平常人家说，如汉时李善，家主已亡，只存得一个儿子，众家奴要谋杀了分他家财，独李善不肯，又恐[被]人暗害，反带了这小主逃难远方，直待抚养长大，方归告理，把众家奴问罪，家财复归小主。

元时又有个刘信甫，家主顺凤曹家，也只存一孤，族叔来占产，是他竭力出官告理清了。那族叔之子又把父亲药死诬他，那郡守听了分上，要强把人命坐过来。信甫却挺身把这人命认了，救了小主。又倾家把小主上京奏本，把这事辩明，用去万金。家主要还他，他道：“我积下的，原是家主财物，怎么要还？”这都是希有的义仆。

我如今再说一个，话说四川保宁府合溪县有一个大财主，姓沈名阆，是个监生。他父也曾做个举人同知，家里积有钱财。因艰于得子，娶有三个妾，一个李氏，一个黎氏，一个杨氏。

后来黎氏生得一个儿子，此时沈阆已四十余岁了，晚年得子，怎不稀奇?把来做一个珍宝一般，日日放在锦绣丛中，肥甘队里。

到六岁时，也取了个学名，叫做沈刚。请一个先生开蒙，只是日午，才方二个丫头随了出来。那先生便是个奶公，他肯读，便教他读几句；若不肯，不敢去强他。肯写，与他写几个；不肯，再不敢去教他。一日出来没一个时辰，又要停几刻与他吃果子，缘何曾读得书。

到了十三岁，务起名来，请一个经学先生，又寻上两个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伴读，一个是先生儿子)花纹，一个是邻家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子甘毳，有了一个老陪堂，又加上)两个小帮闲，也不晓得什么样的是书，什么样的是经，什么样的是时文。轮着讲书，这便是他打盹时候，酣酣的睡去了。轮着作文，这便是他嚼作时节，午后要什鱼面、肉面，晚间要什金酒、荳酒。

梦也不肯拈起书，才拈起，花纹道：“哥!有了三百两，怕不是个秀才？讨这等苦!”

才捉着笔，月毳道：“哥!待学典吏么?场中不看字的!”

这沈刚略也有些资质，都不叫他把在书上，倒教他下得好棋，铺得好牌，掷得好色子。先时抛砖引玉，与他睹东道，先输几分与他，后边渐渐教他睹起钱来。先时在馆中两个人把后边拱他，到后渐渐引他去闯寡门，吃空茶。

那沈刚后生家，怎有个见佛不拜之理?这花纹、甘毳两个本是穷鬼，却偏会说大话，道：“钱财臭腐，怎么恋着他做个守钱虏？”没主意的小伙子，被这两个人一扛，扛做辉金如土。先时娘身边要，要得不如意，渐渐去偷。到后边没得偷，两个叫去借，人不肯借，叫他把房屋作□(抵)，一时没利还，都写一本一利借票，“待父天年”后还足。

此时他家有个家人，叫做沈实，他是本县宋江口人，父亲沈俭也是沈家家人。他从小在沈阆书房中伏事。沈阆见他小心忠厚，却又能干，自己当家后，把一个当铺前后房产，还有隔县木山，俱着他掌管。只是这人心直口快，便沈阆有些不好，他也要说他两句。沈阆晓得他一团好心，再不责备他，越好待他。

只是沈阆年纪有了，只在家中享福，哪知儿子所为？到是沈实耳朵兜看，眼睛抹着，十分过意不去，常在沈阆面前，劝他教沈刚读书。

沈阆道：“我独养儿子，读出病来怎处?好歹与他纳个监罢!”

后边又劝他择个好先生，又道：“左右是读书不成的，等他胡乱教教罢!”沈实见老家主这等将就，在外嫖赌事也不敢说了。

只是沈刚已是十七岁，在先一周时，也曾为他用了三百两，定下一个樊举人女儿，平日尝来借贷，会试一次，送一次礼，所费也不下数百两了。这番去要做亲，还不曾寻□□(得个)女儿到手，也不知故意掯勒，道：“有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几个连襟都是在学，且进学作亲。”再三)去说，只是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肯，沈刚见未得作亲，越去嫖，先生怕失了馆，也)不来管他。这两个伴读的，只图吃酒插趣，也不管他银子怎么来的。东道、歇钱之外，还又撺掇他打首饰，做衣服，借下债负岂止千金，只瞒得个沈阆。

似此半年，喜得学道按临。去央樊举人开公折，樊举人道：“我有了亲子，又是七、八个女婿，哪里开得许多？只好托同袍转封。”开端只出了三、四十金。沈阆怕这时不进，樊举人还要作难，去寻分上，寻得一个，说是宗师母舅，三面议成，只等进见，应承了封物，按临这日，亲见他头巾、圆领进去，便就信了。

不知他是混在举人队里一见，宗师原不细查，正是一起脱空神棍。见了宗师出来，便说：“已应承了，先封起银子，待考后我与送破题进去查取。”

沈阆听了，一发欢喜得紧，连忙兑了三百两足纹，又带了些使费，到他下处城外化生寺去封，正兑时，不防备一班光棍赶进来一打，尽行抢去。沈阆吃打了一顿，只饶得不送官，气得整整病了两个月，出案也料得没名了。

不期这宗师又发下五名不通及白卷童生，提父兄，恭喜却在里边。流水央了个分上，免解，又罚了三十两修学，沈阆这一气竟不起了。

沈实每日也进来问病，沈阆道：“我当日只为晚年得此一子，过于爱惜，不听你劝，不行教训，不择先生，悔无及矣! 但他年幼，宗族无人，那樊举人料只来剥削，不来照管。你可尽心帮扶，田产租息，当中利银，止取足家中供给，不可多与浪费。”沈实哭泣受命，不知沈刚母子在侧边已是含恨了。

沈阆一殁，棺殓是沈实打点，极其丰厚。又恐沈刚有丧，后边不便成亲，着人到樊家说，那樊家趁势也便送一个光身人过来。数日之间，婚丧之事都是沈实料理。

只是沈刚母子甚是不悦，道：“我是主母，怎么用钱反与家奴作主!”又外边向借债负，原约“待父天年”，如今来逼讨，沈实俱不肯付。沈刚与母亲，自将家中存下银两一一抵还。

只是父丧未举未葬，正在那里借名儿问沈实要银子，却又听信花、甘两个撺哄，道祖坟风水不好，另去寻坟。串了一个风水厉器，道：“尊府富而不贵，只为祖坟官星不显，禄陷马空。虽然砂木环朝，但是砂抱而不贵，水朝而不秀，以此功名淹蹇，进取艰难。若欲富贵称心，必须另寻吉地。”

沈刚听了，也有几分动心，又加上花甘两个撺掇，便一意寻风水。丢了自家山偏不用，偏去寻别处山。寻了一块荒山，说得龙真穴正，水抱山回，又道是：“亥龙落脉，真水到堂，定是状元、宰相，朱紫满门之地。”用价三百多两，方才买得。倒是他三个回手得了百两，又叫他发石造坟，不下百金，两个又加三扣头除。及至临下葬打[金]井时，风水叫工人把一个大龟预先埋在下边，这日掘将起来，连众人都道是个稀奇之地了，少不得又撮了他一块礼。这时沈实虽知他被人哄骗，但殡葬大事，不好拦阻，也付之无可奈何。就是他母亲黎氏，平日被沈阆制住，也有些不像意。如今要做个家主婆腔，却不知家伙艰难，乱使乱用，只顾将家里积落下的银子出来使，那沈实如何管得?

葬了沈阆，不上百日，因沈刚嫌樊氏没赔嫁，夫妻不和。花、甘两个，一发引他去嫖个畅快。见他身边拿得出，又哄他放课钱，从来不曾有去嫖的放借，可得还么?又勾引几个破落户财主，到小平康与他结十弟兄：一个好穿的，姓糜名丽；一个好吃的，姓田名伯盈；一个好闝的，姓曹名日移；一个好赌的，姓管名缺；一个好玩耍的，姓游名逸；一个贪懒的，姓安名所好；一个好歌唱的，姓侯名亮；连沈刚、花、甘共十人。

饮酒赌钱，他这小官家，只晓得好阔快乐，自己搂了个妓女小银儿，叫花纹去掷，花纹已是耍拆拽他的了；况且赢得时，这些妓者，妳来抢，我来讨，何曾有一分到家? 这正是赢假输真。

沈实得知，也忍耐不住，只得进见黎氏，道：“没的相公，留这家当也非容易，如今终日浪费嫖赌，与光棍骗去，甚是可惜!”

黎氏道：“从来只有家主管义男，没有个义男管家主。他爷挣下了，他便多费几个钱，须不费你的，我管他不下，你去管他？”

沈实吃了这番抢白，待不言语，舍不得当日与家主做下铁桶家私，等闲坏了。

一日，沈刚与花纹、甘毳在张巧儿家吃早饭回来，才到得厅上，沈实迎着，厮叫一声，就立在侧边。沈刚已是带酒，道：“你有什说?”

沈实道：“小人原不敢说，闻得相公日日在妓女人家，老相公才没，怕人笑话。”

沈刚正待回答，花纹醉得眼都反了，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

沈刚道：“小价。”花纹道：“我只道足下令亲，原来盛价倒会得训诲家主!”

甘毳道：“老管家自要压小家主。”

沈刚也就□□(变脸)道：“老奴才!怎就当人面前剥削我? 你想趱足了，要出去，这等作怪!”

沈实道：“我生死是沈家老奴，再没此心，相公休要疑我。”连忙缩出去。

花纹与甘毳便拨嘴道：“这样奴才是少见的!”便撺掇逐他。

此时沈刚身□(伴)两个伏事书房小厮，一个阿虎，一个阿獐，花、甘两个原与他苟且的。

一日叫他道：“我想你们两个正是□(相)公从龙旧臣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怎么还不与你管事? 你请我一个东道，我叫去了那沈实，用你。”

这阿虎、阿獐听了，两个果然请上酒店，吃了一个大东。花纹道：“然虽如此，也还要你们搬是斗非，搠得沈实脚浮，我好去他荐你。”

两个小厮，果然日日去黎氏与沈刚面前说他不是。

家中银子渐渐用完，渐渐去催房租，又来当中支银子。沈实道：“房租是要按季收的，当中银子也没个整百十支的理。”少少应付些住了。

争奈那沈刚见糜丽穿了几件齐整衣服，花纹一嘴鼓舞他去做，便也不顾价钱做来。□(闻)得田伯盈家里整治得好饭食，花纹、□□(甘毳)极口称赞，道这是人家安排不出的，沈刚便赌气认贵，定要卖来厮赛。侯亮好唱，他自有一班串戏的朋友，花纹帮衬沈刚家里做个[囊]家，这一干人，就都嚼着他；肉山酒海，哪里管嚼倒大山。或是与游逸等，轮流寻山问水，傍柳穿花，有时轿马，有时船只。那些妓者作娇，这两个帮闲吹木屑，轿马、船只，都出在沈刚身上。至于妓者生日，妈儿生日，都撺哄沈刚为她置酒庆贺，众人乘机白嚼。还要拨置他与曹日移两个争风，他五钱一夜，这边便是八钱；他私赠一两，这边二两；便是银山也要用尽! 正是这些光棍呵：

舌尖似蜜骨如脂，满腹戈矛人不知。

纵使邓通钱百万，也应星散只些时!

一日正在平康巷，把个吴娇儿坐在膝上，叫他出筹马，自己一手搂着，一手掷，与管缺相赌，花纹捉头儿，且是风骚得紧：

怀有红颜手有钱，呼卢得雉放如烟。

谁知当日成家者，拮据焦劳几十年!

不期一输输了五十两，翻筹又输二十两。来当中取，沈实如何肯发？

阿虎去回道：“没有!”

吴娇儿道：“没有银子成什当!”

甘毳道：“老家主不肯。”

花纹便把盆来收起，道：“没钱扯什淡!”弄得沈刚满面羞惭，竟赶到当中，适值沈实不在。花纹更耸一嘴，道：“趁他不在，盘了当，另换一个人罢!”

甘毳道：“阿虎尽伶俐、听教训，便用他管，更好!”沈刚便将银柜、当房锁匙都交与阿虎。民管帐的与收管衣饰的，一一点查，并不曾有一毫差池。

沈实回来，得知在里厢盘当，自恃无弊，索性进去，交典个切白。点了半日一夜，也都完了。那花纹暗地叫沈刚道：“一发问他讨了房租帐簿，交与阿獐；封了他卧房，赶他出去，少也他房中有千百两!”沈刚果然问他要了帐簿，赶到家中，把他老婆、儿女都撵出房去。看时，可怜房中并不曾有一毫梯己钱财、有一件当中首饰衣服。

沈刚看了也没意思，道：“我虽浪费，银子也是祖父的，怎么要你留难？本待要送你到官，念你旧人，闻得云台、离堆两山，我家有山千来亩，向来荒芜，不曾砍伐，你去与我清理、召佃。房里什物、衣服，我都不要，你带了妻小快去，不要恼我!”

此时里边，黎氏怪他直嘴；李氏只是念佛看经，不管闲事；杨氏掳了一手，看光景不好，便待嫁人，却又沈刚母子平日不作她的。

沈实带了老婆秦氏，儿子关保，在灵前叩了几个头，又辞别了三个主母，又别了小主母樊氏，自到山中去了。

不上三月，当中支得多，阿虎初管，也要用些，寻彻不来，便将当物转戤大当酬应；又两月，只取不当了。房租原是沈实管，一向相安的，换了阿獐，家家都要他酒吃，吃了软口汤，也就讨不起，没得收来。

花纹道：“怕有银子生不出利钱?”又要纳粮当差，讨不起[差]，撺掇他变卖、嫖、赌，交结朋友。自己明得中人钱，暗[地又]打偏手。樊氏闻这两个光棍引诱嫖赌，心里也怪他，常时劝沈刚不要亲近这些人，只是说不入。

父亲没不三年，典当收拾，田产七八将完，只有平日寄在樊举人户下的，人不敢买，樊家却也就认做自己的了。尚言道：“败子三变。”—— 始出蛀虫，坏衣饰；次之蝗虫，吃产；后边大虫，吃人。他先时当人的，收人利钱，如今还债，拿衣饰向人家当，已做蛀虫了。先时贱价买人产，如今还债，贱卖与人，就蝗虫了。只是要做大虫时，李氏也挈了囊橐，割宅后一个小花园，里边三间书[房]，在中出家了。杨氏嫁人去了，奴婢逃走去了，只得母亲与老婆。母亲也因少长没短，忧愁病没了。外边酒食兄弟，渐也沦落；妓女也甚怠慢；便是花、甘二个，也渐踪迹稀疏；只得家中闷坐。樊氏劝他务些生理，沈刚也有些回头。把住房卖与周御史，得银五百两，还些债，剩得三百两。先寻房子，只见花、甘这两个又来弄他。

巧巧的花纹舅子有所冷落房屋，人移进去便见神见鬼，都道里边有藏神。花纹道：“你这所房子没人来买的了，好歹一百两到你，余外我们得。”他便与甘毳两个，去见沈刚，领他去看。

不料花纹叫舅子先将好烧酒泼在厢房，待沈刚来看时，暗将火焠着，只见遍地阴阴火光。沈刚问道：“那地上是什么？”

花纹与甘毳假做不看见，道：“有几件破坛与缸，买了他便移出去。”沈刚心里想：“地下火光，毕竟有藏，众人不见，一定是我的财!”暗暗欢喜。成契定要二百五十两，花、甘两个打合，二百两。沈刚心里贪着屋中有物，也就不与较量。除中人酒水之外，着实修理，又用了五十余两，身边剩银百余金。樊氏甚是怨怅，道他没筭计。

沈刚道：“进门还你一个财主!”两个择日过屋，便把这节事告诉樊氏。

樊氏道：“若有这样福，你也不到今日了。”捱得人散，约莫一更多天气，夫妻两个动手，先在厢房尽头掘了一个深坑，不见一毫。又往左侧掘了一个深坑，也不见动静。一发锄了两个更次，掘了五、六处，都二、三尺深，并不见物。身体困倦得紧，只得歇了。高卧到得天明，早见花纹与舅子赶来。

沈刚还是梦中惊醒，出来相见。花纹道：“五鼓我舅子敲门，说昨日得一梦，梦见他母亲说，在厢房内曾埋有银子二坛，昨夜被兄发掘。今日要我同来讨，我道鬼神之事，不足深信，他定要我同来，这一定是没有的事。”

那人一边等他二人说话，一边便潜到厢房里一看，道：“姐夫，何如? 现现掘得七坑八坎在此!”

花纹也来一张，道：“舅子也说不得，写契时原写：‘上除片瓦，下连基地，俱行卖出。’这也是他命。”

沈刚说：“实是没有什物。”

花纹道：“沈兄也不消赖，卖与你今日是你的了，他怎么要得。”

那人便变起脸来，道：“你捧粗腿，奉承财主么？目下圣上为大工差太监开采，我只出首追助大工，大家不得罢!”

沈刚惊得木呆，道：“恁凭你里边搜!”

那人道：“便万数银子山仑处藏，我怎么来搜？只是出首罢!”

花纹道：“狗呆! 若送了官，不如送沈兄，平日还好应急。沈兄，你便好歹把他十之一罢!”

沈刚道：“我何曾得一厘？”

花纹道：“地下坑坎，便是证见。兄可处一处，到官就不好了。”

那人开口要三千，花纹打合，要五百，后来改做三百。没奈何，还了他这所房子，又贴了他一百两。

夫妻两个无可栖身，樊氏道：“我且在花园中依着小婆婆，你到灵台山去寻沈实，或者他还怜你有之。”

沈刚道：“我不听他好话，赶他出去，将什脸嘴去见他? 还寻旧朋友去。”

及至去寻时，有见他才跨脚进门，就推不在的；又有明见他里边唱曲、吃酒，反道“拜客未回”的；花纹轿上故意打盹不见；甘毳寻着了，假做忙，一句话说不了就跑。走到家中，叹气如雷。

樊氏早已见了光景，道：“凡人富时来奉承你的，原只为得富，穷时自不相顾。富时敢来说你的，这是真为你，贫时断肯周旋。如今我的亲也没干，你的友也没干，沈实年年来看望，你是不采他，依我还是见他的是。

樊氏便去问李氏借了几两盘费与他，雇了个驴，向灵台山来问沈实时，没人晓得。问了半日，道：“此处只有个沈小山，他儿子做山场的，过了小桥，黄土墙里便是。”

沈刚骑着驴过去，只见一个墙门，坐着许多客作在里边吃饭。沈刚不见沈实，进去只在那边张望，却见一个人出来，众人都站起来。

这人道：“南边山上木头已砍完未？”

只见几个人道：“完了。”

又问道：“西边山上木头曾发到水口么？”

又有几个答道：“还有百余株未到。”

这人道：“你们不要耽搁才是。”

沈刚一看，正是沈实，吩咐完了正待进去，沈刚急了，忙赶进去，把沈实一扯，道：“我在这里!”

这人回头道：“你是谁?”

一见，道：“呀，原来是小主人!”忙请到厅上，插烛似拜下去，沈刚连忙还礼。沈实就扯一张椅放在中央，叫老婆与媳妇来叩头。沈刚看一看，上边供养着沈阆一个牌位与他亡母牌位，就也晓得他不是负义人了。众客作见了他举家这等尊礼，都不解其意。

倒是沈刚，见人在面前，就叫沈实同坐，沈实抵死不肯，便问小主母与沈刚一向起居，沈刚羞惭满面，道：“人虽无恙，只是不会经营，房产尽卖，如今衣食将绝。”

此时沈实更没一句怨怅他的说话，道：“小主莫优，老奴在此两年，已为小主积下数百金在此，尽可供小主用费。”就将自己房移出，整备些齐整床帐，自己夫妻与以下人都“相公”不离口。

沈刚想道：“这个光景，我是得所了，只我妻儿怎过?”

过了一晚，只见早早沈实进来见，道：“老奴自与相公照管这几座山，先时都已芜荒，却喜得柴草充塞，老奴雇人樵砍，本年已得银数十两。就把这庄子兴造；把各处近地耕种取息；远山木植，两年之间，先将树木小的遮盖在大树之下不能长的，先行砍伐，运到水口发卖，两年已积银七百余两，老奴都一一封记。目下有商人来买树木，每株三钱。老奴已将山中大木，尽行判与，计五千株，先收银五百两，尚欠千两，待木到黄州抽分主□□□(事处，关)出脚价找还。已着关保随去。筭记此山，自老奴经理，每年可出息三百余两，可以供给小主；现在除日用还可赎产，小主勿忧!”

就在里边取出两个拜匣、一个小箱，点与沈刚，果是租钱、卖钱，一一封记。

沈刚道：“我要与娘子在此，是你住场，我来占了，心上不安，要赎祖房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”

沈实道：“我人是相公的人，房产是相公房产，这些银两，也是相公银两。如今便同相公去赎祖房，他一时尚未得出屋，主母也暂到这边住下。余银先将好产赎回，待老奴为相公经理。”

沈刚道：“正是! 我前日一时之误，把当交与阿虎，他通同管当的人，把衣饰暗行抵换，反抵不得本钱来。阿獐管房产，只去骗些酒吃，分文不讨。如今我把事都托你，一凭你说。”两个带了银子去赎祖房，喜得周家不作住居，肯与回赎，只召了些中人酒水之费，管家、陪堂在里边撺掇的要钱，共去七百两之数。只见花、甘两个与这些十弟兄，闻他赎产，也便来探望，沈刚也极冷落待他。

因房子周家已租与人，一时未出，夫妇两个仍到灵台山下山庄居住。花、甘两个，见了他先时弄得精光，如今有钱赎产，假借探望，来到山庄。沈刚故意阔他，领他看东竹林，西桑地，南鱼池，北木山，果是好一派产。这两个就似胶样，越要沾[上]来，洒不脱了。沈刚在山庄时，见他夫、妻、媳妇自来服事，心也不安，他始终如一，全无懈怠之意。关保回，带有银千余，沈实都将来交与沈刚。沈刚就与沈实用来仍赎典当衣物，置办家伙，仍旧还是一个财主。终是樊氏怕沈刚旧性复发，定要沈实一同在城居住。沈实只得把山庄交与关保，叫他用心管理，以后租息一应俱送进城，与主人用度。

一到城，出了屋，亲眷也渐来了。十弟兄你一席，我一席，沈刚再三推辞不住，一连暖屋十来日。末后小银儿、张巧、吴娇也来暖屋置酒，就是这班十弟兄，直吃到夜半，花、甘两个一齐又到书房内：“我们掷一回，耍一耍!”这也是沈刚向来落局常套，只是沈实不曾见。

这回沈实知道，想说前日主人被这干哄诱，家私荡尽，我道他已回心，谁知却又不改，这几年租，彀他几日用? 须得我撒一个酒疯了! 就便拿了一把刀，一脚踢进书房。

此时众人正掷得高兴，花纹嚷道：“还我的顺盆!”听得门晌，急[回]头看时一个人恶狠狠拿了刀站在面前，劈脑揪住花纹在地，一脚踏住，又把甘毳劈领结来揿住，把刀拦在脖项里。这两个已吃得酒多，动掸不得，只是叫：“饶命!”其余十弟兄，见沈实行凶，急促要走时，门又[被]他把住了。

有的往桌下躲，有的拿把椅子遮，小银儿便蹲在沈刚胯下，张巧闪在沈刚背后，把沈刚推[向]前。吴娇先钻在一张凉床下，曹日移也钻进去，头从他的胯下拱。吴娇道：“这时候还要取笑!”东躲西缩。只有田伯盈，坐在椅上动不得，只两眼看。

那沈实大声道：“你这干狗男女!当先哄弄我官人破家荡产也罢，如今我官人改悔，要复祖遗业，你们来暖屋，这也罢，怎做美人局，弄这些婆娘上门，又引他赌，这终不然是赌房? 我如今一个个杀了，除了害!”把刀“荡”的一声，先在田伯盈椅上一敲，先把个田伯盈翻筋头跌下椅来。要杀甘毳，

沈刚道：“小山! 你为我的意儿我已知道，只是杀了人我也走不开!”

沈实道：“这我自偿命!”

甘毳急了，沸反叫：“饶命!”道：“以后我再不敢来了，若来跌折孤拐!”

花纹道：“再来烂出眼珠!”

沈刚也便跪下赌誓道：“我再与他们来往闝赌，不逢好死!”死命把刀来夺。

那沈实流泪道：“罢，罢! 我如今听相公说，饶你这干狗命，再来引诱，我把老性命结识你!”

一掀，甘毳直跌倒壁边。花纹在地下爬起来，道：“酒都惊没了!”田伯盈也有壁边立起身来，道：“若没有椅子遮身，了不得!”只见桌底下走出糜丽，床底下钻出曹日移、吴娇，糜丽推开椅子，管缺掳得些筹马，却又没用。沈实道：“快走!”只见这几个，跌脚绊倒飞跑；那小银儿，张巧、吴娇，也拐也拐，妳牵我扯走出门：

剑挺青萍意气豪，纷纷鬼胆落儿曹。

休将七尺昂藏骨，却向狂夫换浊醪!

沈刚也不来送，只得个沈实在里边赶，丫头、小厮们掩了嘴笑。樊氏见这干人，领些妓者在家吃酒，也有些怪他，坐在里边，听得说道，沈实在外边要杀，也赶出来，看见人去，便进书房道：“原不是前番被这干光棍哄个精光，后边哪个理你? 如今方得他为你赎产支持，怎又引惹这些人在家胡行?便迟穷些儿也好，怎么要霎时富，霎时穷？”

沈刚道：“前日这些人来，我也不理；说暖屋，我也苦辞。今日来了，打发不像，我也并不曾与妓者取笑一句，骰子也不曾拈着。”

樊氏道：“只恐怕见人吃饭肚肠痒，也渐要来。”

沈刚道：“我已赌下誓了。”

正说，那沈实赶进，就沈刚身边叩下四个头，道：“老奴一点鲠直，惊触相公。这不是老奴不存相公体面，恐怕这些人只图骗人，不惜羞耻，日逐又来缠绕，一败不堪再复。如今老奴已得罪相公，只凭相公[整]治。”

樊氏道：“相公平日只是女儿脸，踢不脱这干人，至于如此，你这一赶，大是有功!”

沈刚道：“这些人我正难绝他，你这恐吓，正合我意。我如今闲，只在房中看书，再不出去了。”果然沈刚自此把家事托与沈实，再不出外。这些人要寻，又不敢进来，竟断绝了。

后来沈实又寻一个老学究，陪他在家讲些道理，做些书柬，又为他纳了监，跟他上京，援例干选了长沙府经历，竟做了个成家之子。

沈实也活到八十二岁才死，身边并无余财；儿子也能似爷忠诚谨慎，沈刚末后也还了他文书，作兄弟般看待。若使当日没有沈实在那厢经营，沈刚便一败不振。后边若非他杜绝匪人，安知不又败？今人把奴仆轻贱，谁知奴仆正有好人。

# 第九回 淫妇情可诛 侠士心当宥

鱼肠剑，搏风利，华阴土光芒起。匣中时吼蛟龙声，要与世间除不义。虽彼薄情娘，不惜青琐香。吠厖撼帨不知耻，恩情忍把结发忘。不平暗触双眉竖，数点娇红落如雨。朱颜瞬息血模糊，断头聊雪胸中怒。无辜叹息罹飞灾，三木囊头实可哀。杀人竟令人代死，天理于今安在哉？长跪诉衷曲，延颈俟诛戳。节侠终令圣主怜，声名奕奕犹堪录。

昔日沈亚之作《冯燕歌》。这冯燕是唐时渔阳人，他曾与一个渔阳牙将张婴妻私通。一日，两下正在那边苟合，适值张婴回家，冯燕慌忙走起，躲在床后，不觉把头上巾帻落在床中。不知这张婴是个酒徒，此时已吃得烂醉，扯着张椅儿，鼾鼾睡去，不曾看见。冯燕却怕他醒时见了巾帻，有累妇人，不敢做声，只把手去指，叫妇人取巾帻。不期妇人差会了意，把床头一把佩刀递来。冯燕见了，怒从心起，道：“天下有这等恶妇！怎么一个结发夫妇，一毫情义也没？倒要我杀他。我且先开除这淫妇。”手起刀落，把妇人砍死，只见鲜血迸流。张婴尚自醉着，不知。冯燕自取了巾帻去了。

直到五鼓，张婴醉醒讨茶吃，再唤不应。到天明一看，一团血污，其妻已被人杀死。忙到街坊上叫道：“夜间不知谁人将我妻杀死！”

只见这邻里道：“你家妻子你不知道，却向谁叫？”

张婴道：“我昨夜醉了一夜，哪里知得？”

邻里道：“这也是好笑！难道同在一房，人都杀死了，还不醒的？分明是你杀了，却要赖人！”一齐将他缚了，解与范阳贾节度。

节度见是人命重情，况且凶犯模糊未的，转发节度推官审勘。一夹一打，张婴只得招了。

冯燕知道：“有这等糊涂官！怎我杀了人，却叫张婴偿命？是那淫妇教我杀张婴，我前日不杀得他，今日又把他偿命，端然是我杀他了。”便自向贾节度处出首。

贾节度道：“好一个汉子，这等直气！”一面放了张婴，一面上一个本道：“冯燕奋义杀人，除无情之淫蠹；挺身认死，救不白之张婴。乞圣恩赦宥”。果然唐主赦了。当时沈亚之作歌咏他奇侠。后人都道范阳燕地，人性悻直；唐时去古未远，风俗朴厚，常有这等人。

不知在我朝也有。话说永乐时，有一人姓耿名埴，宛平县人。年纪不多，二十余岁。父母双亡。生来性地聪明，意气刚直，又且风流倜傥。他父亲原充锦衣卫校尉，后边父死了，他接了役缉事。心儿灵，眼儿快，惯会拿贼。

一日，在棋盘街见一个汉子打小厮，下老实打。那小厮把个山西客人靴子紧紧捧定，叫‘救命’。这客人也苦苦去劝他，正劝得开。汉子先去，这小厮也待走，耿埴道：“小子且慢着！”一把扯住，叫：“客官，你靴桶里没什物么？”客人去摸时，便喊道：“咱靴桶里没了二十两银子！”

耿埴道：“莫慌。只问这小厮要！”一搜，却在小厮身边搜出来。这是那汉子见这客人买货时，把银子放在靴内，故设此局，不料被他看破送官。

又一日，在玉河桥十王府前，见一伙人喊叫道：“抢去一□□(个貂)鼠胡帽！”在那两头张望。问他是什人，道：“不见有人”。

耿埴见远远一个人顶着一个大栲栳走，他便赶上去道：“你栲栳里什物儿？”

那人道：“是米。”被耿埴夺下来，却是个四五岁小厮坐在里边，胡帽藏在身下。

还有一个光棍，装做书办模样，在顺城门象房边见一个花子，有五十多岁，且是吃得肥胖。那光棍见了，一把捧住哭道：“我的爷！我再寻你不着，怎在这里？”

那花子不知何故，心里道：“且将错就错，也吃些快活茶饭，省得终日去伸手。”随到家里，家里都叫他是“老爷爷”，浑身都与换了衣服，好酒好食待他。

过了五六日，光棍道：“今日工部大堂叫咱买三五百两尺头，老爷爷便同去，一去晦气！”

才出得门，恰撞了耿埴。耿埴眼清，道：“这个老花子怎这样打扮？毕竟有些怪。远远随他，往前□□(门上)一个大缎铺内走进去。耿埴也做去扯两尺零□□(绢，说)这件不好，那件不好歪缠。

冷眼瞧那人一单开了二三百尺头。两个小厮，一个驼着挂箱，一个钳了拜匣，先在拜匣里拿出一封十两雪白锭银作样，把店家帐略略更改了些，道：“银子留在这边，咱老爷爷瞧着。尺头每样拿几件去瞧一瞧。中意了便好兑银。”

两个小厮便将拜匣、挂箱放在柜上，各人捧了二三十匹尺头待走，耿埴向前“咄！”的一声道：“花子！你哪里来钱？也与咱瞧一瞧。”一个小厮早捧了缎去了。这“书办”也待要走时，那花子急了，道：“儿，这是工部大堂着买缎子的官银，便与他瞧。”

那“书办”道：“这直到工部大堂上才开，谁人敢动一动儿？叫他有胆力拿去！”正争时，这小厮脸都失色，急急也要跑。

耿埴道：“去不得！你待把花子作当，赚他缎子去么？”

店主人听了这话，也便瞧头，留住不放。耿埴道：“有众人在此，我便开看不妨。”打开匣子，里边二十封，封封都是石块。

大家哄了一声，道：“真神道！”那花子才知道认爷都是假的。倒被那光榻先拿去二十多匹尺头，其余都不曾赚得去。

人见他了得，起了他个绰号，都叫他做“三只眼耿埴”。这都是耿埴伶俐处。不知伶俐人也便有伶俐事做出来。不题。

且说崇文门城墙下，玄宁观前，有一个董秃子，叫名董文，是个户部长班。他生得秃颈黄须，声哑身小。做人极好，不诈人钱，只是好酒。每晚定要在外边噇几碗酒，归家糊糊涂涂，一觉直睡到天亮。娶得一个妻子邓氏，生得苗条身材，瓜子面庞，柳叶眉，樱珠口，光溜溜一双眼睛，直条条一个鼻子，手如玉笋乍茁新芽，脚是金莲飞来窄瓣，说不得似飞燕轻盈、玉环丰腻，却也有八九分人物。那董文待她极其奉承：日间遇着在家，搬汤送水、做茶煮饭；晚间便去铺床叠被、扇枕捶腰。若道一声要什吃，便没钱典当也要买与她吃；若道一声哪厢去，便脚瘤死挣也要前去，只求她一个欢喜脸儿。只是年纪大了妇人十多岁，三十余了，“酒”字紧了些，酒字下便懈了些。

常时邓氏去撩拨他，他道：“罢，嫂子。今日我跟官辛苦哩！”

邓氏道：“咱便不跟官。”

或是道：“明日要起早哩！怕失了晓。”

邓氏道：“天光亮咱叫你。”没奈何应卯的时节多，推辞躲闪也不少，邓氏好不气苦。

一日回家，姐妹们会着。邓氏告诉，董文只噇酒，一觉只是睡到天亮。

大姐道：“这等苦了妹儿。岂不蹉跎了少年的快活？”

二姐道：“下死实捶他两拳，怕他不醒？”

邓氏道：“捶醒他，又撒懒溜痴不肯来。”

大姐道：“只要问他，讨咱们做什来？咱们送他下乡去罢。”

二姐道：“他捶不起，咱们捶得起来？要送老子下乡，他也不肯去，条直招个帮的罢！”

邓氏道：“他好不妆膀儿，要做汉子哩！怎么肯做这事？”

大姐道：“他要做汉子，怎不夜间也做一做？他不肯明招，妳却暗招罢了。”

邓氏道：“怎么招的来？姐，没奈何，妳替妹妹招一个。”

二姐笑道：“姐招姐自要，有的让妳？老实说，教与妳题目，妳自去做罢。”

邓氏也便留心。只是邻近不多几家，有几个后生都是担葱、卖菜不成人的；家里一个挑水的老白，年纪有四十来岁，不堪作养。正在那厢寻人。

巧巧儿锦衣卫差耿埴去崇文税课司讨关，往城下过。因在城下女墙里解手，正值邓氏在门前闲看，忽见女墙上一影，却是一个人跳过去。仔细一看，生得雪团白一个面皮，眉清目朗，须影没半根，又标致，又青年，已是中意了。

不知京里风俗，只爱新，不惜钱。比如冬天做就一身崭新绸缎衣服，到夏天典了，又去做纱罗的。到冬不去取赎，又做新的。故此常是一身新。只见他掀起一领玄色绢道袍，里面穿的是白绫袄、白绫裤，华华丽丽，又是可爱。及至蹲在地上时，又露出一件又长又大好本钱，妇人看了，不觉笑了一声。将手上两个戒指，把袖中红绸汗巾裹了，向耿埴头上“扑”地打去，把耿埴绒帽打了一个凹。

耿埴道：“瞎了眼！什黄黄打在人头上？”抬起头一看，却是个标致妇人，还掩着口在门边笑。耿埴一见，气都没了。忙起身拴了裤带，拾了汗巾，打开，却是两个戒指。

耿埴道：“噫！这妇人看上咱哩！”复看那妇人，还闪在那边张耿埴。耿埴看看四下无人，就将袖里一个银挑牙，连着筒儿，把白绸汗巾包了，也打到妇人身边。那妇人也笑吟吟收了。妳看我，我看你，看了一会儿。正如肚饿人看着别人吃酒饭，看得清，一时到不得口。

这边耿埴官差不能久滞，只索身去心留。这边邓氏也便以目送之。把一个伶俐的耿埴，摄得他魂不附体。一路便去打听，却是个良家妇人，丈夫做长班的。

他道：“既是良家，不可造次进去。”因想了一夜，道：“我且明日做送戒指去，看她怎生。”

那边邓氏见他丢挑牙来，知是有意。但不知是哪里人，姓什名谁。晚间只得心里想着耿埴，身子搂着董文云雨一场，略解渴想。早间送了董文出去，绝早梳头，就倚着门前张望。

只见远远一个人来，好似昨日少年。正在那厢望他。只见人迳闯进来，邓氏忙缩在布帘内道：“是谁？”帘子影出半个身子来，果是打扮得齐整：

眼溜半江秋水，眉舒一点巫峰。蝉鬟微露影濛濛，已觉香风飞送。帘映五枝寒玉，鞋呈一簇新红。何须全体见芳容，早把人心牵动。

她轻开檀口道：“你老人家有什见教？”

耿埴便戏了脸捱近帘边道：“昨日承奶奶赐咱表记，今日特来谢奶奶。”脚儿趄趄便往里边跨来。

邓氏道：“哥不要罗唣！怕外厢有人瞧见。”这明递“春”与耿埴道，内里没人。

耿埴道：“这等，咱替奶奶拴了门来。”

邓氏道：“哥不要歪缠。”耿埴已为她将门掩上，复近帘边。邓氏将身一闪，耿埴狠抢进来，一把抱住，亲过嘴去。

邓氏道：“定要咱叫唤起来？”口里是这样讲，又早被耿埴把舌尖塞住嘴了。正伸手扯她小衣，忽听得推门响，耿埴急寻后路。

邓氏道：“哥莫慌，是老白挑水来。你且到房里去。”便把耿埴领进房中。

却也好个房！上边顶格，侧边泥壁，都用绵纸糊得雪白的。内中一张凉床，一张桌儿，摆列些茶壶、茶杯。送了他进房，却去放老白。

老白道：“整整等了半日，压得肩上生疼。”

邓氏道：“起得早些，又睡一睡，便睡熟了。”又道：“老白，今日水够了。你明日挑罢。”打发了，依旧拴了门进来。道：“哥恁点点胆儿要来偷婆娘？”

耿埴道：“怕一时间藏不去带累奶奶。”便一把抱住，替她解衣服。

邓氏任他解，口里道：“咱那烂驴蹄早间去，直待晚才回；亲戚们咱也不大往来；便邻舍们都隔远，不管闲事。哥要来只管来。就是他来，这灶前有一个空米桶，房里床下尽宽。这酒糊涂料不疑心着我。”一边说时，两个都已宽衣解带，双双到炕儿上恣意欢娱。但见：

一个仰观天，一个俯地察；一个轻骞玉腿，一个款搂柳腰；一个笑孜孜，猛然独进，恰似玉笋穿泥。一个战抖抖，高举双鸳，好似金莲泛水；一个凭着坚刚意气，意待要直捣长驱。一个旷荡情怀，那怕你翻江搅海。正是：

战酣红日随戈转，兴尽轻云带雨来。

两个你贪我爱，整整顽够两个时辰。邓氏道：“哥，不知道你有这样又长、又大、又硬的本钱，又有这等长久气力，当日嫁得哥，也早有几年快活。咱家忘八倒着力奉承咱，可有哥一毫光景么？哥不嫌妹子丑，可常到这里来。他是早去了，定到晚些来的。”两个儿甚是眷眷不舍。耿埴也约她偷空必来。

以后耿埴事也懒去缉，日日到锦衣卫走了一次，便到董文家来。邓氏终日问董文要钱买肉，买鸡、果子、黄酒吃，却是将来与耿埴同吃。

耿埴也时常做东道，常教他留些酒肴请董文，(她)道：“不要睬他！有的多，把与狗吃。”

一日晚了，正送耿埴出门，不曾开闩，只听得董文怪唱来了。

耿埴道：“哪里躲？”

邓氏道：“莫忙，只站在门背后是哩！”说话不曾了，董文已是打门。

邓氏道：“汗邪哩？这等怪叫唤！”开门，只见董文手里拿着一盏两个钱买的茹桔灯笼进来。邓氏怕照见耿埴，接来往地下一丢，道：“日日夜晚才来。破费两个钱留在家买米不得？”又把董文往里一推道：“拿灯来！照咱闩门。”推得董文这醉汉,东嗑了脸，西嗑了脚。叫唤进去，拿得灯来。耿埴已自出门去。邓氏已把门闩了。

耿埴躲在檐下听，她还忘八长忘八短：“以后随你卧街倒巷，不许夜来惊动咱哩，要咱关门闭户。”

董文道：“嫂子，可怜咱是个官身，脱得空一定早早回来。”千赔不是，万赔不是，还骂个不了。

第二日，耿埴又去。邓氏忙迎着道：“哥，不吃惊么？咱的计策好么？”

耿埴道：“嫂子，他是在官的人，也是没奈何。将就些罢。”

邓氏道：“他不伏侍老娘，倒要老娘伏侍他么？吃了一包子酒，死人般睡在身边，厌刺刺看他不上眼。好歹与哥计较，闪了他，与哥别处去过活罢。”

耿埴道：“罢，嫂子怎丢了窠坐儿别处去？他不来管咱们，便且胡乱着。”

邓氏道：“管是料不敢管，咱只是懒待与他合伙。”从此，任董文千方百计奉承，只是不睬，还饶得些嚷骂。

一日，与耿埴吃酒，撒娇撒痴的一把搂住道：“可意哥，咱委实喜欢你！真意儿要随着你图个长久快乐。只吃这攮刀的碍手碍脚。怎生设一计儿了了他，才得个干净。”

逼着耿埴定计，耿埴也便假装痴道：“妳妇人家不晓事，一个人怎么就害得他？”

这妇人便不慌不忙设出两条计来，要耿埴去行，道：“哥，这有何难？或是买些毒药，放在饮食里面药杀了他，他须没个亲人，料没什大官司；再不或是哥拿着强盗，教人扳他，一下狱时，摆布杀他，一发死得干干净净。要钱，咱还拿出钱来使。然后老娘才脱了个“董”字儿，与你做一个成双捉对。哥，你道好么？”

哪知这耿埴心里拂然起来，想道：“怎奸了他妻子，又害他？”便有个不爽快之色，不大答应。

不期这日董文衙门里没事，只在外吃了个醉，早早回来。邓氏道：“哥，今还不曾与哥哥耍，且桶里躲着。”耿埴躲了。

只听得董文醉得似杀不倒鹅一般，道：“嫂子，吃晚饭也未？”

邓氏道：“天光亮亮的吃饭？”

董文道：“等待咱打酒请嫂子。”

邓氏道：“不要吃！不要你扯寡淡！”

只见耿埴在桶闷得慌，轻轻把桶盖顶一顶起，那董文虽是醉眼，早已看见，道：“活作怪，怎么米桶的盖会这等动起来？”便蹱蹱动要来掀看。耿埴听了，惊个小死。

邓氏也有些着忙,道：“花眼哩!是籴得米多，蛀虫拱起来。噇醉了去挺尸罢！休在这里怪惊怪唤的蒿恼老娘！”

董文也便不去掀桶看，道：“咱去，咱去，不敢拗嫂子。”躘躘蹱蹱自进房去。喜是一上床便雷也似打鼾。

邓氏忙把桶盖来揭道：“哥闷坏了。”

耿埴道：“还几乎吓死。”

一跨出桶来便要去，邓氏道：“哥，还未曾与哥耍哩，怎就去？”两个就在凳儿上，做了个骑龙点穴势。耍够一个时辰。

邓氏轻轻开门放了，道：“哥明日千定要来。”

只是耿埴心里不然道：“董文歹不中也是结发夫妻，又百依百随，便吃两盅酒也不碍，怎这等奚落他？明日咱去劝她，毕竟要她夫妻和睦才是。”常时劝她，邓氏道：“哥，他也原没什不好，只是咱心里不大喜他。”

一日，耿埴去，邓氏欢天喜地道：“咱与你来往了几时，从不曾痛快睡得一夜。今日攮刀的道，明日他的官转了员外，五鼓去伏侍到任。我道夜间我懒得开门，你自别处去歇。撵了他去，咱两个儿且快活一夜。”

两个打了些酒儿，在房里你一口、我一口吃个爽利。到得上灯，只听得董文来叫门，两个忙把酒肴收去。邓氏去开门便嚷道：“你道不回了，咱闭好了门，正待睡个安耽觉儿，又来鸟叫唤！”

董文道：“咱怕妳独自个宿寒冷，回来陪妳。”迳往里边来。耿埴听了，记得前日桶里闷得慌，迳往床下一躲。

只见进得房来，邓氏又嚷道：“叫你不要回，偏要回来！如今门是咱开了，谁为你冷冰冰夜里起来关门？”

董文道：“嫂子，咱记念妳家来是好事。夜间冷，咱自靠一靠门去罢，嫂子不要起。”

邓氏道：“咱不起来！”还把一床被自己滚在身道：“你自去睡，不要在咱被里钻进钻出冻了咱。”董文只得在脚后和衣自睡，倒也睡得着。苦是一个邓氏，有了汉子不得在身边，翻来覆去不得成梦，只啯啯哝哝把丈夫出气。更苦是一个耿埴，一个在床上，一个在床下，远隔似天样。下边又冷飕飕起来，冻得要抖。却又怕上边知觉，动也不敢动，声也不敢作。

挨到三更，邓氏把董文踢两脚道：“天亮了，快去！”

董文失惊里跳起来，便去煤炉里取了火，砂锅里烧了些脸水，煮了些饭，安排些菜蔬。自己梳洗了，吃了饭，道：“嫂子，咱去。妳吃的早饭咱已整治下了，没事便晏起来些。”

邓氏道：“去便去，只恁琐碎，把人睡头搅醒了。”董文便轻轻把房门拽上，一路把门靠了出去。

耿埴冻闷了半夜，才得爬出床来。邓氏又道：“哥冻坏了。快来趁咱热被。”耿埴也便脱衣跳上床来。

忽听外边推门响，耿埴道：“想忘了什物又来也。”仍旧钻入床下。

董文一路进门来，邓氏道：“是谁？”

董文道：“是咱。适才忘替嫂子摁摁肩，盖些衣服，放帐子，故此又来。”

邓氏嚷道：“扯鸟淡！教咱只道是贼，吓得一跳，□(这)攮刀子的！”董文听了，不敢做声，依旧靠门去了。可是：

意厚衾疑薄，情深语自重。

谁知不贤妇，心向别人浓。

这边耿埴一时恼起，道：“有这等怪妇人！平日要摆布杀丈夫，我屡屡劝阻不行，至今毫不知悔。再要何等一个恩爱丈夫？她竟只是嚷骂，这真是不义的淫妇了。要她何用！”当时见床上挂着一把解手刀，便掣在手要杀邓氏。邓氏不知道，正揭起了被道：“哥快来，天冷冻坏了！”那耿埴并不听她，把刀在她喉下一勒，只听得跌上几跌，鲜血迸流，可怜。

情衰结发恋私夫，谬谓恩情永不殊，

谁料不平挑壮士，身餐一剑血模糊。

若论前船就是后船眼。他今日薄董文，就是后日薄耿埴的样子。只是与她断绝往来也够了，但耿埴是个一勇之夫，只见目前的不义，便不顾平日的恩情，把一个惜玉怜香的情郎换做了杀人不眨眼的侠士。哪惜手刃一妇人以舒不平之气。此时耿埴见妇人气绝，也不惊忙，也不顾虑，将刀藏在床边门槛下，就一迳走了。出门来，人都不觉。

晦气是这白老儿。挑了担水，推门直走进里边，并不见人。他倾了水，道：“难道董大嫂还未起来？若是叫不应，停会不见什物事，只说咱老白不老实。叫应了去。”连叫几声，只是不应。还肩着这两个桶在房门叫，又不见应，只得歇下了。

走进房中，看见血淋淋的妇人死在床上，惊得魂不附体。急走出门叫道：“董家杀了人！”只见这些邻舍一齐赶来道：“是什么人杀的？”

老白道：“不知道。咱挑水来，叫不人应，看时已是杀死了。”

众人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一定是你杀的了。”

老白道：“我与她有什冤仇来？”众人一边把老白留住，一边去叫董文。

董文道：“我五鼓出去，谁人来杀她？这便是你挑水进去，见她孤身，非奸即盗，故此将人杀了。”

一齐拥住老白道：“讲得有理，有理。且到官再处。”一直到南城御史衙门来。

免不得投文唱名，跪在丹墀听候审理。那御史道：“原告是董文，叫董文上来。你怎么说？”

董文道：“小的户部浙江司于爷长班。家里只有夫妻两口，并无别人。今早五鼓伏侍于爷上任，小的妻子邓氏好好睡在床里。早饭时，忽然小的挑水的白大，挑水到家来，向四邻叫唤道，小的妻子被杀。众邻人道，小的去后，并无人到家。只有白大。这明明是白大欺妻子孤身，辄起不良之心，不知怎么杀了。只求青天老爷明察。”

这御史就叫紧邻上来，问道：“董文做人可凶暴么？他夫妻平日也和睦么？”

众人答应道：“董文极是本分的。夫妻极过得和睦。”

御史又道：“他妻子平日可与人有奸么？他家还有什人时常来往么？”

众人道：“并没有。”

御史道：“可有姿色么？”

众人道：“极标致的。”

御史叫：“带着，随我相验。”

果然打了轿，众人跟随，直到城下看时，果然这妇人生得标致，赤着身体，还是被儿罩着的。揭开上半截，看项下果是刀伤。

御史便叫白大：“你水挑在哪边？”

白大道：“挑在灶前。”御史便叫带起回衙门审。

一到衙门，叫董文：“董文！你莫不是与邓氏有什口舌，杀了她，反卸与人？”

董文道：“爷爷，小的妻子，平日骂也不敢骂她一声，敢去杀她？实是小的出门时，好好睡在床上。怎么不多时就把她杀死了，爷爷可怜见。”

御史道：“你出去时节，还是你锁的门；妇人闩的门？”

董文道：“是小的靠的门。推得进去的。”

御史便叫白大：“你挑水去时，开的门、关的门？”

白大道：“是掩上的。”

御史道：“你挑水到他灶前，缘何知她房里杀了人？”

白大道：“小的连叫几声不应，待要走时，又恐不见了物件，疑是小的。到房门口寻个人闩门，只见人已杀死。小的怎么敢去行凶。”

御史“咄！”的一声道：“胡说！她家有人没人，于你什事？要你去寻？这一定你平日贪她姿色，这日乘她未起，家中无人，希图强奸，这妇人不从，以致杀害。还要将花言巧语来抵赖，夹起来！”

初时老白不招，一连两夹棍，只得认了，道“图奸不遂，以致杀死。”做一个“强奸杀死人命”参送刑部。发山西司成招，也只仍旧。追他凶器，道是本家厨刀所杀，取来封贮了。书一个审单道：

审得白大以卖水之佣作贪花之想，乘董文之他出，瞷(见?)邓氏之未起，图奸不遂，凶念顿生，遂使红颜碎兹白刃。惊四邻而祈嫁祸，其将能乎？以一死而谢贞姬，莫可逭也。强奸杀人，大辟何辞？监候。具题处决。

吴堂奏请。不一日，奉旨处决。免不得点了监斩官，写了犯由牌，监里取出老白花绑了，一簇押赴市曹。闹动了三街六市，纷纷也有替邓氏称说贞节以致丧命的；也有道白大贪色自害的。那白大的妻子一路哭向白大道：“你在家也懒干这营生，怎想这天鹅肉吃？害了这命！”那白大只是流泪，也说不出一句话儿。

单是耿埴听得这日杀老白，心上便忿激起来，想道：“今日法场上的白大，明明是老耿的替身。我们做好汉的，为何自己杀人，要别人去偿命？况且那日一时不平之气，手刃妇人是我；今日杀这老白，又是替我。倒因我一个人杀了两个人。今日阳间躲得过，阴间也饶不过。做汉子的人怎么爱惜这颗头颅，做这样缩头的事？”就赶到法场上来。

正值老白押到，两个刽子手按住，只要等时辰到了。周围也都是军兵围住。

耿埴就人背后平空一声“屈”叫起来，监斩官叫拿了问时，他道：“小人耿埴，向与董文妻通奸。那日躲在他家，见董文极其恩爱，邓氏恣情凌辱，小人忿她不义，将她杀死。刀现藏董文房中床边槛下。小人杀人，小人情愿认罪典刑，小人自应抵命。求老爷释放白大。”

监斩官道：“这定是真情了，也须候旨定夺。”将两人一齐监候。本日撤了法场，备述口词，具本申请。正是：

是是非非未易论，笑他廷尉号无冤。

饴甘一死偿红粉，肯令无辜泣九原。

此时永乐爷砺精求治，批本道：“白大既无杀人情踪，准与释放；耿埴杀一不义，生一不辜，亦饶死；原问官谳狱不详，着革职。钦此。”

此时满京城才知道白大是个老实人，遭了屈官司；邓氏是个不长进淫妇，也该杀的；耿埴是个汉子。若不是他自首，一个白大，莫说人道他强奸杀人，连妻子也信不过；一个邓氏，莫说丈夫道她贞节，连满京人也信她贞节。

只是这耿埴，得蒙圣恩免死，自又未曾娶妻，他道：“只今日我与老白一件事，世上的是非无定，也不过如此了；人生的生死无常，也不过如此了。今日我活得一日，都是圣恩留我一日。为何还向是非生死场中去混帐？”便削了发为僧。把向来攒的家私约有百余金，将一半赠与董文，助他娶亲；一半赠与白大，谢他受累。就在西山出家，法名智果。

其时京城这些风太监，有送他衣服的，助道粮的，起造精舍的。他在西山住了三年，后来道近着京师，受人供养，不是个修行的，转入五台山。粗衣淡食，朝夕念佛。人与他谈些佛法，也能领悟。到八十二岁，忽然别了合寺僧行，趺坐禅床，说偈道：

生平问我修持，一味直肠直肚。

养成无垢灵明，早证西方净土。

言讫合掌而逝，盖已成正果云。

剑诛无义心何直，金赠恩人利自轻，

放下屠刀成正觉，何须念佛想无生。

# 第十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

屈指交情几断魂，波流云影幻难论。

荒坟树绝徐君剑，暮市蛛罗翟相门。

谁解绨袍怜范叔，空传一饭赠王孙。

扶危自是英雄事，莫向庸流浪乞恩。

世态淡凉，俗语常道得好：“只有锦上添花，没有雪中送炭。”即如一个富人，是极吝啬，半个钱不舍的，却道，我尽意奉承他，或者也怜我，得他资给；一个做官的，是极薄情，不认得人的，却道，我尽心钻拱他，或者也喜我，得他提携，一介穷人，还要东补西折，把去送他。若是个处困时，把那小人图报的心去度量他：年幼的，道这人小，没长养；年老的，道人老，没回残；文士笑他穷酸；武夫笑他白木；谨慎的说道没作为；豪爽的道他忒放纵。高不是，低不是，只惹憎嫌，再没怜惜。就是钱过北斗，任他堆积；米烂成仓，任他烂却，怎肯扶危济困？况这个人又不是我至亲至友！不□(似)豪侠汉子，不以亲疏起见，偏要在困穷中留意。

昔日王文成阳明先生，他征江西桃源贼，问贼道：“如何聚得人拢？”

他道：“平生见好汉不肯放过。有急周急，有危解危，故此人人知感。”

阳明先生对各官道：“盗亦有道。若是如今人，见危而坐视，是强盗不如了。”

国初曾有一个杜环，原籍江西庐陵。后来因父亲一元游宦江南，就居金陵。他父亲在日，曾与一个兵部主事常允恭交好。不期允恭客死九江府，单单剩得一个六十岁母亲张氏。要回家回不得，日夕在九江城下哭。

有人指引她道：“安庆知府谭教先是妳嘉兴人。怎不去见他？”

张氏想起，也是儿子同笔砚朋友。常日过安庆时，他曾送下程、请酒，称她做伯母，毕竟有情。谁料官情纸薄。去见时，门上见她衣衫蓝褛、侍从无人，不与报见。及至千难万难得一见，却又不理。只得到金陵来。

其时一元已殁。这张氏问到杜家，说起情事，杜环就留她在家。其妻马氏，就将自己衣服与她，将她通身蓝褛的尽皆换去。住了一日，张氏心不死，又寻别家。走了几家，并没人理，只得又转杜家。

他夫妇□□(如同)待父母般，绝无一毫怠慢。那张氏习久了，却忘记自己流寓人家，还放出旧日太奶奶躁急求全生性来。他夫妻全不介意。

屡写书叫他次子伯章，决不肯来。似此十年，杜环做了奉祀，差祭南镇，与伯章相遇，道他母亲记念。伯章全不在心，歇了三年方来。

又值杜环生辰，母子抱头而哭，一家惊骇，他恬然不动。

不数月，伯章哄母亲道：“去去来接母亲。”谁知一去竟不复来。那杜环整整供她二十年。死了，又为殡殓。夫以爱子尚不能养母，而友人之子反能周给，岂不是节义汉子！

不知还有一个：这人姓王名冕，字孟端，浙江绍兴府诸暨人。他生在元末，也就不肯出来做官。夫耕妇织，度这岁月。却读得一肚皮好书，便韬略星卜，无所不晓；做得一手好文字，至诗歌柬札，无所不工。

有一个吉进，他见他有才学，道：“王兄，我看你肚里来得，怎守着这把锄头柄？做不官来，便做个吏。你看如今来了这此鞑官，一些民情不知，好似山牛，凭他牵鼻。告状叫准便准，叫不准便不准；问事说充军就充军，说徒罪就徒罪。都是这开门按钞、大秤分金。你怎么守死善道？”

王孟端仰天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看，如今做官的什样人，我去与他作吏？你说吏好，不知他讲公事谈天说地；论比较缩脑低头，得几贯枉法钱，常拼得徒流绞斩；略惹着风流罪，也不免夹打敲捶。挨挨挤挤，每与这些门子书手成群；摆摆摇摇，也同那起皂隶甲首为伍。日日捧了案卷，似草木般立在丹墀。何如我或笑、或歌、或行、或住，都得自快，这便是燕雀不知鸿鹄志了。”

后边丧了妻，也不复娶。把田产托了家奴管理，自客游钱塘。与一个钱塘卢太，字大来交好，一似兄弟一般。又连着个诗酒朋友：青田刘伯温。他常与伯温、大来，每遇时和景明，便纵酒西湖六桥之上，或时周游两峰、二竺，登高陟险，步履如飞。大来娇怯不能从，孟端笑他道：“只好做个文弱书生。”

一日，席地醉饮湖堤，见西北异云起。众人道是景云。正分了个‘夏云多奇峰’韵，要做诗。伯温道：“什么景云！这是王者气，在金陵。数年后吾当辅之。”惊得坐客面如土色，都走了去。连卢大来也道：“兄何狂□(易)如此？”也□□□(吓走了)。只有王孟端陪着他，捏住酒盅不放。伯温跳起身歌道：

云堆五彩起龙纹，下有真人自轶群，

愿借长风一相傍，定教麟阁勒奇勋。

王孟端也跳起来歌道：

胸濯清江现[木蒥]纹，壮心宁肯狎鸥群，

茫茫四字谁堪与？且让儿曹浪策勋。

两个大醉而散。

闲中两人劝他出仕,道：“兄，你看如今在这边做官的：不晓政事，一味要钱的，这是贪官；不惟要钱，又大杀戮，这是酷官；还又嫉贤妒能，妄作妄为，这是蠢官。你道得是行我的志么？丈夫遇合有时，不可躁进。”

更数年，卢大来因人荐入京，做了滦州学正。刘伯温也做了行省都事。只是伯温又为与行省丞相议论台州反贼方国珍事，丞相要招，伯温主剿。丞相得了钱，怪伯温阻挠他，劾道：“擅作威福。”囚禁，要杀他。王孟端便着家人不时过江看视。自己便往京师为他申理。

此时脱脱丞相当国。他间关到京，投书丞相道：

法戒无将，罪莫加于已著；恶深省事，威□□□□(岂贷于倒)谋？枕戈横槊，宜伸忠义之心；卧鼓弢弓，适长□□(奸顽)之志。海贼方国珍，蜂虱余蠕，疮痏微毒。揭竿□□(斥清)，疑如蚁斗床头；弄楫波涛，恰似沤漂海内。固宜减兹朝食，何意愎彼老谋？假以职衔，是叛乱作缙绅阶级，列之仕路，衣冠竟盗贼品流。欲弥乱而乱弥增，欲除贼而贼更起。况复误入敌彀，坚拒良图。都事刘基，白羽挥奇，欲尽舟中之敌；赤忱报国，巧借几前之筹。只慷慨而佐末谈，岂守阃而妄诛戮。坐以擅作威福，干法不伦；竟尔横付羁囚，有冤谁雪？楚弃范增，孤心膂将无似之；宋杀岳飞，快仇雠谅不异也！伏愿相公，秤心评事，握发下贤。谓叛贼犹赐之生全，宁幕僚混加之戮辱？不能责之剿捕，试一割于铅刀。请得放之田里，使洗愆于守剑。敢敷尘议，乞赐海涵。

书上。脱脱丞相看毕，即行文江浙丞相，释放刘伯温。又荐他做翰林承旨。王孟端道：“此处。不久，将生荆棘，□(走)狐兔，排贤嫉正，连脱公还恐不免，我缘何在此？”且往滦州探望卢大来。

只见卢大来两边相见。卢大来诉说：“此处都是一班鞑子。不省得我汉人言语，又不认得汉人文字，哪个晓尊师、重傅？况且南人不服水土，一妻已是病亡，剩下两个小女，无人抚养。我也不久图南回，所苦又是盘费俱无。方悔仕路之难。”

王孟端道：“你今日才得知么？比如你是个穷教职，人虽不忌你的才，却轻你甘清受淡，把一个豪杰肝肠，英雄的胸次都磨坏了。你还有志气，熬不过来，求归。有那些熬不过，便去干求这些门生，或是需索这些门生。勒拜见、要节礼，琐琐碎碎，成何光景？又如刘伯温，有志得展，人又忌他的才。本是为国家陈大计，反说他多事，反说他贪功，这个脏肮之身，可堪得么？我如今去便遨游五岳、三山，做个放人。归只饮酒做诗，做了废士什要紧？五斗折腰，把这笑与陶渊明笑。兄且宁耐□□□(安目下呵)遍走齐鲁诸山，再还钱塘，探望伯温。”就别了卢大来。大来不胜凄怆。

他走登州，看海市；登泰山，□(登)南天门，过东、西二天门，摩秦无字碑；踞日观，观日出，□□(倚秦)观望陕西；越观望会稽；上丈人、莲花诸峰，□□□□(石经、桃花)诸峪；过黄□(岘)、雁飞众岭；入白云、水廉、黄花、□□□□(各洞，盥漱)、玉女、王母、白龙各池，又憩五大夫松下，□□□(听风声)。然后走阙里，拜孔庙，遨游广陵、金陵、姑苏，半载方到家。

刘伯温已得他力，放归青田隐居。不期卢大来在滦州因丧偶，悲思成了病，不数月，恹恹不起。想起有两个女儿，一个馨兰，一个傲菊，无所依托，只得写书寄与王孟端道：

弟际蹇运，远官幽燕。复遘危疾，行将就木，计不得复奉色笑矣。弱女馨兰、傲菊，倘因友谊，曲赐周旋，使缙绅之弱女，不落腥膻，则予目且瞑。唯君图之。

孟端回杭不过数日，正要往看伯温，忽接这书，大惊道：“这事我须为了之！”便将所有田产，除可以资给老仆，余尽折价与人，得银五十余两，尽带了，往滦州进发。

行至高邮，适值丞相脱脱率大兵往讨张士诚，为□(逻)兵所捉，捉见赞画龚伯璲。

孟端道：“我诸暨王冕也。岂肯从贼作奸细乎？”

伯璲忙下阶相迎道：“某久从丞相，知先生大名。今丞相统大兵至此，正缺参谋，幸天赐先生助我丞相。愿屈先生共事，同灭巨贼。”

王孟端道：“先生，焉有权臣在内，大将能立功于外？今日功成，则有震主之威；不成，适起谗谮之口，方为脱公进退无据。虽是这般说，小生辱脱公有一日之知，当为效力。但是我友人殁在滦州，遗有二女，托我携归杭。脱公此处尚有公等，二女滦州之托更无依倚。去心甚急，不可顷刻淹滞。”

龚伯璲道：“这等，公急友谊，小生也不能淹留。”就在巡哨士卒里边，追出王孟端原挈行李，又赠银三十两。

王孟端不肯收，龚伯璲道：“公此去滦州，也是客边。恐资用不足，不妨收过。”还赠他鞍马、上都公干火牌一张，道：“得此可一路无阻。”又差兵护送一程。

果然，王孟端得鞍马、火牌，一路直抵滦州。到州学探访时，只见道：“卢爷已殁，如今新学正孛罗忽木已到任了。”

问他家眷时，道：“他有两个小姐，一个小厮。一个大小姐，十三岁，因卢爷殁了，没有棺木，州里各位老爷，一位是蒙古人，一位色目人、一位西域人都与卢爷没往来，停了两日，没有棺木，大小姐没极奈何，只得卖身在本州万户忽雷博家。得他棺木一口、银一两、米一石，看殡殓卢爷去了。还有一个小厮、一位十岁小姐守着棺木。新爷到任，只得移在城外，搭一个草舍安身。说道近日也没得吃用，那小厮出来求乞，不知真不真。”

王孟端便出城外寻问。问到一个所在，但见：

茹茹梗编连作壁，尽未搪泥；芦苇片搭盖成篷，权时作瓦。绳枢欲断，当不得刮地狂风。柴户偏疏，更逢着透空密雪。内停一口柳木材，香烟久冷；更安着一个破沙罐，粒米全无。草衣木食，哪里似昔日娇娥；鹄面鸠形，恰见个今日小厮。可是：

逢人便落他乡泪，若个曾推故旧心？

王孟端一问，正是卢大来棺木、家眷，便抚棺大哭道：“仕兄，可惜你南方豪士，倒做了北士游魂！”那小姐与小厮也赶来嘤嘤的哭了一场。终是旧家规模，过来拜谢了。王孟端见她垢面篷头、有衫无裤，甚是伤感。问她姐姐消息，道：“姐姐为没有棺木，自卖在忽雷万户家。前日小厮乞食到他家，只见姐姐在那厢把了他两碗小米饭，说府中道她拿得多了，要打，不知怎么？”王孟端便就近寻了一所房儿住下。自到忽雷府中来。

这忽雷是个蒙古人。祖荫金牌万户，镇守滦州。他是个胜老虎的将军，家中还有个赛狮子的奶奶。大凡北方人生得身体长大，女人才到十三岁便可破身。当日大小姐自家在街上号泣卖身，忽雷博见她好个身分儿，又怜她是个孝女，讨了她。不曾请教得奶奶。付银殡葬后，领去参见奶奶，只得叩了个头。问她哪里人，小姐道：“钱塘人。”她也不懂。倒是侧边丫鬟道：“是南方人。”问道：“几岁了？”答应十三岁。只见那奶奶颜色一变，只为她虽然哭泣得憔悴了些，本来原是修眉媚脸标致的，又道是在时年纪，怎不妒忌？

巧巧儿忽雷博回家来，问奶奶道：“新讨的丫鬟来了么？她也是个仕宦之女。”

奶奶道：“可是门当户对的哩！”

忽雷道：“咱没什狗意，只怜她是个孝心女儿。”

奶奶道：“咱正怪妳怜她哩！”吩咐新娶丫鬟叫做“定奴”，只教她灶前使用。

苦的是南边一个媚柔小姐，却做了北虏粗使丫鬟。南边烧的是柴，北边烧的是煤，先是去弄不着；南边食物精致，北边食物粗粝，整治又不对绺。要去求这些丫鬟教道，这边说：“去那边，不晓！”那边说：“来这边，不明！”整治的再不得中意。南边妆扮是二柳梳头，那奶奶道：“咱见不得这怪样！”定要把来分做十来路，打细细辫儿披在头上。鞑扮都是赤脚，见了她一双小小金莲，她把自己脚伸出来，对小姐道：“咱这里都这般走得路，妳那缠得尖尖的什么样？快解去了！”小姐只得披了头、赤了脚，在厨下做些粗用。晚间着两个丫头伴着她宿，行坐处有两个奶奶心腹丫头贵哥、福儿跟定，又常常时搬嘴弄舌，去得半年，不知打过了几次。若是忽略雷遇着，来讨了个饶，更不好了，越要脱剥了衣裳打个半死。亏得一个老丫头都卢凡事遮盖她。也只是遮盖的人少，搠舌头的多。几番要寻自尽，常常有伴着，又没个空隙，只是自怨罢了。

一日，在灶前听得外面一个小花子叫唤声音厮熟，便开后门一看，却是小厮琴儿。看了，两泪交流，正是：

相见无言惨且伤，青衣作使泪成行。

谁知更有堪怜者，洒泣长街怀故乡。

忙把自己不曾吃的两碗小米饭与他。凑巧福儿见了，道：“怪小浪淫妇，是妳孤老来？怎大碗饭与他？”

小姐道：“是我不吃的。”

福儿道：“妳不吃，家里人吃不得？”

又亏得都卢道：“罢，姐姐。她把与人须饿了她，不饿我。与她遮盖些。”那琴儿见了光景，便飞跑，也不曾说得什的，小姐也不曾问得。常想道：“我父亲临殁曾有话道：‘我将你二人托王孟端来搬取回杭，定不流落。’不知王伯伯果肯来么？就来，还恐路上兵戈阻隔，只恐回南的话也是空。但是妹儿在外，毕竟也求乞，这事如何结果？”

不料王孟端一到，第二日便拿一个名贴来拜忽雷万户。相见，孟端道：“学生有一甥女，是学正卢大来女。闻得她卖身在府中，学生特备原价取赎，望乞将军慨从。这便生死感激的事。”

忽雷道：“待问房下。”就留王孟端在书房吃茶。着人问奶奶，只见贵哥道：“怕是爷使的见识，见奶奶难为了她，待赎了出去，外边快活。”

奶奶道：“怕不敢么？”

福儿道：“爷料没这胆气。奶奶既不喜她，不若等她赎去，也省得咱们照管。只是多要她些罢了。”奶奶听了，道：“要八两原价，八两饭钱，许她赎去。”

忽雷笑道：“哪要得许多？”

王孟端道：“不难。”先在袖中取出银子八两交与忽雷，道：“停会学生再送四两，取人便了。”

随即去时，那奶奶不容忽雷相见，着这两个丫鬟传话，直勒到十六两，才发人出来。王孟端叫乘轿子，抬了到城下。小姐向材前大哭，又姊妹两个哭了一场，然后拜谢王孟端道：“若非恩伯，姊妹二人都向他乡流落。”

王孟端道：“这是朋友当为之事，何必致谢。”就为她姊妹、小厮做些孝服，雇了人夫车辆。车至张家湾，雇船由通惠河回。

此时脱脱丞相被谗谮谪死，赞画龚伯璲弃职旧隐。前山东、江淮一带贼盗仍旧蜂起，山东是田丰，高邮张士诚，共余草窃，往往而是。也不知担了多少干系，吃了多少惊恐，用了多少银两，得到杭州，把他材送到南高峰祖坟安葬了。先时，卢大来长女已许把一个许彩帛子，后边闻他死在滦州，女儿料不得回来，正要改娶人家，得王孟端带他二女来，也复寻初约。次女，孟端也为她择一士人。自己就在杭州，替卢大来照管二女。

不觉五年，二女俱已出嫁。金华、严州俱已归我太祖。江南参加政事胡大海，访有刘伯温、宋景濂、章溢，差人资送至建康。伯温□(曾)对大海道：“吾友王孟端，年虽老，王佐才也，不在吾下。公可辟置帐下。”留书一封。胡参政悄悄着人来杭州请他。

这日，王孟端自湖上醉归，恰遇一人送书，拆开看时，乃是刘伯温书，道：

弟以急于吐奇，误投盲者，微见几不脱虎口。虽然躁进招尤，怀宝亦罪。以兄王佐之才，与草木同腐，岂所乐欤？幕府好贤下士，倘能出其底蕴，以佐荡平，管乐之勋，当再见今日。时不可失，唯知者亟乘之耳！

王孟端得书，道：“我当日与刘伯温痛饮西湖，见西北天子气，已知金陵有王者兴。今金陵兵马所向成功，伯温居内，我当居外，共兴王业。”就弃家来到兰溪。闻得金华府中变，苗将蒋英、刘震作乱，刺死胡参政，他便创议守城，自又到严州李文忠左丞处借兵报仇，直抵城下。蒋英、刘震连夜奔降张士诚。

李左丞便辟他在幕下。凡一应军机进止都与商议。此时张士诚闻得金、处两府都杀了镇守，大乱。他急差大将吕珍领兵十万攻打诸、全。孟端与李左丞计议：先大张榜文、虚张声势，惊恐他军心；又差人进城关合守将谢再兴，内外夹攻，杀得吕珍大败而走。

次年四月，诸、全守将谢再兴，把城子叛降张士诚，攻打东阳。他又与李左丞来救东阳。创议要在五指岩立新城，可与谢再兴相拒。李左丞就着他管理。他数日之间早已筑成二城深池，是一个雄镇。张士诚差李伯升领兵攻城，那边百计攻打，他多方备御。李左丞亲来救应。李伯升又是大败。

后来李左丞奉命取杭州，张士诚□□□□□□(平章潘原明，遣)人乞降，孟端劝左丞推心纳之，因与左丞轻骑入城受降，左丞就着孟端，协同原明镇守杭州，时已六十余。未几，以劳卒于杭州。卢氏为持三年丧，如父丧一般。识者犹以孟端有才未尽用，不得如刘伯温共成大业，是所深恨。然于朋友分谊，则已无少遗恨，岂不是今人之所当观法。

# 第十一回 捐金非有意 得地岂无心

干济吾儒事，何愁箧底空？

脱骖非市侠，赠麦岂贪功。

饭起王孙色，金怜管叔穷。

不教徐市媪，千载独称雄。

天下事物尽有可以无心得，不可有心求。自钱财至女色、房屋、官禄，无件不然。还有为父母思量，利及一身，为一身思量，利及后嗣，这是风水一说。听信了这些堪舆，道：此处来龙好、沙水好；前有案山，后有靠；合什格局，出什官吏，揖金谋求。被堪舆背地打偏手，或是堪舆结连富户，做造风水、囤地骗人。甚至两边俱系富家，不肯归并一家；或是两人都谋此地，至于争讼。后来富贵未见，目前先见不安。还有这些风水(先生)，见他喜好风水，都来骗他：先一个为他造坟，已是说得极好，教他赏尽钱财；后边一个又来破发，道是不好，应行迁改，把个父母搬来搬去，骨殖也不得安闲。不知这风水却有自然而来的。

如我朝太祖葬父，升至独龙冈，风雨大至。只闻空中道：“谁人夺我地？”下边应道：“朱某！”太祖因雨暂回。明日已自成坟。这是帝王之地，所不必言。

就如我杭一大家，延堪舆看风水。只待点穴。忽两堪舆自有在那厢商议道：“穴在某处。他明日礼厚点与他；不厚，与他右手那块地。”不期为一个陪堂听了。

次日，见堪舆所点却是右手的，他就用心。后来道：“如今生时与你朝夕，不知死后得与你一块么？”因问他求了这块地，如今簪缨不绝。

一家亦因堪舆商议，为女儿听了，道在□□□(杨梅树)下，后来也用计讨了，如今代代显宦。这都有鬼使神差般。

但有一人，却又凭小小一件阴骘，却得了一块地，后来也至发身。

话说福建三山有一个秀才，姓林名茂，字森甫。他世代习儒，弱冠进了一个学。只是破屋数椽，瘠田数亩，仅可支持，不能充给。娶了一个妻黄氏，做人极□□□□(其温柔，见)道理，甘淡泊。常道这些□□□(秀才一)入了学，便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说公话事，得了人些钱财，不管事之曲直，去贴官府)的脸皮，称的是老父师、太宗师，认的是舍亲敝友。不□(知)若说为人伸冤，也多了这些侠气。若是党邪排正，□□(也损)阴骘，镇日府、县前奴颜婢膝，也不惜羽翎。若为□(穷)所使，便处一小馆。一来可以藉他些束修脩，资家中薪水；二来可以益加进修。盖人做了一个先生，每日毕竟要讲书。也须先理会一番，然后可讲与学生。就是学生庸下，他来问也须忖量与他开发。至于作文，也须意见、格局、词华胜似学生，方无愧于心，故此也是一件好事。只是处馆也难。豪宦人家，他先主一个□(定)，要寻好先生，定要平日考得起的。这些秀才见他□(豪)宦可扰，也人上央人去谋。或是亲家，或是好友，甚是出荐馆钱与他陪堂，要他帮衬，如何轮得到平常人？况且一捱进身，虽作些名士模样，却也谦卑巽顺，笼络了主翁；猫鼠同眠，收罗了小厮。又这等和光同尘，亲厚了学生，道人都是好奉承的，讲书有句象，便道：“特解”；作文有一句是，便与密圈。在人前与他父母前称扬，学生怎不喜他？这便是待向上学生了。还有学生好懒惰的，便任他早眠晏起，读书也得，不读书也得；作文也可，不作文也可。就是家中有严父，反为他修饰，自做些文字与他应名。若父亲面试，毕竟串他小厮，与他传递。临考毕竟掇哄主人，为央份上，引领学生为寻代考。甚至不肖的。或嫖或赌，还与帮闲。只要固目下馆，哪顾学生后来不通，后来不成器？故此阔馆也轮不着林森甫。仅在一个颜家,处一个半斤小馆。是两个小鬼头儿：一个聪明些，却耍顽；一个本份些，却又读不出书。喜得一个森甫有坐性，又肯讲贯，把一个顽的拘束到不敢顽，那钝的也不甚钝。学生虽是暂时苦恼，主翁甚是欢喜。

捱到年，先生喜得脱离苦根，又得束脩到手，辞了东家起身。东翁整了一桌相待。临行送了脩仪，着个小厮挑了行李相送回家。

一窗灯影映青毡，书债今宵暂息肩。

不作凤凰将九子，且亲鸳鸯学双骞。

床头声断歌鱼铗，囊底欣余润笔钱。

莫笑书生镇孤另，情缘久别意偏坚。

不说森甫在路。

且说麻叶渡口有个农民，姓支名佩德，年纪已近三十岁。父母早亡，遗得几亩荒山、两亩田地耕种过活。只是没了妻室，每日出入定要锁门，三餐定要自家炊煮；年年春夏衣服定要央人，出些缝补钱、浆粉钱，甚是没手没脚。到夜来，虽是辛苦的人一觉睡到天亮，但遇了冬天长夜，也便醒一两个更次，竟翻覆不宁。脚底下一冷，直冷到腿上；脚尖一缩，直缩到嘴边，甚是难过。

一日回来吃饭，同伴有人锄地，他就把锄头留在地上。回了去时，却被人藏过。问人，彼此推调。他叫道：“是哪个儿子藏过我的？”

一尖嘴的道：“你儿子还没有娘哩！”众人一齐笑将起来。他就认真，说人笑他没有老婆，他一发动情起来。

回去坐在门前纳闷。一个邻舍老人家巫婆,见了他道：“支大官，一发回来得早！你为煮粥煮饭，一日生活只有半日做。况又没个洗衣补裳的，甚不便当。何不寻个门当户对的？也完终身一件事。”

支佩德道：“正要在这里寻亲，没好人家。”

巫婆道：“你真要寻亲，我倒有个好头代。是北乡郑三山的女儿，十八岁。且是生得好，煮茶做饭、织布绩麻件件会得。匡得一个银子，她自有私房，倒有两个银子赔嫁。极好，极相应！”

支佩德道：“她肯把我这穷光棍?”

巫婆道：“单头独颈，有什不好？”

支佩德道：“还没有这许多银子。”

巫婆道：“有底桩的，便借两两何妨？”支佩德听了，心花也开。

第二天，安排个东道，请她起媒。巫婆道：“这亏你自安排！若一讨进门，你就安闲了。”吃了个妈妈风回去。

择日去到那边说，郑家道他穷。巫婆道：“他自己有房子住，有田有地。走去就做家主婆，绝好人家！他并不要你赔嫁。你自打意不过，与他些，他料不争你。”郑三山听得不要赔嫁，也便应承。

他来回报，支佩德也乐然。问她财礼，巫婆道：“多也依不得，少也拿不出，好歹一斤银子罢。”

支佩德摇头道：“来不得。我积攒几年共得九两，如今哪里又得这几两银子？”巫婆道:“有他作主，便借些上，一个二婚头也得八九两。她须是黄花闺女，少也得十二两。还有谢亲、转送、催妆、导白，也要三四两。”支佩德自度不能。

巫婆道：“天下没有娘儿两个嫁爷儿两个事！你且思量，若要借，与你借。除这家，再没相应亲事了。”

支佩德思量了一夜，道：“不做得亲，怕散了这宗银子，又被人笑没家婆。说有赔嫁，不若借来使了，后来典当还他。”

算计定了，来见巫婆道：“承婆婆好意，只是哪家肯借？”

巫婆道：“若要借，我房主邹副使家广放私债。那大管家常催租到我这里，我替你说。”果然一说就肯。九折五分钱借了六两，约就还。巫婆来与他作主，先是十两，后来加杂项二两，共十二两。多余二三两拿来安排酒席。做了亲。

廿七八光棍遇了十八九娇娘，妳精我壮，且是过得好。

但只是郑家也只是个穷人家，将饼卷肉也不曾陪得。拿来时，两只黑漆箱、马桶、脚桶、梳桌、兀凳。那边件件都算钱，这边件件都做不得正经。又经支佩德先时只顾得自己一张嘴，如今两张嘴，还添妻家人情面份，只可度日，不能积落还人。

邹衙逼讨，起初指望赔嫁，后来见光景也只平常，也不好说要他的典当。及至逼得紧，去开口，女人也欣然，却不成钱，当不得三、五两，只得挪些利钱与他。管家来，请他吃些酒做花椒钱。

拖了三年，除还债，到本利八两。那时年久要清。情愿将自己地一块写与，不要。又将山卖与人，都不捉手。也曾要与颜家，颜家道逼年无银。先时管家日日来□(讨)，里边有个管家看他女人生得甚好，欺心占他的，串了巫婆吓要送官，巫婆打合女人准与他。正在家逼写婚书。那女人急了，道：“我是好人家儿女，怎与人做奴才？我拼一个死，叫邹家也吃场官司。”

外边争执，不知里边事，她竟开了后门，赶到渡头，哭了一场，正待投水。这原是娶妻的事：先时要娶妻，临渴掘井；后来女家需索，捶雪填井；临完债逼，少不得投河奔井。

不期遇了救星。林森甫看见妇人向水悲哭，也便疑心，就连忙赶上。见她跳时，一把扯住，道：“不要短见！”女人只得住了。问她原故，她将前后细诉：

羞向豪门曳绮罗，一番愁绝蹙双蛾。

恨随流水流难尽，拼把朱颜逐绿波。

森甫道：“娘子，妳所见差了。妳今日不死，豪家有妳作抵，还不难为妳丈夫。如妳死，那债仍在妳丈夫身上还，毕竟受累了。妳道妳死，妳丈夫与母家可以告他威逼。不知如今乡宦家逼死一个人，哪个官肯难为他？也是枉然！喜得我囊中有银八两。如今赠妳，妳可抵还还人。不可作此短见。”便箧中去检此银。

只见主家仆拿住道：“林相公，你辛苦一年才得这几两银子。怎听她花言，空手回去？未免不是做局哄你的，不可与她。”

森甫道：“我已许她。你道她是假？幸遇我来，若不遇我，她已投河了，还哄得谁？”竟取出来双手递与。这娘子千恩万谢接了。

又问：“相公高姓？后日若有一日，可以图报。”森甫笑而不对。倒是仆人道：“这是三山林森甫相公。若日后有得报他，今日也不消寻死了。”两边各自分手。

森甫分了手，回到家中。却去问妻子觅得几分生活钱，犒劳仆人。仆人再三推了不要，自回家去。到晚，森甫对其妻趑趄的道：“适才路上遇着一个妇人，只为丈夫欠了宦家银八两无还，(要)将她准折，妇人不欲，竟至要投水。甚是可怜。”

那黄氏见他回时不拿银子用，反向黄氏取还，道：“或是成锭的，不舍得用。”

及半晌不见拿出来，也待问他。听得此语，已心会了，道：“何不把束脩济她，免她一死。”

森甫道：“卑人业已赠之，也晓得娘子有同志。只是年事已逼，恐用度不敷。”

黄氏道：“官人既慨然救人，何故又作此想？田中所入，足备朝夕薪水之费；我女工所得，足以当之。□(望)勿介意。”森甫听了，也觉欣然。

挨到除夜，一物不买。亲族一个林深送酒一壶与他。他夫妻收了他的，冲上些水，又把与小厮不收的银子买了半斤虾，把糟汁煮了，两个分岁。森甫口占两句道：

江虾糟汁煮，清酒水来□淘。

两个大笑了一场，且穷快活。外边这些邻人亲族见他一件不买，道：“好两个苦作人家的！忙了一年，鱼肉不舍得买。”

后边有传他济人这节事，有的道：“亏他这等慷慨！还亏他妻子倒也不絮聒他！”

有的道：“没有计穷儒！八两银子坐放一年，也得两数利钱。怎轻易与人？可不一年白弄卯。便分些儿与他也罢，竟把一主银子与人。这妇人倒不落水，他银子倒落水了。”他也任人议论，毫无追悔。

除夜睡时，却梦到一个所在，但见：

宇开白玉，屋铸黄金。琉璃瓦沉沉耀碧，翡翠舒翎，玳瑁楼的的飞光，虬龙脱海。碧栏杆外，列的是几多瑶草琪花；白石街中，种的是几树怪松古柏。触目是朱门瑶户，入耳总仙乐奇音。却如八翼扣□(天)门，好似一灵来海藏。

信步行去，只见柱上有联，镌着金字道：

门关金锁锁，帘卷玉钩钩。

须臾，过了黄金阶，渐上白玉台。只见廊下转出一个道者，金冠翠裳，贝带朱履，道：“林生何以至此？”森甫就躬身作礼。那道者将出袖中一纸，乃诗二句。道：

鹧鸪之地不堪求，麋鹿眠处是真穴。

道：“足下识之。”言讫，相揖而别。醒来，正是三更。

森甫道:“这梦毕竟有些奇怪。”

次日，即把“门关”二句写了□□(个对)联，粘在柱上。只见来的亲友见了，都笑：“有这等□□(文理)不通秀才，与你家有什相干？写在这边。”又有一个轻薄的道：“待我与他换两句。是：

蓬户遮芦席，苇帘挂竹钩。

有这样狂人！”那森甫自信是奇兆。到了正月尽，主家来请。他自收拾书籍前往。

当日主人重他真诚，后来小厮回去，说他舍钱救人，就也敬他个尚义。着实礼待他。

一日，东翁因人道他祖坟风水庸常，不能发□(秀)去寻一个杨堪舆来。他自称“杨救贫”之后，他的派头与人不同。他知道，人说风水先生常态是父做子受，又道撺哄人买大地、打偏手。他便改了这腔，看见主家虽富，却是臭吝不肯舍钱，风水将就去得。他便着实赞扬道：“不消迁改。”见有撒漫，方才叫他买地造坟。却又叫他两边自行交易，自不沾手。不知那卖主怕他打退船鼓，也听他。又见穷秀才阔宦，便也与他白出力一番，使他扬名。故此人人都道他好。

颜家□□□(便用着)他，他初见卖弄道：“某老先生是我与他定穴，如今乃郎又发；某老先生无子，是我为他修改，如今连生二子；某宅是我与他迁葬，如今家事大发；某宅是我定向，如今乃郎进学。如今颜老先生见爱，须为觅一大地，可以发财、发福的。”说得颜老好生欢喜，就留在书房中歇宿。

森甫也因他是个方外，也礼貌他。□(逐)日间与颜老各处看地，晚间来宿歇。颜老与杨堪舆、林森甫三个儿一桌儿吃饭，颜老谈起森甫至诚有余，又慈祥慷慨：“旧岁在舍下解馆回去，遇见一妇人将赴水。问她，是为债逼，丈夫要卖她，故此自尽。森甫就把束脩尽行助她，这是极难得事。”

杨堪舆道：“那妇人可曾相识么？”

森甫道：“至今尚不知她是何等人家，住何处，叫什名字。”

杨堪舆道：“若不曾深知，怕是设局。”

森甫道：“吾尽吾心，也不道她诈。”

堪舆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如此立心，必发无疑。但科第虽凭阴骘，也靠阴宅。佳城何处？可容一观么？”

森甫不觉颜色惨然道：“学生家徒四壁，亡亲尚未得归浅土。”

杨堪舆道：“何不觅吉地葬之？学生当为效劳。包你寻一催官地，一葬就发。”

森甫道：“只恐家贫不能得大地。”

杨堪舆道：“这不在大钱才有，人用了大钱，买了大片山地，却不成穴。就理看来，左右前后，环拱关锁尽好，穴不在这里。人偶用一二两，得一块地，却可发人富贵，这只在有造化的遇着。”

颜老道：“先生若果寻得，有价钱相应的，学生便买了送先生。”

杨堪舆道：“这也不可急遽，待我留心寻访便了。”

那杨堪舆为颜家寻了地，为他定向、点穴，事已将完，因闲暇在山中闲步，见一块地，大有光景。归来道：“今日看见一地，可以腰金，但未知是何人地，明早同往一看，与主家计议。”

次日，森甫与杨堪舆与去，将到地上，忽见一个鹿劈头跳来，两人吃了一惊。到地上看时，草都压倒，是鹿眠在此，见人惊去。

杨堪舆道：“这是金锁玉钩形，那鹿眠处正是穴。若得来为先生一做，包你不三年发高魁，官至金紫。得半亩之地也便够了，但不知是谁家山地。”

林森甫心中暗想：“地形与梦中诗暗合，穴又与道者所赠诗相券。”便也欢喜。

佳气郁菁葱，山回亥向龙，

牛眠开胜域，折臂有三公。

正在那边徘徊观看，欲待问，只见这隔数亩之远，有个人在那边锄地，因家中送饭来，便坐地上吃饭。森甫便往问他，将次走到面前，那妇似有些认得，便道：“相公不是三山林相公么？”

堪舆道：“怎这妇人认得？”妇人便向男子前说了几句，那男子正是支佩德，丢了碗，与妇人向森甫倒身下拜，道：“旧年岁底，因欠宦债，要卖妻抵偿，她不愿，赴水，得恩人与银八两，不致身死。今日山妻得生，小人还得山妻在这厢送饭，都是相公恩德。”

森甫扶起道：“小事何足挂齿。”因问：“相公因何事到此？”

森甫道：“因寻坟地到此。”

佩德道：“已有了么？”

堪舆道：“看中此处一地，但不知是谁家的？”

支佩德道：“此山数亩皆我产业，若还可用，即当奉送。”

堪舆便领着他，指着：“适才鹿眠处是这块地略可。”

支佩德道：“自此起，正我的地。”便着妻先归，烹了家中一只鸡，遂苦苦邀了森甫与杨堪舆到家，买了两坛水酒。道：“聊为恩人点饥。”

吃完，即当面纸一张，写了山的四至都图，道出买与林处，杨堪舆作中，送与森甫，森甫决不肯收。杨堪舆把森甫捏一把，道：“这地是难得的，且将机就机。”

森甫再三坚持道：“当日债逼，使你无妻，今日白花你产，使你必致失所，这断不可。”

支佩德道：“这边山地极贱，都与相公不过值得七八两，怎还要价？”

森甫道：“我当日与你，原无心求偿，你肯卖与我，必须奉价收契。”

杨堪舆道：“林先生不必过执。”森甫不肯。

次日，支佩德自将契送到颜家。恰遇颜老。问：“两个有些面善。”

道：“我是有些认得你，哪里会来？”

支佩德道：“是旧年少了邹副使债，他来追逼，曾央间壁钟达泉来，要卖产与老爹，连见二次，老爹回复。后来年底催逼得紧，房下要投河，得这边林相公救了，赠银八两。昨日林相公同一位杨先生看地，正是小人的，特写契送来的。”

颜老道：“旧岁林相公赠银的，正是你令正？”又叹息道：“我遍处寻地，旧年送地来不要，他无心求地，却送将来。可见凡事有数，不可强求。”领进来见了森甫。

颜老道：“即是他愿将与先生，先生不妨受他的。况前已赠他银子，不为白要他产。”森甫只是不肯，两边推了半日。

颜老道：“老夫原言助价。”到里边拿出银三两付他，遂收了契，杨堪舆便与定向点穴。

支佩德却又一力来管造。

择了日，森甫去把两口棺木移来，掘下去果然热气如蒸，人人都道是好坟，杨堪舆有眼力。不知若没有森甫赠银一节，要图他地也烦难哩。

森甫此时学力已达，本年取了科举，次年弘治戊午，中了福建榜经魁。已未连捷，自知县升主事，转员外。又迁郎中，直至湖广按察司副使。历任都存宽厚仁慈，腰了金。这虽是森甫学问足以取科第，又命中带得来。也因积这阴功，就获这阴地，可为好施之劝。

# 第十二回 坐怀能不乱 秉正自无偏

《易》著如兰，《诗》咏鸟鸣。涤瑕成徵媺，厥唯友生。贫贱相恤，富贵勿失。势移心贞，迹遐情密。淡疑水而固疑潦，斯不愧五伦之一。

《朋友箴》

当初刘孝标曾做《广绝交论》，着实说友道的薄：财尽交疏，势移交断；见利相争，见危相弃；忽然相与，可听刎颈，一到要紧处，便只顾了自己。就如我朝阉宦李广得宠，交结的便传奉与官。有两个好朋友，平日以道学自励的。谈及李广得宠之事，一个道：“岂有向阉奴屈膝之理？”到次日，这个朋友背了他去见时，不料已先在那里多时了，此是趋利。就是上年逆党用事时，攻击杨、左的，内中偏有杨、左知交；弹射崔、魏的，内中偏有崔、魏知已。此岂故意要害人？不过要避一时之害。不知这些人原也不堪为友的。友他的也就是没眼珠，不识人的人。若是我，要友他，毕竟要信得他过。似古时范张，千里不忘鸡黍之约；似今时王凤洲与杨焦山，不避利害，托妻寄子。我一为人友，也要似古时庞德公与司马徽，彼此通家，不知谁客谁主；似今时马士权待徐有贞，受刑濒死，不肯妄招。到后来徐有贞在狱时，许他结亲，出狱悔了，他全不介意。这才不愧朋友。若说一个因友及友，不肯负托，彼此相报，这也是不多见的人。

如今却说一个人，我朝监生，姓秦名翥，字凤仪，湖广嘉鱼人氏。早年丧母，随父在京做个上林苑监副，便做京官子弟纳了监在北京。后边丁忧回家，定了个梅氏，尚未做亲。及至服满，又值乡试，他道待乡试回来毕姻。带了一个家人，叫做秦淮，一个小厮叫做秦京，收拾了行李，讨了一只船，自长江而下。只见：

水连天去白，山夹岸来青，

苇浦喧风叶，渔舲聚晚星。

一路来，不一日，已到扬州。秦凤仪想起有一个朋友，姓石，名可砺，字不磷，便要去访他。不知这石不磷也是嘉鱼人，做人高华倜傥，有胆气，多至诚，与人然诺不侵。少年也弄八股头做文字，累举不第，道：“大丈夫怎么随这几个铜臭小儿，今日拜门生，明日讨荐书，博这虚名。”就撇了书，做些古文诗歌，弹琴、击剑，写字、绘画。却不肯学这些假山人、假墨客，一味奴颜婢膝的捧粗腿，呵大卵胞；求荐书，东走西奔；钻管家，如兄若弟。只因他有了才，又有侠气，缙绅都与他相交，常往来两京。此时侨寓在扬州城砖街上。

秦凤仪到钞关边停了船。叫秦淮看船，带了秦京，拿了些湖广土仪：细篦、莲肉、湘簟、鲟鳇鱼鲊之类，一路来访石不磷。

却也有人晓得他，偶然得个人，说了住处。寻来，凑巧石不磷在家。

数间厅事，几株花木，虽无车马盈门，却也有求诗的、乞画的、拜访的高朋满座。一见凤仪，两个是至交，好生欢喜。忙送了这些人，延入书斋留饭。问些故乡风景，平日知交，并凤仪向来起居。随即置了酒，携妓同游梅花岭。

盘桓半晌。秦凤仪别了要下船。石不磷道：“故人难得相遇，便在此顽耍数日何妨？”

秦凤仪道：“怕舟子不能担待。”

只见石不磷停了一会，便想些什么道：“这等，明日兄且为我暂住半晌，小弟还有事相托。”

凤仪道：“拱候。”

次日，船家催开船，凤仪道：“有事，且慢。”

将次早饭时，石不磷却自坐了一乘轿，又随着一乘轿，家人挑了些箱笼行李之类，来到船边。恰是石不磷和一个二八女子。这女子生得：

花疑娇艳柳疑柔，一段轻盈压莫愁。

斜倚蓬窗漫流盼，却如范蠡五湖游。

下了船，叫女子见了秦凤仪，就在侧边坐了。石不磷道：“这女子不是别人，就是敝友窦主事所娶之妾。扬州地方人家都养‘瘦马’。不论大家小户，都养几个女子，教她吹弹歌舞，索人高价。故此娶妾的都在这里讨人。寻个媒妈子，带了五、七百开元钱，封做茶钱，各家女子出来相见，已自见了她举动、身材、眉眼，都是一目可了的。那媒妈子又掀她唇，等人看她牙齿；卷她袖，等人看她手指；挈起裙子，看了脚；临了又问她年纪，女子答应一声，听她声音。费了五七十个钱浑身相到。客冬在北京，过临清，有个在京相与的内乡窦主事，他管临清钞关，托我此处娶妾。小弟为他娶了此女，但无人带去，担延许久，只道小弟负托。如今贤弟去，正从临清过，可为小弟带一带去。”

秦凤仪听了，半日做不得声。心里想道：“她是寡女，我是孤男，点点船中，怎么容得？况此去路程二千里，日月颇久，恐生嫌疑？”正在应不得、推不得时节，只见石不磷变色道：“此女就是贤弟用了，不过百金，怎么迟疑？”取出一封与窦主事书，放在桌上，他自登岸去了。

一叶新红托便航，雨云为寄楚襄王，

知君固是柳下惠，白璧应完入赵邦。

这时秦凤仪要推不能，却把一个湿布衫穿在身上，好生难过。就在中舱另铺下一个铺与她歇宿，自己也就在那边一张桌儿上焚香读书。那女子始初来也娇羞不安，在船两日，一隙之地，日夕在面前，也怕不得许多羞，倒也来传茶送水，服侍秦凤仪。凤仪好生不过意。

行不过一二日，早是高邮湖。这地方有俗语道：“高邮湖，蚊子大如鹅。”湖岸上有一座露筋庙。这庙中神道是一个女子，生前姑、嫂同行避难，借宿商人船中。夜间蚊子多，其嫂就宿在商人帐中，其姑不肯。不期蚊子来得多，自晚打扑到五鼓。身子弱，弄得筋骨都露，死在舟中。后人怜她节义，为她立庙，就名“露筋娘娘”。

秦凤仪到这地方，正值七月天气。一晚，船外蚊子飞得如雾，响得似雷，船里边磕头撞脑都是。秦凤仪有一顶纱帐，赶了数次，也不能尽绝。那女子来船慌促，石不磷不曾为她做得帐子，如何睡得？凤仪睡了，听她打扑再不停手，因想起露筋娘娘之事。恐怕难为了她，叫她床中来宿。女子初时也作腔，后边只得和衣来睡在脚后。那家僮听得，道：“我家主今日也有些熬不过了。这女儿子落了靛缸，也脱不得白了。”倒在那里替主人快活，替女子担忧。

似此同眠宿起，到长淮，入清河，过吕梁洪，向闸河，已去了许多日子。

来到临清，只见秦凤仪写了个名帖，叫小厮拿了石不磷这封书，来见窦主事。小厮把书捏捏道：“只怕不是原封了。”

到了衙门，伺候了半晌，请相见。见了，送上石不磷这封书，留茶，问下处，说在船中。

窦主事就来回拜。看见是只小舟，道：“先生宝眷也在舟中么？”

秦凤仪道：“学生只一主一仆，没有家眷。”只见那主事脸色一变，吃了一盅茶就回。

坐在川堂，好生不快，心里想道：“这石不磷好没来由！这等一个标致后生，又没家眷，又千余里路，月余日子，你保得他两个没事么？”也不送下程请酒，只是闷坐，到晚想起：“石不磷既为我娶来，没个不收的理。”吩咐取一乘轿到水次抬这女子。这女子别时甚不胜情，把秦凤仪谢了上轿。

到衙，那主事一看，果然是个绝色。又看她举止都带女子之态，冷笑道：“我不信。”便收拾卧房安下，这夜就宿在女子房中。

夜间一试，只见轻风乍触，落红乱飞，春意方酣，娇莺哀啭。那窦主事好不快活！

又想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人？似我老窦见了这女子，也就不能禁持。他却月余竟不动念，真是圣人了。”不曾起床，便吩咐，叫：“秦相公处送双下程一副，下请书：午间衙中一叙。”

这边家人见窦主事怠慢，道：“我说想有些老成，窦爷怪了。”天明，秦凤仪也催开船。

家人又道：“再消停，窦爷不喜欢，或者小奶奶还记念相公。”

正开船不上一里，只见后边一只小船飞赶来，道：“窦爷请秦相公！”赶上送了下程。

秦凤仪不肯转去，差人死不肯放，只得转去。

相见时，窦主事好生感谢，道：“学生有眼不识先生，今之柳下惠了。学生即写书谢石不磷，备道足下不辜所托。就是足下此行，必定连捷。学生曾记敝乡有一节事：一个秀才探亲，泊船渭河。夜间岸上火起，一女子赤身奔来，这秀才便把被与她拥了。过了一夜回去。后来在场中，有一个同号秀才做成文字，突然病发，道：‘可惜了这几篇中得的文字，用不着。’竟与了这秀才。揭晓时，这秀才竟高中了。那做文字的秀才来拜，道：‘生平在文字上极忌刻，便一个字不肯与人看。那日竟欣然与了足下。虽是足下该中，或者还有阴德。’再三问他，那举人道：‘曾记前岁泊船渭河，有一女因失火，赤身奔我，我不敢有一毫轻薄，护至晓送还，或者是此事。’那秀才便走下来，作上两个揖道：‘足下该中，该中！便学生效劳也是应该的。前日女子，正是房下。当日房下道及，学生不信天下有这好人，今日却得相报。’自学生想起来，先生与小妾同舟月余，纤毫不染，绝胜那孝廉。但学生不知何以为报耳！”随着妾出来拜谢，送两名水手作赆礼。凤仪坚辞。

窦主事道：“聊备京邸薪水，不必固辞。”又秦相公管家，也赏银二两。自写书谢不磷去了。正是：

临岐一诺重千金，肯眷红颜负寸心。

笑杀豫章殷傲士，尺书犹自付浮沉。

秦凤仪到京，恰值司成考试，取了前列。在西山习静了几时，一体入场。他是监生，这“皿字号”中，除向已拨历挂选，这是只望小就，无意中式的。又有民间俊秀，装体面应名，虽然进场，写来不成文字的。还有怕递白卷被贴出，买了管贡院人，整整在土地庙里坐一日一夜的。实落可中的也不多，秦凤仪便中了个经魁。顺天府中吃了鹿鸣宴。离家远，也不回去了，仍旧在西山里习静。

恰好窦主事回京转了员外，不时送薪米。到得春试时，又中了进士。窦主事授他秘诀道：“卷子有差失，不便御览。可带海螵蛸骨进去，遇差错可以擦去。又‘皇帝陛下’四字，毕竟要在幅中，可以合式。”秦凤仪用这法，果然得了二甲赐进士出身。

未及选官，因与同乡李天祥进士、同年邻智吉士交往，彼此□(都)上疏论时政，道：“进君子，退小人，清政本，开言路”，触忤了内阁。票本道：“秦凤仪与李天祥俱授繁剧衙门县丞，使老成历练。”吏部承旨。天祥授陕西咸宁县县丞，凤仪授广西融县县丞。凤仪也便辞了朝，别了窦员外。

窦员外着实安慰一番道：“烟瘴之地，好自保重。暂时外迁，毕竟升转。年少仕路正长，不可介意。”又为他讨了一张勘合，送了些礼。

一路出来，路经扬州，秦凤仪又去见了石不磷。石不磷道：“贤弟好操守！不惟于贤弟行捡无玷，抑且于小弟体面有光。当贤弟沉吟时，已料贤弟必能终托。”因问他左迁之故，凤仪备道其事。

石不磷道：“贤弟，官不论大小，好歹，总之要为国家干一番事。如今二衙不过是水利、清军、管粮三事。若是水利，每年在农工歇时，督率流通堤防，使旱时有得车来，水时有得泄去，使不至饥荒，是为民，也是为国。清军，为国家足军伍，也不要扰害无辜。管粮，不要纵歇家包纳，科敛小民，不要纵斗斛、踢斛、淋尖，鱼肉纳户；及时起解，为国也要为民。如今谪官还要做前任模样，倨傲的讨差回家，或是轻侮同列；懒惰的寻山问水，不理政事；不肖的谋差谋印，恣意扰民。这须不是索位而行的事。贤弟莫作腐话看。”因送他在金、焦两山登眺了两日。

不磷见柳州在蛮烟瘴雨中，怕他不堪，路上还恐有险阻，要同他到任。秦凤仪道：“小弟浮名所使，兄何苦受此奔涉？”不磷不听，陪他到家，做了亲。相帮他雇了一只大船赴任。

行了几日，正过洞庭，两个坐在船上，纵酒狂歌。只见上流飞也似一只船来，水手一齐失色道：“不好了，贼船来了！”石不磷便擎刀在手。那船已是傍将过来，一挠钩早搭在船上，一个人便跳过船来。那石不磷手快，一刀砍断挠钩。这边顺风，那边顺水，已离了半里多路。这强盗已是慌张了，石不磷却又一刀剁去。此人一闪，不觉跌入舱中。石不磷举刀便劈，秦凤仪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这些人尽有迫于饥寒，不得已为盗的，况且他也不曾劫我，何必杀他。”

石不磷道：“只恐我们到他手里，他不肯留我。”便扶他起来，只见这人呵：

阔额突然如豹，疏眸炯炯如星。

胡须一部似钢针，启口声同雷震。

并无一毫惧怯。秦凤仪道：“好一个好汉！快取酒与他压惊。”

秦淮道：“这是谢大王不杀恩了。”吃酒时，只见他狼吞虎嚼，也没有一毫羞耻。

秦凤仪道：“我看兄仪度应非常人。但思兄在此胡行，不知杀了多少人，使人妻号子哭。若使方才兄一失手，恐兄妻子亦复如此，兄何不改之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广西熟苗。每年夏秋之交，毕竟出来劫掠。今承吩咐，便当改行。”

正饮酒时，船上人又喊道：“贼又来了！”却是贼船道贼首被杀，齐来报仇。四橹八桨，飞似赶来。

将近船，那人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这干人只把船傍拢来，都不动手。这人便挥手向秦凤仪、石不磷谢了，一跃而过，其船依旧箭般去了。

石不磷道：“饶人不是痴。若方才砍了他，如今一船也毕竟遭害，还是凤仪远见。”

凤仪道：“偶然一哀怜他，也不曾虑到此事。”

行了许久，到了湘潭。那边也打发几个人、一只船来迎接。石不磷便要辞回，秦凤仪定要他到任上。不一日，到了任，只见景色甚是萧条。去谒上司，有的重他一个新进士；有的道他才得进步就上本，是个狂生，不理他；还有的道他触忤内阁，远选来的，要得奉承内阁，还凌轹他。

一个衙宇一发齐整，但见：

烂柱巧镶墨板，颓椽强饰红檐。破地平东缺西宇，旧软门前拼后补。穿堂巴斗大，纸糊窗每扇剩格子三条；私室庙堂般，朽竹笆每行搁瓦儿几片。古桌半存漆，旧床无复红。壁欹难碍月，门缺不关风。

还有一班衙役更好气象：

门子须如戟，皂隶背似弓。管门的向斜阳捉虱，买办的沿路寻葱。衣穿帽破步龙钟，一似卑田院中都统。

每日也甚兴头：

立堂的，一庭青草；吆喝的，两部鸣蛙。告状，有几个噪空庭乌雀嘴喳喳；跪拜，有一只骑出入摇铃饿马。

秦凤仪看了这光景，与石不磷倒也好笑，做下一首诗，送石不磷看，道：

青青草色映帘浮，宦舍无人也自幽。

应笑儒生有寒相，一庭光景冷于秋。

石不磷也作一首：

堪笑浮生似寄邮，漫将凄冷恼心头，

相携且看愚溪水，傲杀当年柳柳州。

不数日，石不磷是个豪爽的人，看这衙斋冷落，又且拘局得紧，不能歌笑，竟辞秦凤仪去了。凤仪已自不堪，更撞柳州府缺堂官。一个署印二府，是个举人，是内阁同乡。他看报晓得凤仪是触突时相选来的，意思要借他献个勤劳儿，苦死去腾倒他。委他去采办大木，到象山、乌蛮山各处。

这山俱是人迹罕到处所，里边蚺蛇大有数围，长有数十丈，虎、豹、猿、猱，无件不有。被秦凤仪一火烧得飞走，也只数月，了了这差。他又还憎嫌他糜费，在家住得不上五七日，又道各峒熟苗累年拖欠粮未完，着他到峒征收。这些苗子有两种：一种生苗，一种熟苗。生苗是不纳粮当差的。熟苗是纳粮当差的，只是贪财好杀，却是一般。

衙门里人接着这差委的牌，各人都吃一惊道：“这所在没钱赚，还要赔性命，这所在哪个去？”你告假，我托病，都躲了。只有几个吃点定了，推不去的，共四个皂隶，一个马夫，一个伞夫，一个书手，一个门子。

出得城，一个书手不见了。将次到山边，一个伞夫把伞“扑”地甩在地下，装肚疼再不起来，只得由门子打伞。□□□□（那开路的）皂隶又躲了。没奈何□□□□□□（自带了缰，叫）马夫喝道。□□□□。(那门子道)：“老虎来了！”喊了一声，□□□□□(两个又躲了)魆静。秦凤仪□□(看了)又好恼，又好笑，落落脱脱正信着马走去。那山且是险峻：

谷暗不容日，山高常接云。

石横纡马足，流瀑湿人巾。

秦凤仪正没摆拨时，只听得竹篠里簌簌响，钻出两个人来。秦凤仪道：“你是灵岩峒熟苗么？我是你父母官。你快来与我控马，引我峒里去。”这苗子看了不动。

秦凤仪道：“我是催你粮的，你快同我走。”只见这苗子便也为他带了马进去。过了几个山头，渐有人家。竹篱茅舍，也成村景。走出些人来，言语侏[亻离]，身上穿件杂色彩衣，腰紧一方布，后边垂一条，似狗尾一般。女人叫夫娘，穿红着绿，耳带金环，也有颜色。

见这两个人为他牵马，道：“是你爷娘来？”

这两个回道：“道是咱们父母官。”

一路引去，听得人纷纷道：“头目来了！”却是一个苗头走来。

看了秦凤仪便拜道：“恩人怎到这个所在来？”凤仪一看，正是船上不杀他的强盗。

秦凤仪跳下马道：“我在此做了个融县县丞。府官委我来催粮。”

这苗目道：“催粮再没一个进我峒来的。如今有我在,不妨且到我家坐地，我催与父母。”

到他家里，呼奴使婢，不下一个仕宦之家。摆列熊掌、鹿脯、山鸡、野味与村酒。秦凤仪叫那人同坐，那人道：“同坐，父母体便不尊了。”便去敲起铜鼓，驼枪弄棒，赶上许多人来。

他与他不知讲些什么，又着人去各峒说了。不三日之间，银子的、布的、米谷的都拿来。那人道：“都要送出峒去。”自己与秦凤仪控马，引了这些人相随送到山口，洒泪而别。

秦凤仪自起地方夫，搬送到府，积年粮米都消。二府又道他得峒苗的赃，百般难为。

恰喜得一个新太府来，这太府正是窦员外。临出京时，去见内阁。内阁相见道：“这地方是个烟瘴地方，当日曾有一个狂生妄言时政，选在那边融县做个县丞。这个人不知还在否？但是这个不好地方，怎把先生选去？且暂去年余，学生做主，毕竟要优擢足下。”

窦知府唯唯连声而退。心下便想道：“怎老畜生你妨贤病国，阻塞言路，把一个言官弄到那厢，还放他不过？”想起，正是秦凤仪。

又怕他有小人承内阁之意，或者害他，即起身上任。只见不曾出城，有一个科道送书道：“秦生狂躁，唯足下料理之。”窦知府看了大恼。

路经扬州，闻石不磷不在，也不寻访。未到任，长差来迎，便问：“融县秦县丞好么？”众人都道他好。

到了任，同知交盘库藏文卷，内有“各官贤否”。只见中间秦凤仪的考语道：

恃才傲物，黩货病民。

窦知府看了一笑，道：“老先生，秦生得罪当路，与我、你何干？我们当为国惜才，贤曰‘贤’，否曰‘否’，岂得为人作鹰犬。”弄得一个二府羞渐满面，倒成了一个仇隙。

数月后，秦凤仪因差到府，与窦知府相见，竟留入私衙。秦凤仪再三不肯，道是辖下，窦知府道：“我与足下旧日相知，岂以官职为嫌？”秦凤仪只得进去，把科道所托的书与秦凤仪看了，又把同知的考语与看。

秦凤仪道：“县丞在此，也知得罪时相，恐人□□(再加)陷害，极其谨饬。年余奔走□□□(不能亲)民事，何尝扰民？反说通贿？”

窦知府道：“奸人横□(口)诬人，岂必人之实有？便有不□□(实，于)足下何患？考语我这边已改了道：

一勤莅事，四知盟心。

秦凤仪道：“这是台臺培植，穷途德意，但恐为累。”

窦知府笑道：“为朋友的死生以之。他嗔我，不过一削夺而已，何足介怀？足下道这一个知府足增重我么？就今日也为国家惜人材，增直气，原非有私于足下。”因留秦凤仪饮：

作客共天涯，相逢醉小斋。

趋炎图所丑，盛德良所怀。

两个饮酒时，又道：“前娶小妾，已是得子。去岁丧偶，全得小妾主持中馈。”定要接出来相见。

自此，各官见府尊与他相知，也没人敢轻薄他。只是这二府与窦知府合气，要出血在秦凤仪身上。

巡按按临时，一个揭贴，单揭他“采木冒破，受贿缓粮”。过堂时，按院便将揭帖内事情，扳驳得紧。

窦府尊力争道：“采木不能取木，虚费工食，是冒破，他不半年采了许多木头。征粮不能完粮，是得钱缓，他深入苗峒，尽完积欠。还有甚通贿？害人、媚人难为公道？”这会巡按也有个难为秦凤仪光景，因“害人、媚人”一句签了他心，倒避嫌不难为他。

停了半年，秦凤仪得升同州州同。窦知府反因此与同知交讦，告了致仕，同秦凤仪一路北回。秦凤仪道：“因我反至相累。”

窦知府道：“贤弟，官职、人都要的。若为我要高官，把人排陷，便一身暂荣，子孙不得昌盛。我有田可耕，有子可教，罢了！这不公道时世，还做什官？”

后来秦凤仪考满，再转彰德通判，做了窦知府公祖，着实两边交好。给由升南工部主事，转北兵部员外，升郎中，升扬州知府。恰好窦知府又荐地方人材，补凤翔知府，升淮扬兵道。

此时石不磷方在广陵，都会在一处。两个厚赠石不磷，成一个巨富人。呜呼！一言相托，不以女色更心，正是：

贤贤易色，一日定交。不以权势易念，真乃贫贱见交情。

若石不磷非知人之杰，亦何以联两人之交。三人岂不足为世间反面寡情的对证！

# 第十三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

金鱼紫绶拜君恩，须念穷檐急抚存。

丽日中天清积晦，阳春遍地满荒村。

四郊盗寝同安盂，一境冤空少覆盆。

勤勉弦歌歌化日，循良应不愧乘轩。

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未做官时须办有匡济之心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。做官时更当尽展经纶之手。即如管抚字，须要兴利除害，为百姓图生计，不要尸位素餐；管钱谷，须要搜奸剔弊，为国家足帑藏，不要侵官剥众；管刑罚，须要洗冤雪枉，为百姓求生路，不要依样葫芦。这方不负读书，不负为官。若是戴了一顶纱帽，或是作下司凭吏书，作上司凭府县，一味准词状，追纸赎，收礼物，岂不负了幼学壮行的心。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：或有吏才未必有操守，极廉洁不免太威严，也是美中不美。

我朝名卿甚多，如明断的有几个：当时有个黄绂，四川参政。忽一日，一阵旋风在马足边刮起，忽喇喇只望前吹去。他便疑心，着人随风去，直至崇庆州西边寺，吹入一个池塘里才住。黄参政竟往寺里，这些和尚出来迎接。他见两个形容凶恶，他便将醋来洗他额角，只见洗出网巾痕来。一打一招，是他每日出去打劫，将尸首沉在塘中。塘中打捞，果有尸首。

又有一位鲁穆。出巡见一小蛇随他轿子，后边也走入池塘。鲁公便干了池，见一死尸缒一磨盘在水底。他把磨盘向附近村中去合，得了这谋死的人。

还有一位郭子章。他做推官，有猴攀他轿杠，他把猴藏在衙中。假说衙人有椅，能言人祸福，哄人来看。驼猴出来，扯住一人，正是谋死弄猢狲花子的人。这几位都能为死者伸冤，不知更有个为死者伸冤，又为生者脱罪的。

我朝正统中，有一位官，姓石名璞，仕至司马，讨贵州苗子有功。他做布政时，同僚夫人会酒，他夫人只荆钗布裙前去。只见这各位夫人，穿了锦绣，带了金银，大不快意。回来，石布政道：“适才会酒，妳坐第几位？”

道：“第一位。”

石布政道：“只为(我)不贪赃，所以到得这地位；若使要钱，怕第一位也没妳坐份。”正是一个清廉的人，谁晓他却又明决。

话说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有一个人家，姓柏名茂，号叫做清江，是个本县书手。做人极是本分，不会得舞文弄法，瞒官作弊，只是赚些本份钱儿度日。抄状要他抄状钱，出牌要他出牌钱，好的，便是吃三盅也罢。众人讲公事，他只酣酒，也不知多少堂众，也不知哪个打后手。就在家中，饭可少得，酒脱不得。吃了一醉，便在家中胡歌乱唱，大呼小叫。白了眼是处便撞；垂着头随处便倒，也不管桌，也不管凳，也不管地下。到了年纪四十多岁，一发好酒。便是见官，也要吃了盅去，道是壮胆。人请他吃酒，也要润润喉咙去，道打脚地。十次吃酒，九次扶回，还要吐他一身作谢。多也醉，少也醉；不醉要吃，醉了也要吃。人人都道他是酒鬼。娶得一个老婆蓝氏，虽然不吃酒，倒也有些相称：不到日午不梳头，有时也便待明日总梳；不到日高不起床，有时也到日中爬起；鞋子常是倒跟，布衫都是油腻；一两麻绩有二十日，一匹布织一月余；喜得两不憎嫌。单生一女，叫名爱姐，极是出奇，她却极有颜色，又肯修饰：

眉蹙湘山雨后，身轻垂柳风来，

雪里梅英作额，露中桃萼成腮。

人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只是爹娘连累，人都道她是酒鬼的女儿，不来说亲。蹉跎日久，不觉早已十八岁了。愁香怨粉，泣月悲花，也是时常所有的。

一日，有个表兄，姓徐叫徐铭，是个暴发儿财主。年纪约莫二十六七，人物儿也齐整。极是好色，家中义儿媳妇、丫头不择好丑，没一个肯放过。自小见表妹时已有心了。

正是这日,因告两个租户，要柏清江出一出牌。

走进门来，道：“母舅在家么？”此时柏清江已到衙门前，蓝氏还未起。

爱姐走到中门边，回道：“不在。”

那蓝氏在楼上听见是徐铭，平是极奉承他的，道：“爱姐，留里边坐，我来了！”爱姐就留来里边坐下，去煮茶。

蓝氏先起来，床上缠了半日脚，穿好衣服，又去对镜子掠头，这边爱姐早已拿茶出来了。徐铭把茶放在桌上，两手按膝上，低了头，痴痴看了道：“爱姑，我记得妳今年十八岁了。”

爱姐道：“是。”

徐铭道：“说还不曾吃茶哩！想妳嫂嫂十八岁已养儿子了。”

爱姐道：“哥哥是两个儿子么？”

徐铭道：“还有一个怀抱儿，雇奶子奶的，是三个。”

爱姐道：“嫂子好么？”

徐铭故意差接头道：“丑，赶不上妳个脚指头！明日还要娶两个妾。”

正说时，蓝氏下楼，问：“是为官司来么？”吃了茶，便要别去。

蓝氏道：“明日我叫母舅来见你。”

徐铭道：“不消，我自来。”

次日，果然来，竟进里边。见爱姐独坐，像个思量什么的。他轻轻把她肩上一搭道：“母舅在么？”

爱姐一惊，立起来道：“又出去了。昨日与他说，叫他等你，想是醉后忘了。”

徐铭道：“舅母还未起来？”

爱姐道：“未起。我去叫来。”

徐铭道：“不要惊醒她。”就一把扯爱姐同坐。

爱姐道：“这什么光景？”

徐铭道：“我姊妹们何妨？”又扯她手道：“怎这一双笋尖样的手不带一双金镯子与金戒指？”

爱姐道：“穷，哪得来？”

徐铭道：“我替妹妹好歹做一头媒，叫妳穿金戴银不了。只是妳怎么谢媒？”腼腼腆腆的缠了一会，把她身上一个香囊扯了，道：“把这谢我罢！”随即起身道：“我明日再来。”去了。

此时爱姐被他缠扰，已动心了。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门前寻酒吃，蓝氏不肯早起，这徐铭便把官事做了媒头，日日早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忽一日，拿了支金簪、两个金戒子走来道：“贤妹，这回妳昨日香囊。”

爱姐道：“什么物事？要哥哥回答。”看了，甚是可爱，就收了。

徐铭道：“妹妹，我有一句话，不好对妳说，舅舅酒糊涂，不把妳亲事在心，把妳青年误了。妳嫂嫂妳见的，又丑又多病，我家里少妳这样一个能干人。我与妳是姊妹，料不把来做小待。”

爱姐道：“这要凭爹娘。”

徐铭道：“只要妳肯，怕他们不肯？”就把爱姐捧在膝上，把脸贴去，道：“妹妹，似我人材、性格、家事，也对得妳过。若凭舅老这酒糟头，寻不出好人。”

爱姐道：“兄妹没个做亲的。”

徐铭道：“尽多，尽多。明做亲多，暗做亲的也不少。”

爱姐笑道：“不要胡说。”一推立了起身。只听得蓝氏睡醒讨脸汤。徐铭去了。

自此来来往往，眉留目恋，两边都弄得火滚。

一日，徐铭见无人，把爱姐一把抱定道：“我等不得了。”

爱姐道：“这使不得！若有苟且，我明日怎么嫁人？”

徐铭道：“原说嫁我。”

爱姐道：“不曾议定。”

徐铭道：“我们议定是了。”爱姐只是不肯。

徐铭双膝跪下道：“妹子，我自小儿看上妳到如今，可怜可怜！”

爱姐道：“哥哥不要歪缠，母亲听得不好。”

徐铭道：“正要她听得。听得，强如央人说媒了。事已成，怕她不肯？”爱姐狠推，当不得他恳恳哀求，略一假撇呆，已被徐铭按住，揿在凳上。爱姐怕母亲得知，只把手推鬼厮闹，道：“罢，哥哥饶我罢！等做小时，凭你。”

徐铭道：“先后一般，便早上手些儿更妙。”

爱姐只说一句“羞答答，成什模样？”，也便俯从。

早一点着，爱姐失惊要走起来。苦是怕人知，不敢高声。徐铭道：“因妳不肯，我急了些。如今好好儿的，不疼了。”爱姐只得听他再试。柳腰轻摆，修眉半蹙，嘤嘤甚不胜情。徐铭也只要略做一做破，也不要定在今日尽兴。爱姐已觉烦苦极了，鲜红溢于衣上。

娇莺占高枝，摇荡飞红萼，

可惜三春花，竟在一时落。

凡人只在一时错，一时坚执不定。贞女淫妇，只在这一念关头。若一失手，后边越要挽回越差，必至有事。自此一次生，两次熟，两个渐入佳境。兴豪时，也便不觉丢出一二笑声，也便有些动荡声息。蓝氏有些疑心。

一日，听得内坐起边竹椅“咯咯”有声，忙轻轻蹙到楼门边一张：却是爱姐坐在椅上，徐铭站着，把爱姐两腿架在臂上，爱姐两支手搂住徐铭脖子，下面动荡，上面亲嘴不了。

蓝氏见了，流水跑下楼来。两个听得响，丢手时，蓝氏已到面前，要去打爱姐时，徐铭道：“舅母不要声张，声张起来，妳也不像(附注：没脸皮)。我们两个已说定，我娶她做小，只不好对舅母说。如今见了，要舅母做主调停了。十八九岁还把她留在家里，原也不是。”

爱姐独养女儿，蓝氏原不舍难为的，平日又极趋炎这徐铭，不觉把这气丢在东洋大海，只说得几声：“你们不该做这事，叫我怎好？酒糊涂得知怎了？”只是叹气连声。

徐铭低声道：“这全要舅母遮盖调停。”这日也弄得一个爱姐躲来躲去，不敢见母亲的面。

第二日，徐铭带了一二十两首饰来送蓝氏，要她遮盖。蓝氏不收。徐铭再三求告，收了，道：“这酒糊涂没酒时，他做人执泥，说话未必听；有了酒，他使酒性，一发难说话。他也只为千择万选，把女儿留到老大。若说做你的小，怕人笑他，定是不肯。只是你两个做到其间，让你暗来往吧。”三个打了和局，只遮柏清江眼。甥舅们自小往来的，也没人疑心。任他两个倒在楼上行事，蓝氏在下观风。

日往月来，半年有余。蓝氏自知女儿已破身，怕与了人家有口舌，凡是媒婆，都借名推却。那柏清江不知头，道：“男大须婚，女长须嫁，怎只管留她在家，替妳做用？”

蓝氏乘机道：“徐家外甥说要她。”

那柏清江带了分酒，把桌来一掀，道：“我女儿怎与人做小？姑舅姊妹嫡嫡亲，律上成亲也要离异的。”蓝氏与爱姐暗暗叫苦。

又值一个，也是本县书手简胜，他新丧妻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儿女，家事也过得。因寻柏清江，见了他女儿，央人来说。柏清江道他单头独颈，人也本分，要与他。娘儿两个执拗不定，行了礼，择三月初五娶亲。徐名知道也没奈何。

一日走来望爱姐，爱姐便扯到后边一个小园里，胡床上，把个头眠紧在他怀里，道：“你害我，你负心！当时我不肯，你再三央及，许娶我回去，怎竟不说起？如今叫我破罐子怎到人家去？”

徐铭道：“这是妳爹不肯。就是如今妳嫁的是简小官，他在我后门边住，做人极贫极狠，把一个花枝般妻子，叫她熬清守淡。又无日不打闹，将来送了性命。如今把妳凑第二个。”

爱姐道：“爹说他家事好。”

徐铭道：“你家也做书手，只听得妳爹打板子，不听得妳爹赚银子。”

爱姐听了，好生不乐道：“适才你说在你后门头，不如我做亲后，竟走到你家来。”

徐铭道：“他家没了人，怕要问妳爹讨人，累妳爹娘。”

爱姐道：“若是我在他家里，说是破罐子，做出来到官，我毕竟说你强奸。”

徐铭道：“强奸可是整半年奸去的？妳莫慌，我毕竟寻个两全之策才好。”

杨花漂泊滞人衣，怪杀春风惊欲飞。

何得押衙轻借力，顿教红粉出重围。

爱姐道：“你作速计议。若我有事，你也不得干净！”

徐铭一头说，一头还要来顽耍，被爱姐一推，道：“还有什心想缠帐？我嫁期只隔得五日，你须在明后日定下计策复我。”

徐铭果然回去，粥饭没心吃，在自己后园一个小书房里，行来坐去，要想个计策。只见一个奶娘王靓娘抱了他一个小儿子进园来耍，就接他吃饭。这奶娘脸儿虽丑，身体苗条，与爱姐不甚相远，也挣得一双好小脚。徐铭见了道：“这妮子我平日寻寻她，做杀张致。我与家人媳妇、丫头有些帐目，她又来缉访我，又到我老婆身边挑拨，做她不着罢。”筹画定了，来回复爱姐。爱姐欢喜，两个又温一温旧，回来。

做亲这日，自去送她上轿。那个小官因是填房，也不甚请亲眷。到晚，两个论起都是轻车熟路，只是那爱姐却怕做出来，故意的做腔做势。见他立拢来，脸就通红，略来看一看，不把头低，便将脸侧了，坐了灯前，再也不肯睡。简小官催了几次，道：“妳先睡”，她却：

锦抹牢拴故殢郎，灯前羞自脱明珰.

香消金鸭难成寐，寸断苏州刺史肠。

漏下二鼓，那简小官在床上摸拟半日，伸头起来张一张，不见动静.停一会又张，只见她虽是卸了妆，里衣不脱，靠在桌上,小简道：“爱姑，夜深了，妳困倦了，睡了罢。”她还不肯。小简便一抱抱到床里，道：“不妨得，别个不知痛痒，我老经纪，服侍个过的。难道不晓得路数？”要替她解衣。

扭扭捏捏又可一个更次，倒在腰带子与小衣带子都打了七八个结，定不肯解。急得小简情急，连把带子扯断。

她道行经，小简道：“这等早不说！叫我吃这许多力。”只得搂在身边，干调了一会睡了。

三朝，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见。家中一个小厮，叫做发财。

爱姐道：“你今做新郎，须带了他去，还像模样。”

小简道：“家中须没人做茶饭与妳。”

爱姐道：“不妨，单夫独妻，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。”小简听了好不欢喜。

出门半晌，只见一个家人挑了两个盒子，随了一个妇人进门。爱姐也不认得。见了，道是徐家着人来望，送礼。爱姐便欢天喜地，忙将家中酒肴待她。那奶子道：“亲娘，我近在这里，常要来的，不要这等费心。”爱姐便扯来同坐，自斟酒与她。外边家人正是徐豹，是个蛮牛，爱姐也与他酒吃。吃了一会，奶娘原去得此货，又经爱姐狠劝，吃个开怀，醉得动不得了。外边徐豹忙赶来，道：“待我来服侍她。”将她衣服脱下，叫爱姐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与她；内外新衣与她穿扎停当。这奶子醉得哼哼的，凭他两个抟弄。徐豹叫爱姐快把桌上酒肴收拾，送来礼并奶子旧衣都收拾盒内。怕存形迹被人识破。他早将奶子头切下，放入盒里。爱姐扮做奶子，连忙出门。

纷纷雨血洒西风，一叶新红别院中。

纪信(附注：楚汉相争时刘邦部将，曾假扮刘邦以诳楚，为项羽所杀。)计成能诳楚，是非应自混重瞳。

徐铭已开后门接出来，挽着爱姐道：“没人见么？”

爱姐道：“没人。”

又道：“不吃惊么？”

爱姐道：“几乎惊死，如今走还是抖的。”进了后园，重赏了徐豹。又徐铭便一面叫人买材，将奶子头盛了，雇仵作抬出去。

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走东家、跑西家的，怕人不见动疑。

况且她丈夫来时也好领他看材，他便心死。一面自叫了一乘轿，竟赶到柏家。小简也待起身。徐铭道：“简妹丈当日近邻，如今新亲，怎不等我陪一盅？”扯住又灌了半日，道：“罢，罢！晚间有事，做十分醉了，不惟妹丈怪我，连舍妹也怪我。”大家一笑送别了。

只见小简带了小厮到家。一路道：“落得醉，左右今日还是行经。”

踉踉跄跄走回，道：“爱姑，我回来了。妳娘上复妳，叫妳不要记挂。”正走进门，忽见一个尸首，又没了头，吃上一惊，道：“是、是、是哪个的？”叫爱姑时，并不见应，寻时并不见人。仔细看时，穿的正是爱姐衣服。他做亲得两三日，也认不真，便放声哭起“我的人”来，道：“什狠心贼！把我一个标标致致的真黄花老婆杀死了！”哭得振天响。

邻舍问时，发财道：“是不知什人，把我们新娘杀死。”

众人便跟进来，见小简看着个没头尸首哭。众人道：“是你妻子么？”

小简道：“怎不是？穿的衣服都是，只不见头。”众人都道奇怪。帮他去寻，并不见头。

众人道：“这等该着人到她家里报。”小简便着发财去报。柏清江吃得个沉醉，蓝氏也睡了。听得敲门，蓝氏问时，是发财。得了这报，放声大哭，把一个柏清江惊醒，道：“女大须嫁，这时她好不快活在那里，要妳哭？”

蓝氏道：“活酒鬼，女儿都死了！”

柏江青道：“怎就弄得死？我不信。”

蓝氏道：“现有人报。”

柏清江这番也流水赶起来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去，去，去！”也不戴巾帽，扯了蓝氏，反锁了门，一径赶到简家。也只认衣衫，哭儿哭肉，问小简要头。

小简道：“我才在你家来，我并不得知。”

柏清江道：“你家难道没人？”

小简道：“实是没人。”

蓝氏道：“我好端端一个人嫁你，你好端要还我个人，我只问你要！斧打凿，凿入木。”

小简对这些邻舍道：“今日曾有人来么？”道：“我们都出外生理，并不看见。”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。

大家道：“只除非是贼，他又不要这头？又不曾拿家里什东西，真是奇怪！”胡猜鬼混，过了一夜。

天明，一齐去告，告在本县钮知县手里。知县问两家口词：一边是嫁来的，须不关事；一边又在丈人家才回，贼又不拿东西，奸又没个踪影。忙去请一个蒙四衙计议。四衙道：“待晚生去相验便知。”知县便委了他。他就打轿去看了，先把一个总甲道：“是地方杀死人命大事，不到我衙里报，打下十板发威。”

后边道：“这人命奇得紧！都是偿得命，都是走不开的。若依我问，平白一个人家，谁人敢来？一定新娘子做腔不从，撞了这简胜酒头上，杀死有之；或者柏茂夫妻纵女通奸，如今奸夫吃醋，杀死有之；只是岂有个地方不知？这是邻里见他做亲甚齐备，朋谋杀人劫财，也是有的。如今并里长一齐带到我衙中，且发监，明日具个由两请。”果然把这些人监下。

柏茂与简胜央两廊人去讲。典史道：“论起都是重犯，既来见教，柏茂夫妻略轻些，且与计保。”这些邻舍是日趁日吃穷民，没奈何，怕作人命干连，五斗一石，加上些船儿钱，管家包儿、小包儿、直衙管门包儿，都去求放，抹下名字。他得了，只把两个紧邻解堂。里长，他道不行救护，该十四石，直诈到三两才歇。

次日解堂，堂尊道：“我要劳长官问一个明白，怎端然这等葫芦提？我想这人，柏茂嫁与简胜，不干柏茂事了。若说两邻，他家死人，怎害别人？只在简胜身上罢。”把个简胜双夹棍。

简胜是个小官儿，当不过，只得招“酒狂一时杀人”。

问他头，他道“撇在水中，不知去向”。知县将来打了二十监下。审单道：

简胜娶妻方三日耳，何仇何恨？竟以酒狂手刃，委弃其头，惨亦甚矣。律以无故杀妻之条，一抵不枉。里邻邴魁、荣显坐视不救，亦宜杖惩。

多问几个罪，奉承上司，原是下司法儿。做了招，将一干人申解按察司，正是石廉使。他审了一审，也不难为，驳道：“简胜三日之婚，爱固不深，仇亦甚浅。招曰‘酒狂’，何狂之至是也？首既不获，证亦无人，难拟以辟。仰本府刑厅确审解报。”

这刑厅姓扶，他道：“这廉宪好多事，他已招了水[氵呑]头去，自然没处寻；他家里杀，自然没人见。”取来一问。也只原招。道：

手刃出自简胜口供，无人往来，则吐之邴魁、荣显者，正自杀之证也。虽委头于水，茫然无迹，岂得为转脱之地乎？

解去，石廉使又不释然，道：“捶楚之下，要使没有含冤的才好。若使枉问，生者抱屈，那死的也仇不曾雪，终是生死皆恨了。这事我亲审，且暂寄监。”

他亲自沐浴焚香，到城隍庙去烧香，又投一疏，道：“璞以上命，秉宪一省；神以圣恩，血食一方。理冤雪屈，途有隔于幽明，心无分于显晦。倘使柏氏负冤，简胜抱枉，因璞之罪，亦神之羞。唯示响迩，以昭诬枉。”石廉使烧了投词。

晚间坐在公堂，梦见一个“麥”字。醒来道：“字有两个‘人’字，想是两个人杀的。”反复解不出，心生一计，调审这起事。

人说石廉使亲提这起，都来看。不知他一捱直到二鼓才坐，等不得的人都散了。石廉使又逐个个问。简胜道：“是冤枉，实是在丈人家吃酒，并不曾杀妻。”

又叫发财，恐吓他，都一样话。只见石廉使叫两个皂隶上前，秘密吩咐道：“看外边有什人来。”

皂隶赶出去见一个小厮，一把捉了。便去带进，石廉使问他：“你什事？在此窥伺。”小厮惊得半日做不得声。

停一会，道：“徐家。”

石廉使问道：“家主叫什？”

小厮道：“徐铭。”

石廉使把笔在纸上写。是“双立人”，一个“夕”字。有些疑心，道：“你家主与哪一个是亲友？”

小厮道：“是柏老爹外甥。”

石廉使想道：“莫非原与柏茂女有奸，怪他嫁杀的？”

叫放去这起犯人，另日审。外边都哄然笑道：“好个石老爷，也不曾断得什事。”

过了一日，又叫两个皂隶：“你密访徐铭的紧邻，与我悄地拿来。”两个果然做打听亲事的，到徐家门前去。

问他左邻卖鞋的谢东山，折巾的一个高东坡，又哄他出门道：“石老爷请你。”两个死挣，皂隶如何肯放？

到司，石廉使悄悄叫谢东山道：“徐铭三月十一的事，你知道么？”

谢东山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他那日曾做什事？”

道：“没什事。”

石廉道：“想来！”

想了一会，道：“三月他家曾死了一个奶子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谁人殡殓，扛抬？”

道：“仵作卢麟。”石廉使即吩咐登时叫仵作卢麟，即刻赴司，候检柏氏身尸。差人飞去叫来。

石廉使叫卢麟；“你与徐铭家抬奶子身尸在何处？”

道：“在那城外义冢地上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是你入的殓么？”

道：“不是小人，小人只扛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有些古怪么？”

卢麟道：“轻些。”石廉使就打轿。带了仵作到义冢地上，叫仵作寻认。寻认了一会，认出来。

石廉使道：“仍旧轻的么？”

忤作道：“是轻的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且掀开来。”只见里边骨碌碌滚着一个人头。

石廉使便叫人速将徐铭拿来。一面叫柏茂认领尸棺。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，简胜也来哭。谁知天理昭昭，奶子阴灵不散，便这头端然如故。柏茂夫妻两个哭了半日，揩着眼看时，道：“这不是我女儿头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这又奇怪了，莫不差开了棺？”

叫仵作，仵作道：“小人认得极清的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只待徐铭到便知道了。”

两个差人去时，他正把爱姐藏在书房里，笑那简胜无辜受苦：“连妳爹还在哭……”

听得小厮道“石爷来拿”，他道一定为小厮去看的缘故，说：“我打点也无实迹。”

爱姐道：“莫不有些脚蹋？”

徐铭笑道：“我这机谋，鬼神莫测。从哪边想得来？”就挺身去见。

不期这两个差人不带到按察司，竟带到义冢地。柏茂、简胜一齐都在，一口材掀开。见了，吃上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带到，石廉使道：“你这奴才！你好好将这两条人命一一招来。”

徐铭道：“小的家里三月间原死一个奶子，是时病死的。完完全全一个人，怎只得头？这是别人家的。”

卢麟道：“这是你家抬来的三[扌甹]松板材。我那日叫你记认，见你说‘不消’，我怕他家有亲人来不便，我在材上写个‘王靓娘’。风吹雨打，字迹还在。”石廉使叫带回衙门。

一到，叫把徐铭夹起来。夹了半个时辰，只得招是”因奸不从，含怒杀死“。石廉使道：“她身子在哪里？”

徐铭道：“原叫家人徐豹埋藏。徐豹因常见王靓娘在眼前，惊悸成病身死，不知所在。”

石廉使道：“好胡说！若埋都埋了，怎分作两边？这简胜家身子定是了。再夹起来！要招出柏氏在哪里，不然两个人命都在你身上。”

夹得晕去，只得把前情招出，道：“原与柏氏通奸，要娶为妾。因柏茂不肯，许嫁简胜，怕露出奸情，乘她嫁时，假称探望，着奶子王靓娘前往，随令已故义男徐豹，将靓娘杀死，把柏氏衣衫着上，竟领柏氏回家。因恐面庞不对，故将头带回。又恐王氏家中人来探望，将头殓葬，以图遮饰。柏氏现在后园书房内。”

石廉使一发叫人拘了来。问时，供出与徐铭话无异。石廉使便捉笔判：

徐铭奸神鬼蜮，惨毒虺蛇。镜台未下，遽登柏氏之床；借箸偏奇，巧作不韦之计。纪信诳楚，而无罪见杀；冯亭嫁祸，而无辜受冤。律虽以雇工从宽，法当以故杀从重。仍于名下追银四十两，给还简胜财礼。柏茂怠于防御，蓝氏敢于卖奸，均宜拟杖。柏氏虽非预谋杀人，而背夫在逃，罪宜罚赎官卖。徐豹据称已死，姑不深求，余发放宁家。

判毕，将徐铭重责四十板。道：“柏氏，当日人在妳家杀，妳不行阻滞，本该问妳从谋才是。但妳是女流，不知法度，罪都坐在徐铭身上。但未嫁与人通奸，既嫁背夫逃走，其情可恶！”打了廿五。“柏茂！本该打你主家不正，还可原你个不知情，已问罪，姑免打。”蓝氏纵女与徐铭通奸，酿成祸端，打了十五。徐豹取两邻结状：“委于五月十九身死。”姑不究。卢麟扛尸原不知情，邻里邴魁等该问他一个“不行觉察，不行救护”，但拖累日久，也不深罪。还恐内中有未尽隐情，批临江府详察，却已是石廉使问得明白了。知府只就石廉使审单敷演成招，自送文书极赞道：“大人神明，幽隐尽烛。知府不能。”赞一辞，称颂一番罢了。

后来徐铭解司、解院，都道他罪不至死，其情可恶，都重责。解几处，死了。江西一省都仰石廉使如神明，称他做“断鬼石”。若他当日也只凭着下司，因人成事，不为他用心研求，王靓娘的死冤不得雪，简胜活活为人偿命，生冤不得雪。

# 第十四回 郎材莫与匹 女识更无双

怪是裙钗见小，几令豪杰肠柔。梦雨酣云消壮气，滞人一段娇羞。乐处冶容销骨，贫来絮语添愁。 谁似王娘见远，肯耽衾枕风流，漫解金钗供菽水，助郎好觅封侯。鹏翮劲抟万里，鸿声永著千秋。

右调《菩萨蛮》

世上无非富贵、贫贱两路。富贵的人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意气易骄，便把一个人放纵坏了；贫贱的人，衣食经心，亲朋反面，意气易灰，便把一个人折挫坏了。这其中须得一提醒，一激发。至于久居骄贵，一旦寒落，最是难堪；久在困苦，一旦安乐，最是易满，最不可少这提醒、激砺一着。如苏秦，他因妻嫂轻贱，激成游说之术，取六国相印。后就把这激法激张仪，也为秦相。这都是激的效验。但朋友中好的，过失相规，患难相恤；其余平交，不过杯酒往还，谈笑度日，哪个肯要成他后日功名，反惹目前疏远？至到父兄之间，不免伤了天性。独有夫妻，是最可提醒、激发的。但这些妇人遇着一个富贵良人，穿好吃好，朝夕只是撒些娇痴，或是承奉丈夫，谁晓得说他道他？若是贫的，或是粗衣淡饭，用度不克，生男育女，管顾不到，又见亲戚邻里富厚的来相形容，或相讽笑，本分的还只是怨命，陪他哭泣怨叹，丈夫知得，已自不堪；更有那强梁的，便来吵闹，絮聒柴米，打骂儿女，寻死觅活，不恤体面，叫那丈夫如何堪得？怕不颓了志气？是这些没见识女子内，不知断送了多少人。故此，人得贤妻都喜得内助，正喜有提醒、激发处，能令丈夫的不为安逸、困苦中丧了气局，不得做功名中人。像战国时乐羊子妻，因其夫游学未成回来，他将自家织的布割断，道：“为学不成，如机之断，不得成布。”乐羊子因这一点醒，就努力为学，成了名儒。又唐时有个杜羔妻刘乐，他因夫累举不第，知他将回，写一首诗寄去道：

郎君的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季被放回。

如今妾面羞君面，郎若回时近夜来。

杜羔得诗大惭大愤，竟不归家，力学举了进士。这皆贤哲妇人，能成夫的。

到我朝，也有好女子，落在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中。这丰城有一个读书的，姓李名实甫。他父亲姓李号莹斋，曾中进士，初选四川内江知县，那时实甫只七、八岁。其时父亲回家祭祖，打点上任，凡是略沾些亲的，哪一个不牵羊担酒来贺？今日接风，明日送行，哪一日不笙歌聒耳，贺客盈门？正是：

堂前痴客方沾宠，阶下高朋尽附炎。

好笑一个李实甫，哪一个豪门宦族，除没女儿的罢了，有女儿的，便差上两三岁，也都道“好个公子”，要与他结亲。李知县道儿子小，都停着，待后日。自择吉赴任去了。

一到，参谒上司，理论民词，真个是纤毫不染，视民如伤(附注：视民如有疾患而不加惊扰，深加体恤)。征收钱粮，只取勾转解上司，并不加耗；给发钱粮，实平实兑，并不扣除；准理词讼，除上司的定罪，其余自准的，愿和便与和，并不罚谷要纸；情轻的，竟自赶散；势豪强梗的，虽有分上，必不肯听，必竟拘提，定要正法。堂上状好准好结，弄得这二、三、四衙生意一毫也没。不是他不肯批去，事大，衙头掯勒他呈堂，这人犯都情愿呈堂，或是重问他罪，重罚他谷，到堂上又都免了，把甚么头由诈人？至于六房(附注：指县衙里礼、户、吏、兵刑、工六科)，他在文书牌票上极其详细，一毫朦胧不得。皂甲不差，俱用原告。衙门里都一清如水，百姓们莫不道好。

谁料好官不住世，在任不上两年，焦劳过度，一病身故。临终，对夫人道：“我在任虽无所得，家中薄田还有数亩，可以耕种自吃。实甫年小，喜得聪明，可叫他读书，接我书香一脉。我在此原不妄要人一毫，除上司助丧水手，有例的可收他；其余乡绅、里递、衙役祭奠，俱不可收，玷我清名。”说罢气绝。正是：

谩有口碑传德政，谁将大药驻循良。

魂归故国国偏远，泪落长江江共长。

此时衙内哭做一团。二衙便为他申文上司，为他经理丧事。可怜库中既无纸赎，又无兑头，只得些俸粮柴薪、马丁银两未支，不过百两，将来备办棺木、衣衾并合衙孝衣。此时本县粮里怜他清廉，都来助丧。夫人传遗命，一概不收。只是抚院、司道府间有些助丧水手银两，却也辗转申请批给，反耽延了许久，只够得在本县守候日用、路上盘缠。

母子二人扶柩下船，本县衙官免意思来一祭，倒是百姓哭送了二十余里。一路回来，最没威势的是故官家小船，虽有勘合，驿递里也懈懈的来支应，水手们也撒懒不肯赶路。母子凄凄守着这灵柩：

亭亭孤月照行舟，人自伤心水自流。

艳骨已成兰麝土，云山漫漫使人愁。

迤逦来到家中。亲邻内有的道是可惜，是个好官，天没眼！有的道：“做什清官！看他妻子怎生样过活？”他母子经营殡葬。葬时，只不过几个乡绅公祭。有几个至交来送，也只是来应故事，哪得似上任时闹烘，送上船或送一两程才散光景？逡巡年余，乡绅中份子初时还来搭他，到后来李夫人渐渐支应不来，不能去便去。公子小，不入达，没人来理他，他率性竟不去了。家中有几个能干家人，原是要依势擢些钱来靠的，见公子小，门房冷落，都各生心。

大管家李荣，他积攒些私房，央人赎身去了。

还有个李贵，识得字，在书房中服事的，他投靠了张御史，竟自出去。一个小厮来福，他与李夫人房中的丫鬟秋香勾搭，掏摸一手逃去，告官追寻，也没踪迹。

只有个老苍头李勤，只会噇饭，不会支持。遗下田有百余亩，每亩也起租一石。租户欺他孤寡，拖欠不完，老苍头去催讨，吃他两瓶酒，倒为他说穷说苦。每年反要纳粮当差，不免典衣戤饰，日渐支撑不来。故此公子先时还请先生，后来供膳不起，也便在外附读。

且喜他聪明出人，过目成诵，把父亲留下子史诗赋，下到歌曲，无不涉猎。守得孝满，年纪十五六岁。夫人也为他寻亲，但只是低三下四人家。公子又道自家宦门旧族不屑要他。至乡宦富家，又嫌李公子穷，不肯。起初也有几个媒妈子走来走去，落后酒没得噇，饭没得吃，便也不肯上门。逢着考试，公子虽是聪明，学力未到，未必能取。要年家们开填，撇不面情过的，将来后边搭一名。府间价重，就便推托，尚未得进。公子见功名未成，姻亲未就，家事又寥落，大是不快。只是豪气未除，凡是文会酒席上遇着这干公子、富家郎，他恃着才胜他，不把他在意。见这些人去趋承，他偏要去扫他，或是把他文字不通处着实涂抹，或是故意在人前联诗作耍难他。所以这干人都道他轻薄，并不肯着他。他也便自放，常做些诗歌词曲，有时在馆中高歌，有时在路上高唱，甚而市井小人也与他吃酒歌唱，道：“我目中无非这一流。还是这一起率真，不装腔。”满城中不晓得他是发泄一种牢骚不平之气，尽传他是狂荡之士。以耳为目的乡绅原没有轸恤故旧的肚肠，听得人谤他，都借来推道是不肖子，不堪培植。那李公子终不望他们提携。

似此又年余。忽一日，一个王翊庵太守，也是丰城人，与他父亲同举进士，同在都察院观政。他父亲做知县病故；王太守初任工部主事，转抽分员外，升河道郎中，又升知府。因在任直谅，忤了上司，申文乞休，回到家中。在乡绅面前问起：“李年兄去后家事何如？后人何如？”这些乡绅都道他家事凌替，其子狎近市井游棍，饮酒串戏，大坏家声。王太守听了，却也为他叹息。

次日就去拜李夫人。公子不在，请年嫂相见。王太守问了些家事，又问公子，夫人道：“苦志攻书，但未遇时”。王太守也道他是护短的言语，也不相信。送了些礼，又许后边周济，自去了。

李公子回，夫人叫他答拜。李公子次早也便具帖来王太守宅中。不料王公不在，门上见他面生，是不大往来的了，又是步行，一个跟随的老苍头，又龙钟褴褛，接帖时甚是怠慢。公子不快，只投一帖，不候见就回。彼此不题。

偶然一晚，王太守在一乡绅家吃酒回家，其时大月，只听远远一个人在月下高唱，其声清雅。王太守坐轿内细听，却是一个《桂枝香》：

云流如解，月华舒彩，吐清辉半面窥人，似笑我书生无赖。笑婆娑影单，婆裟影单，愁如天大。闷盈怀，何日独把蟾宫桂，和根折得来。 学深湖海，气凌恒岱，傲杀他绣虎雕龙，写向旁人怎解，笑侏儒与群，侏儒与群，还他穷债。且开怀，富贵非吾素，机缘听天付来。

王太守听了，道：“这一定是个才人，落魄不遇的。”着人去看来，那小厮便赶上前，把那人一瞧，那人见了，道：“谁不认得李相公，你瞧什么？”

那小厮转身便跑，回王太守道：“那人道是什李相公。细看来，似前日老爷不在家，来拜老爷的李公子。”

王太守道：“一定是李家年侄了。快请来相见。”家人忙去相请。王太守便也下轿步来，抬头一看，却也好个仪表：

昂藏骨格，潇洒丰神。目摇岩下电，灼烁射人；脸映暮天霞，光辉夺目。乱头粗服，不掩那年少风流，不履不衫，越显出英雄本色。正是：

美如冠玉轻陈孺(附注：春秋时，陈武子)，貌若荷花似六郎(附注：唐武则天之宠臣张昌宗，以貌美名)。

王太守与那人相揖了，便道：“足下莫非李莹斋公子么？”

那人便道：“卑末正是。不敢动问老先生是何人？”

王太守道：“老夫便是王翊庵。”那人便道：“这等是王年伯了。小侄一时失于回避。”

王太守道：“老夫与令先尊同第时，足下尚是垂髫，故老夫尚未识荆。可喜贤侄如许豪爽，应能步武前人。”

李公子道：“惭愧，功名未成，箕裘未绍。”

王太守道：“前见年嫂，道贤侄力学攻文，不胜欣快。更日还要屈过与小儿、小婿会文。”

李公子道：“当得趋赴。”说毕，两下分手。

李公子笑道：“可笑这王年伯那儿子、女婿，只好囊酒袋饭，做得什文字！却要我去同作文，到作文时，可不羞死了他。”仍旧高歌步月而回。

次日，王太守因前日曾应承周济，着人送白银五两，白米五石，就请公子明日赴会。李公子至日便欣然前去。

一到，王太守便出相见。公子致谢。

王太守道：“些须不足佐菽水(豆和水，指粗茶淡饭，表示微薄之意)，何烦致谢！”

吃了茶，延进花园里面。却是三间敞厅，朱棂绿槛，粉壁纱窗。厅外列几行朱朱粉粉的妖花，厅内摆几件斑斑驳驳的古董。

只见里边早有先生，姓周号公溥，是南昌府学一个有名廪生，引着两王太守公子，长字任卿，次字[梄下加灬]之，两个王太守女婿：一个刘给事公字，字君[yu-辶矞]；一个曹副使公子，字俊甫，一齐都相见了。家僮早已列下几个坐儿，铺下笔砚。王太守便请周先生出题。周先生再三谦让，出了两个题目。王太守还要出，周先生道：“只两个艺罢。”那王任卿把一本《四书》翻了又翻；王[梄下加灬]之便想得面无人色，坐在椅上动也不动；刘君[辶矞]在敞厅外走来走去，再不停足;那曹俊甫似个做得出的模样，在那厢写了几行，扯去了又写，写了又扯，也不曾成篇;只有李公子点了几点头，伸开纸来，一笔扫去，午饭后篇已完了。正是：

入瓮攒眉笑苦吟，花砖日影又移阴。

八叉(附注：唐温庭筠才思敏捷，其作诗赋叉手构思，八叉则成八韵，人称温八叉。)谁似温郎捷，掷地还成金石音。

王太守逊周先生看，周先生不肯，推了半日，周先生看了，道：“才气横溢，词调新雅，这是必售之技。”

王太守也接过去看了一看，道：“果然笔锋犀利，英英可爱。”收在一边。那四个也有有了些草(稿)的，也有一字未成的。

王太守恐妨众人文思，邀李公子到水阁上去。问道：“一向失问，贤侄令岳何人？”

李公子道：“小侄尚未有亲。”太守又沉吟了一会。

将晚，里面已备下酒肴。先生忙帮衬道：“列位相公有未完的，吃酒后请罢。”众公子都坐了。

席上，那李公子应对如流，弄得四位公子好似泥塑木雕一般。酒罢，李公子自去了。

王太守回来讨文字看，一个篇半，是来得去不得的文字；两个一篇，都也是庸说；一个半篇，煞是欠通。王太守见了也没什言语，倒叫先生有些不安。

王太守进内见了夫人道：“今日邀李家年侄与公子女婿作文，可笑我两儿、女婿，枉带这顶头巾，文理俱不甚通，倒是李郎，虽未进学，大有才气。看来不只一青衿(定)终身。”

夫人道：“你儿子、女婿都靠父亲骗的这顶头巾，原不曾会做文字。既你看得他好，可扶持他进学，也不枉年家份谊。”

王太守道：“正是。适才问他，尚未有亲。我两个女婿，都是膏梁子弟，愚蠢之人。我待将小女儿与他，得一个好女婿，后边再看顾他。夫人意下何如？”

夫人道：“李郎原是宦家，骨气不薄；你又看得他好，毕竟不辱门楣。但二女俱配豪华，小女独归贫家，彼此相形，恐有不悦。”

王太守道：“我那小小姐识见不凡，应不似寻常女流，不妨。”

次日，竟到书房对周先生道：“昨见李生文字，学力尚未充，才华尽好。”

周先生道：“是进得的。”

王太守道：“岂只进而已！竟待招他作婿，敢烦先生为我执柯(附注：作媒人)。”

先生道：“曾与夫人相商么？后边恐厌他清贫，反咎学生。”

王太守道：“学生主意已定，决不相咎。”

去后，只见刘君[辶矞]道：“我丈人老腐，不知哪里抄得这几句时文，认他不出，便说他好，轻易把个女儿与他。”

曹俊甫道：“若是果然成亲，我辈中着这个穷酸，也觉辱没我辈。”

王[梄下加灬]之道：“不妨，我只见母亲，说他又穷又好吃酒、串戏，自然不成。”

先生道：“令尊要我去说，怎生是好？”

王任卿道：“先生自去，料他不敢仰攀。”

先生去见了李公子，又请见李夫人，说及亲事，公子推却。夫人道：“既承王大人厚意，只是家贫，不能成礼。”

先生去回复，王太守道：“聘礼我并不计。”这边李夫人见他意思好，便收拾些礼物，择日纳采。

那王任卿兄弟狠狠的在母亲前破发。

母亲道：“你父亲主意定了，说他不转。”两兄弟见母亲不听，却去妹子前怨伤父母道：“没来由害妳！家又贫寒，人又轻狂；若成亲，这苦怎了？”王小姐只不言语。

后边两个嫂嫂与两个姐姐又假做怜惜，来挑拨她，道：“人又尚未进，不知读得书成么？又家中使唤无人，难道娇滴滴一个人，去自做用么？小姐可自对爹爹一说。”

小姐听得不奈烦，道：“这事我怎好开口？想爹爹必有主见。”两嫂嫂与姐姐见她不听，便翻转脸来，当面嘲笑，背地指搠她。小姐略不介意。

过了数月，李家择日毕姻。王太守与夫人加意赠他，越惹得哥嫂不喜欢。所喜小姐过门，极其承顺孀姑，敬重夫婿。见婆婆衣粗食淡，便也不着华丽衣服。家里带两房人来，她道她在宦家过，不甘淡薄，都发回了，只留一个小厮，一个丫鬟。家中用度不给，都不待丈夫言语，将来支给，并没一些娇痴骄贵光景。

只是李公子，他见两个舅子与连襟，都做张致，装出宦家态度，与他不合，他也便傲然，把他为不足相交。倒是旧时歌朋酒友，先日有豪气无豪资，如今得了妆奁，手头宽裕，常与他往还。

起初王小姐恐拂他意，也任他。后来见这干人也只无益有损，微微规讽他，李公子也不在心上。

一日，王太守寿日，王小姐备了礼先往，到得家中，父母欢悦如故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哥嫂与姐姐，不觉情意冷落。及至)贵客来，报刘相公、曹相公来，两个哥便起身奉迎报。

李公子来，道：“什贵人么，要人迎接。”直至面前，才起身相揖。

这李公子偏古怪，小姐来时，也留下什(阔)服、绫袜朱履与他打扮，他道：“我偏不要这样外边华美。”只是寻常衣服，落落穆穆走来，相揖时，也只冷冷不少屈。但是小姐见(了)已大不然，又见哥哥与刘、曹两姐夫，说笑俱有，立做一团；就是亲友与僮仆都向他两人虚撮脚；到李公子，任他来去，略不加礼。及至坐席，四人自坐一处，不与同席。

李公子想也有不堪，两眼只去看戏，不去理他。看到得意之处，偶然把箸子为它按拍。只见他四人一齐哄笑起来。

里面大姨道：“想心只在团戏上，故此为它按拍。”

二位嫂嫂道：“做一出与丈人庆寿也可。”小姐当此，好生不快，不待席终，托言有疾，打轿便行。

母亲苦死留她，不肯。此时李公子闻得小姐有疾，也便起身，两个舅子也不强留。行到芒湖渡口，只见小姐轿已歇下。叫接相公一见，便作色道：“丈夫处世，不妨傲世，却不可为世傲。你今日为人奚落，可为至矣！怎全不激发，奋志功名？”因除头上簪珥，可值数十金，道：“以此为君资斧，可勉力攻书，为我生色。且老母高年，河清难待。今我为君奉养，菽水我自任之，不萦君怀，如不成名，誓不相见。”遂乘轿而去。

李公子收了这些簪珥，道：“正是，炎凉世态，不足动我；但她以宦室女随我，甘这淡薄，又叫她受人轻笑，亦是可怜。我可觅一霞帔报母亲，答她的贫守。”

因就湖旁永复庵赁一小房读书。王小姐已自着人将铺陈柴米送来了。此后果然谢绝宾朋，一意书史，吟哦翻阅，午夜不休。每至朔望归家定省，王小姐相见，犹如宾客一般，只问：“近日曾作什功课么？”如此年余，恰值科考。王太守知他力学，也暗中为他请托。县中取了十名，府中也取在前列，道中取在八名，进学。入学之日，王太守亲自来贺，其余亲戚也渐有拢来的了。正是：

萤光生腐草，蚁辈聚新漕。

不隔数日，王小姐对公子道：“你力学年余，谅不止博一青衿便了。今正科举已过，将考遗才，何不前往，功名正未可知？”

公子道：“得陇足矣！怎又望蜀？”小姐不听，苦苦相促，只得起身。

府间得王太守力取了，宗师考试，却是遗才数少。宗师要收名望府县前列，抚按观风批首紧要分上；又因时日急迫，取官看卷，又在里边寻自己私人，缘何轮得他着？只得空辛苦一场。回时，天色尚未暮，忽然大雨骤至，顷刻水深尺许，遥见一所古庙，恰是：

古木萧森覆短垣，野苔遮径绿无痕。

山深日暮行人绝，唯有蛙声草际喧。

到得庙中，衣衫尽湿，看看昏黑，解衣独坐，不能成寐。

将次三更。只听得庙外喧呼，公子恐是强人，甚是惊恐。却是几盏纱灯，拥一贵人。光景将及到门，听得外边似有人道：“李天官在内，暂且回避。”又听吩咐道：“可移纱灯二盏送回。”忽然而散。

公子听了，却也心快。只是单身庙中，凄冷坐立不住。又失意而回，怕人看见。且值雨止，竟跣足而回。

到家，老仆与小厮在庄上耘田不回，只得一个从嫁来粗婢，又熟睡，再也不醒。王小姐只得自来开门。见了道：“是什人拿灯送你？”

公子道：“停会对妳说。”进了门，就把庙中见闻一一说知。

小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没有个自来的天官，还须努力去候大收。”

幽谷从来亦有春，萤窗休自惜艰辛。

青灯须与神灯映，暂屈还同蠖屈伸。

极热天气，小姐自篝灯续麻，伴他读书。将次到七月(尽)，逼他起身。

公子道：“罢了，前日人少，尚不见收，如今千中选一，一似海底捞针，徒费盘缠，无益。”

小姐道：“世上有不去考的秀才么？”到晚间还逼他读书，叫他看后场。

公子笑道：“哪里便用得它着？”逼不过，取后场来看，是篇《蛟龙得云雨论》，将来读熟了。

次早起身，跟的小厮挑了行李，赶不得路，一路行来，天色已晚。捱城门进得，各饭店都已关了，无处栖止，公子叫小厮暂在人家檐下看着行李，自到按院前打听。清晨寻歇家，在院前行来行去，身子困倦，便在西廊下打盹。

不期在巡梦中梦见一条大黑龙，蟠在西廊下，惊醒道：“必有奇人。”

夜暗传出道：“凡有黑夜在院前潜行打听的，着巡捕官羁留，明日解进。”此时深夜，缘何有人？四下看，只得一个秀才，就便在睡中拿住。李公子若待要脱身时，又无钱买脱，只得随他。

明晨解进，只见御史在堂上大声道：“你是什人？敢黑夜在我衙前检点！”

公子对道：“生员是丰城新进生。闻得太宗师大收遗才，急于趋赴，过早在院前打盹，别无他情。”

御史见是个秀才，已道他是梦中龙了。问了名字，吩咐一体考试。

及至考时，因梦中梦龙，便出《蛟龙得云雨论》题。李公子便将记的略加点窜，赶先面缴。其余这些人，有完得早的，只用钱买得，收在卷箱内好了；还有捱不上，不得收的。他却得御史先看，认得他，竟批取了。后边取官来，看见是代巡所取，也便不敢遗落，出案有名。

王太守便着人送卷子钱、送人参，邀去与两个公子同寓。头场遇得几个做过题目，他便一扫出来。二、三场，两个王公子道他不谙，毕竟贴出，不期他天分高，略剽窃些儿，里边却也写得充满，俱得终场，人都为他吃惊。

归家，亲友们就有来探望送礼的了。到揭晓之夜，李公子未敢信道决中，便高卧起。只见五更之时，门外鼎沸，来报“中了三十一名”。王衙是他丈人，也有人去报。里边忙问：“是大相公？是二相公？”道是李相公。王家兄弟正走出来时，吃了一个扫兴。王太守倒喜自家有眼力，认得人。

此时李衙里早是府县送捷报旗竿，先时冷落亲戚都来庆贺。李夫人不甚礼貌，王小姐道：“世情自是冷暖，何必责备他？但使常如此，等他趋承便好。”

还有赎身去李荣，依旧回家，李夫人不许，又是王小姐说：“他服事先边老爷过，知事便留他罢。”

内外一应支费，王小姐都将自己妆奁支持，全不叫李夫人与丈夫费心。

旗匾迎回，李公子拜毕，母亲深谢岳丈提携，小姐激劝，此后闹哄哄吃赛鹿鸣，祭祖。人都羡李知县阴德，产这等好子孙。有道：“李夫人忍苦教子成名。”有道：“王太守有识见，知人得婿。”谁得知王小姐这等激发劝勉。既中后王氏兄弟与刘曹两连襟，不免变转脸来亲热，斗份资贺他，与他送行。

李公子也不免因他向来轻玩，微有鄙薄之意，又是王小姐道：“当日你在贫穷，人来轻你，不可自摧意气，今日你得进身，人来厚你，也不可少带骄矜，举人、进士也是人做来的。”又为他打点盘缠，赍发上京。

凡人志气一颓，便多扼塞；志气一鼓，便易发扬。进会场便中了进士，殿试殿了二甲十一名。观政了告假省亲，回来揖资修戢了向日避雨神祠。

初选工部主事，更改礼部，又转吏部，直至文选郎中。掌选完，迁转京堂，直至吏部尚书，再加宫保，中间多得夫人内助。夫妻偕老至八十余岁，生二子，一承恩荫，一个发了高魁。不惟成夫，又且成子。至今江右都传做美谈。

# 第十五回 劫库机虽巧 擒凶智倍神

蜂虿起须臾，最刺庸愚手。惟是号英雄，肯落他人囿？笑谈险局，瞬息除强寇，共羡运奇谋，岂必皆天佑。

右调《生查子》

从古最不好的人，莫如强盗窃贼，人人都是切齿的。不知原非父母生出来就是贼盗，只是饥寒难免，或是祖业原无饴留，自己不会迎运，时年荒歉，生计萧条；在家有不贤妻子琐聒，在外有不肖朋友牵引，也便做出事来。小则为贼，大则为盗，甚而劫牢劫库，都是有的。但是为官，在平时要禁游惰行乡，约拘他身心，遇凶年也须急蠲juān免时，赈济救他身家。人自学好的多，毕竟盗息民安。若是平常日子不能锄强抑暴，缓征薄敛，使民不安其生，是驱民为盗。不能防微杜渐，令行禁止，使民敢于作奸，是养民为盗。及至盗起，把朝廷仓库、自己身命一齐送他，岂不可笑？

以我论之，若临民之上，只处平静无事时节，以为循良也够了；若当时机仓猝，成败治乱只在转眼之间，毕竟要个见机明慧，才是做官的手段。即如先年诸理斋先生名燮，他被谪通判，在广西。其年适当朝觐，县为正官，上司便委他去一个属县掌印。

这日恰值首道临府，只得离县往府迎接。路上遇风吹折了引导蓝旗，他便急回府中，且不去接官，忙进牢点押。不期牢中有几个海贼，与外边的相应，被他进去一搜，搜出器械，他就拿来勘问。正勘问时，他又行牌属县，叫衙官整肃人役，把守狱库。也不待问完，交与本府一个孙推官研究，他自带了民壮，复赶到县。恰值强盗劫库，在县与人役拒敌，恰得他带人到县赶散。各官都称颂他神明，他道：“强盗越狱，未有外无应而能成事者。料他必□□□(然率众)去接上司而劫狱，此计不遂，故此乘□□□□□□□(他审案未到县又)来劫库，理之显然，没有神术。”只是因个还在事尚未成，我可预防的。据我闻见还有个事起卒，终能除盗保身，这也是极能的能吏。

我朝嘉靖间有一位官人，姓张，名佳胤，号蠗崃，曾在两浙做巡抚。此时浙江因倭子作乱，设有十营兵士，每月人与粮银一两。后来事平要散他，只是人多，一时难散，只把兵粮减做一半银，一半钱给他。但当时钱不通行，他粮不够吃，自然散去。

不料这些兵中间有个马文英、杨廷用，作起耗来，拥到巡抚衙门，鼓噪进去讲。这巡抚没担当，见人来一跑，反被他拿去，把他丢在草褥上，还把他要上称竿，逼得司道应许，复他粮，又与他二千两犒赏才罢。

奏上，朝廷旨下九卿会议，便会推了张佳胤督抚浙江军门。他闻报便单骑上道，未及择日到任。先是杭州遭兵变，之后盗贼蜂起，有几个好事乡官，因盗贼搅扰，条陈每巷口要添造更楼，居民轮流巡逻。只是乡宦大户，生员官吏，俱已有例优免，只是这些小户人家轮守；可怜这些小户，辛苦一日，晚间又要管巡更。立法一新，官府正在紧头里，毕竟日夜出来查点，不造的要问罪，不巡逻的要打、要申，又做了巡捕官的一个诈局。

小民便不快道：“我们穿在身上，吃在肚里，有什偷去，如今忙了一日，夜间又与乡官大户管贼，小民该吃苦的？”便有一个余姚老学究丁仕卿，来条陈，官府不理，又闪出几个来，拥了多人去告，又不理。大家便学兵样，作起怪来，放火烧了首事乡宦住屋，尽拆毁了更楼，汹汹为变。张副都闻了这消息，兼程到省，出示禁约。这些无赖，扯毁告示。反又劫掠人财物，抢夺人酒食，这边放火，那边劫财。张副都知道大恼，暗暗请游击徐景星，商议已定。

此时(扌罗)木营兵十营，八营出海守讯，只有两营守省。张副都吩咐游击徐景星，率领把总哨官，至辕门听令，便与总哨队什道：“往日激变兵心，固失于调停，不尽是尔等之罪，今日民乱，尔等若能为我讨捕，便以功赎罪，只是不许恣行杀戮。”又叫杨文营、马廷用二人，吩咐道：“有功不唯赎罪，还有重赏。”杨、马两个随了徐游击出来，乱民听得发兵，那乖滑的，得一手躲了，还有这些不识俏的，还这等赶阵儿，一撞兵来束手就缚，中间也有无辜的，捆到辕门。先把拒敌官兵，与身边搜有金银的砍了五十多人，其余也打死百余，省城大定。张副都犒赏了这两营，马文英、杨廷用都与冠带，安了他心。

汛毕八营都回，暗着徐游击访了那八营助乱的，与马、杨共九个，先日计议定了，择日委兵巡顾副使下操，十营齐赴教场。这厢徐游击暗暗差人将这九人擒下，解入军门，历数他倡乱凌辱大臣罪状，绑出枭首，就将首级传到教场，顾副使正操，只见外边传这血淋淋九个头进来。众军正在惊愣，顾副使与徐游击便传令道：“你们都得命了，快些向北谢恩。”众人没了主意，都面北叩头。

顾副使又吩咐：“当日作乱，你等都该处死，如今圣上天恩，都爷题请，只坏了为首九人，你们都免死以后要尽心报国，不可为非。”循例颁了些赏，十营寂然。你看他何等手段？何等方略？不知他平日已预有这手段。

当时，初中进士，他选了一个大名府滑县知县。这滑县一边是白马山，一边滑河，还有黎阳津、灵昌津，是古来战争之地。还附近高鸡泊，是唐窦建德为盗人处。人性慓悍，盗贼不时出没。他一到任，立意在息盗安民，训练民壮，就里选出十六个好汉，轮番统领缉捕，巡警，城里四周，城外四乡。这十六个人叫做：

　　 元善　　卜兆　　平四夷　　和颜　　禹鼎　　狄顺　　贝通　　明鉴　　伏戎　　成治　　纪绩　　席宠　　麻直　　柯执之　　 昝盛　　经纶

　　都是膂力精强，武艺纯熟，又伶俐机巧。每轮八个管巡，八个衙前听差。且喜贼盗不生，人民乐业。不知人不激不发，这些无赖光棍，平日惯做歹事，如今弄得鸡犬也没处掏一个，自然穷极计生。

本县有个惯做剪绺头儿，坐地分赃的，叫做吉利。他不管你用铜皮，用铜钱，剪得来，要孝顺他；若不来，他会叫缉捕拿着你。

又有一个应捕头儿，惯养贼的，叫做荀奇。由你挖壁扒墙，撬门掇窗，他都知道是哪个手迹，一时孝顺不到，他去抓来送官。

一个做响马的，叫做支广。尝时抓得些儿，到一个姓桑，绰号“丧门神”家赌博。这丧门神家里，是个惯开赌场，招引无赖，惯撮些头儿，收管放筹买尊买酒过日子的。这吉利、荀奇、支广一班儿座落在他家耍子。

忽一日赌兴正高，却是你又缺管，我又无银，赌来都不畅意。支广道：“兄弟，我连日生意少，怎你们也像没生意？”

吉利道：“可恨张知县，他一来叫这些民壮在这闹市巡绰，这些剪绺的，靠是人丛中生意，便做不来，连我们也干搁。”

荀奇道：“正是，我也吃他的亏，冷了他们的生意，便绝了我衣食饭碗。”

丧门神道：“生意各别，养家一般，只许他罚谷罚纸开门打劫，不许我们做些勾当。”

支广道：“如今我们选动手他起来，勾合一班，打入私衙；或是劫了他库，大家快活受用一受用，便死也甘心。”

吉利道：“我们这几个人做得什来，还须再勾几个可做。”

荀奇道：“我那些部下，可也有四五十个，叫他齐来。”

支广道：“那些鼠窃狗偷的当得什事，须我那几个哥哥来才好。”

丧门神道：“寻来时须带挈我，不要撇了我。”

支广道：“自然。”

便一个头口，赶到高鸡泊前，寻着一个好朋友，叫做张志，绰号张生铁，也是常出递枝箭儿，讨碗饭吃的。两个相见道：“哥一向哩。”

支广道：“哥生意好么？”

张志道：“我只如常，这些客如今等了天大明才，也毕竟二三十个结队，咱一两个人了他不来，已寻了几个兄弟，哥可来么？”

支广道：“兄弟也要做一儿，也只为人少，故来寻哥。”

张志道：“贤弟挈带

一挈带，是什么客人？”

支广道：“不是。”

悄悄附耳道：“滑县县库。”

张志道：“这事甚大又险。”

支广道：“我们哪一注银子不从险来，客人的货有限，库中是豆麦熟时征够，有六七千银子，这才够咱们用。”

张志道：“然虽如此，你我合来，不过百余个人，怕不济事。我这里还有一个任金刚，任敬。他开着个店，外边卖酒，里边下客，做些自来买卖，极有志气，也须合着他才好，咱与你去寻他来。”

两个便到任敬店中来，任敬正立在柜里，见了张志，便走出来，邀进里面，一座小小三间厅上坐下，任敬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

张志道：“咱朋友，姓支，名广，特来拜大哥的。”

任敬道：“是有何见教？”

张志蹴去他耳边轻轻的道：“他有一主大财，特来照顾哥哥。”

任敬道：“是什么财？”

张志又近前道：“是滑县库里。”

任敬道：“这财在县里，有人，不容易要它的，哥过得罢了，走这险做什么？”

张志道：“哥，你过得些，咱过不得哩，银子可有多的么？哥不去，咱自去。”

任敬道：“冒失鬼，且住着，待咱想，怎轻易把性命去搏钱。”坐了一会，吃了杯茶，只见任敬走了进去。

须臾戴了一顶纱帽，系了一条带，走将出来。张志便赶将过去，磕一个头道：“爷，小人磕头。”

任敬道：“起来。”大家笑了一笑。

张志道：“哥，这里来这副行头？”

任敬道：“二月间，是一个满任的官，咱计较了他，留下的。兄弟，咱戴了像个官么？”

张志道：“像，只是带些武气。”

任敬道：“正要它带武哩。”连忙进去脱了冠带，来附耳与张志说了几句。

张志拍手道：“妙，妙！我道是毕竟哥有计较。”

任敬道：“论起这事，只咱两做得来。”

张志道：“是。咱前年在白马山，遇着个现世报。他道：‘拿宝来！’咱道：‘哥递一枝箭儿来。’那厮不晓得递什箭。我笑道：‘哥性命，恁不值钱，撞着一个了得的，干干被他送了。’那厮老实，道：‘咱不晓得这道儿，嫂子嫌咱整日在家坐，教咱出来的，不利市，咱家去吧。’咱道：‘哥也是恁造化，停会有一起客人，十来人，你照样问他。他不肯下马，你道且着一个上来，咱便跑来，包你利市。’那厮道：‘他来找怎生？’我道：‘现世报。适才独自不怕，有帮手倒怕，照这样做去，客人不下马，吃咱上去一连三枝箭，客人只求饶命。’咱去拿了两个挂箱，一个皮匾，赏一个挂箱与他，教他以后再不可白来，这便是只两个做了营生。”

任敬道：“怎还叫过不得？”

张志道：“自古空里来，巧里去，不半年了在巢穴儿，并在赌场上了。”

任敬道：“但这劫库，也不是小事，这也要应手，我又还寻两个人去，支兄不消得说，就是支兄所约的，也毕竟借重，没有个独吃自的理。”

支广道：“多谢哥带挈。”

须臾，只见又到了三个虎体彪形的大汉，相见了，大家一齐在酒店中坐下。任敬指着对张志与支广道：“这三个都是咱兄弟，一个步大，他家有两个骡子，他自己赶脚，捉空也要布摆两个人。这闕老三，他虽是个车夫，颇有本事。这个桓福，是云昌津渡子，也是个河上私商。”说了姓名，就对这三个道：“后日早晨，咱有用着你处。”

三人道：“哥有用咱处，汤火不辞。”

任敬道：“明日闕老三与步老大，与咱雇一辆大车，后日早在南门伺候，只见咱与张大哥抓一个人出来，都来接应。支大哥与你约的朋友也都在南门车边取齐。一辆车坐了十多人，也动疑。桓大哥可带小船一只，与咱家丁二人应咱，以便分路，是必不可误事。”正是：

　　 闲云傍日浮，萧瑟野风秋。

　　 浅酌荒村酒，深筹劫库谋。

六个人吃得一个你醉我饱，分手，都各干自己的事。

支广、步大一起自在门外，桓福自在津口，不题。

只见这日张知县正坐堂，忽有门上报道：“外边有锦衣卫差官见爷。”张知县心下也便狐疑，且叫请，便迎下卷篷来，却是一个官，一个校尉。随着行了礼。

那官道：“借步到后堂有话。”张知县只得请进后堂留茶。又道：“请避闲人。”

张知县一努嘴，这些门子吏书都躲了。也不曾坐下，那官一把扯住张知县道：“张爷，不要吃惊，咱不是差官，咱是问爷借几千银子用的。”那校尉早已靴内嗖地一声，掣出一把刀来。

张知县见了道：“不必如此，学生断不把银子换性命，只下官初到，钱粮尚未追征，库中甚虚，怎么好？”

那官道：“爷不必赖，咱已查将来了。”拿出一个手折来，某限收银若干，某限收银若干，库中也不下一万。

张知县见了，侵着底子，也不敢辨，道：“是也差不远，只是壮士不过得钱，原与学生无仇，不要坏学生官。若一时拿去这些银子，近了京师，急卒不能解，名声播扬，岂不我要削职，况且库中银子，壮士拿去也不便用，不若我问本县大户借银五千，送与二位，不曾动着库中，下官还可保全草芥前程，二位亦可免累日发露。”

那官道：“五千也中够咱用，你不要耽延弄咱。”

张知县道：“五千不够使，便加二千，若说弄二位，学生性命在二位手里，这断不敢。”

那校尉道：“便库中银胡乱拿些去吧，谁有工夫等？”

张知县道：“这不但为学生，也为二位。”

那官道：“只要找截些。”张知县便叫听事吏。此时衙门人已见了光景，不肯过去，叫不过。

一个兵房吏喻土奎过去，也是有算计的人。张知县道：“我得朝廷奉旨拿问，如今二位请他里面有亲认，可以为我挽回，急要银七千两，你如今可为我一借。”

喻外郎道：“在哪厢借？”

张知县道：“拿纸笔来我写与你。”拿过纸笔便写道：

　　 丁二衙、朱三衙、刘四衙共借银一千两，吏平四夷等共借银六百两；书手元善等共借银四百两；当铺卜兆四铺各借银四百两；富户狄顺八户，各借银三百两；里长柯执之八名，各借银一百两。

又对这吏道：“这银子我就在今年兑头、火耗、柴薪、马丁内扣还，决不差池，银子不妨零碎，只要足纹。”打发了吏去。

张知县就与那官同坐在侧边一间书房内。那校尉看一看，是斗室，没有去路。他便拿把刀只站在门口。

张知县道：“下官早间出来，尚未吃午膳，二位也来久了，吃些酒饭何如？”

那官道：“使得。”

张知县便叫个饭，只见外边拿上两桌饭与酒进来递那官，那官不吃。道：“你先用。”

张知县：“你怕咱用药来，多虑。”便放开肚皮，每样吃上许多，一连斟上十来大杯酒。笑道：“何如？”

这两个见了，酒虽不敢多吃，却吃一个饱，只是喻外郎见了三个衙头，合了这一起民壮，道：“老爷叫借银，却写出你们□□(三个)人明白，借银子是假，要在我们身上计议救他了，如今怎么处？”

明鉴道：“如今这贼手拿着刀子，紧随着老爷，动不动要先砍老爷，毕竟要先骗除得这贼才好。”

众人道：“这贼急切，怎肯离身？”

伏戎道：“罢。做咱们不着。喻提控，这要你先借二三百两银子做样，与他看。众兄弟料绞的、哨马的、顺袋的，都装了石块，等咱拿着个挂箱，先是喻提控交银子，哄他来时，咱捉空儿照脑袋打上他一挂箱。若打交昏晕好了，或者打得他这把刀落，喻提控趁势把老爷抢进后堂，咱们这里短刀石块一齐上，怕不拿倒他，只是列位兄弟都要放乖觉些。”

经纶道：“这计甚好。”

三个衙头道：“果好，果好。”

喻外郎便去库上挪出二三百两银子，平四夷与元善装了书吏，准备抢张知县；其余都带了石块，身边也有短棍、铁尺、短刀，一齐到县。

喻士奎到书房门口禀道：“蒙老爷吩咐借银，各处已借够了六千两，还欠一千没处设处。”张知县道：“这一个大县挪不出这些些银子来，叫他们胡乱再凑些，十分不够，便把库里零星银子找上吧。如今这干人在哪边？”

道：“都在堂上。”张知县便一把扯了那官道：“我们堂上去收去。”那官也等了一会，巴不得到手，就随出去。只见三个衙头都过来揖，卷篷下站上一二十个人，都拿着拜匣、皮箱、哨马、料绞，累累块块，都是有物的。

那官道：“张爷可点八个精壮汉子，与咱拿着，张爷自送咱到城门外。”张知县道：“这不难，只是这借来银子，下官也倒过一过眼，怕里边夹些铅锡，或是缺上许多兑头，哄了二位去，我倒还他实银实秤，也要取几封兑，取几封瞧。”那两个见已是到手银子，便凭他兑。张知县叫取天秤过来。那喻士奎便将一张长桌，横在当中，请那官儿看兑，早把假官与张知县隔做两下，只有校尉还拿着刀，紧紧随着。这边喻外郎早把银子摆上一桌，拆一封，果然好，雪白粉边细丝。哪里得知：

　　 漫道钱归箧，谁知鸟入樊。

　　伏戎也就手捧一个顺袋，是要先兑模样，挤近校尉身边，兑一封，倒也不差。张知县对着校尉道：“你点一点收去。”校尉正去点时，那伏戎看得清，把顺袋提起扑直一下子，照头往那校尉打下，一惊一闪，早打了肩上。喻士奎与平四夷一捉，早把张知县捉入川堂，把川堂门紧紧拄好。那官儿见了慌张，拔出小刀赶来，门早已闭上。一脚踢去。只落得一块板，门不能开。校尉流水似把刀来砍伏戎，伏戎已是走到堂下。三个衙头，四衙已护张知县进后堂了。三衙走得，躲在典史厅，二衙是个岁贡，老了走得慢，又慌，跌了一跤，亏手下扶在吏房躲避。堂下石块如雨似打来，假官便往公座后躲，校尉把张椅子遮，这边早已都有器械，竟把仪门拴上。里边传道：“不要走了两个贼人，生擒重赏。”这两个听了好不焦躁，瞧着石块将完，那官儿雷也似大吼一声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持桌脚，赶将出来，道：“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。”那校尉也挺着刀，夹帮着。这些民壮原也是不怕事好汉，又得了张知县吩咐，如何肯放他，一齐攒将拢来。好场厮杀：

　　 剑舞双龙，枪攒众蟒。纱帽斜按，怒闹鬼钟馗；戈戟重围，恶狠狠投唐敬德。一边的势孤援绝，持着必死之心；一边的戮力显功，也有无生之气。怒吼屋瓦震，战酣神鬼惊。纵饶探囊取物似英雄，只怕插翅也难逃网罟。

　　始初堂上下来还两持厮杀，只为要奔出门，赶下丹墀，被这些民壮一裹，却围在中央，四面受敌，刀短枪长，那官儿料不能脱，大叫一声，道：“罢。咱中了他缓兵之计，怎受他凌辱。”就把刀来向项下一刎，山裂似一声响，倒在阶下。

　　 未见黄金归橐，却教白刃陨身。

假校尉见了慌张，也待自刎。只见伏戎道一声：“着。”早把他腿上一枪，也倒在地，众人正待砍时。

元善道：“老爷吩咐要活的。”只见一齐按住，捆翻。假校尉只叫罢了。众人扯向川堂，禀：“假官自刎，假校尉已拿了，请爷升堂。”

张知县便出来坐了堂上，丹墀里边排了这些民壮，都执着刀枪，卷篷下立了这干皂隶，都摆了刑具，排了衙。先是二三衙来作揖问安，后边典史参见，处郎庭参书手、门子、皂隶、甲首、民壮，依次叩了头。张知县吩咐各役不许传出去。掩了县门，叫带过那强盗来。

张知县道：“你这奴才，好大胆，朝廷库怎么你来思量它；据你要银七千，这也不是两个人拿得，毕竟有外应，余党作速招来。”

那假校尉道：“做事不成，要杀便杀，做我一个不着罢。攀什人。”

张知县道：“夹起来。”他只是不做声。张知县一面分拨人到城外，市镇、渡口，凡系面生可疑之人，暗暗巡缉；一面吩咐将假校尉敲夹。

那校尉支撑不过，只得招承，假官叫做任敬，自己叫做张志；又要他招余党，只得又招原是任敬张主，要劫了库，还要张知县同人役送出城外，打发银子上车先行，还要张知县独自送几里才放回，雇车辆在城外接应的有支广、步大、阙三、吉利、荀奇、丧门神六人，车去在昌灵、津水口接应的是桓福，与任敬家里两个火家绞不停、像意吃三人。张知县即刻佥牌，两处捉拿。

一路赶到城外集儿上，先是卜兆在那边，看一辆大车，几个骡子在那里吃米，有几个人睡在车里，有几个人坐在人家门首，似在那边等人的。卜兆已去踹他，不知正是步大一起，步大与阙三叫车子五鼓前来，这厢支广已邀了荀奇、吉利、丧门神，说道：“只要他来收银子，哪个不到？”只是支广一起，是本地人，怕有人认得，便睡在车中。步大、阙三两个坐在人家等待。初时已牌模样，渐渐日午，还不见影，欲待进城打听，又怕差了路，便赶不着队，分不着银子，故此死定在那厢等。

不期差人来拿，四衙随着，内中一个做公的，怕一捉时，走了人不好回话，先赶出城。见了车子道：“是什的车？本县四爷要解册籍到府，叫他来服侍。”

步大听了便赶来：“我们李御史家里车，叫定的，你自另雇。”那公人道：“胡说，本县四爷叫不你车动。”揪住步大便打。

这些人欺着公人单身，便来发作，卜兆与众人便来团，把这几个帮打的都认定了。典史到叫拿，众人已把这来争闹的共八个，两个车夫，背剪绑起来，起解进城。

一路又来拿桓福，到河边道：“哪里是搅载船？”各船都撑拢，问是要那去。大的嫌大，小的嫌小。有一支不来搅，偏去叫他。掀开篷，只见三个雕青大汉，坐在船中，要叫他，他不肯，众人晓得是桓福了。道：“任敬攀了你，你快走。”只见这三个人脸都失色，桓福便往水中一跳，早被一挠钩搭住，船里一行五个都拿进城来。

一到，张知县叫他先供名字，一个个供来。张知县把张志供的名字一对，只有四个。韩阿狗、施黑子、华阿缺、戚七、张老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都是供状上没名的。张知县将这几个细审。两个是车夫，两个是船户。这三个，张老二是张志哥子，任秃子任兄弟，桓小九桓福儿子。

张知县道：“韩阿狗、施黑子是车夫，华阿缺，戚七船户，他不过受雇随来，原非知情。张老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这是任敬等家丁，虽供状无名，也是知情的了。”

将张志与支广等各打四十，张老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各打二十，韩阿狗四个免打，下了轻罪监，其余下大监。吩咐刑房取刑，把任敬、张志比照造谋劫库，持刀劫刺上官律，为首。

　　 支广、荀奇、吉利、丧门神、步大、阙三、桓福，比例劫库已行而未得财者律，为从；从重律。

绞不停、像意吃、张老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比劫库已行而未得财者，为从；从轻律。韩阿狗、施黑子、华阿缺、戚七，原系车夫、船户，受雇而来，并不与谋，供明释放。

连夜成招，申解大名府，转解守巡道。巡抚、巡按具题参他这干：

处畿省之地，恣鬼域之谋，持刃凌官，拥众劫库，事虽未竟，为恶极深，宜照响马例，枭示。

圣旨依拟，着巡按监决，将张志枭首，支广等斩首，绞不停等充军。

张知县、巡抚、巡按都道他贤能，交荐，后来升到部属，转镇江知府，再转两司，升抚台。若使当日是个萎靡的，贪了性命，把库藏与了贼人，失库毕竟失官；若是个刚狠的，顾了库藏，把一身凭他杀害，丧身毕竟丧库；何如谈笑间，把二贼愚弄，缓则计生，卒至身全、库亦保守，这都是他胆机智，大出人头地，故能仓猝不惊。他后来累当变故，能镇定不动，也都是这厢打的根脚。

似支广一干，平日不务生理，妄欲劫掠至富，任敬家即可以自活，却思履险得财，甚至挈弟陷了兄弟，携了害了儿子，这也可为图不义之财的龟鉴。

# 第十六回 见白镪失义 因雀引鸣冤

交情浪欲盟生死，一旦临财轻似纸。何盟誓，真蛇豕，犹然嫁祸思逃死！　天理昭昭似，业镜高悬如水。阿堵难留身弃市，笑冷旁人齿!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《应天长》

　　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财，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，便可高堂大厦，美食鲜衣，使婢呼奴，轻车骏马。有官的与世家不必言了，在那一介小人，也妆起憨来，又有这些趋附小人，见他有钱，希图叨贴，都凭他指使，说来的没有个不是的，真是个钱神！但当日有钱还只成个富翁，如今开了个工例。读书的萤窗雪案，朝吟暮呻，巴得县取，又怕府间数窄分上多，府间取了，又怕道间遗弃。巴得一进学，侥悻考了前列，得帮补，又兢兢持持守了二、三十年，没些停降，然后保全出学门，还只选教职、县佐贰。希有遇恩遴选，得选知县、通判。一个秀才与贡生，何等烦难！不料银子作祸，一窍不通，才丢去锄头、扁挑，有了一百三十两，便衣巾拜客，就是生员。身子还在那厢经商，有了六百，门前便高钉“贡元”匾额，扯上两面大旗，偏做的又是运副、远判、通判，州同，三司首领，银带绣补，就夹在多绅中出分子请官，岂不可羡？岂不要银子？虽是这样说，毕竟得来要有道理。若是贪了钱财，不顾理义，只图自己富贵，不顾他人性命，谋财害命，事无不露。究竟破家亡身，一分不得。

话说南直隶有个靖江县，县中有个朱正，家事颇颇过得，生一子叫名朱恺，午纪不上二十岁，自小生来聪慧，识得，写得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做人极是风流倜傥，原是独养儿子，父母甚是爱惜。终日在外边闲游，结客相处，一班都是少年浪子，一个叫做周至，一个叫做宗旺，一个叫做姚明，每日在外边闭行野走，吃酒、弹棋，吹箫、唱曲。因家中未曾娶妻，这班人便驾着他寻花问柳。

一日，三、四个正捱着肩同走，恰好遇一个小官儿，但见：

　　　　额覆青丝短，衫笼玉笋长。色疑娇女媚，容夺美人芳。

　　　　小扇藏羞面，轻衫曳暗香。从教魂欲断，无复□(忆)龙阳。

那朱恺把他看了又看，道：“什人家生这小哥？好女子不过如此！”

那宗旺道：“这是文德坊裘小一裘龙的好朋友，叫陈有容，是他紧挽的。”

朱恺道：“怎他这等相好得着？”

姚明道：“这有什难？你若肯撒漫，就是你的紧挽了。待我替你筹画。”

姚明打听，他是个寡妇之子，极在行的。

次日绝早，姚明与朱恺两个，同到他家，敲一敲门，道：“陈一兄在家么？”

只见陈有容应道：“是谁？”出来初见了，问了姓名，因问道：“二位下顾，不知什见教？”

姚明道：“朱兄有事奉凟，乞借一步说话。”

三个同出了门，到一大酒店，要邀他进去，陈有容再三推辞，道：“素未相知，断不敢相扰。”

姚明便一把扯了，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！”陈兄殊不脱洒！”

陈有容道：“有话但说，学生实不在此。”

朱恺道：“学生尽了一个意思方敢说。”

陈有容道：“不说明，不敢领。”

姚明道：“是朱敝友要向盛友裘兄求戤几两银子，故央及足下。足下是个小朋友，若在此扯扯拽拽，反不雅了！”

三个便就店中坐下，朱恺□□(只顾)叫：“有好下饭拿上来！”摆了满桌。

陈有容□□□□□(只是作腔，不)吃，姚明便放开箸子来，吃一个饱。

吃了一会，那陈有容看朱恺穿得齐整，不似个借银的，故意道：“□□□(二位有)约在这边么？”

姚明道：“尚未曾写，还要另日奉□(劳)。”□(那)朱恺迷迷吐吐，好不奉承。

临起身，又捏手捏脚，灌上几钟，送他下楼故意包中打开，现出三五两银子，丢一块与店家，道：“你收了，多的明日再来吃。”别了。

次日□(清)早，朱恺丢了姚明自去，叫得一声，陈有容连忙出来，道：“日昨多扰！”

朱恺道：“小事！前日苏州朋友，送得小弟一柄麁扇在此，转送足下。”袖中取来，却是唐伯虎画，祝枝山写，一柄金面棕竹扇，又是一条白湖绸汗巾儿。

陈有容是小官生性，见了甚觉可爱，故意推辞道：“怎无功受禄？”

朱恺道：“朋友相处，怎这样铢两！”

推了再四，朱恺起身往他袖中一塞，陈有容也便笑纳，问道：“兄果是要问老裘借多少银子？此人口虽说阔，身边也拿不出什银子，且性极吝啬，不似兄慷慨。”

朱恺便走过身边，附耳道：“小弟不才，家中颇自过得，哪里要借银子？实是慕兄高雅，借此进身。倘蒙不弃，便备礼来见足下，与兄结为弟兄。”

此时陈有容，见朱恺人也撒漫，且首语温雅，便也有心，道：“不敢仰攀！”

朱恺道：“说什话来，小弟择日便过来拜干娘！”朱恺自去了。

不多时裘龙走来，见了陈有容拿着这柄扇子，道：“好柄扇子！”先看了画，这面字，读也读不来，也看了半日。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有容道：“是个表兄送的。”

裘龙道：“你不要做他不着，是哪个？”

道：“是朱诚夫；南街朱正的儿子。”

裘龙道：“那朱恺是一个浪子，专一结交这些无赖，在外边饮酒，闝妓、赌钱，这人不该与他走。况且向来不曾听得说是你们亲。”

有容道：“是我母亲两姨外甥。”

裘龙听了道：“这是新相与了。”也甚不快。从此脚步越来得紧，钱却越不肯用。这陈有容也觉有些相厌。

不过两日，朱恺备了好些礼，来拜干娘。他母亲原待要靠陈有容生发的，假吃跌收了他礼物，与他往来。朱恺常借孝顺干娘名色，买些时新物件来，他母亲就安排留他，穿房入户，做了入幕之宾。又假眼瞎，任他做不明不白的勾当。

朱恺又因母亲溺爱，常与他钱财，故此手中撒漫，常为有容做些衣服。两个恰似线结鸡双出双入，的是割得头落。那裘龙来时，母亲先回报不在，无极奈何，候得他与朱恺吃了酒回来，此时回报不及，只得与他坐下。那裘龙还要收罗他，与他散言碎语，说当日为他用钱，与他恩爱。那陈有容又红了脸反与他顶皮。勉强扯去店中，与他作东赔礼，他又做尽态不吃，千求万告，要他复旧时，也不知做了多少情，仍时时要丢。到后来朱恺踪迹渐密，他情谊越疏，索性不见，及至路上相遇，把扇一遮过了。裘龙偏要赶上前叫住他，朱恺却又站在前面等。陈有容就有时勉强回他几句话，一迳去了。裘龙见了，怎生过得？骂道：“好个没廉耻的！年事有了，再作腔得几时？就是朱恺，他家事也有数，料也把他当不得老婆，我且看你下场！”回想道：“我当日也为他用几分银子，怎就这般待我？便朱恺怕没人相与，偏来抢陈有容！”不觉气上心头。

一日朱恺带着陈有容、姚明一干弟兄在酒楼上唱曲吃酒，巧巧的裘龙也与两个人走来。陈有容一见便起身。只见裘龙道：“我这边也坐一坐，怎就走了？”一把扯住。

陈有容道：“我家中有事，去去便来。”裘龙那里肯放。

朱恺道：“实是他家有事，故此我们不留他。”

裘龙道：“你不留，我偏要留！”一把竟抱来放在膝上。

那陈有容便红了脸，道：“成什么模样！”

裘龙道：“更有甚于此者！”

朱恺道：“人面前也要存些体面！”

裘龙便把陈有容推开，一起身道：“关你什事，你与他出色？”那陈有容得空，一溜风走了。

朱恺道：“好扯淡！青天白日，酒又不曾照脸，把人搂抱也不像，却怪人说！”

裘龙道：“没廉耻小畜生，当日原替我似这样惯的，如今你为他，怕也不放你在心坎上！”

又是一个人道：“罢！不要吃这样寡醋。”

姚明道：“什寡醋？他是干弟兄，旁观不忿，也要说一声！”

裘龙道：“我知道还是入娘贼！”

朱恺道：“这厮无状！你伤我两个罢，怎又伤他母亲？”便待起身打去。

那裘龙早已跳出身，一把扭住，道：“什么无状？”众人见了，连忙来拆，道：“没要紧，为什么事来伤情破面！”

两个各出了几句言语，姚明裹了朱恺下楼，裘龙道：“我叫你不要慌，叫你两个死在我手里罢了！”两下散了火。

朱恺仍旧自与陈有容往来，又为姚明哄诱，渐渐去赌，又带了陈有容在身边，没个心想，因为盆中不熟，自己丢出钱，却叫姚明掷色，赢来三七分钱：朱恺发本，得七分，姚明出手，得三分。不期姚明，反与那些积赌合了条儿，暗地泻出，不该出注，偏出大注；不该接盆，翻去抢。输出去倒四六分分，姚明得四股，却是姚明输赢都有。朱恺只是赢少输多，常时回家索钱。

他母亲对朱正道：“恺儿日日回家要钱，只见拿出去，不见拿进来，日逐花哄，怕荡坏身子，你也查考他一查考。”果然朱正查访，见他同走有几个积赌，便计议去撞破他。不料他耳目多，赶得到赌场上，他已走了，回来不过说他几声“习成不改”，甚是不快。

只是他母亲道：“恺儿自小不拘束他，任他与这些游手光棍荡惯了，以后只有事生出来，除非离却这些人才好。我有个表兄盛诚吾，见在苏州开段子店，不若与他十来个银子兴贩，等他日逐在路途上，可以绝他这些党羽。”朱正点头称是。

次日，朱正便对朱恺道：“我想你日逐在家闲荡，也不是了期，如今趁我两老口在，做些生意，你是个唓嗻的人，明日与你十来个银子，到苏州盛家母舅处，撺贩些尺头来，也可得些利息。”

朱恺道：“怕不在行。”

朱正道：“‘上马见路。’况有人在彼，你可放心去。”说做生意，朱恺也是懒得，但闻得苏州有虎丘各处可以顽耍，也便不辞。

朱正怕他与这干朋友计议变卦，道：“如今你去，不消置货，只是带些银子去。今日买些送盛舅爷礼，过了明后日，二十日起身罢！”

朱恺便讨了几钱银子，出去买礼，撞见姚明，道：“大哥哪里去？”

朱恺道：“要买些物件，到苏州去。”

姚明道：“是哪个去？”

朱恺道：“是我去。”

姚明道：“去做什么？”

朱恺道：“去买些尺头，来本地卖。”

姚明道：“几时起身？”

朱恺道：“后日早。”

姚明道：“这等，我明日与大哥发路！”

朱恺道：“不消，明日是我做东作别。”姚明就陪他买了些礼物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果然寻了陈有容，与姚明、周至、宗旺一齐到酒楼坐下。

宗旺道：“不见大哥置货，怎就起身？”

朱恺道：“带银子去那边买。”

陈有容道：“多少？”

朱恺道：“百数而已。”

周至道：“兄回时，羊脂玉簪，纱袜，天池茶，茉莉花，一定是要寻来送陈大兄的了。”

姚明道：“只不要张公街、新马头顽得高兴，忘了旧人！”

朱恺道：“须吃裘龙笑了，断不！断不！”

到会钞时，朱恺拿出银子，道：“这番作我别敬，回时扰列兄罢！”众人也就缩手谢了。

分手，宗旺道：“明日陈兄一定送到船边。”

朱恺道：“明日去早，不消。”

姚明道：“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’也便省了罢。”朱恺自回。

只有姚明，因没了赌中酒(附注：赌中酒，指可以在赌博中受其哄弄的人，。下文之“今日赵家来了个酒”、“怕再没这样一个酒了”等句之“酒”，意皆与此同)，心里不快，正走时，只见背后一个人，叫道：“姚二哥！哪里去？”

正是赌行中朋友钱十三，道：“今日赵家来了个酒，你可去与他来一来。”

姚明道：“不带得管。”

钱十三道：“你常时大主出，怕没管？”

姚明暗道：“苦！我是慷他人之慨，何尝有什银子？”利动人心，也便走去。

无奈朱恺不在，稍管短，也就没胆，落场掷着是跌八，尖五，身边几钱碎银输了，强要去复，连衣帽也除光，只得回家。

一到家中，迎着家婆开门，见他这光景，道：“什模样！前日家中没米，情愿饿了一顿，不曾教你把衣帽来当，怎今日出去，弄得赤条条的？要赌，像朱家有爷（外门内争）在前边，身边落落动，拿得出来；去赌，你有什家计，也要学样？我看你平日只是叨贴仙些，明日去了，将什么去赎这衣帽！”

姚明道：“没了朱恺，难道不吃饭？”

家婆道：“怕再没这样一个酒了！”絮絮聒聒，再不住声。

弄得姚明，翻翻复复，整醒到天明，想出一条计策。

忙走起来，寻了一顶上截黑、下截白的旧绒帽；又寻了一领又蓝、又青、一块新、一块旧的海青，抖去些黰气，穿上了；又拿了一件东西，悄悄的开了门，到朱恺家相近。此时朱恺已自打点了个被囊，一个挂箱，雨伞、竹笼等类，烧了吉利纸出门。

那父亲与母亲送在门首，道：“一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！”朱恺就肩了这些行李走路。

才转得个湾，只见姚明道：“朱大哥！小弟正来送兄，兄已起身了，此去趁上一千两！”

朱恺道：“多谢金口！”

姚明道：“兄挑不惯，小弟效劳何如？”

朱恺道：“岂有此礼？”两个便一头说，一头走，走到靖江县学前，此时天色黎明，地方僻静，没个人往来。

朱恺是个娇养的，肩了这些，便觉辛苦，就庙门槛上少息。姚明也来坐了。朱恺见他穿戴了这一套，道：“姚二哥，怎这样打扮？”

姚明道：“因一时要送兄，起早了，房下不种得火，急率寻不见衣帽，就乱寻着穿戴来了。”

随即叹息道：“小弟前日多亏兄维持，如今兄去，小弟实难存活！”

朱恺道：“待小弟回时，与兄商量。”

姚明道：“一日也难过，如何待得回来？兄若见怜，借小弟一、二十两在此处生息，回时还兄，只当兄做生理一般。”

朱恺道：“说迟了，如今我已起行，教我何处那趱？”

姚明道：“物在兄身边，何必那趱？”

朱恺道：“奈是今日做好日出去，怎可借兄？”提了挂箱，便待起身。

姚明把眼一望，两头无人，便劈手把挂箱抢下，道：“借是一定要借的！”往文庙中迳走。

朱恺道：“姚兄休得取笑！”便赶进去。

姚明道：“朱兄，好借二十两罢！”

朱恺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人要个利市！”忙来夺时，扯着挂箱皮条，被姚明力大，只一拽，此时九月，霜浓草滑，一闪，早把朱恺跌在草里。姚明便把来按住，扯出带来物件，却尺把长一把解手刀。

朱恺见了，便叫：“姚明杀人！”

姚明道：“我原无意杀你，如今事到其间，住不得手了！”便把来朱恺喉下一勒，可怜：

　　　　夙昔盟言誓漆胶，谁知冤血溅蓬蒿。

　　　　堪防见利多忘义，一旦真成生死交。

姚明坐在身上，看他血涌如泉，咽喉已断，知他不得活了，便将行囊背了，袖中搜有些碎银、锁匙，拿来放在自己袖里，急急出门。看见道袍上溅有血渍，便脱将来，把刀裹了，放在肋下。

跨出学宫，便是得命一般，□(只)见天已亮了，道：“我又不出外去，如今背了行囊，倘撞着相识，毕竟动疑，如何是好？姊姊在此相近，便将行囊背到她家。”

正值开门，姚明直走进去，见了姊姊，道：“前日一个朋友，夹我去近村帮行差使，今日五鼓回来，走得倦了，行囊暂寄妳处，我另日来取。”

姊姊道：“你身子懒得，何不叫外甥驼去？”

姚明道：“不消得，左右没什物在里边，我自来取。”就把原搜锁匙，开了挂箱，取了四封银子，藏在袖内。还有血衣与刀，他暗道：“姊夫是个盐捕，不是好人，怕他识出，仍旧带了回去。”

将次走到家中，却见一个邻人陈碧，问道：“姚辉宇哪里回，这样早？”

姚明失了一惊，道：“适才……才去洗澡回来！”急急到家，忙把刀与衣服塞在床下，把银子收入箱中。

家婆还未起床，吃些饭，就拿一封银子，去赎了衣帽回来。

家婆道：“□□(怎得)赎这衣帽转来？”

姚朋道：“‘小钱不去，大不来。’一遭输了一遭翻。今日被我翻了转来，还赢他许多银子。”就拿银子与妇人看，道：“你说朱恺去了不得过，这银子终不然也是朱恺家的？”

妇人家小意，□(见)到有□□(几两)银子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也便快活,不查他来历)了。

话说靖江县有一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个新知县，姓殷，名云霄，)是隆庆辛未年进士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来做这县知县，未及一年，正万历)元□(年)，他持身清洁，抚民慈祥，□□□□□□(断事极其明决，)人都叫他做“殷青天”。

一日睡去，正是三更，却见两个猪，跪伏在他面前，呶呶的有告诉光景，醒来却是一梦：

　　　　霜冷空阶叫夜虫，纱窗花影月朦胧。

　　　　怪来头白辽东豕，也作飞熊入梦中。

那殷知县道：“这梦来得甚奇！”正在床中思想，只见十条只乌鸦，咿咿哑哑，只相向着他叫。这些丫环、小厮，你也赶，我也赶，它哪里肯走？须臾出堂，这些乌鸦仍旧来叫，也有在柏树上叫的，也有在屋檐边叫的，还有侧着头，看着下边叫的。殷知县叫赶，越赶越来。

殷知县叫门子道：“你下去吩咐，道有什冤枉，你去，我着人来相视！”

门子掩着嘴笑，往堂下来吩咐。

这堂上下人，也都附耳说：“好捣鬼！”不期这一吩咐，那鸦“哄”一声，都飞在半天。

殷知县忙叫皂隶：“快随去！”皂隶听了乱跑，一齐赶出县门。

人不知什么缘故，问时，道：“拿乌鸦！拿乌鸦！”东张西望，见一阵都落在一个高阁上，人道是学中尊经阁，又赶来，都沸反的在着廊下叫。

众人便跑到廊下，只见一个先跑的，一绊一交，直跌到廊下，后边的道：“是……原来一个死尸！”一个死尸，看时，项下勒着一刀，死在地下，已是死两日的了。

忙到县报时，这厢朱正早起开门，见门上贴一张纸，道：“是什人把招帖粘我门上？”

去揭时，那帖粘不大牢，随手落下，却待丢去，间壁一个邻人接去，道：“怎写着你家事？”

朱正忙来看时，上写：“朱恺前往苏州，行到学宫，仇人裘龙劫去！”

朱正便失惊道：“这话跷蹊！若劫去便该回来了。近日他有一班赌友，莫不是朱恺将银赌去，难于见我，故写此字逃去？却又不是他的笔，且开了店，再去打听。”又为生意缠住。

忽听街坊上传道：“文庙中杀死一个人了！”

朱正听了，与帖上相合，也不叫人看店，不顾生意，跳出柜便走。走到学，只见一丛人围住，他努力分开人，进去看了，不觉放声大哭。

这时知县正差人寻尸亲，见他痛哭，便扯住问，他道：“这是我儿子朱恺！”

众人便道：“是什人杀的？”

朱正道：“已知道此人了！”便同差人，到店中取了粘帖。他母亲得知，“儿天”，“儿地”，哭个不了。

朱正一到县中，便大哭道：“小的儿子朱恺，二十日带银五十两，前往苏州，不料遭仇人裘龙杀死在学宫，劫去财物。”

殷县尊道：“谁是证见？”

朱正便摸出帖子呈上县尊，道：“这便是证见。”

殷县尊道：“是何人写的？何处得来？”

朱正道：“是早间开门，粘在门上的。”

殷知县笑道：“痴老子！若道你儿子写的，儿子死了；若道裘龙，裘龙怎肯自写出供状？若是旁观的，既见，他怎不救应？这是不足信的！”

朱正道：“老爷！裘龙原与小人儿子争风有仇，实是他杀死的！他曾在市北酒店里，说要杀小人儿子。”

殷知县道：“谁听见？”

朱正道：“同吃酒姚明、陈有容、宗旺、周至，都是证见。”

殷知县道：“明日并裘龙拘来再审。”

次日，那裘龙要逃，怕事，越敲实了。见官又怕夹、打，只得设处银子。来了班上，道打得一下，一钱，要打个出头。夹棍长些，不要收完索子。

临审一一唱名，那殷知县偏不叫裘龙，看见陈有容小些，便叫他，道：“裘龙怎么杀朱恺？”

有容道：“小的不知，是月初与小的在酒店中相争，后来并不知道。”

县尊道：“叫下去人犯，都在二门俟候，待我逐名叫审！”

又叫周至，道：“裘龙杀朱恺事有的么？”

周至道：“小的不知，只在酒店相争是有的。”

殷知县道：“可取笔砚与他，叫自录了口词。”

周至只得写道：“裘龙原于本月初三，与朱恺争丰相斗，其杀死事情，并不得知。”

又叫宗旺，也似这等写了。临后到姚明，殷知县看他有些凶相，便问他：“你多少年纪了？”

道：“廿八岁，属猪的。”

殷知县又想：“与梦中相合！”也叫他写，姚明写道：“本月初三日，裘龙与朱恺争这陈有容相斗，口称要杀他二人，至于杀时，并不曾见。”殷知县将三张口词，仔细看了又看，已知杀人的了。

道：“且带起寄铺！”即刻差一皂隶，臂上硃标：“仰拘姚明两邻赴审。”皂隶赶去，忙忙的拿了两个。

殷知县道：“姚明杀死朱恺，劫他财物，你可知情？”

两个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

殷知县道：“他二十日五鼓出去杀人，天明拿他衣囊、挂箱回家，怎么有个不见？”一个还推，只是陈碧道：“二十天明，小人曾撞着，他说‘洗澡回来’，身边带有衣服，没有被囊等物。”

殷知县道：“他自学宫到家，路上有什亲眷？”

陈碧道：“有个姊姊，离学宫半里。”殷知县又批臂着人到他姊家，上写道：“仰役即拘姚氏，并起姚明赃物，追究，毋违！”那差人火人火马，赶到她家，值他姊夫不在，把他姊姊一把抠住，道：“奉大爷明文：起姚明盗赃！”

姊姊道：“他何曾为盗，有什赃物在我家？”

差人道：“二十日拿来的，他已扳妳是窝家，还要赖？”

他外甥道：“二十日早晨，他自出去回来，驼不动，把一个挂箱、被囊放在我家，并没什赃。”

差人道：“你且拿出来，同你县里去办。”即拿了两件东西，押了姚氏到县。叫朱正认时，果是朱恺行李。打开看时，只有银二十两在内。

殷知县便叫姚氏：“他赃是有了，他还有行凶刀杖，藏在哪边？”

姚氏道：“妇人不知道。他说出外回来，驼不动，只寄这两件与妇人，还有一件衣服，裹着些什么，他自拿去。”

再叫陈碧，道：“你果看见他拿什衣服到家么？”

陈碧道：“小人见来。”

殷知县道：“这一定刀在里边！”即差人与陈碧到姚明家取刀并这二十两银子。

到他家，他妻子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差人道：“大爷明文，搜便是了！”各处搜转，就是灶下，凡黑暗处，松的地，也去掘一掘，并不见有。叫他开箱笼，只得两只破箱，开到第二只，看见两封银子，一封整的，一封动的。

差人道：“你小人家，怎有这两封银子？这便是赃了！”

妇人听了，面色都青，道：“这是赌场上赢来。”逼她刀杖，这妇人也不知。

差人道：“这赖不过的，赖一赖，先拿去一拶手，再押来追！”

妇人道：“我实不□□(知道)，只记得二十日早回，我未起，听得他把什物丢在床下，要还在床下看。”差人去看时，只见果有一团青衣，打开，都是血污，中间卷着解手刀一把，还有血痕。

众人道：“好神明老爷！”带了他妻并凶器、赃银回话。

殷知县见了，便叫带过姚明一起来，那殷知县便拍案大怒道：“有你这奸奴！你道是他好友，你杀了他，劫了他，又做这匿名，把事都卸与别人！如今有什说？”口词与匿名帖递下去，道：“可是你一笔的么？”众人才知，写口词时，殷知县已有心了。姚明一看，妻子、姊姊、赃仗都在面前，晓得殷知县已拘来问定了，无言可对。不消夹得，县尊竟丢下八枝签，打了四十，便援笔写审单道：

　　　　审得：姚明与朱恺，(金)石交也。财利薰心，遽御之学宫，劫其行李，乃更欲嫁祸裘龙，不惨而狡乎！劫赃已获，血刃具在，枭斩不枉矣！姚氏寄赃，原属无心，裘龙波连，实非共罪；各与宁家。朱恺尸棺，着朱正收葬。

写毕，申解了上司。那姚明劫来银子不曾用得，也受了好些苦。

裘龙也懊悔道：“不老成！为一小官，争闹出□，轻易若不是殷青天，这夹、打不免，性命也逃不出！”在家中供了一个“殷爷”牌位，日逐叩拜。

只有朱正，银子虽然得来，儿子却没了，也自怨自己溺爱，纵他在外交游这些无赖，故有此祸。后来姚明准“强盗得财杀人”律，转达部，部复取旨处决了。可是:

谩言管鲍共交情，一到临财便起争。

　　 到底钱亡身亦殒，何如守分过平生？

# 第十七回 八两杀二命 一雷诛七凶

　　　　天意岂渺茫，人心胡不臧？

　　　　阴谋深鬼蜮，奇穽险桁杨。

　　　　鉴朗奸难匿，威神恶必亡。

　　　　须严衾影惧，遮莫速天殃！

　　暗室每知惧，雷霆恒不惊，人心中抱愧的，未有不闻雷自失。只因官法虽严，有钱可以钱买免，有势可以势请求，独这个雷，哪里管你富户，哪里管你势家？故我所闻，有一个牛，为雷打死，上有硃字，道他是唐朝李林甫，三世为娼、七世牛，这是诛奸之雷。延平有雷击三个忤逆恶妇；一个化牛，一个化猪，一个化犬，这是剿逆之雷。一蜈蚣被打，背有：“秦白起”三字，他曾坑赵卒二十万，是剪暴之雷。一人侵寡嫂之地，忽震雷〔殛〕其人于地上，屋移原界，是惩贪之雷。一妇因娶媳无力，自佣工他人处，得银完姻。其媳妇来，不见其姑，问夫得知缘故，当衣饰赎姑，遭邻人盗去，其媳愤激自缢。忽雷打死邻人，银还在他手里，缢死妇人反因雷声而活，这是殆贼之雷。不可说天不近。《辍耕录》又载，一人欲谋孤侄，着婢买瞩奶娘，在乳中投毒，正要放他口中，忽然雷震，婢与奶娘俱死，小儿不惊。若迟一刻，小儿必死，道是性急之雷，已是奇了。还有一雷之下，杀七个谋财害命凶徒，救全两个无辜之人，更事之出奇了！

　　话说苏州府嘉定县，有一嵺城乡，有一个乡民，姓阮名胜，行一，人取他个号，叫敬坡。母亲温氏，年已六十多岁。一妻劳氏，年才二十多岁，也有几分颜色。至亲三口，家里有间小小住屋，有五、七亩田，又租人几亩田，自己勤谨，早耕晚耘，不辞辛苦。那妇人又好得紧，纺得一手好纱，绩得一手好麻，织得一手赛过绢的好布。每日光梳头，净洗脸，炊煮三餐之外，并不肯偷一刻的闲。能得六，七家邻舍，也住得散，她也并不肯走开去闲话。家中整治些菜蔬，毕竟好的与婆婆，次些的与丈夫，然后自吃，并不贪嘴。就是家事日渐零落，丈夫挣不来，也没个怨怅的意思，琐碎话头。莫说夫妻相安，婆婆欢喜，连乡里间也都传她一个名，道阮大遇得个好家婆，又勤谨，又贤惠！但是妇人能干，能不出外边去，这全靠男子，无奈阮大一条忠厚怕事的肚肠，一副女儿脸，一张不会说的嘴。苏淞税粮极重，粮里又似老虎一般嚼民，银子作准，扣到加二、三；粮米做准，扣到加四、五；又乱派出杂泛差役，干折他银子；巧立出加贴帮助，科敛他铜钱；不说他本分、怜他，越要挤他。还租时，做租户的装穷说苦，先少了几斗，待他逼添，这等求爷告娘，一升升拿出来，到底也要少他两升；他又不会装，不会说。还有些狡猾租户，将米夹着水，或是洒盐卤、串闱谷，或是熬一锅粥汤，和上些糠，拌入米里，叫“糠拌粥”；他又怕人识出，不敢。轮到收租时节，或是送到乡宦人家，或是大户自来收取，因他本分，都把他做榜样，先是他起；不惟吃亏，还惹得众人抱怨，道他做得例不好，连累众人多还，还要打他，骂他，要烧他屋子，只得又去求告。似此几年，自己这两亩田戤与人赔光，□□(只是)是租人的种，出息越少，越越支撑不来。一个老人又老了，吃得做不得，还亏家中劳氏能干，只是纺纱，地里出的花有限，毕竟要买，阮大没用，去买时只是多出钱，少买货。纺了纱，织了布，毕竟也阮大去卖，他又毕竟少卖分把回来。日往月来，穷苦过日子，只是不彀。

做田庄人，毕竟要吃饭，劳氏每日只煮粥，先滗几碗饭与阮大吃，好等他田里做生活；次后把干粥与婆婆吃，道她年老，饿不得；剩下自己吃，也不过两碗汤，几粒米罢了。穿的衣服，左右是夏天，女人一件千补百衲的苎布衫，一腰苎布裙，苎布裤；男人一件长到腰、袖子遮着肘褂子，一条掩膝短裩，或是一□(条)单稍；莫说不做工的时节如此，便是邻家聚会吃□(酒)，也只得这般打扮。正是他农家衣食甚是艰难得□(紧)：

　　　　催耕未已复促织，天道循环无停刻。

　　　　农家夫妇何曾闲，捻月锄星岂知息。

　　　　夜耨水没踝，朝耕日相逼。

　　　　嗟情苦雨愁满怀，真是劳心复劳力。

　　　　□□□□□(布为他人衣)，榖为他人殖。

　　　　□□□□(才复偿官)租，私贷又孔亟。

　　　　□□(大儿)百结悲悬鹑，小儿羹藜多菜色。

　　　　嗟彼老夫妇，身首颇黎黑。

　　　　朝暮经营徒尔为，穷年常困缺衣食。

　　　　谁进祁寒暑雨箴，剜血补疮诉宸极。

　　　　遍选循良布八方，击壤重见雍熙域！

　　他两个人虽苦，倒也相安。只是邻舍中有这两个光棍：一个是村里虎鲍雷，是个里书，吃酒撒泼，欺善怕恶，凡事出尖，自道能的人；一个是村中俏花芳，年纪也到二十，只是挣得一头日晒不黄的头发，一副风吹不黑的好脸皮，妆妖做势，自道好的人，与鲍雷是紧挽好朋友。这花芳见阮大穷，劳氏在家，有一餐，没一餐；披一爿，挂一片；况且阮大忧愁得紧，有个未老先老光景；他道这妇人毕竟没老公的心，毕竟甘清淡不过，思量这野食，自己也是个一表人材，要思量勾搭她。二十岁不冠巾的老扒头，他自己还道小，时常假着借锄头、借铁扒名色，或是假献勤替她带饭到田头去，把个身子戤了她门拮，道：“一嫂！亏妳得势，我们一日也不曾做得多呵！又要煮饭，又要纺纱、织布，这人家全是妳做的！”

劳氏道：“不做哪得吃！”

花芳道：“一嫂，那不做的，倒越有得吃哩！”常这等奖她，要她喜欢。又时道：“一嫂！一哥靠得个锄头柄，一嫂靠得这双手，哪做得人家起？只好巴巴结结过得日子，只是捱得熟年，怕过不得荒年，也不是常筭！”把这等替她计较的话儿，要把她打动。还有絮絮的话：“我看一哥一会子老将下来，真是可惜，后生时不曾快乐得，把这光阴蹉过了。就是一嫂，也觉得苍老些。也还是一嫂会打扮，像前村周亲娘，年纪比一嫂大五、七年，每日蓬子头，赤子脚，一发丑杀子人，且是会养儿女，替个里皮三哥一发过得好。那周绍江自家穷，没得养请她，竟放她这条路！”把这榜样撩拨她。

争奈这劳氏是懒言语的，要什物事，递与了他，便到机上织布，车边纺纱，任他戏着脸，只当不见；说着话，一只耳朵进，一只耳朵出，只当不听得一般，真是没处入凿□□(她没)处(思量)。

一日不知哪里去打了一只银簪，两个戒指，带来拿与她看，道：“这是皮三官央我打与周亲娘的，加一工价，不吃亏么？这皮三官，为周亲娘破费得好钱！周亲娘舍这身子不着，倒也换得他多哩！首饰，衣裳，又每日大鱼大肉吃！”把这私通有利益哄她。她又只是不理，扫兴得紧。那痴心人偏会痴想，道：“脸儿板板，一问就肯。她不做声，也只是不好开口。”

他便大了个胆，借替她带饭，把她手掌捏上一把。只见劳氏，便竖起眉、瞪着眼道：“臭小乌龟！哪介轻薄！”

花芳连道：“失错！失错！”低了头飞跑。

劳氏也只恼在心里，怕动丈夫的气，不□(说)。只是花芳低了头跑时，也不顾人乱艟，劈头撞了一个人，饭篮儿几乎撞翻，恰是鲍雷。鲍雷一把抱住道：“小冤家！哪介慌？”

花芳道：“是怕饭迟了。”

鲍雷道：“贼精！迟了饭关你事？一定有什，要对我说！”花芳被他抱住不放，只得把捏劳氏被骂说了。

鲍雷道：“这妇人阮大料也留不牢，好歹讨了她的罢了，偷的长要吃惊。”

花芳道：“她这样个勤谨家婆，又好个儿，他肯放她？”

鲍雷道：“消停包你教她嫁你便了！”

　　可可天启七年，这一□□□(年初夏)，百忙里阮大母亲温氏病了个老熟，劳氏□□(日逐)去伏侍，纺绩工夫，没了一半。这牵常的病，已费□□(调理)，不期阮胜，因母亲病，心焦了，又在田中辛苦，感冒了风寒，又病将起来，—病病了十四日，这人便瘦得骷髅一般。此时劳氏，调理病人尚没钱，哪有钱雇人下田？这田弄得一片生，也不知个苗，分个草，眼见秋成没望了。没将息，还又困了半月，阮胜勉强挣来，坐在门前：

　　　　骨瘦崚如削，黄(肌)一似涂。

　　　　临风难自立，时倚杖来扶。

劳氏正叫道：“门前有风，便里面坐罢！”不期一个邻舍尤绍楼、史继江，肩着锄头，—路说来，见了，尤绍楼道：“恭喜，阮敬老好了！我们三分一个与他起病。”

史继江道：“也是死里逃生，只是田荒了怎处？”

正说，鲍雷插将来道：“阿呀！阮敬老好了，恭喜！恭喜！”

阮胜道：“荒田没得吃，左右是死数！”

鲍雷道：“除了死法有活法，只捱得今年过，明年春天就有荳，可度活了！”

阮胜道：“田荒了，家中什物，换米吃，当柴烧了，寡寡剩得三个人，怎么捱？”

鲍雷道：“有了人，就好设处了。譬如死了，哪个还属你？”

尤绍楼道：“他靠的是大嫂，怎说这话！”

鲍雷道：“你不看《祝发记》：‘有米三口生，无米三口死。’夫人奶奶也换米！”大家散了。

过了两日，实是支持不来，阮胜倒也想鲍雷说话有理，对着劳氏道：“我娘儿两个，亏妳拾得这性命，但病死与饿杀，总只一般。不若妳另嫁一个，一来妳得吃碗饱饭，我母子仅可支持半年，这也是不愿见的事，也是无极奈何！”

劳氏道：“宁可我做生活供养你们，要死三个死，嫁是不嫁的！”

　　过了两日，实没来路，两日不上吃得两顿。只见温氏道：“媳妇！我想我们病人，再饥了两日毕竟死了，不若妳依了丈夫，救全我们两个罢！”劳氏听了，含泪不语。阮胜也就着媒婆寻人家。

花芳听了，去见鲍雷道：“阮胜老婆嫁是实了，怎得嫁我？”

鲍雷道：“不难，打点四两银子，包你打她个烂泥桩！”

花芳道：“只不要说我。前日调了她，怕他怪。”

鲍雷道：“正该说！你晓得你是个风月人儿，这一村也标致你不过。”

鲍雷自倚着他强中硬保惯了，又忒要为花芳，道是二两银子，二两票子陆续还。

阮胜道：“待我与房下计议。”

劳氏道：“有心我出身，也要彀得养你母子半年，二两银子，当得些什事？”

温氏道：“这人四两银子拿不出，必是穷人。你苦了她几年，怎又把个穷鬼？且另寻。”

阮胜便回报：“阿妈不肯。”

鲍雷冷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且停一日，我教他凑足四两罢！”

花芳来见，道：“哥有心周旋，便是四两现物，只早做两日亲，也便好了！”

鲍雷道：“不要急，要讨的毕竟要打听我们两邻。我只说有夫妇人，后边有祸的，哪个敢来讨？稳稳归你！且搁她两日。”

　　鲍雷正计议搁她，不料前村一个庾盈，家事也有两分，春间断了弦，要讨亲。听得劳氏肯嫁，他已闻得她是个极勤谨妇人，竟也不打听，着个媒人来送财礼八两，又自家说要成个体面，送了一双鹅，□□

(一肘)肉，两只鸡，两尾鱼，要次日做亲。

劳氏见了，不觉两泪交流，两个夜间说不尽几年绸缪艰苦，一个教她善事新人，一个教他保养身体。一个说，也是不得已，是怨我薄倖，一个说，知是没奈何，但愿你平安，可□□(也不)得合眼。

到天明，婆媳两个又在那边哭□□□□□(了说,说了哭，)粥饭不吃，哪个去打点什酒肴？到晚□□□□□□(媒婆走来,三口)见了，只得哭了相送出门：

　　　　白首信难偕，伤心泪满怀。

　　　　柴门□(一)相送，咫尺即天涯！

　　这些邻舍，鲍雷因不替花芳成得事，与花芳都不来；其余尤绍楼，史继江，还有个范小云，郎念海，邵承坡，都高高兴兴走来相送。她这边哭得忙，竟也不曾招接，扑个空，散了。

次早，花芳故意去扫鲍雷，道：“我来谢你这撮合山！你估计包得定，怎走了帕子外去？”

鲍雷道：“不消说，我替你出这口气，叫那讨老婆的也受享不成！”知得众人噇不酒着，偏去景他，道：“昨日有事失陪，她打点几桌奉请？”

史继江道：“昨日走去，留也不留，我自回家，打得坛白酒，倒也吃了快活。”

尤绍楼道：“不晓事体的！嫁了一个人，得了十来两银子，不来送，也须请我们一请。”

范小云道：“昨日没心想，或者在今日？”

邵承坡道：“不像！葱也不见他买一个钱，是独吃自屙了！”

郎念海道：“怕没个不请之理。”

鲍雷道：“列位，吃定吃他的不着了，晚间到是小弟作一东罢！”

果然鲍雷抬上两坛酒，安排两桌，去请这五个。邵承坡怕回席不肯来，被他一把扯住，也拖将来。猜拳行令，吃个八六开，大家都酒照脸了。

鲍雷道：“可恨阮大这厮欺人，我们花官且是好，我去说亲，他竟不应承；列位去送，也不请吃这一盅；如今只要列位相帮，我拆拽他一番，有不依的，我先结识他！”

众人见他平日是个凶人，也不敢逆他，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，只不知出什题目？”

鲍雷见众人依了，便又取酒来，叫道：“壮一壮胆，吃了起身！”又道：“大家随我来，银子都归你们，我只出这口气！”乘着淡月苍茫，赶到阮大后门边来。

　　可怜这阮大娘儿两个，有了这八两银子，算计长，算计短，可也不睡，藏起床头。听得鲍雷抉笆篱，就走起来，摸出门边，只见鲍雷正在那厢掇门。

忙叫：“有贼！”鲍雷早飞起一脚，踢在半边，花芳赶上，照太阳两下，久病的人，叫得一声，便呜呼了！

尤绍楼见了，道：“鲍震宇，怎么处？”

鲍雷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一发停当了婆子，拿银子与你们！”

郎念海道：“我们只依着大王就是了！”那黑影子里，温氏又撞将起来，大家一齐上，又结果了。鲍雷去寻时，一双旧竹笼，里边是床被绵，有两件绵胎。又去寻，寻到床头阮大枕下，草荐上一块破布，千结万结的包着。

鲍雷拿了银子，大家同到家中，一人一两三钱，六个均分。这五个人穷不得，这主银子也都收了，道：“你怎么一厘不要？”

鲍雷道：“原说不要”不知他阮胜户绝，这间屋子只当是他们的了。

其时花芳道：“大哥，他这两个尸首怎处？”

鲍雷道：“包你有人偿命。若不偿命，还是我们一主大财！”便指天划地，说出这计策来。

众人听了，齐声道：“好，这脱却干净！凡是见的，就要通知，不可等他走了！”一行计议了，自行安息。

　　却说劳氏，虽然嫁了，心里不忘阮大母子两个，道：“原约道，三日婆婆拿两个盒儿来望我，怎不见来？”要自去望看。

庾盈道：“妳是他家人，来的两日又去，须与人笑话，我替妳去看个消息。”戴了一顶瓦楞帽，穿了一领葱色绵绸道袍，着双宕口鞋，一路走将过来。

花芳迎着道：“庾大哥！来回郎么？”

庾盈笑道：“房下记念他母子，叫我来望一望。”

花芳道：“好不忘旧！”便去寻鲍雷去了。

庾盈自向阮家来，见门关得紧紧的，心里道：“这时候还睡着，想只为没了这妇人，两个又病，便没人开门闭户。”要回去，不得个实信，便敲门，哪里得应？转到后门边，只见这笆篱门半开，便趁步走进去。才把门推，是带拢的，一推豁达洞开。看时，只见门边死着阮大，里边些死着温氏，惊得魂不附体，转身便走。

将出柴门，听一声道：“庾大郎！望连联么？好个枝花娘子，没福受用，送与你！”就一把扯着手，道：“前日送来的鸡，鹅还在，可以作东，怎就走去？待小弟陪你也吹个木屑！”扯了要同进去。

庾盈道：“来望他娘儿两个，不知怎么死了！”

鲍雷笑道：“昨日好端端的，怎今日死得快？”不信，扯了去看，只见两个尸首挺地。

鲍雷道：“这什缘故？”

庾盈道：“我并不知道！”

鲍雷道：“你自他家出来，你不知道，哪个知道？兄来得去不得了！”便叫：“尤绍楼在么？”一叫，却走过两三个来，鲍雷道：“昨日阮家娘儿两个好端端的，今日只有庾盈走出来，他家娘儿两个已死了。列公，这事奇么？”

尤绍楼道：“这事奇怪！庾仰怎么说？”

庾盈道：“我房下教我来望，前门叫不开，我转进后门去，只见两个死人在地下，我并不晓得什缘故，并不关我事。”

史继江道：“只是怎么死了人恰好你来见？也有些说不明！”

范小云道：“如今敝庾仰不着，等他收拾了这两个罢！”

花芳道：“还要做个大东道请我们！”

鲍雷道：“这小官家不晓事，这须是两条人命，我们得他多少钱，替他掩？做出来，我们也说不开个同谋！”

邵承坡道：“庾仰仔么？”

庾盈道：“叫我怎么！这天理人心，虚的实不得。我多大人家，做得一个亲，还替人家断送得两个人？”

鲍雷道：“只要你断送倒便宜了！”

花芳道：“兄也是你晦气！若我讨了他的老婆，我也推不脱，庾仰处好。”

庾盈道：“我处？，终不然我打杀的？”

鲍雷道：“终不然我打杀的？”鲍雷见庾盈口牙不来，中间没个敢大的，料散不来，兜胸—把，结了道：“我们到县里去！”这些人听他指挥的，便把一个庾盈，一齐扛到县里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高张雉网待冥鸿，岂料翩翩入彀中。

　　　　任使苏、张摇片舌，也应难出是非丛！

此时劳氏听得，要寻人来救应，也没个救应，早被这些人扯了，送到县中。

　　县官是宁波谢县尊，极有声望，且是廉明。鲍雷上去禀道：“小的们是嵺城乡住民，前日有邻人阮胜，因穷将妻子嫁这庾盈，昨夜阮胜母子俱是好的，今日小的们去看时，只见庾盈在他家走来，说道：‘阮胜母子都死了！’小的们招集相邻去看时，果然两个都死在地下。小的们因事关人命，只得拿了庾盈，具呈在台前。”

县尊道：“你叫什名字？”

道：“小人鲍雷。”

县尊道：“那两个是他紧邻？”

尤绍楼道：“小的尤贤与那史应元，是他相近，委是他家死两个人，庾盈说与鲍雷、小的们知道的。”

县尊道：“怎么一个近邻不知些声息？”

尤贤道：“小的与他隔两亩绵花地。”

史应元道：“小的与他隔—块打稻场，实不听得一毫动静。”

叫庾盈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庾盈道：“小人前日用银八两，要阮胜妻为妻。今日小人妻子，教小人去望，小人见前门不开，去到后门边推进去，只见他母子已死。”

县尊道：“你进去有人见么？”

道：“没人见。”

县尊便委三衙去相尸，回覆道：“阮胜阴囊踢肿，太阳有拳伤，死在后门内；温氏前后心俱有拳伤，死在中门边；俱系殴死。已着地方收尸。”

县尊见了回覆手本，道：“我道没个—齐暴亡之理。我想，这一定是八两银子为害了！那夜莫不有什贼盗么？”

尤贤道：“并不听见有。”

县尊道：“这还是你两个紧邻见财起意，谋财害命！”

尤贤与史应元道：“老爷！小的与他老邻舍极过得好的，怎为这八两银子，害他两条性命？这明是庾盈先奸后娶了劳氏，如今虽讨了有夫妇人，怕有后患，故此来谋害他，要移祸把小的们邻里。老爷，不是光棍敢讨有夫妇人？老爷只问他来做什么，怎么前门不走走后门？这是天网恢恢，撞了鲍雷。不然他打杀人，小的们替他打没头官司！”一片话却也有理。

县尊便道：“庾盈，我想妇人既嫁，尚且与他义绝，你怎么倒与他有情？”

庾盈道：“实是小的妻子记念，着小的去望。”

县尊道：“就望，怎不由他前门，却由后门？这都可疑。这一定假探望之名，去盗他这几两银子，因他知觉，索性将他谋害，这情是实了！”

庾盈道：“爷爷，冤枉！实是去时已死在地下了。”

鲍雷道：“看见他死，也该叫我们地方，为何把他门层层带上竟走？不是我撞见问起，直到如今我们也不得知。杀人偿命，理之当然，不要害人！”

庾盈道：“其实冤屈！这还是你们谋财害他的。”

鲍雷道：“我还得知你来推与你？从直认了，省这夹、打！”

谢知县叫把庾盈夹起来，夹了，把来丢在丹墀下；半日，叫敲，敲上五、六十，庾盈晕了去，只得招：“是打杀的！”教放了夹棍，又叫：“爷爷！实是无辜，被这一干倾陷的！宁可打死不招。”

谢知县疑心，教将庾盈收监，尤贤等讨的当保再审。这些人虽是还怀鬼胎，见光景道也不妨，却称赞尤绍楼会话，鲍雷帮衬得好，一齐回到家中。苦只是苦了个庾盈，无辜受害。那劳氏只在家拜天求报应。

　　这日还是皎日当天，晴空云净，只见：

　　　　灿烁烁火飞紫焰，光耀耀电闪金蛇。盘蛇委转绕村飞， 紫焰腾腾连地亦。似塌下半边天角，疑崩下一片山头。怒祷百丈泛江流，长风弄深林虎吼！

一会子天崩地裂，一方儿雾起天昏，却是一个霹雳过处，只见有死在田中的，有死在路上的；跪的，伏的，有的焦头黑脸，有的遍体乌黑。哄上一乡村人，踏坏了田，挤满了路。哭儿的，哭人的，哭爷的，各各来认：一个是鲍雷，一个是花芳，一个是尤绍楼，一个史继江，一个范小云，一个邵承坡，一个郎念海，却是一总儿七个：

　　　　衬人乃衬己，欺人难欺天！

　　　　报应若多爽，举世皆邪奸。

里递做一桩寄事呈报。劳氏也去替庾盈出诉状，道：“遭鲍雷等七人陷害，今七人俱被天谴，乞行审豁。”县尊见了，事果奇特，即拘七人家属。

只见尤贤的儿子，正拿了这分的一两三钱银子去买材，被差人拿住，一齐到官。县尊一吓，将鲍雷主谋，花芳助力，众人分赃，一一供出。县尊因各犯都死，也不深究，只将银子追出，将庾盈放了。

房屋给与劳氏，着她埋葬温氏。庾盈虽是一时受诬，不数日便已得白。笑是鲍雷这七凶，他道暗室造谋，神奇鬼秘，又七个证一个，不怕庾盈不偿命。谁知天理昭昭，不可欺昧。

故人道是问官的眼也可瞒，国家的法也可骫，不知天的眼极明、威极严，竟不可躲。若使当日庾盈已成狱也不奇，七人剩一个也不奇，谁知昭昭不漏如此乎？可以三省！

# 第十八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

有腹皤然，有发卷然。须萧萧而如戟，口沥沥而流涎。下溷犬豕，上友圣贤。心炯炯兮常灵，是欺颠也而犹仙。

右《周仙赞》

天地以正气生圣贤豪杰，余气生仙释之流。释不在念佛看经；仙岂在烧丹弄火？但释家慈悲度人，要以身入世。仙家清净自守，要以身出世：先把一个身子如痴如狂，断绝妻子、利名之想，然后把个身子处清，高卧山林也使得；把个身子处浊，栖迟玩世也使得；把个身子在市井，友猪侣犬，人也不能糜我以衣食；把个身子在朝廷，依光近日，人也不能豢我以富贵，却又本性常存，色身难朽。常识帝王在将达未达之间，又超然远举，不受世染，这便是真仙。若那些炼丹养气，也只旁门；斩妖缚邪，还是术士。在宋，识宋太祖在尘埃之中，许他是做紫微帝星，闻他陈桥兵变，即位称帝，抚掌欢庆道：“天下自此定矣。”因而堕驴。后来三聘五召，不肯就官；赐他宫女，洁然不近，这是陈搏。

我朝异人类聚：一个冷谦，怜友人之贫，画一门，一鹤守着，令他进去取钱。后来内库失钱，却见他友人遗下一张路引，便来拿友人。友人急了，供出他来，他现做协律郎。圣旨拘拿，到路上，他要水吃，吃了，一脚插入水瓶中，后边和身隐在瓶里。拿的人只得拿这瓶去见圣上。问时，他在瓶里应，只不肯出来。圣上大怒，击碎此瓶。问时片片应，究竟寻不出。一个金箔张，在圣上前能使火炙金瓶，瓶内发出莲花。又剪纸作采莲舟，在金水桥河下，许多娇女唱歌，他也跃身在舟。须臾风起，船并金箔张俱不见。这也是汉左慈一流。若能识太祖在天下未定时，有个铁冠道人，有个张三丰，至能识天子，又能救天子在疾病之中，终飘然高逝，天子尊礼之，不肯官爵，这个是周颠仙。

颠仙家住江西南昌县。江西山有匡庐，水有鄱阳，昔许旌阳仙长尝在此飞升，是个仙人之薮。他少年生得骨格崚嶒，气宇萧爽，也极清雅。六、七岁在街上顽耍，曾有一头陀见了，一看，道：“好具仙骨！莫教蹉坏了。”及到了十四岁，家里正要与他聘亲，忽然患起颠病来。

眼开清白复歪斜，口角涎流一似蜗。

晓乞街坊惊吠犬，晚眠泥滓伴鸣蛙。

千丝缕结衣衫损，两鬓蓬松鬒发髿。

潦倒世间人不识，且将鸾凤混乌鸦。

疯狂得紧，出言诳诞。家中初时也与他药吃，为他针灸，后来见他不好，也不睬他，任他颠进颠出。他渐渐在南昌市上乞起食来，也不归家。人与他好饮食，吃；便与他秽污的，也吃。与他好说，笑；打骂他，也是笑。在街上见狗也去弄他，晚来又捧着他睡。常时在人家猪圈羊棚中，鼾打得雷一般，人还道他是贼。后边人都认得他是周颠，也不惊异。

此时，我太祖起兵滁和，开府金陵了。他不拘与人说话、乞食，先说了“告太平”，庸人哪解其意？

一日，忽然在街上叫道：“满城血，满城血！”好事的道他胡说，要打他。他不顾而去，一路乞食到南京。不多时，降将祝宗复反，杀个满城流血。

游到金陵，适值太祖建都在那厢，他披着件千拼百凑、有襟没里的件道袍，赤了脚，蓬了头，直撞到马前，一个大躬道：“告太平！”

太祖吃了一惊。问人，是颠的，也不计较他。他便日日来马首缠，道：“告太平！”手下扯不开，赶不退。

太祖道：“这颠人，打也不知痛，拿烧酒来与他吃。”他却：

一杯复一杯，两碗又两碗。哪管瓮头干，不怕盅中满。何须肴和馔，哪问冷和暖。放开大肚吃，开着大口咽。筛的不停筛，灌的不停灌。面皮不见红，身子不见软。人道：“七石缸！”我道：“漏竹管。”人道：“醉酩酊”，他道：“才一半！”李白让他海量，刘伶输他沉缅。他定要吸干浣海涛千尺，方得山人一醉眠。

他斜着眼，歪着个头，口里老鼠窟般，只顾吃。看那斟酒的倒也斟不过了，他道：“也罢！难为你了，把那壶赏与你吃。”

那人正待拿去，他跳起夺住，道：“只道我量不济，要你替。还是我吃！“一个长流水，又完了。跳起身道：“不得醉，不得醉！”

把张嘴向太祖脸上一呵道：“一些酒气也没，哪一个再舍些？”

太祖道：“再吃便烧死。”

道：“烧不死，烧不死！内烧烧不死，你便外烧。”

太祖道：“怎么外烧？”

道：“把缸合着烧。”

太祖道：“不难。”叫取两只缸，取柴炭来。他便欣然坐在缸中。兵士将缸来盖上，攒了好些炭，架上许多柴，一时烧将起来。只听“烘烘”般的柴声，“逼剥”是炭声，可也炼了一夜，便是铜铁可烊，石也做粉。

这些管添炭的道：“停会要见，是个田鸡干了。”

又个道：“还是灰。”比及太祖升帐，只听得缸一声响，爆做两开，把炭火打得满地是，缸里端然个周颠。他舒一舒手，叩一叩齿，擦一擦眼，道：“一觉好睡，天早亮了。”

这些兵士看了倒好笑，道：“莫说他皮肤不焦，连衣襟儿也不曾烫坏一些，真是神仙！”先时，太祖还疑他有幻术，这时也信他是个真仙。也优待他。

帐下这些将士都来拜师，问他趋避，周颠道：“你的问趋避，活也是功臣，死也是个忠臣。”

平章邵荣来见，周颠道：“莫黑心，黑心天不容！”邵荣不听，谋反被诛。

其时，太祖怕他在军中煽惑了军心，把他寄在蒋山寺，叫寺僧好待他。住持是吴印。后来，太祖曾与他做山东布政，因太祖吩咐每日齐整斋供他，他偏不去吃，偏在遍寺、遍山跳转。走到后山树林里，看见微微烟起，他便闯去。见是一坛狗肉，四围芦柴、草鞋片熩着，道：“我前熩不熟，你今日却被这秃熩熟了。”双手拿了，竟赶到讲堂，“扑”地一甩，众僧见了掩口。

周颠道：“背后吃他，当面怕他。”几个哈哈走了。众僧自在那厢收拾。到了夜，众僧在堂上做个晚功课，搂了个沙弥去房中睡。他到中夜，把他门鼓一般擂道：“你两个干得好事，还不走下来！”去撩他，搅他。见僧人看经，就便要他讲，讲不出，大个栗暴打去。说是入定，他偏赶去道：“你悟得什么？悟得婆娘哪个标致！银子怎么赚！”说止静，他偏去把那云板敲。今日串这和尚的房，明日串那和尚的房，藏得些私房酒儿，都拿将出来，一气饮干无滴。佛殿日屙屎，方丈屡溺尿。没个饥没个饱，拿着就吃。偏要自上灶，赶将去，把他锅里饭吃上半锅。火工道人来说，他便拿着火叉打去。

其时还是元末，各寺院还照着元时风俗，妇人都来受戒，他便拍手道：“一阵和尚婆。”扯住那些男子道：“不识羞，领妻子来当和尚。”妇人们到僧房去受戒，他也捱将去。一寺哪一个不厌他？却没摆布他(处)。

一日，走到灶前，见正煮着一锅饭，熬上大锅豆腐，灶上灶下忙不及。只见他两手拿了两件道：“我来与你下些椒料。”只见两只手一顿捻，捻在这两个锅里，却是两撅干狗屎。这些和尚、道人见了，你也唾唾，我也掩嘴，一阵去了。他一跳坐在灶栏上，拿一个木杓兜起来，只顾吃。众和尚见他吃了一半，狗屎末都吃完了，大家都拿了淘箩、瓦钵一齐赶来。他道：“你这些秃驴，藏着妆佛钱、贴金钱、买烛钱、烧香钱、还有衬钱、开经钱、发符钱，不拿出来买吃，来抢饭。”坐得高，先“霹栗扑碌”把手一掠，打得这些僧帽满地滚。后边随便两只手如雨般，把僧头上栗暴乱凿，却也吃这些僧人抢了一光。还有两碗米饭，一个小沙弥半日夹不上，这番扑起灶上来盛。被他扯住耳朵，一连几个栗暴，打得沙弥大哭道：“这疯子，你要吃，我要吃，怎蛮打我？”这些和尚也一齐上，道：“真呆子，这是十方钱粮，须不是你的，怎这等占着不容人？”

餐松茹木神仙事，岂乐蝇营恋俗芳。

却笑庸僧耽腐鼠，横争蚁穴故纷云。

周颠笑道：“你多我吃饭，我便不吃你的。”此后莫说粥饭不来吃，连水也不来吃。众僧怕太祖见怪，只得拿去与他吃。他只是不吃。厨头道：“好汉饿不得三日，莫睬他，他自来。”故意拿些饮食在他面前吃，他似不见般，似此半月，主僧只得来奏与太祖。

太祖知他异人，吩咐再饿他。这些和尚怪他得紧，得了这句，把他锁在一间空房里，粥饭汤水纤毫不与。他并不来要，日夜憨憨的睡。太祖常着人来问，寺僧回禀道：“如今饿已将一月，神色如故。”太祖特一日自到寺中。

举寺迎接。只见他伏在马前，把手在地上画一个圈儿，道：“你打破一桶，再做一桶！”这明明教道：陈友谅、张士诚这两个大寇，使他连兵合力，与我相杀，我力不支；若分兵攻战，也不免首尾不应；只该先攻破了一个，再攻一个。

正是刘军师道：“陈友谅志大而骄，当先取之；张士诚是自守虏，当后边图他。”也是此意。太祖到寺中，见他颜色红润，肌肤悦泽，声音洪亮，绝不是一个受饿的。叫撤御馔与他吃。随行将士带有饮食，与他的，可也数十人吃不了。他也不管馒头□(馊)蒸，干粮煤炒，收来吃个罄尽。这般僧人道：“怪道饿得！他一顿也吃了半个月食了，只当饿得半月。”又一个道：“只是这肚皮忒宽急了些。”太祖依然带他在军中。他对这些和尚道：“造化了你们！如今拐徒弟也得个安稳觉儿，吃酒吃狗肉也不管了。”

其时，陈友谅改元称帝，率兵围住南昌。太祖在庐州领兵来救，叫他来问道：“陈友谅领兵围住南昌，我如今发兵去救可好么？”

他把头颠几颠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太祖道：“他如今已称帝，况且他势强，我势弱，恐怕对他不过。”

那周颠伸起头看一看天，摇手道：“上面有你的，没他的。不过两个月狂活，休要怕他！”太祖一笑，择日兴师时，只见他拿了根拐杖，高高的舞着，往前跳去，做一个必胜模样。

太祖整兵十万，下了船，沿江向南昌进发。只一路都是逆水，水势滔滔汨汨滚下来，沿江都是芦苇，没处扯牵，一日不过行得几里。

太祖心急，着人来问周颠道：“此行几时得遇顺风？”

周颠道：“有！有！有！就来了。只是有胆行去，便有风助你；没胆不去，便没风。”差人回复。太祖催督各军船只前进。行不上二三里，只见：

天角乱移云影，船头急溅浪花。虚飘飘倒卷旗幡，声晰晰响传芦叶。前驱的一似弩乍离弦，布帆斜挂；后进的一似泉初脱峡，蓬扇高悬。山回水转，入眼舟移。浪激波分，迎耳水泻。正是：

雀舫急如梭，冲风破白波。

片时千里渡，真不愧飞舸！

初时微微吹动，倏然风势大作。各只兵船呼风发哨，都放了挠楫，带着蓬脚索，随他前进，飘飘一似泛叶浮槎。一会才发皖城，早已来至小孤山了。风涌浪起，江中癞头鼋，随水洋洋漾将来。那江猪水牛般大，把张莲蓬嘴“铺铺”的吹着浪，一个翻身，拱起身子来；一个翻身，漾起头来，在江心作怪。

这时周颠正坐在兵船上，看见了道：“这水怪出现，前头毕竟要损多人。”

不期太祖不时差人来听他说话的，听了这句，大恼，道他煽惑军心。吩吩把这颠子撇在江里，祭这些水怪。帐下一个亲军都指挥韩成便领了钧旨。也不由分说赶将来，夹领子一把，扯住道：“先生，不关我事，都是你饶舌惹的祸。你道损人多，如今把你做个应梦大吉吧！”

周颠道：“你这替死鬼要淹死我么！你淹！你淹！只怕我倒淹不死，你不耐淹……”早被他“扑洞”一声甩下水去。众人道：“这两个翻身，不知哪里去了？”

却又作怪，上流头早漾下一个人来，似灼龟人家画的画儿，人坐在大龟背上模样，正是周颠。坐在一个大白盖癞头鼋身上来了。

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奇！”韩成吩咐叫推，军士一齐把篙子去推。果然，两个水窝儿，又下去了。众人道：“这番要沉到底了。”

正看时，却又是骑牛的牧童跨在一个江猪身上，又到船边，衣服也不曾沾湿。众人道：“他是道家，学的水火炼。前日火炼不死，今日水炼一定也不死。”

一个好事的水手道：“三遭为定，这遭不死，再不死了？”劈头一篙打去，那周颠又侧了下水。

众人道：“这番一定不活。”

哪知他又似达摩祖师般，轻轻立在一枝芦上，道：“列位，承费心了。”

众人道：“真神仙！”

韩成道：“周先生，我如今与你见殿下。若肯饶便饶了你，不要在这边弄障眼法儿哄人。”

周颠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那芦柴早已浮到船边，周颠举身跃上船来。

韩成与他同见太祖。太祖道：“怎么同他来？”

韩成道：“推下水三次，三次淹不死。”

只见周颠伸了个头向太祖道：“淹不死，你杀死了罢！”

太祖笑道：“且不杀你。”适值船中进膳，太祖就留他在身边，与他同吃。他也不辞。

第二日，他驼了拐杖，着了草鞋，似要远去的模样，向着太祖道：“你杀了么？”

太祖道：“我不杀你，饶你去。”

周颠看一看，见刘伯温站在侧边，道：“我去，我去。你身边有人，不消得我。此后二十五年，当差人望你。还有两句话对你说。”道：

临危不是危，叫换切要换。

他别了，便飘然远去，行步如飞。

这厢太祖与陈友谅相持，舟凑了浅，一时行不得，被汉兵围住。正危急之时，得韩成道：“愿为纪信诳楚。”就穿了太祖衣服，自投水中。汉兵就不来着意。又得俞通源等几只船来，水涌舟活，脱了这危难。这是“临危不是危”；韩成的替死，又已定了，“叫换切要换”。

这也在鄱阳湖中。正两边相杀，忽然周颠□(站)在太祖椅背后，连把手挥道：“难星过度，难星过度，快换船！”太祖便依了，正过船时，一个炮来，原坐船打得粉碎。他又见在刘伯温先了。

此后，他踪迹秘密，并不来乞食入城。但认得的常见他在匡庐诸山往来。

本年太祖破陈友谅，定江湖；又平张士诚，取苏杭；分兵取元都；执陈友定，有福建；降何真，有两广；灭明玉珍，取四川；灭元梁王，取云贵，天下大定。从此尽去胡元的腥膻，举世的叛乱，才见太平。他逢人“告太平”的，正是先见。

到二十五年，太祖忽患热症。太医院一院医官都束手，满朝惊惶。忽然一个和尚：

面目黑如漆染，须发一似螺卷。

一双铁臂捧金函，赤脚直趋玉殿。

赤着一双脚，穿件破偏衫，竟要进东长安门来。门上挡住，拿见阁门使刘伯温之子刘璟。道：“小僧奉周颠吩咐，道圣上疾病，非凡药之所能治，特差小僧进药二品。他说曾与令尊有交，自马当分手，直至今日。”

刘阁门道：“圣上一身，社稷所系。诸医尚且束手，不敢下药，你药不知何如，怎生轻易引奏？”

赤脚僧道：“君父临危，臣子岂有不下药之理？况颠仙不远千里，差小僧送药，若阁门阻抑不奏，脱有不讳，岂无后悔？”刘阁门为他转奏。

举朝道：“周颠在匡庐，怎么知道圣上疾病？这莫非僧人谎言？”只是太祖信得真，取出一看，内封道：

温凉石一片 （其石红润，入手凉沁心骨）

温凉药一丸 （圆如龙眼，亦淡红色，其香扑鼻）

道：“用水磨服”。又写方道：“用金盏注石，磨药注之沉香盏服。”圣上展玩，已知奇药，即叫磨服。医官如法整治，只见其药香若菖蒲，盏底凝朱，红彩迥异。

圣上未刻进药，到酉末遍体抽掣，先觉心膈清凉，烦燥尽去。至夜遍体邪热皆除，霍然病起，精神还比未病时更好些。道：“朕与周颠别二十五年，不意周颠念朕如此。”

次日设朝，廷见文武臣僚。召赤脚僧见，问他：“周颠近在何处？几时着你来？”

那僧道：“臣天眼尊者侍者，半年前周颠仙与臣师天眼尊者同在广西竹林寺，道紫微大帝有难，出此一函，着臣赉捧到京投献。臣一路托钵而来，至此恰值圣上龙体不安，臣即恭进。”

圣上道：“如今还在竹林寺么？”

僧人道：“他神游五岳三山，踪迹无定，这未可知。期臣进药后，还于竹林寺相见。”

圣旨着礼部官陪宴。着翰林院撰御书道：“皇帝恭问周神仙。”差一个官与赤脚僧同至竹林寺，礼请周神仙诣阙。

差官与赤脚僧一路夫马应付，风餐水宿，来至竹林寺。寺僧出来迎接了。问周颠仙在么？”

□□□(寺僧道)：“□□□□□□□(在竹林里与天眼)尊者谈玄。”那差官赍了御（原缺二百二十九字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书，同赤脚僧前去，但见)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满前苍翠，一片笙竽，清影离离，绿凤乘风)摇尾；翠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稍历历，青鸾向日梳翎。苍的)苍，紫的□□□(紫，海底)琅玕；□□□□□(低的低，昂的)昂，澄□□(湖翻)浪。梢含□□□□□(剩粉，青女理)妆，笋□□□□(茁新苞，佳)人□□(露指)，因烟成媚色，逐风斗奇□(声)。迎日□□□□(弄金晖，丽)月发奇影。郁郁清凉界，□□(冷冷)仙佛□(林)。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只见左首石凳上坐)着□(一)位：

□□□□□(卷发半垂膝)，双□□□(眸撇坠)星。金环常挂耳，玉麈每□□(随身)。□□□□(蚕眉狮鼻)稀奇相，十八阿罗□□□(第一尊)。

□□□□□□(右首坐着一个)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长髯飘五柳，短髻耸双)峰。坦腹□□□(蟠如斗)，洪声出□□(似钟)。□□(色身)每自溷泥沙，心境莲花浑不染。

□□□(赤脚僧)先过来问讯了。次后差官过来，呈上御书。□□□(周颠取)来置在石几上，恭诵了。

差官道：“上意说□□□□(日前幸得)先生妙药，沉疴顿起。还乞先生面诣阙庭。”

(周颠)道：“山人糜鹿之性，颇厌拘束，向假佯狂玩世，今□□(已把)臂入林，若使当日肯戮力竖奇，岂不能与刘伯温并驱中原？今日伯温死而山人生，真喜出世之早，□(宁)复延颈以入樊笼哉？就是日前托赤脚侍者致药，也只不忘金陵共事之情，原非有意出世，妄希恩泽。□(希)使者幸为山人善辞。”

差官道：“圣上差下官敦请，若先生不往，下官何以复命？下官吩咐驿递，明日备齐夫马，乞先生束装同行。”

周颠道：“山人一杖一履，无装可束。亦断不仆仆道途，以烦邮传，往是断不往的了。”

次日，差官整备夫马复往。只见竹林如故，石几依然，三人都不见影。只在石几上有一书，是答圣□□(上的)。

□□（忙叫）寺僧问时，道：“三人居无床褥，行无瓢笠，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来无常，踪迹莫测，昨夜也不知几时去的)，也不知去□(向)？”

云想飘然雀想踪，杯堪涉水杖为龙。

笑人空作鸿冥慕，知在蓬莱第几峰？

差官只得赍书复命道：“已见颠仙，他不肯赴阙，遗书一封，飘然远去。”圣上知他原是不可招致的，也不罪差官。

后来又差官访张三丰，兼访颠仙。名山洞府，无不历遍，竟不可得。

至三十一年，赤脚僧又赍书到阙下，也不知道些什么，书在宫禁不传，圣上念他当日金陵夹辅之功，又念他近日治疾之事，亲洒翰墨，为他立传，道《周颠仙传》，与御制诸书并传不刊。

# 第十九回 血指害无辜 金冠雪枉法

天理昭昭未许蒙，谁云屈抑不终通。

不疑岂肯攘同舍，第五何尝挞妇翁。

东海三年悉赤地，燕台六月睹霜空。

由来人事久远定，且自虚心听至公。

忠见疑，信见谤，古来常有。单只有个是非终定，历久自明。故古人有道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

假若一朝身便死，后来真假有谁知？

不知天偏教周公不死，使居东三年之后，晓得流谤说他谋害成王的，是他兄管叔，弟蔡叔。成王不能洗雪他，天又大雷电疾风，惊动成王，这是无屈不伸。就如目下魏忠贤，把一个“三案”一网打尽贤良，还怕不够，又添出封疆行贿一节，把正直的扭作奸邪，清廉的扭做贪秽，防微的扭做生事，削的削，死的死，戍的戍，追赃的追赃。还有一干巧为点缀、工为捃摭、一心附势、只手遮天，要使这起忠良决不能暴白。不期圣主当阳，覆盆尽烛，忠肝义胆终久昭然天下。这是大事，还有小事，或在问官之糊涂，或事迹之巧凑，也没有个一时虽晦，后来不明之理。

话说我朝处州府有一个吏，姓杜，他原是本府龙泉县人，纳银充参在本府刑房。家里有三、五十亩田，家事尽可过得。妻王氏生有一个儿子，因少乳，雇一个奶娘金氏。还有小厮阿财，恰倒是个守本分的。住在府二门里。西边公廨。

有一冯外郎，是在兵房的，也有家私。母邵氏，妻江氏出入金冠金髻。常请人，专用些银杯之类。两家相近，杜外郎后门正对着冯外郎前门，两家常杯酒往来。内里也都相见，是极相好的。故此杜家这奶娘每常抱了这娃子闯到她家。各家公廨都也不甚大，房中竟是奶子常走的。

一日，只见冯外郎有个亲眷生日，要合家去拜贺。这奶子便去帮她戴冠儿、插花儿，撺掇出门。冯外郎倚着在府里，因不留人照看，锁了门，竟自去了。

不期撞出他一个本房书手张三来。这人年纪不多，好的是花哄嫖赌。争奈家中便只本等，娶得一个妻小，稍稍颇有些儿陪嫁，哪里够他东挪西掩？就是公事，本房也少。讲时节又有积年老先生做主打后手，他不过得个“堂众包儿”，讲了一、二两，到他不过一、二钱，不够他一掷，家里妻子时常抱怨他。他不在心上，今日出几钱分子在某处串戏，明日请某人游山，在某处小娘家嫖，也是小事。只坏事是个赌，他却念念只是在这边。只是这赌场上最是难赌出的，初去倒赢一二钱银子，与你个甜头。后来便要做弄了，如钳红、捉绿，数筹马时添水，还有用药骰子，都是四、五、六的。昔日有一个人善赌，(善用药骰子，一个公子与他赌，将他身边搜遍，只见赌)到半阑时，他小厮拿一盘红柿卖尊，他就把一个撮在口里，出皮与核时，已将骰子出在手中，连掷几掷，已赢了许多。他复身又裹在柿皮里撇在地下，哪个知得？所以都出不得积赌手。

他自道聪明，也在赌行中走得的，钻身入去。不期今日输去鬃帽，明日当下海青，输了当去翻。先是偷老婆衣饰，及到后头没了，连家中铜杓、镟子、锡壶、灯台一概偷去。管头少，不够赌，必至缩手缩脚。没胆，自然越输。这日输得急了，意思要来衙门里摸几分翻筹。

走到门上，见一老一少女人走出来上轿，后边随着一个戴騣方巾、大袖蓝纱海青的，是他本房冯外郎，后面小厮琴童挑着两个扁挑盒儿。

张三道：“这狗蛮倒阔，不知哪里去？”走进房里，只见一人也没。

坐了一会，想道：“老冯这蛮子向来请我们，他卖弄两件银器。今日全家去吃酒，料必到晚才回。我只做寻他，没人时，做他一档，决然够两日耍！公事这两分骚铜，哪当得什事！”从来人急计生；又道“近赌近贼”。

走到他门前，见是铁将军把门，对门没个人影，他便将锁扭。着力一扭，拳头扭断，划了指头，鲜血淋漓。心里想道：“出军不利！”又道是“血财”，一定有物。反拴了门，直走进去。指上血流不止，拾得一条布儿将来缠了。径入房中，撬开箱子，里边还剩得一顶金冠、两对银杯、一双金钗、几枝俏花。他直翻到底，有一封整银，又几两碎银，都放在身边。心忙手乱，早把(指上)布条落在箱中，他也不知。走出来，竟往外边一溜。

素有狗偷伎俩，喜得钱财入掌，

只顾一时不知，恐怕终成磨障。

又想：“我向来人知我是个骳鬼，哪得这许多物件？况六月单衣、单裳，叫人看见不雅。”转入房中，趁没人，将金冠、钗、花、银杯放入一个多年不开的文卷箱内，直藏在底里，上面盖了文卷。只将银子腰在身边，各处去快活。

只是冯外郎在那厢吃酒看戏，因家中无人，着琴童先回来看家。琴童贪看两折戏不走，直至半本，回家，看见门上锁已没。一路进去，重重门都开，直到里边，房门也开的，箱子也开的。急忙跑出门来，报知家主公。

偶然杜家奶子开出后门，见他慌慌的，问道：“琴童！什么忙？”

回道：“着了贼！着了贼！”

一径走到酒席上，对冯外郎道：“爷！家下着贼了，着贼了！”

冯外郎道：“不没什么？”

琴童道：“箱子都开了。”冯外郎丢了酒盅便走，两个内眷随即回来。外面铜杓、火锨都不失。走到房中，只见打开两只箱子，里边衣服都翻乱，到底不见了金冠、钗花、酒杯、银两。这两个内眷又将衣服逐件提出来查，却见这布条儿圆圆筒着，上边有些血痕。

两个道：“衣裳查得不缺，这物是哪里来的？”

冯外郎道：“这一定是贼手上的，且留着。”随即去叫应捕来看。

应捕道：“扭锁进去，不消得说。像不似个透手儿。只青天白日府里失盗，外贼从何得来？这还在左右前后踹。”

冯外郎就在本府经历司递了张失单。杜外郎也来探望，亦劝慰他。但是失物怨来人，冯家没了物事，自然要胡猜乱猜，又是应捕说了句府中人，因此只在邻近疑猜。

晚间三个儿吃酒，忽然冯外郎妻江氏道：“这事我有些疑心，对门杜家与我们紧对门，莫不是他奶子平日在我家穿进穿出，路径都熟，昨日又来这边撺掇我们穿戴，晓得我们没人，做这手脚，路近搬去？所以无一人看见。”

琴童立在那边筛酒，听得这话便道：“正是。我昨日出门来说的时节，那奶子还站在后门边看。说道箱子里寻出什缚手布条儿，我记得前日她在井上破鱼，伤了指头，也包着手，想真是她。”

邵氏道：“这些奶子，乡下才来的还好，若是走过几家的“过圈猪”，哪里肯靠这三四两身钱？或是勾搭男人，偷寒送暖；或是奉承主母，搬是挑非；还又贼手贼脚，偷东摸西，十个中间没一两个好。故此我说这些人不要把她穿房入户。那小厮阿财鹰头鹘脑，一发是个贼相。一个偷，一个递，神出鬼没，自然不知不觉。”

冯外郎道：“这事不是作耍的，说不着，冤屈平人，反输一帖。况且老杜做人极忠厚，料不做这事。”

邵氏道：“老杜忠厚，奶子及阿财须不忠厚。应捕也说是脚跟头人。”

冯外郎道：“且慢慢着应捕踹他。”又道琴童不早回看家，要打他。

次早，琴童带了气，认了真，即便对着杜家后门骂道：“没廉耻的！银子这等好用？带累我要打。若要银子，怎不养些汉？妳平日看熟路，正好掏，掏去的，只怕不得受享！”走出走进，只在那厢骂。

后门正是杜家厨房，这奶子平日手脚绝好，只是好是与人对嘴儿。听了道：“这小厮一发无礼！怎对着我家骂？”

王氏道：“他家里不见物事，家主要打他。也要骂，不要睬他。”捱到晚，奶子开门出去泼水，恰好迎着这小厮，在那里神跳鬼跳，越发骂得凶。道：“没廉耻养汉精，妳只偷□□□□□□(汉罢了，怎又来)偷我家物事？金冠儿好戴，怕没福；银子好用，怕用不消！”奶子不好应他。

不合骂了，来把奶子手一扯道：“奶阿姆，我记得妳前日手上破鱼伤了缚条白布条，我家箱里也有这样一条白布条。”奶子听他骂了半日，声声都拦绊着她，心中正恼。

听了这一句，不觉脸儿通红，一掌打去，道：“你这小贼种，在此骂来骂去，与我无干，我并不理你，怎说到我身上来？终不然我走熟路径，掏你家的？”

琴童捏住手道：“真赃实物现在，难道我家里做个箍儿冤妳？”奶子动气，两个打做一团。

两家主人与邻舍都出来看。一个道“冤人做贼”；一个道：“妳手上现现是个证见，再折不开。”

杜外郎道：“我这阿姆，她手脚极好。在我家一年，并不曾有一毫脚塌手歪。莫错冤了人。”

冯外郎道：“事值凑巧，怪不得我小厮疑心。”两下各自扯开自己的人。只是两边内里都破了脸。

杜家道：“他自在衙门，不晓法度？贼怎好冤人！这官司怕吃不起。”

冯家道：“没廉耻，纵人做贼，还要假强。”两边骂个不歇。杜家阿财也恼了，就赶出来相骂，渐渐成场。

众人都暗道冯家有理。连这两个男人，一个要捉贼，一个要洗清，起初还好，后来被这些妇人一说，都翻转面来。冯外郎告诉两□(廊)，却道再没这凑巧的。张三也每日进衙门看些动静，看看卷箱，夹在人伙里道：“这指头便是‘此处无银’。”

两个外郎一齐拥到经历司，经历出来，两个各执一说，你又“老公祖”，我又“老公祖”。这经历官小，压不伏，对了冯外郎道：“这原有些形迹。”

对杜外郎道：“贼原是冤不得的。”分理不开，道：“这事大，我只呈堂罢了。”不敢伤及哪边。只将冯外郎原递失单并两家口词录呈。

早间知府升堂时，两边具状来告。一个告是窝盗；一个告是诬陷。知府先问冯外郎，道：“小的本府吏，前日举家去拜寿，有贼抉入公廨，盗去金冠、银两等物。箱内遗有带血布一条。小厮琴童见杜外郎家奶子常在小的家出入，她指上带有伤痕。去问她，两边争闹，激恼老爷。”

又问杜外郎，道：“小的也是本府吏，家里有奶子金氏，平日极守分，前日实在家中，并不曾到冯外郎家。遭他诬陷，不甘具告。”

知府道：“我这府里常告失盗，我想门上把守甚严，内外一清如水，谁敢进来作□(贼)？一定是我衙门人役。”

叫拿那布条来看，原是□□□(白布条)上，□□□□(带有血迹)的。知府看了，叫皂隶看奶子□□□□(手上可有)伤么？”

皂隶看了道：“有伤，似划开的，将好了。”叫拿了布条与她套。，皂隶走去扯过指头，只一揿，果然揿上，道：“套得上的。”

知府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这明是平日往来，轻车熟路，前日乘他无人，盗他财物，慌忙把这物落在箱中，再不消讲得。不然，天下有这等凑巧的事？拶起来！”

一拶拶得杀猪般叫道：“实是不曾。”

知府道；“她一个女人也没胆，他家还有人么？”

冯外郎道：“他家还有个阿财。”叫拿来。捉到，要他招同盗。

阿财道：“前日金氏在家，并不曾出门。说她偷，真是冤枉！怎干连得小人？”

知府道：“你说得她干净，说你也干净，正是同谋。”一夹棍不招，再一夹棍，夹的阿财晕去，脚都夹折。那边奶子一夹棍当不得，早已招成盗了。问是与阿财同盗？他又招了。只有赃，指东话西，推阿财；阿财推奶娘，都得糊涂。知府问他两人家住哪里？一个是龙泉，一个是□(宣)平，都是外县。

知府道：“这不消说，赃还在杜外郎家。再夹起来。”

杜外郎道：“他两个胡打乱招，赃实是没有。”

知府道：“他两个没你做窝主，怎敢在我府中为盗？□□(决要)在你身上追赃，□□□(给王氏)搁上夹棍。”

一个杜外郎叹口气道：“这真是冤屈无伸，枉受刑罚。”只得认个赔赃。知府已将来打了二十，拟做“窝盗”，免剌发徒，前程不消说了。阿财窃盗，剌徒；金氏赎徒。把阿财监了，杜外郎、金氏召保。

一府书吏都道这事是真，杜外郎不该来争，惹火烧身。有怪他的道：“府里常常着贼，杜外郎坐地分赃，应该吐些出来。”又有怜他的道：“人是老实人，或者是这两个做贼，赃必是他两个人寄回家去，没奈何，只得认赔。”那刻毒的又道：“有在一家不知的？拿赃出来实搭搭是贼，赔赃还好解说，这是后来办复前程巧法。”

可怜一个杜外郎！本是清白的人，遭这冤枉，在府中出入，皂甲们都指搠道：“是个贼头。”

候缺典吏道他缘事，要夺他缺；各公廨道他窝家，要他移出府去。

(他)气不愤，写一张投词，开出金氏生年、月、日，在本府土谷并青面使者祠前表白心事。又有那恶薄的在投词后标一笔道：“窝贼为盗，本府太爷审确，无冤可伸，不必多说。”

事成弓影只生疑，众口寻声真是迷。

独恃寸心原不枉，冥冥好与老天知。

又粘几张招贴，写道：“冯家失物，有人获着，情愿谢银十两。”人都道胡说。还惹得一个奶娘在家枉耽了贼名，只要寻死觅活。亏得王氏道：“妳看我家无辜，担了一个窝家臭名，还在这里要赔赃。妳如今死了，有事在官，料诈他不得，人还说妳惧罪寻死。这都是天命，莫把性命错断送。天理昭彰，日久事明。”时刻只在家求神拜佛，要辨明冤枉。洗雪她一身行止。

审单已出，取供房一面做稿，申解守巡。只便宜了张三！今日这坊里赌，明日那家里嫖，每日只进来看一看卷箱。他自心照去了，哪里顾杜外郎为他负屈含冤，为他干受罪？只是没本心的银子偏不够用，随手来，随手去，不多几日弄得精完。如今要来思量金冠之类，只是几次进来时，或是撞着有人在那里书写，不好去翻动；自己不动笔，痴呆般在那里坐又不像，只得回去。

这日等得人散，连忙揭开卷箱，取出金冠，放在袖中。正要寻纸包，恰值本房一个周一官失落一把扇子，走来东张西望。扇在桌下，低头拾时，却见张三袖中突然(臌?)。

两个取笑惯的，便道：“张三老，你今日得彩，要做个东道请我。”伸手去捏他的。张三忙把袖子洒了开去，道：“捏不得的！”

周一道：“什么，纸糊的？”

道：“不是，是个亲眷要主银子用，把一顶金冠央我去兑换。若换得有茶钱，我请你。”

周一道：“我姑娘目下嫁女儿，他说要结金髻，供给费事，不如换了现成的省事。你多少重？要几换？我看一看，若用得着，等我拿去换了。”扯住定要看。

张三道：“是旧货，恐不中意，不要看它。”

周一道：“我姑娘原也不接财礼，聊且将就赔嫁。你但拿我一看。难道便抢了去？”只得把与周一看了。

道：“这个倒是土货，不是行货。怎口都揿扁了，梁上捏了两个凹，又破了一眼？”

张三道：“少不得要结鬏髻的盔洗，不妨得。”

周一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又看了看，里边有个花押，是冯外郎的一般。因对张三道：“料你不肯相托，我问姑娘拿银子来，只是要让她些。”

张三道：“自然。”流水里去了。

周一是一个伶俐人，想道：“张三这赌贼，抓得上手就要赌。便是老婆的，也不肯把他，怎有这瞎眼亲眷拿与他？左右是送了。”

后边又想道：“既是央他换，怎的分量晓不得？只都弄扁了，其中必有跷蹊。”

正沉吟时，却见冯外郎带了个甲首来，道：“早间签下一张拨马的牌，你寻一寻与他。”寻与了甲首。

那周一忽然触起，道：“冯老官你前被盗去金冠，是五梁儿，半新，当面又破着一眼的么？”

冯外郎道：“破一眼我原不知，只是五梁暗云，在家里结的，不上戴得三四年。”

问；“里边有什花字么？”

冯外郎道：“是旧年我因争缺要用，将来当在府前当里，诚恐调换，曾打一花押在圈边，就与平日一样的。”

周一道：“我只为花押有些疑心，这人要换，不若你有银子拿十两来，我替你押来细看。”

冯外郎道：“是哪个？”

周一道：“若是说出这个人，不是，道我冤他。那人知道怪我。”

冯外郎道：“你莫哄我。”

周一道：“我你一房人，胳膊离不得腿，难道哄你这几两银子？只是寻着自己原物，须大大请我一个东道。”果然冯外郎去拿了一封四锭冲头，付与周一。

周一便来寻张三。不料张三又等不得，在大街上当铺内已是当了五两银子，赶去一个时辰都送了。周一到张三家，他妻子道：“早间府里去，未回。”周一只得走转。

不上走了十间门面，张三闷闷的恰好撞来。周一道：“方才已对姑娘说，拿十两银子押去一看。中意，公估兑换。”

张三道：“迟了些，他因会钱要紧，当了五两，票子在我身边。”

周一道：“既是当了，我替你同到当中抵去兑换。也免得后日出利钱。”

张三想道：“换得，又多五两，可以翻筹。”就同他去。

走到当里，道：“这冠不止十两。”

周一道：“你只要估值五两当头。”当中只得注了票了，将金冠付与周一。

周一道：“这事只在明日定夺，你明日在家等我。”两个别了。

周一竟到府前来寻冯外郎。冯外郎正在家里等回报，见了周一，道：“物来了么？”

周一道：“八分是你的，脚迹像。还是一张写坏的牌花包着。”递与冯外郎。

冯外郎看冠儿倒不大的确，见了花字，连声道：“是”。

周一道：“这不可造次，你且拿进里边一看。”进去，只见江氏认得的真，道：“正是我家的。面前是小女儿不晓得，把簪脚搠破一眼。”

冯外郎见了真赃，便留住周一吃酒，问：“是哪个？莫不是老杜？”

周一道：“不是。是本房赌贼张三。”

冯外郎道：“一定是老杜出不得手，央他兑换的了。”

周一道：“老杜与张三不熟。”

冯外郎道：“莫管他，明日捉了张三，便知分晓。”周一自去了。

金归箧底何从识，恕切论肌孰与伸？

谁料旁观饶冷眼，不教抱璞泣荆人。

此时杜外郎招成，只待起解。因要人赃起解，没有原赃，只得卖田得银八十两，急于脱手，折了一个“加三”。在家里叹息道；“有这样命运，人只破财不伤身罢了，如今打了又赔钱，还担了一个贼名，没了一个前程。后日解道，少则十五板，还添班里、门上杖钱，要今日设处。”

好生怨恨道：“有这样歪官！”

只见这厢冯外郎早堂竟禀府尊道：“前日盗赃，已蒙老爷判价八十两，批着杜外郎赔偿，见在候解。昨日适有吏员本房书手张三，拿金冠一顶，央同房书手周一兑换。吏员看见正是吏员的。伏乞老爷并究。”

知府道：“这就是杜外郎一伙了。叫张三！”房里回复不在。知府就差人去拿。

到他家里时，他正等老周，听得叫一声，便道：“周一哥么？”

走出来，却是一个皂隶，道：“老爷叫你。”

张三道：“没什事(么)？”便吩咐老婆道：“周一老来，叫他在这里等我。”

皂隶道：“□□□□(他在府前)等你哩！”

张三便往府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(知府还未退堂。皂隶道)：“张三□□(带到)。”

知府道：“你是我这边书手么？□□□(你这金)冠是哪里来的？”

张三道：“是小的亲眷央小的换的。”

知府道：“是哪一家的？”张三答应不来。

知府道：“是杜外郎央你换的么？”

张三便含糊道：“是。”只见杜外郎，正在家设处解道班里钱，听得说冯外郎家金冠是他本房张书手偷，便赶出来看。

(又)听得张三含糊应是他央换，便跪下去道：“张三，天理人心！你做贼，害得我奶子被夹；小厮腿都夹折；我坏了前程，吃打赔赃，如今天近，做出来，你还□(要)害人？是我哪只手，哪边与你的？没的有不得。”

张三要执，执不住，只是磕头。

知府叫夹起来。一上夹棍，张三只得招承：“原在府门首，见他夫妇出外，乘他无人，前往窃取。扭门进去，开他箱子，盗有金冠一顶、金钗一双、珠花六支、银杯四只、银十六两。俱自盗，并不与奶娘、阿财相干。”

问他赃物，道：“银子已经与周一嫖赌花费；金冠抵付周一；银杯、钗花藏在本房卷箱内。”即时起出，冯外郎都认了。

知府问那箱中血染布条，道：“因扭锁伤指裹上，随即脱落箱中。”

知府点头道：“事有偶然如此！若非今日张三事露，岂不枉了奶子与小厮？杜外郎枉赔了许多钱钞，坏了一个前程。”叫着实打。打了廿五，画招，拟他一个“窃盗”。

便叫杜外郎道：“是我一时错认，枉了你了。幸得尚未解道，出缺文书还未到布政司，你依旧着役。”把冯外郎小厮琴童打了十五板，自己给二两银子与阿财，还着冯外郎出银将养，即时释放。

又叫六房典吏道：“他两个典吏原无仇隙，只因一边失盗急于寻赃，却有这湊巧事，便至成讼，中间实是难为了杜典吏。我如今一一为他洗雪，还要另眼看他。冯典吏也须赔他一个礼。这在你们同袍，也该与他处一处。”

又对冯外郎道：“我当日只拿你告词勘问，若到上司，你该坐诬，你不可不知□(机)。”

冯典吏连叩头道：“只凭老爷吩咐。”

暂尔浮云蔽太阳，覆盆冤陷痛桁杨，

中天喜见来明鉴，理直须知久自彰。

那周一虽是无心为杜外郎，却像使他洗雪。只是张三恨他，扯做赌友，道他赢去银五两，费了好些唇舌。

这番阖衙门才方信天下有这样冤枉事。奶子原是□□□(个好人)，连阿□□□□□(财是个无辜)，杜外郎乃老实人，赔□□(赃是)冤枉，他家(里)拜佛求神，果然报应。

事一明白，奶子要赶到冯外郎家，与他女人白嘴，道冤她做贼，害她出丑受刑。阿财也瘫去，要冯外郎赔这双脚。奶子老公与阿财父母先前怕连累，不敢出头；如今一齐赶来替老婆、儿子出色，登门嚷骂。喜得一个冯外郎躲了，不敢出头，央人求释。

那杜外郎量大，道：“论起他这等不认得人，诬人做贼，夹拶坏了我的家人，加我一个贼名，一个前程几乎坏了，还破费我几两银子，该上司去告他，坐他一个诬陷，才雪我的气。但只是怕伤了本府太爷体面，况且是我年命。只要列位晓得我不是个窝盗养贼，前日投词上都是真情罢了。”

众人道：“当日我们都说你原是个正直的人，倒是太爷当了真，救解不来。如今日久见人心了。冯老官原是你相好的，便将就些罢。”

冯外郎即便自己登门谢罪，安排戏酒，央两廊朋友赔老杜的话。

冯外郎道：“小弟当时误听小价、老母与房下，道奶娘频来，事有可疑，得罪了老丈。”

杜外郎道：“老丈，小弟如今说过也罢了。只是才方说误听阿价与内人，差了。我们全凭着这双眼睛识人；全凭着肚里量人，怎么认不出老□□□□(杜不是窝)盗的？量不出老杜不肯纵人为非的？却凭着下人女子之见，妇人女子能有几个识事体的？凡人多有做差的事，大丈夫不妨直认，何必推人？”

冯外郎连声道“是”。众人都道说得有理，大家欢饮而散。又将息阿财，求释奶子，结了个局。

后来张三解道，解院，发配蓬莱驿摆站。杜外郎，太尊因他正直受诬，着实看取，诸事都托他，倒起了家。只是这事杜外郎受枉，天终为他表白；奶子惯闯人家，至有取疑之理。但天下事向所不有？冯外郎□□□(执定一)个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偶凑之事，几至破人家，杀)人身，若一翻局，自己也不好，做官要明要恕，一念见得是，便把刑威上前，试问：

已死的可以复生，已断的可以复续么？

故清吏多不显，明吏子孙不昌，也脱不得一个“严”字。故事虽十分信，还三带分疑；官到十分明，要带一分恕，这便是已事之鉴。

# 第二十回 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偕

破壁摇孤影，残灯落红烬。旅邸萧条谁与伴？衾儿冷，更那堪风送，几阵砧声紧。打门剥啄，隐隐惊人听。猛然相接也，多娇靓。喜萧斋里，应不恨更儿永。又谁知错认，险落妖狐阱，为殷勤寄语少年，须自省。

右调《阳关引》

刘晨、阮肇天台得遇仙女，向来传做美谈。独有我朝程燉篁学士道：“妖狐拜斗成美女，当日奇逢得无是。”他道深山旷野之中，多有妖物，或者妖物幻化有之，正如海中，蜃嘘气化作楼阁，飞鸟飞去歇宿，便为吸去。人亦有迷而不悟，反为物害者。如古来所载，孙恪秀才遇袁氏，与生二子，后游山寺，见数弥猴。吟诗道：“不如逐伴归山去。”因化猿去，是兽妖；王榭入乌衣国，是禽妖；一士人为长须国婿，谢康乐遇双女，曰：“我是潭中鲫。”是水族之妖；武三思路得美人，后令见狄梁公，不从，迫之，入壁中，自云花月之妖；李僧湛如遇一女子，每日晚至晓去，此僧日病，众究问其故，令簪花在他头上，去时击门为号，众僧宣咒，随逐之，乃是一柄敝帚，是器用之妖。物久为酉，即能作怪，无论有情无情。或有遇之而死，或有遇之而生；或有垂死悟而得生；其事不一。也都可做个客坐新谭，动世人三省。

话说湖广有个人，姓蒋，名德林，字日休，家住武昌。父亲蒋誉，号龙泉，母亲柳氏，只生他一人。向来随父亲做些籴、粜生理。后来父亲年老，他已将近二十岁，蒋誉见他已历练老成，要叫他出去，到汉阳贩米。

柳氏道：“他年纪小小儿的，没个管束他，怕或者被人哄诱去花酒，不惟折了本钱，还恐坏了他身子。不若且为他寻亲事，等他有个羁绊。”

蒋誉道：“妳不得知，小官家一做亲，便做准恋住。那时若叫他出去，毕竟想家，没心想在生意上。还只叫他做两年生意做亲。”

柳氏道：“这等二三百两银子也是干系。我兄弟柳长茂向来也做籴粜，不若与他合了伙计同做，也有个人钳束他。”

蒋誉连声道：“有理！”便请柳长茂过来，两边计议，写了合同，叫蒋日休随柳长茂往汉阳籴米。只看行情，或是团风镇，或是南京撺粜。汉阳原有蒋誉旧相与主人熊汉江，写书一封，叫他清目。甥舅两个便渡江来。

到汉阳，寻着熊汉江寓下。这熊汉江住在大别山前，专与客人收米，与蒋誉极其相好。便是蒋日休，也自小儿在他家里歇落，里面都走惯的。他无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叫做文姬，年纪已十七岁。且是生得标致：

一段盈盈，妖红腻白多娇丽。晚山烟起，两点眉痕细。斜軃乌云，映得庞儿媚。声儿美，低低悄悄，莺啭花阴里。

右调《秋波媚》

生得工容双绝。客店人家，少不得要帮母亲做用。蒋日休也是见的。只是隔了两年，两下都已长成，岂但容貌觉异，抑且知识渐开。蒋日休见了，有心于她，赶上前一个肥喏，文姬也回个万福。四目交盼，觉都有情。只是文姬虽是客店人家，却甚端重，蒋日休尝是借些事儿，便钻进去。她是不解一般，每见蒋日休辞色有些近狎，便走了开去。蒋日休虽然讶她相待冷落，却也重她端庄。

一日，乘着两杯酒照了脸，道：“娘舅，我有一事求着你，不知你肯为我张主么？”

柳长茂道：“甥舅之间，有什事不为你张主？”蒋日休趑趄了半日，说一句出来道：“娘舅，我如今二十岁了，还未有亲。我想亲事拣得人家好，未必有好；若是人好，未必家事好。我看熊汉江这个女儿标致稳重，我要娘舅做主，在这里替我向熊汉江做媒。家中还要你一力撺掇，我日后孝顺娘舅。”

只见这柳长茂想了一想道：“外甥，这事做不来！你是独养儿子，她是独养女儿，你爹要靠你，决不肯放你入赘；她爹要靠她，如何肯远嫁外甥？这事且丢下罢。”蒋日休听了，也只唯唯，甚是有些不快活。

在汉阳不上半个月，柳长茂道：“外甥，目下米已收完一半，若要等齐，须误了生意。不若我先去，你催完家来。只你客边，放正经些，主人家女儿，切不可去打牙撩嘴，惹出口面须不像样。我回家中，教你爹娘寻一头绝好亲事与你罢。”蒋日休相帮娘舅发货上船，自家回在店中。

“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他自暗暗里想□(着)这文姬：生相怎么好，身材怎么好，性格怎么好。又模拟道：“我前遇着她，这眼睛一睃，也是眼角留情；昨日讨茶，与我一盅喷香的茶，也是暗中留意。”行里的沉吟，坐着的想像，睡时的揣摸，也没一刻不在文姬身上。欲待瞒着娘舅，央邻房相好客人季东池、韦梅轩去说亲，又怕事不肯成，他父母反防闲他，也不敢说。几遭要老脸与文姬缠一番，终久脸嫩胆小，只是这等镇日呆想不了。

自古人心一邪，邪物乘机而入。不期来了一个妖物。这妖物是大别山中紫霞洞里一个老狸。天下兽中，猩猩、猿猴之外，狐狸在走兽中能学人行，其灵性与人近。内中有通天狐，能识天文地理，其余狐狸，年久俱能变化，□□(它半)夜走入人家，知见蒋日痴想文姬，它就在中□□□(山拾了)一个骷髅顶在头上，向北斗拜了几拜，宛然成一个女子，生得大有颜色：

朱颜绿鬓色偏娇，就□(之)能令骨髓消。

莫笑狐妖有媚态，须知人类更多妖!

明眸皓齿，莲脸柳腰，与文姬无二。又聚了些木叶在地，她在上面一个觔斗，早已翠襦红裙，穿上一身衣服，俨似文姬平日穿的，准拟来媚蒋日休。

只见日休这日坐在房中，寂寞得紧，拿了一本吴歌儿，在那边轻轻的嘲道：

风冷飕飕十月天，被儿里冰出哪介眠？姐呀！妳也孤单我也独，不如滚个一团团。相思两好介便容易成，那介郎有心来姐没心。姐呀！猫儿狗儿也有个思春意，哪为铁打心肠独拄门？

正在那厢把头颠，手敲着桌，谩谩的讴，只听得房门上有人弹上几弹：

月弄一窗虚白，灯摇四壁孤青。

何处数声剥啄？惊人残醉初醒。

侧耳听时，又似弹的声，他把门轻轻拨开，只见外面立着一个女子：

□□□□(轻风拂拂)罗衫动，发松斜溜金钗凤。

□□□□(娇姿神女)不□(争)多，□□□(恍疑身)作襄王梦。

把一个蒋日休惊得神魂都失，喜得心花都开。

悄语□(低)声道：“请里面坐。”那女子便轻移莲步，走进房来。

蒋日休便把门关上，女子摇手道：“且慢，妾就要去。”两个立向灯前，日休仔细一看，却是文姬。

日休见了，便一把抱住，放在膝上，道：“姐姐，什风吹得妳来？我这几日为妳饮食无心，睡卧不宁，几次要与妳说几句知心话，怕触妳恼。要进妳房里来，又怕人知觉。不料今日姐姐怜念，这恩没世不忘。”便要替她解衣同睡。

文姬道：“郎君且莫造次。我只为数年前相见，便已留心；如今相逢，越发留念。意思要与你成其夫妇，又不好对父母说，恐怕不从。你怎生计议，我与你得偕伉俪。”

日休道：“天日在上，我也原要娶姐姐。与我母舅计议，他道妳爹娘断断不肯。后来欲央他人，又恐事不成，反多一番不快，添妳爹娘一番疑忌，故此迟疑。喜得今日姐姐光降，一诉心事。”

文姬道：“这等我且回。”

日休道：“今日奇遇，怎可空回？”定要留住合欢。

那文姬叹息道：“我今日之来，原非私奔，要与你议终身之计。今事尚未定，岂可失身？使他人笑我是不廉之妇。且俟六礼行后，与君合卺。”

蒋日休急忙跪下发誓道：“我若负姐姐，身死盗手，尸骨不得还乡！”

文姬道：“我也度量你不是薄幸的，只恐你我都有父母，若一边不从，这事就不谐。那时欲从君不能，欲嫁人，其身已失，如何是好？”

日休道：“我有誓在先，毕竟要与姐姐成其夫妇，姐姐莫要掯我。”

文姬道：“还怕后日说我就你。”日休千说誓，万罚咒，文姬就假脱手，侧了脸，任他解衣。将到里衣，她挥手相拒。蒋日休晓得灯前怕露身体，忙把灯吹了，竟抱她上床，自己也脱衣就寝。一只手把文姬搂了，又为她解里衣。

文姬道：“我一念不坚，此身失于郎手了。只是念我是个处子，莫要轻狂。”

日休道：“我自深加爱惜，姐姐不要惊怕。”

此时淡月入帏，轻茫可辨，只见他两个呵：

粉脸相偎，香肌相压，交搂玉臂，联璧争辉。缓接朱唇，清香暗度。喜孜孜轻投玉杵，羞答答关蹙翠眉。羞的侧着脸儿承，风紧柳枝不胜摆；喜得曲着身而进。春深锦箨不停抽。低低微笑，新红片片已掉渔舟；宛宛娇啼，柔绿阴阴未经急雨。偎避处金钗斜溜，仓卒处香汗频流。正是：

乍入巫山梦，云情正自稠。

直教飞峡雨，意兴始方休。

两个顽勾多时，一个用尽款款轻轻的手段，一个做尽娇娇怯怯的态度。

文姬低低对日休道：“今日妾成人之始，正欢好之始，愿得常同此好。”

日休道：“旅馆凄凉，得姐姐暂解幽寂，正要姐姐夜夜赐顾。”

文姬道：“这或不能。但幸不与爹娘同房，从今以后，倘可脱身，断不会令你独处。只是我你从今以后倒要避些嫌疑，相见时切不可戏谑。若为人看出，反成间阻。待从容与你商量谐老之计。”未天明，悄悄送出房门。日休叮嘱她晚间早来，文姬点头去了。

日休回到房中，只见新红犹在，好不自喜得计。自此因文姬吩咐，也不甚进里边去。遇着文姬时，倒反避了，也不与她接谈。晚间或是预先日里悄悄藏下一壶酒，或是果菜之类，专待她来。把房门也只轻掩，将房内收拾得洁洁净净，床被都熏得喷香。傍晚先睡一睡，息些精神，将起更，听得各客房安息，就在门边蹴来蹴去等候。才弹得一声门，他早已开了。

文姬笑道：“有这样老实人，明日来迟些，叫你等哩！”日休一把搂住道：“冤家！我一吃早饭就巴不得晚。等到如今，妳还要耍我。”就将出酒来，脸儿贴了脸儿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吃得甚是绸缪。那文姬作娇作痴，把手搭着他肩，并坐说些闲话。

到酒兴浓时，两个就说去睡，你替我脱衣服，我替你脱衣服，熟客熟主，也没那些惧怯的光景。蒋日休因见她惯，也便恣意快活。真也是鱼得水，火得柴，再没一个脱空之夜。有时文姬也拿些酒肴来，两个对饮。

说起，文姬道：“我与你情投意合，断断要随你了。如今也不必对我爹娘说，只待你货完，我是带了些衣饰，随你逃去便是。”

蒋日休道：“这使不得！倘你爹娘疑心是我，赶来，我米船须行得迟，定然赶着。那时妳脱不得个淫奔，我脱不得个拐带，如何是了？且再待半月，我舅子来，毕竟要他说亲，我情愿赘在妳家便了。”

文姬道：“正是，爹或不从，我誓死不嫁他人，也毕竟勉强依我。”

蒋日休是个小官儿，被她这等牢宠，怎不死心塌地。只是如此二十余日，没有个夤夜来就，使她空回之理，男歇女不歇，把一个精明强壮后生弄得精神恍惚，语言无绪，面色渐渐痿黄。

袅袅是宫腰，婷婷无限娇。

谁知有膏火，肌骨暗中消。

这个邻房季东池与韦梅轩都是老成客人。季东池有些耳聋，他见蒋日休这个光景，道：“蒋日休，我看你也是个少年老成，惯走江湖的，料也不是想家。怎这几日这等没留没乱，脸色都消瘦了？欲待同你到妓馆里去走走，只说我老成人哄你去嫖。你自病还须自医，客边在这里，要自捉摸。”

蒋日休道：“我没什病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是快活出来的！我老成人，不管闲事，你每日房里唧哝些什么？”

蒋日休红了脸道：“我自言自语，想着家里。”

季东池侧耳来听，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韦梅轩大声道：“说是想家！”

季东池道：“又不曾做亲，想什的？”

韦梅轩又道：“日休，这是拆骨头生意，你不要着魔，事须瞒我不过。”

午后，韦梅轩走到他房中来，蒋日休正痴睡。韦梅轩见他被上有许多毛，他动疑道：“日休，性命不是当耍的，我夜间听你房中有些响动，你被上又有许多毛，莫不着了什怪？”

日休道：“实没什事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不要瞒我，趁早计较。”日休还是沉吟不说。

韦梅轩也是有心的。到次早钟响后，假说肚疼解手，悄悄出房，躲在黑影子里。见日休门开，闪出一个女子来。他随趁脚进去，日休正在床中。韦梅轩道：“日休，适才去的什么人？”

日休失惊，悄悄附韦梅轩耳道：“是店主人之女，切不可露风，我自做东道请你。”

梅轩摇头道：“东道小事，你只想这房里到里边，也隔几重门户，怎轻易进出？怎你只一二十日，弄到这嘴脸？一定着鬼了。仔细，仔细！”日休小伙子，没什见识，便惊慌，要他解救。

韦梅轩道：“莫忙，你是常进去的，你只想你与店主人女儿怎么勾搭起的？”

日休道：“并不曾勾搭。她半月前自来就我。”

梅轩道：“这一发可疑。你近来日间在里边遇她，与你有情么？”

日休道：“她叫日间各避嫌疑。”

梅轩道：“这越发蹊跷。你且去试一试，若她有情，或者是真；没情，这一定是鬼。”

果然日休依他，径闯进去。文姬是见惯的，也不躲他。他便戏了脸，叫道：“文姬！”

文姬就作色道：“文姬不是你叫的！”

日休道：“昨夜间辛苦，好茶与一碗。”

文姬恼恼的道：“干我什事！要茶台子上有。”便闪了进去。

日休见了光景，来回复梅轩。

梅轩道：“你且未可造次。你今晚将稀布袋盛一升芝麻送她，不拘是人是鬼，明日随芝麻去，可以寻着。”日休依了。

晚间战战兢兢，不敢与她缠。那文姬捱着要顽，日休只得依她。临去，与她这布袋作赠，道：“我已是病了，以此相赠。待我病好再会。”文姬含泪而去。

天明，日休忙起来看时，沿路果有芝麻。却出门往屋后，竟在山路上，一路洒去。一路或多或少，或断或连，走有数里，却是径道，崎岖险峋，林木幽密。转过山岩，到一洞口，却见一物睡在那里：

一身莹似雪，四爪利如锥。

曾在山林里，公然假虎威。

是一个狐狸，顶着一个骷髅鼾然而睡，芝麻布袋还在它身边。蒋日休见了便喊道：“我几乎被妳迷杀了！”

只见那狐惊醒了，便作人言道：“蒋日休，你曾发誓不负我。你如今不要害我，我还有事报你，你在此等着。”

它走入紫霞洞中，衔出三束草来，道：“你病不在膏肓，却也非庸医治得。你只将此一束草煎汤饮，可以脱然病愈。”又衔第二束道：“你将此束暗地丢在店家屋上。不出三日，店主女子便得奇病，流脓作臭，人不可近。她家厌恶，思要弃她。你可说医得，只要她与你作妻子。若依你时，你将此第三束煎汤与她洗，包你如故。这便是我报你。只是我也与你相与二十日，不为无情，莫对新人，忘却昔日。”不觉泪下。日休也不觉流涕。

将行，那狐狸又衔住衣道：“这事你要与我隐瞒，恐他人知得害我。”日休便带了这三束草下山，又将剩下芝麻乱撒，以乱其迹。

回时，暗对梅轩道：“亏你！绝了这鬼。”

梅轩道：“曾去寻么？”

道：“寻去，是在山上。想芝麻少，半路就完了，寻不去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只要你识得破，不着它道儿罢了，定要寻它出来做什？”

当晚，日休又做东道请韦梅轩，道：“不亏你，几乎断送性命，又且把一个主人女子名来污蔑。还只求你替我隐瞒，莫使主人知道，说我轻薄。”

到次日，依了狐狸。将一束草来剉碎，煎汤服了。不三日，精神强壮，意气清明，脸上黄气也脱去了。

意气□(昂)轩色相妍，少年风度又嫣然。

一朝遂得沉疴脱，奇遇□□□□□(山中云雨仙)。

季东池道：“我说自病自医，你看我说过，想□□□□(你会排遣)，一、两日便好了。”

此时收米将完，正待起身，值□□□□(舅子来)道：“下边米得价，带去尽行卖完。如今目下收完的，我先带去。身边还有银百余两，你再收赶来。”也是姻缘，竟把他又留在汉阳。

日休见第一束草有效，便暗暗将第二束草撇在店家屋上试她。

果是有些古怪，到得三日，那文姬觉得遍身作痒，不住的把手去搔，越搔越痒，身上皮肉都抓伤。次日，忽然搔处都变成疮。初时累累然是些红瘰儿，到后都起了脓头儿。家中先时说是疥疮，后来道是脓窠疮，都不在意。不期那脓头一破，遍身没一点儿不流脓淌血，况且腥秽难闻。一床席上都是脓血的痕，一床被上都是脓血的迹。这番熊汉江夫妻着急，蒋日休却暗暗称奇。

先寻一个草头郎中，道：“这不过流脓疮，我这里有绝妙沁药，沁上去，一个个脓干血止，三日就褪下疮魇，依然如故。”与了他几分银子去。不验，又换一个，道：“这血风疮，该用敷药去敷。”遍身都是敷药，并无一些见效。这番又寻一个郎中，他道是大方家，道：“凡疮毒皆因血脉不和。先里边活了血，外面自然好。若只攻外，而反把毒气逼入里边，虽一时好得，还要后发。还该里外夹攻，一边吃官料药和血养血，一边用草药洗，洗后去敷，这才得好。”却又无干。一连换了几个郎中，用了许多钱钞，哪里得好？一个花枝女子，头面何等标致，身体何等香软，如今却是个没皮果子，宛转在脓血之中。莫说到她身边，只到她房门口，这阵秽污之气已当不得了。

熊汉江生意也没心做，只是叹气。她的母亲也只说她前生不知造什业，今在这里受罪。

文姬也恹恹一息的道：“母亲，这原是我前生冤业，料也不得好了。但只是早死一日，也使我少受苦一日。如今妳看我身上，一件衣服都是脓血浆的一般，触着便疼，好不痛楚。母亲可对爹爹说，不如把我丢入江水中，倒也干净，也只得一时苦。”

母亲道：“妳且捱去，我们怎下得这手？”

那蒋日休道：“这两束草直凭灵验。如今想该用第三束草了。”

来问熊汉江道：“令爱贵恙好了么？”

熊汉江道：“正是不死不活，在这里淘气，医□□(生也)没个医得，只自听天罢了。”

蒋日休想道：“他也厌烦，要他的(女儿)做老婆，料必肯了。”

此时季东池、韦梅轩将行，日休来见他道：“我一向在江湖上走，学得两个海上仙方，专治世间奇难疾病。如今熊汉江令爱的病我医得，只是医好了要与我作妻室。”

季东池道：“这一定肯。若活得，原也是个拾得的一般。只是他不信你会医。你晓得她是什么疮？什么病？”

蒋日休道：“药不执方，病无定症。我只要包医一个光光鲜鲜女子还他便了。”

东池道：“难说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或者有之。他前日会得医自，必然如今医得她。我们且替你说说看。”

两个便向店主道：“熊汉江，适才蒋日休说他医得令爱，只是医好了就要与他作阿正，这使得么？”

熊汉江道：“有什么使不得？只怕也是枉然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他说包医。”

熊汉江道：“这等我就将小女交与他，好时再赔嫁送便是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待我们与他计议。”

那蒋日休正在那里等好消息，只见他两个笑来，对着蒋日休道：“恭喜！一口应承，就送来。好了再赠妆奁。”

蒋日休道：“这等待我租间房，着人抬去。我自日逐医她罢了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日休，这要三思！他今日‘死马做活马医’，医不好，料不要你偿命。但是不好，不过赔他一口材，倒也作事爽快。若是一个死不就死，活不就活，半年三个月耽延起来，那时丢了去不是；不丢她不得，怎么处？终不然我你做客的，撇了生意，倒在这里服侍病人。日休，老婆不曾得，惹得个白虱子头上挠？故此我们见他说送与你包医，便说再计较，都是开的后门。你要自做主意，不要后边懊悔。”

日休见前边灵验，竟呆着胆道：“不妨，我这是经验良方，只须三日，可以脱体。只怕二位行期速，吃不我喜酒着。”

季东池道：“只怕我再来时，足下还在我里做郎中不了。”

蒋日休道：“我就去寻房子移她出去，好歹三日见功。”两个冷笑，复了熊汉江。

可可里对门一间小房子出招了，他去租下。先去铺了床帐，放下行李，来对熊汉江道：“我一面叫轿来请令爱过去。”

熊汉江道：“苦我小女，若走得动，坐得轿。可也还有人医。蒋客人，且到我楼上看一看。”两个走到楼上，熊汉江夫妇先掩了个鼻子。蒋日休抬头一看，也吃了一惊：

满房秽气，遍地痰涎。黄点点四体流脓；赤沥沥，一身血迹。柔肌何处是？满布了蚁垒、蜂窠；肢体是痴□(般)，□□(尽成)了左瘫、右痪。却也垂头落颈，势恹恹，怕扁鹊苍公难措手。

蒋日休心里想道：“我倒不知已这光景了，怎么是好？叫声一个医不得，却应了他们言语。”

文姬母亲道：“蒋客人，扶是扶不起，不若连着席儿扛去罢。”

蒋日休道：“罢！借一床被，待我裹了驼去便是。”店主婆果然把一床布被与他，他将来裹了，背在肩上。下边东池与梅轩也立在那厢，看他做作。只见背着一个人下楼，熏得这些人掩鼻的，唾唾的，都走开去。他只凭着这束草，径背了这人去。熊汉江夫妻似送丧般，哭送到门前。

病入膏肓未易攻，阿谁妙药起疲癃？

笑看红粉归吾手，泣送明珠离掌中。

蒋日休驼了文姬过来。只见季东池也与韦梅轩过来。东池道：“蒋日休，赔材是实了。”

韦梅轩道：“日休，只是应得你两日急买材，譬如出嫖钱，如今干折。”

蒋日休道：“且医起来看。”送了两个去。

他把第三束草煎起汤来，把绢帕儿揩上她身上去。洗了一回，又洗一遍，这女子沉沉的凭他洗涤。却可煞作怪！这一洗，早已脓血都不出了。

红颜无死法，寸草著奇功。

蒋日休喜得不要，道：“有此效验！”他父母来望，见脓血少了，倒暗暗称奇。

到第二日，略可声音，可以着得手。他又煎些汤，轻轻的扶她在浴盆里，先把汤淋了一会，然后与她细洗。只见原先因脓血完，疮靥干燥，这番得汤一润，都趫起靥来。蒋日休又与她拭净了，换了洁净被褥，等她歇宿。一夜，疮靥落上一床似雪般。果然身体莹然，似脱换一个，仍旧是一花枝样女子：

云开疑月朗，雨过觉花新。

试向昭阳问，应称第一人。

真是只得三日，表病都去。只是身体因疮累，觉神气不足。她父母见了，都道蒋日休是个神仙。因日休不便伏侍，要接女子回去。

女子却有气没力的说道：“这番接我出来，爹娘也无恶念。只怎生病时在他家，一□□□□□(好就去？且已)许为夫妇。我当在此，以报他恩。”

倒是蒋日休道：“既是姐姐不背前言，不妨暂回。待我回家与父说知行聘，然后与姐姐毕姻。”文姬因他说，回到家中。

这汉阳县人听得蒋日休医好了熊汉江女儿，都来问他乞方、求药，每日盈门。有什与他？只得推原得奇药，今已用尽。那不信的还缠个不了。

他自别了熊汉江，发米起身。一路到家。拜见父母，就说起亲事。

蒋誉夫妇嫌远，蒋日休道：“是奇缘，决要娶她。”

这边熊汉江因无子，不肯将女远嫁，文姬道：“我当日虽未曾与他同宿，但我既为他背，又为他抚摸、洗濯，岂有更辱身他人之理？况且背约不信，不肯适人。”

恰好蒋日休已央舅子柳长茂来为媒行聘，季韦两人复来，道盟不可背。

熊汉江依言允诺，文姬竟归了蒋日休。

自此日休后来武昌、汉阳间，成一富户。文姬亦与偕老，生二子，俱入国学。

人都称他奇偶，亏大别狐之联合。我又道：“若非早觉，未免不死狐手，犹是好色之戒。”

# 第二十一回 夫妻还假合 朋友却真缘

举世趋柔媚，凭谁问丈夫？

狐颜同妾妇，蝟骨似侏儒。

巾帼满缝掖，簪笄盈道涂。

莫嗟人异化，宇内尽模糊！

我常道，人若能持正性，冠笄中有丈夫；人若还无贞志，衣冠中多女子。故如今世上有一种娈童，修眉曼脸，媚骨柔肠，与女争宠，这便是少年中女子；有一种佞人，和言婉气，顺旨承欢，浑身雌骨，这便是男子中妇人；又有一种蹐躬踽步，趋膻附炎，满腔媚想，这便是衿绅中妾媵。何消得裂去衣冠，换作簪袄！何消得脱却须眉，涂上脂粉！世上半已是阴类，但举世习为妖婬，天必定为他一个端兆。

尝记宋时宣和间，奸相蔡京、王黼、童贯、高俅等专权窃势，人争趋承。所以当时上天示象：汴京一个女子，年纪四十多岁，忽然两颐痒，一挠，挠出一部须来。数日之间，长有数寸。奏闻，圣旨着为女道士，女质袭着男形的征验。又有一个卖青果男子，忽然肚大似怀孕般，后边就坐蓐，生一小儿，此乃是男人做了女事的先兆。我朝自这干阉奴王振、汪直、刘谨与冯保，不雄不雌的在那边乱政。因有这小人磕头掇脚，搽脂画粉，去奉承着他。古人道的：

举朝皆妾妇也，上天以灾异示人：

此隆庆年间，有李良雨一事。这李良雨，是个陕西西安府镇安县乐善村住民。自己二十二岁，有个同胞兄弟李良云，年二十岁。两个早丧了父母。良云生得身材魁伟，志气轩昂；良雨生得媚脸明眸，性格和雅，娶一本村韩威的女儿小大姐为妻。两个夫妇呵：

男子风流女少年，姻缘天付共嫣然，

连枝菡萏双双丽，交颈鸳鸯两两妍。

这小大姐是个风华女子，李良雨也是个俊逸郎君，且是和睦。做亲一年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叫名喜姑，□□(才得)五个月，出了一身的疹子，没了。他兄弟两个原靠田庄为活。

忽一日，李良雨对弟道：“我想我与你，终日弄这些泥块头，纳粮当差，怕水怕旱，也不得财主。我的意思，不若你在家中耕种，我向附近做些生意。倘赚得些，可与你完亲。”

良云道：“哥，你我向来只做田庄，不晓得生理，怕不会做。”

李良雨道：“本村有个吕达，他年纪只与我相当，倒也是个老江湖。我合着他，与他同去。”

李良云道：“不是那吕不拣么？他终年做生意，讨不上一个妻子。哪见他会赚钱？况且过活得罢了，怎丢着青年嫂嫂，在外边闯？”

韩氏便道：“田庄虽没什大长养，却是忙了三季，也有一季快活，夫妻兄弟聚做一块儿。那做客餐风宿水，孤孤单单，谁来照顾你？还只在家。”

那李良雨主意定了，与这吕达合了伙，定要出去，在邻县郃阳县生理。收拾了个把银子本钱。韩氏再三留他不住，临别时再三嘱咐道，自己孤单，叫他早早回家。良雨满口应承，两两分别。

客路暮烟低，香闺春草齐。

从今明日夜，两地共凄凄。

韩氏送出了门。良云恰送了三、五里远，自回家与嫂嫂耕种过活。

这边李良雨与吕达两个，一路里戴月披星，来至郃阳，寻了一个主人闵子捷店中安下。

这李良雨虽是一个农家出身，人儿生得标致，又好假风月。这吕达在道路，常只因好嫖花哄，所以不做家。

两个落店得一两日，李良雨道：“哪里有什好看处？我们同去看一看。”

此时吕达在郃阳，原有一个旧相与妓者栾宝儿，心里正要去望她。道：“这厢有几个妓者，我和兄去看一看何如？”

李良雨道：“我们本钱少，经什嫖？”

吕达道：“嫖不嫖由我？我不肯倒身，她怎么要我嫖得？”两个笑了，便去闯寡门。一连闯了几家，为因生人，推道有人接在外边的；或是有客的；或是几个“锅边秀”，在那厢应名的。

落后到栾家，恰值栾宝儿送客，在门首见了吕达，道：“我在这里想你，你来了么？”两边坐下，问了李良雨姓，吃了一杯茶。

吕达与这栾宝儿两个说说笑笑，打一拳，骂一句，便缠住，不就肯走起身。李良雨也插插趣儿，鬼混半晌。

吕达怕李良雨说他一到便嫖，假起身道：“我改日来望罢！”

那栾宝道：“我正待作东，与你接风。”

吕达道：“怎么要姐姐接风？我作东，就请我李朋友。”

李良雨叫声：“不好叨扰”，要起身。

吕达道：“李兄，你去，便不溜亮了。”栾宝儿一面邀入房里。

里面叫道：“请心官来！”是她妹子栾心儿。出来相见，人材不下栾宝儿，却又风流活动：

冶态流云舞雪，欲语鹦声鹂舌。

能牵浪子肝肠，惯倒郭家金穴。

便坐在李良雨身边，温温存存，只顾来招惹良雨。半酣，良雨假起身。

吕达道：“宝哥特寻心哥来陪你，怎舍得去？”

良雨道：“下处无人。”

吕达道：“这是主人干系，何妨？”两个都歇在栾家。

次日，就是李良雨回作东。一缠便也缠上两、三日。

不期李良雨周身发起寒热来，小肚下连着腿，起上似馒头两个大毒。吕达知是便毒了。道：“这两个一齐生，出脓、出血怎好？连吃上些清凉败毒的药，遏得住。”

不上半月，只见遍身发瘰，起上一身广疮。客店众人知觉，也就安不得身，租房在别处居住。只有吕达道：“我是生过的，不妨。”日逐服事他。

李良雨急于要好，听了一个郎中，用了些轻粉等药，可也得一时光鲜。谁得他遏得早，毒毕竟要攻出来。作了蛀梗，便一节节见烂将下去，好不奇疼。

吕达道：“这是我不该留兄在娼家，致有此祸。”

李良雨道：“我原自要去，与兄何干？”并没个怨他的意思。

那吕达尽心看他。将及月余，李良雨的本钱用去好些。吕达为他不去生意，赔吃赔用。见他直烂到根边，吕达道：“李大哥，如今我与你在这边，本钱都快弄没了。这也不打紧，还可再挣。只是这本钱没了，将什么赔令正？况且把你一个风月人干鳖杀了！”李良雨在病中竟发一笑。

不上几日，不惟蛀梗，连阴囊都蛀下。先时李良雨嘴边髭须虽不多，也有半寸多长，如今一齐都落下了。

吕达道：“李大哥，如今好了，绝标致一个好内官了。”

那根头还烂不住，直烂下去。这日一疼，疼了个小死，竟昏晕了去。只见恍惚之中，见两个青衣人一把扯了就走。一路来惟有愁云黯黯，冷雾凄凄。行了好些路，到一所宫殿。一个吏员打扮的走过来，见了道：“这是李氏么？这也是无钱当枉法，错了这宗公案。”须臾殿门大开：

当殿珠帘隐隐，四边银烛煌煌。香烟缭绕锦衣旁，珮玉声传清响。武士光生金甲，仙官风曳朱裳。巍巍官殿接穹苍，尊与帝王相抗。

良雨偷眼一看，阶上立的都是马面牛头，下边缚着许多官、民、士、女，逐个个都唱名过去。

到他，先是两个青衣人过去道：“李良雨追到。”

殿上道：“李良雨，查你前生合在镇安县李家为女，怎敢贿嘱我吏书，将女改男？”

李良雨知是阴司，便回道：“爷爷，这地方是一个钱带不来的所在，吏书没人敢收，小人并没得与。”

一会，殿令传旨：“李良雨仍为女身，与吕达为妻；承行书吏，免其追赃，准以‘错误公事’拟罪；李氏发回。”

廿载奇男子，俄惊作女流。

客窗闲自省，两颊满娇羞。

就是两个人将他领了，走有几里，见一大池，将他一推，霍然惊觉，开眼，吕达立在他身边。

见了道：“李大哥，怎一疼竟晕了去？叫我耽了一把干系。同你出来，好同你回去才是。”忙把汤水与他。那李良雨暗自去摸自己的，宛然已是一个女身，倒自觉得满面羞惭。喜得人已成女，这些病痛都没了。

当时吕达常来替他敷药，这时，他道好了，再不与他看。将息半月，脸上黄气都去，髭须都没，唇红齿白，竟是个好女子一般。

那吕达来看，道：“如今下面怎么了？”

李良雨道：“平的。”

吕达道：“这等是个太监模样么？”出他不意，伸手一摸，李良雨忙把手去掩了。

吕达想道：“终不然一烂，怎么烂做个女人不成？果有此事，倒是天付姻缘，只恐断没这理！”

这夜，道天色冷，竟钻入被中，那李良雨死命不肯，紧紧抱住了被。

吕达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一个病，我也尽心伏事，怎这等天冷，共一共被儿都不肯？”定要钻来。

那李良雨也不知怎么，人是女人，气力也是女人，竟没了，被他捱在身边。李良雨只得背着他睡。他又摸手摸脚去撩他，撩得李良雨紧紧把手掩住胯下，直睡到贴床去。吕达笑了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便是十四五岁小官，也不消做这腔。”偏把身子逼去，逼得一夜不敢睡。吕达自酣酣的睡了一觉。

心里想：“是了，若不变做女人，怎怕我得紧？我只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”倒停了两日，不去扰他。

这日打了些酒，买了两样菜，为他起病。两个对吃了几盅，只见李良雨酒力不胜。早已：

新红两颊起朝霞，艳杀盈盈露里花。

一点残灯相照处，分明美玉倚蒹葭。

更在酒儿后灯儿下，越看越俊俏。

吕达想道：“我闻得初婚人作大嫩，似此这样一个男人，也饶他不过。我如今不管他是男、是女，捉一个醉鱼罢。”苦苦里挜他□□(吃酒)，李良雨早已沉醉要睡。

吕达等他先睡了，竟捱□□(进被)里。此时李良雨在醉中不觉，那吕达轻轻将手□□(去摸)，果是一个女人，吕达满心欢喜，一个翻身竟跳□□(上身)。

这一惊，李良雨早已惊醒，道：“吕兄不要罗唣！”

吕达道：“李大哥，你的光景，我已知道，到后就是你做了□□(妇人)，与我相处了三四个月，也写不清。况我正无妻(室)，□□(你可)与我结成夫妇，你也不要推辞。”

李良雨两手狠□□(命推)住，要掀他下来时，原少气力，又加酒后，他身子□□(如泰)山般压下来，如何掀得？急了，只把手掩。

那吕达□□(紧紧)压住，乘了酒力，□□□□□(把玉茎乱攻)。

李良雨急了，道：“吕大哥，我与你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，今日虽然□□(转了)女身，怎我羞答答做这样事？”

吕达道：“你十五□□(六岁)时，不曾与人做事来？左右一般。如今我兴已动，□□(料也)歇不得手。”

李良雨道：“就是你要与我做夫妻，须□□□(待拜了)花烛。怎这造次！”

吕达道：“先后总是一般。”猛力□□(将他)手扯开，□□□(只一挺)。

李良雨把身子一缩，叫一声：“罢□(了)！”

那吕达已喜孜孜道：“果然就是一个黄花闺女！事□□(已得)手了，我也不要轻狂，替你温存做。”

混了一会，那李良雨酒都做了满身汗，醒了，道：“吕大哥，这事实非□□□(我不愿)，我在那日晕去时，到阴司里，被阎王改作女身，□□(也曾)道该与你为夫妇，只嫌你太急率些。”

吕达道：“奶□□(奶，见)佛不拜，妳不笑我是个呆人么？我今日且与嫂嫂报仇。”

自此之后，两个便做了人前的伙计，暗里夫妻。吕达是久不见女人的男子，良雨是做过男子的女人，两下你贪我爱；灯前对酌，被底相勾，银烛笑吹，□□(罗衫)偷解，好不快乐！

杯传合卺灯初上，被拥连枝酒半酣。

喜是相逢正相好，猛将风月担儿担。

吕达道：“李大哥，我与妳既成夫妇，带来本钱用去大半，如今没得生意，不如且回，待我设处些银两再来□□(经纪)。”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李良雨道：“我也欲回家)，只是我当初出来，思量个发迹，谁知一病，本钱都弄没了，连累你不曾做得生意。况且青头白脸一个俊生走出来，如今做了个妇人，把什嘴脸去见人？况且你我身边还剩有几两银子，不若还在外生理。”

吕达道：“我看如今老龙阳，剃眉、绞脸要做个女人，也不能够；再看如今，呵卵泡捧粗腿的，(哪)一个不是‘妇人’？笑得你？只是妳做了个女人，路上经商须不便走。妳不肯回去，可就在这边开一个酒店儿罢。”

李良雨道：“便是这地方，也知我是个男人。倏然女扮，岂不可笑！还再到别县去。”

两个就离了郃阳，又到鄠县。路上，李良雨就不带网子了，梳了一个直把头；脚下换了蒲鞋；不穿道袍，布裙短衫，不男不女打扮。

一到县南，便租了一间房子，开了一爿酒饭店。吕达将出银子来，做件女衫，买个包头，与些脂粉。吕达道：“男是男扮，女是女扮。”相帮她梳个三绺头、掠鬓、戴包头。替她搽粉涂脂，又买了裹脚布，要她缠脚。

绾发成高髻，挥毫写远山。

永辞巾帻面，长理佩和环。

自此，在店里包了个头，也搽些脂粉，狠命将脚来收。个把月里，收做半拦脚，坐在柜身里，倒是一个有八九分颜色的妇人。两个都做经纪过的，都老到。

一日，正在店里做生意，见一个医生，背了一个草药箱，手内拿着铁圈，一路摇到他店里买饭，把李良雨不转睛的看。良雨倒认得他，是曾医便毒过的习太医，把头低了。不期吕达到外边走来，两个竟认得。

这郎中回到郃阳去把这件事做个奇闻道：“前日在这里叫我医便毒的吕客人，在鄠县开了酒饭店。那店里立一个妇人，却是这个生便毒的男人，这也可怪！”三三两两播扬开去，道吕达与李良雨都在鄠县。

只见李良云与嫂嫂在家，初时接一封书，道生毒抱病，后来竟没封书信。要到吕达家问信，他是个无妻子光棍，又是没家的。常常在家心焦，求签问卜，已将半年。捱到秋收时候，此时收割已完，李良云只得与嫂嫂计议，到郃阳来寻哥哥。

一路行来，已到郃阳。向店家寻问，道有个李良雨，在这里因嫖生了便毒广疮。病了□□，□□□□□(蛀梗，后来与一个)姓吕的同去，近有一个郎中，曾在□□□□(鄠县见他)。”

李良云只得又收拾行李，往鄠县进发。□(问)到县南饭店，里边坐着一个妇人：

头裹皂包头，霏霏墨雾；面搽瓜儿粉，点点新霜。脂添唇艳，较多论少。启口处香满人前；黛染眉修，锁恨含愁，双蹙处翠迎人面。正是：

丽色未云倾国，妖姿雅称当垆。

李良云定睛一看，道：“这好似我哥哥，却嘴上少了髭须。”再复一眼，那良雨便低了头。李良云假做买饭，坐在店中只顾把良雨相上相下看。

正相时，吕达恰在里面走将出来。李良云道：“吕兄一向……。”

吕达便道：“……久违！”李良雨倒一缩，竟往里边走。

李良云道：“吕兄，前与家兄同来，家兄在哪厢？”

吕达道：“适才妇人不是？他前因病蛀梗，已变作一个女身，与我结成夫妇。她因羞回故里，只得又在此开个店面。”

良云道：“男自男，女自女，阉割了也只做得太监，并不曾有了做女人的事，这话恐难听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那妇人出来道：“兄弟，我正是李良雨。别来将近一年，不知嫂嫂好么？西安府都□□(有年)成，想今年收成尽好。我只因来到郃阳时，偶然去嫖，生了杨梅疮，后因烂去阳物。又梦到阴司，道我应为女，该与吕达为夫妇。醒时果然是个女身，因与他成了夫妇。如今我哪有嘴脸回得？家里遗下田亩，竟归你用度。嫂嫂听她改嫁。”

良云道：“才方道因蛀梗做了个女人，真是没把柄子的？说话又说阴司判妳该与吕兄作妻，只系捣鬼！身子变女子？怎前日出门时，有两根须，声音亮亮的，今髭须都没，声音小了？”

吕达道：“她如今是个女人，没了阳气，自然无须、声小，何消说得。”

良云道：“这事连我对面见的尚且难信，怎教嫂嫂信得？妳须回去说个明白。”良雨道：“我折了本，第一件回不得；变了女人，没个嘴脸，第二件回不得；又与吕达成亲，家里不知，是个苟合，第三件回不得。你只回去依着我说，教嫂子嫁人，不要耽误她。兄弟，你疑心我是假的？我十四岁没娘，十八岁死爹，二十岁娶你嫂嫂韩氏，哪一件是假的？”良云只是摇头。

次日起身，□□(良雨)留他不住。吕达叫他做舅舅，赠他盘缠银两。又□□□□□(写一纸婚书)，教韩氏另嫁。良云别了，竟到家中。

一到，韩氏道：“叔叔曾见哥哥来么？”

良云道：“哥哥不见，见个姐姐。”

韩氏道：“寻不着么？”

良云道：“见来，认不的。”

韩氏道：“你自小兄弟，有个不认得的？”

良云道：“如今怕嫂嫂也不肯认，也不肯信。嫂嫂，我哥说是个女人。”

韩氏道：“这叔叔又来胡说，哥是女人，讨我则什？前日女儿是谁养的？”

良云道：“正是奇怪。我在郃阳寻不着，直到鄠县才寻着他。吕达和着一个妇人在那厢开酒饭店，问他哥哥，他道这妇人便是。”

韩氏道：“男是男，女是女，岂有个妇人是你哥哥的？”

良云道：“我也是这般说。那妇人死口认是我哥哥。教我认，我细认，只差得眉毛如今较细了，髭须落下，声小了，脚也小了，模样只差男女，与哥不远。道是因生杨梅疮烂成了个女人，就与吕达做了夫妇。没脸嘴回家，叫田产归我用度，嫂嫂另嫁别人。”

韩氏道：“叔叔，我知道了。前次书来，说他病，如今一定病没了，故此叔叔起这议论。不然是薄情的另娶了一房妻小，意思待丢我，设这一个局。”

良云道：“并没这事。”

韩氏道：“叔叔，你不知道，女人自有一个穴道，天生成的，怎烂烂得凑巧的？这其间必有缘故。还是吕达谋财害命是实，杀了你哥哥，躲在鄠县，一时被你寻着，没得解说，造这谎。若道是女人，莫说我当时与他做的勾当，一一都想得起。就是你，从小儿同大，怎不见来？变的这说，一发荒唐。”李良云听了，果然可疑。

便请韩氏父亲韩威，又是两个邻舍：一个高陵，一个童官，把这事来说起，一齐摇头道：“从古以来，并不曾见有个雄鸡变雌的，哪里有个男人变作女的？这大嫂讲得有理，怕是个谋了财，害了命，讨得一个老婆，见她容貌儿有些相像，造这一篇谎。既真是李良雨，何妨回来，却又移窠到别县？李老二你去，他把带去本钱与你么？”

李良云道：“没有。因将息病，用去了。只叫这厢田产归我，嫂子嫁人。”

高陵道：“没银子与你，便是谋了财了。哥不来，这田产怕不是你的？嫂子要嫁也凭他，这张纸何用？老二便告，竟告他谋财杀命。同府的怕提不来？”

果然，把一个谋财杀命事，告在县里。县里竟出了一张关，差了两个人，来到鄠县关提。那吕达不知道，不隄防，被这两个差人下了关。鄠县知县见是人命重案，又添两个差人，将吕达拿了。

吕达对良雨道：“这事妳不去说不清。”就将店顶与人，收拾了些盘缠，就起身到镇安县来。

这番李良雨也不脂粉，也不三绺梳头，仍旧男人打扮，却与那时差不远了。

一到，吕达随即诉状道：“李良雨现在，并无谋死等情。”知县叫讨保候审。

审时，李良云道：“小的哥子李良雨，隆庆元年四月间与吕达同往郃县生理。去久音信全无，小人去寻时，闻他在鄠县。小人到鄠县，只见吕达，问他要哥子，却把一个妇人指说是小的哥子。老爷，小的哥子良雨，上册是个壮丁，去时邻里都见是个男子，怎把个妇人抵塞？明系谋财害命，却把一个来历不明妇人遮饰。”

知县叫吕达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吕达道：“小人上年原与李良云兄李良雨同往郃阳生理，到不上两月，李良雨因嫖得患蛀梗，不期竟成了个妇人。他含羞不肯回家，因与小人做为夫妇，在鄠县开店。原带去银两，李良雨因病自行费用，与小人无干。告小人谋命，李良雨现在。”

知县道：“岂有一个患蛀梗就至为女人的理？”

叫李良雨：“你是假李良雨么？”

李良雨道：“人怎么有假的？这是小的兄弟李良云。小的原与吕达同往郃阳，因病蛀梗晕去，梦至阴司，道小人原该女身，该配吕达，醒来，成了个女人，实是真正李良雨。并没有个吕达谋财杀命事。”

知县道：“阴司一说，在我跟前还讲这等鬼话！这谋李良雨事，连你也是知情的了。”

李良雨急了，道：“李良云，我与你同胞兄弟，怎不认我？老爷再拘小的妻子韩氏与小的去时左邻高陵，右邻童官辨认就是。在郃阳有医便毒的葛郎中，医蛀梗的温郎中。老爷跟前怎敢说谎。”

知县便叫拘他妻韩氏与邻佐。此时都在外边看审事，一齐进来。知县叫韩氏：“这是妳丈夫么？”

韩氏道：“是得紧！只少几根须。”

李良雨便道：“韩氏，我是嘉靖四十五年正月二十讨你，十二月十一日生了女儿。我原是妳亲夫，妳因生女儿生了个乳痈，右乳上有个疤。我怎不是李良雨？”

叫两邻，李良雨道：“老爷，这瘦长没须的是高陵。矮老子童官，是小人老邻舍。”两个邻舍叩头道：“容貌说话果是李良雨。”

知县又叫韩氏：” 妳去看她是男是女。”

韩氏去摸一摸，回复道：“老爷，真是丈夫。只摸去竟是一个女人。”

知县道：“既容貌辨验得似，她又说来言语相对，李良雨是真，化女的事也真了。良雨既在，吕达固非杀命。良雨男而为女，良云之告似不为无因。她既与吕达成亲已久，仍令完聚。韩氏既已无夫，听凭改嫁。男变为女，这是非常灾异，我还要通申两院具题。”

因是事关题请，行文到郃阳县，取他当日医病医生结状。并查郃阳起身往鄠县日期，经过宿店，及鄠县开店两邻结状。回来，果患蛀梗等病，在郃阳是两个男人，离郃阳是一男一女，中间无谋杀等事。这番方具文通申府道两院：

镇安县

为灾变异常事：本月准本县民李良云告词。拘审间，伊兄李良雨，于上年六月中，因患杨梅疮病，溃烂成女，与同贾吕达为妻，已经审断讫。窃照三德有刚柔，权宜互用；两仪曰阴、阳，理无互行。故牝鸡鸣而唐亡，男子产而宋覆。妖由人兴，灾云天运。意者阴侵阳德，柔掩刚明，妇寺乘权，奸邪骩政。牝牡淆于贤路，晦味中于士心。边庭有叛华即夷之人，朝野有背公死党之行。遂成千古之奇闻，宜修九重之警省。事干题请，伏乞照详施行。

申去，两院道果是奇变，即行具题，圣旨修省：

挥戈回日驭，修德灭妖桑。

君德咸无玷，逢灾正兆祥。

这边县官将来发放宁家。良雨仍与吕达作为夫妇，后生一子。李良云为兄弟，如今做了姊弟亲眷往来。就是韩氏，没守他的理，也嫁了一个人，与良雨作姊妹相与，两个常想起当日云情雨意，竟如一梦。

# 第二十二回 藏珠符可护 贪色檄能诛

刚直应看幽显驯，岂令驱鳄独称神。

龙潜罗刹尊君德，虎去昆阳避令仁。

表折狐妖摇媚尾，剑飞帝子泣残鳞。

凭将一点精忱念，鬼火休教弄碧燐。

吾儒斡主天地，何难役使鬼神？况妖不胜德，邪不胜正，乃理之常。

昔有一妇人，遭一鬼日逐缠扰，妇人拒绝他道：“前村羊氏女极美，何不往淫之。”

曰：“彼心甚正。”

妇人大怒道：“我心独不正么？”其鬼遂去不来。

此匹妇一念之坚，可以役鬼，况我衿绅之士乎？

则如唐郭元振为秀才时，夜宿野庙，有美女锁于小室悲泣。问之，道：“村人把她来祭赛乌将军，恐遭啖食，故此悲哭。”顷刻，乌将军到来。

从人道：“郭相公在里边。”元振出来相见，乘机断其臂，乃是猪蹄。天明竟搜得杀之，焚其庙。

又韩文公谪潮州刺史，州有鳄鱼，常在水边，尾有钩，能钩人去，到深水处食之。有老妪子被□，□□□□(吃。诉于文公)。韩文公作檄文驱之。

次日潭水尽干，鳄鱼□□□□。□(竟自入海。宋)孔道辅为道州知州，州有野庙，要生人祭□，□□，□(聘，若不，就)烈风雨雹，扰害地方。他将死囚缚在庙中，见有□□(蛇从)神像后来，将食其人，道辅奋笏击之，蛇逃入柱。道辅放火焚庙，烧死妖怪。

我朝林俊，按察云南，鹤□□(庆府)。见有一寺，每年要出金涂佛的脸。若不，便有风雹伤□(损)人田地。他道妖僧惑众，竟架柴要烧佛，约有风雹□(就)住。竟被他烧毁，那得风雹？不惟省每年糜费，还得□(向)来金子，助国之用。这都是以正役邪，邪不能胜正。□(却)是吾儒寻常之事。

更有我朝夏忠靖公，名原吉，字维喆，湘阴人。他未中举时，县中有个召紫仙姑的。□(他)在桃箕，会得作诗作赋，决人生死，指人休咎，却不似如今召仙人，投词时换去，因而写几句鹘突诗答应。故此其门如市。他有个友人易信，邀他去问。去时，正是人在那边你拜我求。桃丫上写诗写赋时节。夏维喆一到，桃箕寂然，一连烧了八九道符，竟没些动静，夏维喆一笑而去。

去后，桃箕复动，道：“夏公贵人，将来官至一品。”

众人道：“他来时原何不写与他。”

道：“他正人，我不可近。”这是他少年事。他来由举人做中书，历升户部主事、员外郎中，再转侍郎。永乐中，升户部尚书，相视吴浙水利。

还有一桩奇事。话说浙江有个湖州府，府有道场、浮玉二山列在南；卞山峙于北；又有升山、莫干环绕东西；王湖苕霅四处萦带。山明水秀，绝好一个胜地。城外有座《慈云寺》，楼观雄杰，金碧辉煌。寺前有一座潮音桥，似白虹挂天，苍龙出水，桥下有一个深潭；

绀色静浮日，青纹微动风。

渊渊疑百尺，只此是鲛宫。

水色微绿，深不可测。中间产一件物件。

似蟹却无脚，能开复能合。

映月成盈亏，腹中有奇物。

他官名叫做“方诸”，俗名道做蚌，是个顽然无知，块然无情的物件。不知它在潭中，日里潜在水底，夜间浮出水上，采取月华。内中生有一颗真珠，其大如拳，光芒四射。不知经过几多年代，得成此宝。每当阴天，微风细雨之际，他把着一片壳浮在水面，一片壳做了风篷，趁着风势，倏忽自西至东，恰似一点渔灯飞来飞去，映得树林都有光。人只说这渔船划得快，殊不知是一粒蚌珠。渐渐气候已成，它当月夜，也就出来，却见：

隐隐光浮紫电，莹莹水漾朱霞。金蛇缭绕逐波斜，飘忽流星飞洒。疑是气冲岳底，更如灯泛渔槎。辉煌芒映野人家，堪与月明争射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各舟看见这光起自潭中，复没于潭中，来往更捷，又贴水而来，不知何物。有的道是鬼火，有的猜做水光。仔细看来，却是个蚌，蚌壳中有一粒大珠，光都是它发出来的，烁人目光，不可逼视。彼此相传，都晓得它是颗夜明珠，都有心思量它。湖州人惯的是没水，但只是一来水深得紧，没不到底；二来这蚌大得紧，一个人也拿不起，况是它口边快如刀铓，沾着它就要破皮出血，哪个敢去惹它？用网去打，总只奈何它不得，深只好看一看罢了。好事的就在那地方，造一庄亭子，叫“玩珠亭”。

常有许多名人题咏。只是它出入无时，偏有等了五、七日不见的。偶然就见的，做了个奇缘，但难得之货，令人行妨。珠中有火齐、木难、九曲、青泥各样，这赤蚌之珠，光不只照乘，真叫做明月珠，也是件奇宝。不特人爱它，物亦爱它。

物中有蛟龙，它畏的是蜡，怕的是铁，好吃的是烧燕，贪的是珠。故梁武帝有个杰公，曾令人身穿蜡衣，使小蛟不敢近；带了烧燕，是它所好；又空青函，亦是它所喜，入太湖龙宫求珠。得夜光之珠，与蛇珠、□(鹤)珠石余。蛟龙喜珠，故得聚珠。

湖州连着太湖、风渚湖、苕溪、霅溪、按画溪、箬溪、余石溪、前溪，是个水乡，真个蛟龙聚会的所在，缘何容得它？故此，洪武未，革除年，或时乘水来取，水自别溪浦，平涌数尺；或乘风雨至潭，疾风暴雨，拔木扬沙，浓烟墨雾里边，常隐隐见或是黄龙，或是白龙，或是黑龙，挂入潭里，半晌扰得潭里如沸，复随风雨去了。

一日，也是这样乌风、猛雨、冰雹，把人家瓦打得都碎，又带倒了好些树木。烟云罩尽白昼，如夜在这一方。

至第二日，人见水上浮着一个青龙爪。它爪已深入蚌中，将摘取其珠，当不过蚌壳锋利，被它夹断。龙负痛飞腾，所以坏了树木，珠又不得，只得秃爪而去。却这些龙终久要夺它的。

还有一日，已是初更，只听得风似战鼓一般响将来，摇得房屋都动。大胆的在窗缝中一张，只见风雨之中，半云半雾拥着一个金甲神，后边随了一阵奇形异状的勇猛将士，向东南杀来：

乌贼搴旗，鼍兵挝鼓。龟前部探头瞭哨，鲤使者摆尾催军。团牌滚滚，鼋使君舞着奋勇冲锋；斧钺纷纷，蟹介士张着横行破阵。剑舞刀鳅尾，枪攒黄鳝头。妖鳗飞套索，怪鳄用挠钩。

还有一阵虾鱼之类飞跳前来。这厢水中也烟雾腾腾，波涛滚滚，杀出三个女将，恰有一阵奇兵：

白蛤为前队，黄蚬作左冲。蟶挥利刃奏头功，蚶奋空拳冒白刃。牡蛎粉身报主，大贝驼臂控弓。田螺滚滚犯雄锋，簇拥着中军老蚌。

两边各率族属相杀。这边三个女子，六口刀。那边一个将官，一枝枪，哪当得他似柳叶般乱飞，霜花般乱滚。她三个三面杀将来，这一个左支右吾，遮挡不住，如何取胜？

妄意明珠入掌来，轰轰鼍鼓响如雷，

谁知一战功难奏，败北几同垓下灾。

这边，蚬蛤之类腾身似炮石弹子般一齐打去.打得那些龟鼋缩颈、鳅鳝蜿蜒，金甲神只得带了逃去。

地方早起看附近田中禾稼，却被风雹打坏了好些，这珠究竟不能取去。这方百姓都抱怨这些龙，道这蚌招灾揽祸，却是没法处置它。

其时永乐元年，因浙直、嘉、湖、苏、松常有水灾，屡旨着有司浚治，都没有功绩。朝旨着夏维喆以户部尚书，来江南督理治水。他在各处相看，条陈道：“嘉、湖、苏、松四府其地极低，为众水所聚，幸有太湖，绵延五百里，杭州、宣、歙各处溪洞都归其中，以次散注在淀山湖，又分入三泖入海。今为港浦雍闬，聚而不散，水不入海，所以溃决，所至受害。大势要水患息，须开浚吴淞南北两岸，安定各浦。引导太湖之水，一路从嘉定县刘家港出海；一路常熟县白茅港到江。上流有太湖可以容留，下流得江海以为归宿，自然可以免患。”奉旨着他在浙直召募民夫开浚。夏尚书便时常巡历四府，相度水势，督课工程。

一日出巡到湖州，就宿在《慈感寺》中。询问风俗，内有父老说起这桥下有蚌蛛，常因蛟龙来取，疾风暴雨，损禾坏稼。夏尚书寻思，却也无计。

到晚，只见钟磬寂然，一斋萧瑟，夏尚书便脱衣就枕，却见一个妇人走来：

发覆乌云肌露雪，双眉蹙翠疑愁绝。

缁衣冉冉□(逐)轻风，司空见也应伤绝。

后边随着一个女子，肌理莹然，烨烨有光：

灿灿光华欲映人，莹然鲜洁绝纤尘。

莫教按剑惊投暗，自是蛟宫最出群。

夏尚书正待问她何人，只见那前边妇人，愁眉惨目，敛袂长跪道：

妾名方诸。祖应月而生，曰蚬、曰蛤、曰蟶、曰蛎、曰蚶，皆其族属，散处天下。妾则家于济，以漫藏诲盗，有鹬生者来攫，辄搏执之。执事欲擅其利，竟两毙焉，因深藏于□(碧)潭。昔汉武帝游河上，藻兼因东方朔献女侑觞，盖子女赤光也。既复家于此，坚确自持，缄口深闭，盖有年所。唯有一女，莹然自随，容色净洁，性复圆转，光焰四射，烨烨逼人，火齐、木难当不是过。羞于自炫，同妾韫藏避世，唯恐不深，不意近迩强邻，恣其贪淫之性，凭其瓜牙之利，觇女姿色，强欲委禽，屡起风波，横相恐吓。妾女自珍，不欲作人顽弄。妾因拒之，郎犹巧为攫夺。妾保抱虽固，恐势不支，愿得公一帖，可以慑伏强邻，使母子得终老岩穴，母子深愿！”

尚书道：“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。倘其人可托终身，何必固拒？”

妇人泣曰： “氏胎此女，原与相依，宁其沉沦，不愿入人之手。”

后面女子也垂着泣道：“蛟郎贪淫，聚我辈无限，犹自网罗不已。妾宁自湛深渊，以俟象冈之求，不能暗投，遭人按剑，唯大人怜之。”

夏尚书梦中悟是蚌珠，因援笔作诗一首与之：

偷闲暂尔憩祇林，铃铎琳琅和苦吟。

我老欲从猿作伴，抒恍却有蚌倾心。

九重已见敷新泽，薄海须教奉德音。

寄语妖蛟莫相攫，试看剖腹笑贪淫。

书罢付与妇人道：“以此为妳母子护身符验。”

妇人与女子再拜，谢道：“氏母子得此，可以无患，与人无争矣！”

悠然而去。

夏尚书醒来，却是一梦，但见明日在窗，竹影动摇，一灯欲烬，四壁悄然。自笑道：“蠢然之物，也晓我夏尚书。倘从此妖邪不敢为祸，使此地永无风雨之惊，乃是地方一幸。”想得蛟龙畏铁，把铁牌写了些诗，投在桥下潭中。自此地方可少宁息。不知几次来争的，不是个龙神，却是一条前溪里久修炼的大蛟。它也能嘘气成云，吸气成雨，得水一飞可数里。又能变成幻相，累次要取蚌珠。来争不得，后边又听得蚌珠在夏尚书那厢求有一诗道“妖蛟莫相攫”。“夏公正人，我若仍旧兴云吐雨，扰害那方，毕竟得罪。若就不去，反为老蚌所笑。它去赚得夏公诗，我亦可去赚得夏公诗，若有了夏公的手迹，这蚌珠不动干戈，入我手中了。”

此时夏尚书巡历各府，自苏州到松江，要□□(相度)禹王治水时，三江入海故道。这夜宿在邮亭里边，听得卧房外，簌簌似有人行的一般。

只见有一个鱼头的介士禀道：“前溪溪神见。”夏尚书着了冠带出来相见。只见这神人：

烈焰周身喷火光，鱼鳞金甲耀寒芒。

豹头环眼多英猛，电舌雷声意气强。

他走向前一躬道：“某，溪神也。族类繁多，各长川渎。某侍罪前溪，曾礼聘邻女。不意此女奸诡异常，向尚书朦胧乞一手札。即欲亲迎，借此相拒，乞赐改判，以遂宿心。”

夏尚书道：“所聘非湖州《慈感寺》畔女人乎？她既不愿，则不得强矣！岂可身为明神，贪色强求？”

金甲神道：“聘娶姬侍，不特予一人为然。予于此女，誓必得之！如尚书固执，不唯此女不保，还恐祸及池鱼。尚书不闻钱塘君怒乎？神尧之时，一怒而九年洪水。泾水之战，一怒而坏稼八百里，大陆成池，沧田作海。只恐尚书，党异类而贻百姓之忧耳。”

他意在恐吓。只见尚书张目道：“圣明在上，□□□(百神奉)令，尔何物妖神，敢尔无状！昔澹台灭明，斩蛟汉水；赵昱诛蛟于嘉陵；周处杀蛟于桥下，其难脯尔乎？吾且止尔湖州荼毒之罪，当行天诛，以靖地方，以培此女。还不速退！”大叱。妖神愤愤而去。

夏尚书倏忽惊醒道：“适来是个龙神，它若必欲蚌珠，毕竟复为地方之扰，不得不除。”遂草檄道：

张官置吏，职有别于崇卑；抑暴惩贪，理无分于显晦。故显于国纪，即阴犯天刑，势所必诛，人宜共殛。唯兹狡虺，敢肆贪婪。革面不思革心，黩货兼之黩武。兴风雷于瞬息，岂必暴姬公之诬；毒禾稼于须臾，自尔冒泾河之罚。霅苕饮其腥秽，黎庶畏其爪牙。咸思豫且网罗，共忆刘累驯狎。唯神东洋作镇，奉职恭王，见无礼者必诛，宜作鹰鸇逐兔。倘有犯者不赦，毋令鲸鲵漏诛。一清毒秽，庶溥王仁，伫看风霆，以将威武。右檄东海龙神。准此！

□□(写毕)，差一员听事官打点一副猪羊，在海口祭献，把这檄焚在海边。是夜，也不知是海神有灵，也不知是上天降鉴。先是海口的人听得波涛奋击，如军马骤驰，风雷震荡，似战鼓大起，倏忽而去。前溪地方住的但听：

霹雳交加，风雨并骤。响琅琅雷驰铁马，声吼吼风振鼓鼙。扬沙拔木，如兴睢水之师；振瓦轰雷，似合昆阳之战。怒战九天之上，难逃九地之踪。铦牙到此失雄锋，利爪也疑输锐气。正是：

残鳞逐雨飞，玄血随风洒。

贪淫干天诛，竟殪轰雷下。

风雷之声，自远而近。溪中波涛上射，云雾上腾，似有战伐之声。一会儿，霹雳一声，众声都息，其风雨向海口而去。

这些村民道：“这一个霹雳，不知打了些什么？”到得早间，只听得人沸反道：“好一条大蛇！”又道：“好一条大龙！”又道：“是昨夜天雷打死的。”

蜿蜒三十丈，覆压二、三亩。鳞摇奇色，熠耀与日色争光；爪□□(挺刚)钩，□(犀)科与戈锋竞锐。双角峥嵘而卧水，一身伏蹇而横波。空思锐气嘘云，只见横尸压浪。

仔细看来，有角有爪，其色青，其形龙，实是一条大蛟。

众人道：“这蛟不知有什罪过？被天打死。”有些道：“每年四、五月间，它在这里发水，淹坏田禾，都是它罪过。今日天开眼，为民除害。”不知它也只贪这蚌珠，以致丧身，死在夏公一檄。

里递申报县官，县官转申，也申到夏尚书处。夏尚书查它死之一日，正夏尚书发檄之夜。尚书深喜海神效命，不日诛殛妖蛟。这妖蛟，它气候便将成龙，只该静守，怎贪这蚌珠，累行争夺，竟招杀身之祸。叹息道：“今之做官的，贪赃不已，干犯天诛的，这就是个样子！”又喜蚌珠可以无患，湖民可以不惊，自己精忱，可以感格鬼神。

后来因为治水，又到湖州。恍惚之中，又见前妇人携前女子，还有一个小女子，向公敛衽再拜道： “前得公手札，已自缩强邻之舌。后犹呶呶不已，公投檄海神，海神率其族属大战前溪，震泽君后行助阵。妖蛟无援势孤，竟死雷斧之下。借一儆百，他人断不复垂涎矣！但我母子得公锄强助弱，免至相离，无以为报，兹有幼女郎如，光艳圆洁，虽不及莹然，然亦稀世之珍，愿侍左右。”

夏尚书道：“妖蛟以贪丧身，我复利子次女，是我为妖蛟之续耳，为断不可！”

妇人道：“妾有二女，留一自卫，留一事公。脱当日非公诛锄，将妾躯壳亦不能自保，况二女乎？实以公得全，故女亦输心，愿佐公玩。”

公曰：“据子之言，似感我德。今必欲以女相污，是浼我、非报我了。且夺子之女不仁，以杀蛟得报不义。”却之再三。

妇人见公意甚坚，乃与二女再拜泣谢：“公有孟尝之德，妾不能为隋侯之报，妾愧死矣。唯有江枯石烂，铭德不休耳！”荏苒而去。

公又叹息：“一物之微，尤思报德。今世多昧心之人，又物类不若了。”

在浙、直三年，精心水利，果然上有所归，下有所泄。水患尽去，田禾大登。功已将竣，朝中工部尚书郁新又卒。圣旨召公掌部事。公驰驿回京。

此时，圣上常差校尉采房民情吏治，已将□(公)事上奏。公回，召对便殿。

圣上慰劳公，又问：“前在□□□□(湖州，能使)老蚌归心，在吴淞檄杀妖蛟，卿精忱格于□(异)类，竟至如此。”

公顿首道：“圣上威灵，无远不招，此诸神奉将天威，臣何力之有？”

侍臣又请此事宣付史馆。公又道：“此事是真而怪，不足取信于后，不可传。”圣上从之，赐宴赏劳。

所至浙、直诸处，皆为立祠。后公掌部事，本年圣驾北巡顺天，掌吏、礼、兵、都察院事；北征沙漠，总理九卿事；十九年谏征北虏，囚于内官监；洪熙元年，升户部尚书，阶少保；宣德元年，力赞亲征，生擒汉王。三年，圣上三赐、银、图书：曰：“含弘贞静”；曰：“谦谦斋”；曰：“后天下乐”。生日，圣上为绘寿星图。

# 第二十三回 猴冠欺御史 皮相显真人

藏奸笑沐猴，预兆炫陈侯。

巧泄先天秘，潜行掩日谋。

镜悬妖已露，雷动魄应愁。

何似安泉石，遨游溪水头。

尝读《晋书》张茂先事：冀北有狐，已千岁。知茂先博物，要去难他，道他耳闻千载之事，不若他目击千年之事。

路过燕昭王墓，墓前华表，也是千年之物，也成了妖。与它相辞，要往洛阳见张茂先。

华表道：“张公博物，恐误老表。”这狐不听。

却到洛阳，化一书生，与张公谈千载之下历历如见；千载之上含糊未明。张公疑它是妖物，与道士雷焕计议，道：“千年妖物，唯千年之木可焚而照之”。

张茂先道：“这等，只有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有千年。”因着往取之。

华表忽然流涕道：“老狐不听吾言，果误我！”伐来照他，现身是一老狐，身死。

又孙吴时，武康一人入山伐木，得一大龟，带回要献与吴王。宿于桑林，夜闻桑树与龟对语道：“元绪，元绪！乃罹此祸。”

龟道：“纵尽南山之薪，其如我何？”

桑树道：“诸葛君博物，恐不能免。”进献，命烹之，不死。

问诸葛恪。诸葛恪道：“当以桑树煮之，即死。”献龟的因道夜间桑树对语之事。吴王便伐那桑烹煮，龟即溃烂。我想这狐若不思逞材，犹可苟活；这龟不恃世之不能烹它，也可曳尾涂中，只因两个有挟而逞，遂致杀身。

我朝也有个猢狲，它生在凤阳府寿州八公山。此地峰峦层叠，林木深邃，饥餐木实，渴饮溪流，或时地上闲行，或时枝头长啸。这件物儿虽小，恰也见过几朝开创，几代沦亡：

金陵王气巩南唐，又见降书入洛阳。

垒蚁纷争金氏覆，海鸥飘泊宋朝亡。

是非喜见山林隔，奔逐悲看世路忙。

一枕泉声远尘俗，迥然别自有天壤。

自唐末至元，已七百余年，它气候已成，变化都会。常变作美丽村姑，哄诱这些樵采俗子，采取元阳。这人一与交接，也便至恹恹成疾，若再加一痴想，必至丧亡。它又道这些都是浊人，虽得元阳，未证仙界，待欲化形入凤阳城市来。恰遇着一个小官，骑着一匹马，带着两个安童，到一村庄下马。生得丰神俊逸，意气激昂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。

唇碎海底珊瑚，骨琢昆岩美玉。

脸飞天末初霞，鬓染巫山新绿。

却是浙东路达鲁花赤阿里不花儿子阿里帖木儿，他来自己庄上催租。这猴见了，道：“姻缘，事非偶然。我待城中寻个佳偶。”他却走将来凑。

当日阿里帖木儿在庄前后闲步。这猴便化个美女，幌他一幌。

乍露可餐秀色，俄呈炫目娇容。

花径半遮羞面，苔阶浅印鞋踪。

玉笋纤纤，或时拈着花儿嗅；金莲缓缓，或时趁着草儿步。或若微吟，或若远想，遮遮掩掩，隐隐见见。那帖木儿远了怕看不亲切，近了又怕惊走了她，也这等凫行鹤步，在那厢张望。见他渐(近)也不避，欲待向前，却被荆棘钩住了衣服。那女子已去，回来悒怏，睡也睡不着。

次日，打发家僮往各处催租。自□□□□□□(己又在庄前后)摇摆。那女子又似伺候的，又在那厢，□□□□□□(两个斜着眼儿)瞧，侧着眼儿望，也有时看了低头笑，及至□□□□(将拢身说)句话儿，那女子翩然去了。似此两日，两下情意□(儿)都熟了。

这日，帖木儿乘着她弯着腰儿，把纤手弹鞋上污的尘，不知道他到，帖木儿悄悄凹在她背后，叫一声“美人！”

那女子急立起时，帖木儿早已腻着脸逼在身边了。此时要走也走不得。

帖木儿道：“美人高姓？住在何处？为何每日在此？”

那美人低着头，把衫袖儿衔在嘴边，只叫“让路”。

问了几次，道：“我是侯氏之女，去此不远，因采花至此。”

帖木儿道：“小生浙东达鲁花赤之子，尚未有亲。因催租至此，可云奇遇。”

这女子道：“闪开！我出来久，家中要寻。”

帖木儿四顾无人，如何肯放？道：“姐姐若还未聘，小生不妨作东床。似小生家门、年貌，却也相当，强似落庸夫俗子之手。”

女子听了，不觉长叹道：“妾门户衰微，又处山林，常有失身之虑，然也是命，奈何！奈何！”

帖木儿道：“如姐姐见允，当与姐姐偕老。”

女子道：“轻诺寡信。君高门，煞时相就，后还弃置。”

帖木儿便向天发誓道：“仆有负心，神明诛殛。”□□(一把)搂住了，要在花阴处玩耍。

女子道：“不可，虽系□□(荒村)，恐为人见不雅。如君不弃，君庄中，儿幼时往来最熟，夜当脱身来就。”

帖木儿道：“姐姐女流，恐胆怯不能夜行，怕是诓言。”

女子道：“君不负心，妾岂负言？幸有微月，可以照我。”帖木儿犹自依依不释。女子再三订约而去。

帖木儿回来，把催租为名，将两个安童尽打发在租户人家歇宿，自己托言玩月，伫立庄门之外。也听尽了些风声、树声，看尽了些月影、花影，远远望见一个穿白的人，迤迤逦逦来。烟里边的容颜，风吹着的衣裾，好不丰艳飘逸！怪是狗赶着叫，帖木儿赶上去，抉几块石片打得开，道：“惊了我姐姐。”忙开了门，两个携手进房。这女子做煞娇羞，也当不得帖木儿欲心如火：

笑解翡翠裳，轻揭芙蓉被。缓缓贴红腮，款款交双臂。风惊柳腰软，雪压花稍细。急雨不胜支，点点轻红泻。

两个推推就就，顽勾多时。到五鼓，帖木儿悄悄开门相送，约她晚来。

似此数日，帖木儿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在庄上只想着被窝)里欢娱夜间光景，每日也只等个晚，哪里有心去催租？反巴不得租收不完，越好耽延。不期帖木儿母亲记念，不时来接。这两个安童倒当心，把租催完。捱了两日不起身，将次捱不去了。

晚间女子来，为要相别，意兴极鼓舞，恩情极绸密，却不免有一段低回不快光景。女子知道了，道：“郎君莫不要回，难于别离，有些不怡么？”

帖木儿道：“正是。我此行必定对母亲说，来聘妳。但只冰水往复，便已数月。我妳朝夕相依，恩情颇热，叫我此去，寂寞何堪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郎君莫惊讶，我今日与郎暂离，不得不说，我非俗流，乃篷莱仙女，与君有宿缘，故来相就。我仙家出有入无，何处不到？郎但回去，妾自来陪郎。”

帖木儿道：“我肉眼凡胎，不识仙子。若得仙子垂怜，我在家中扫室相待。只是不可失约。”

两个别了，帖木儿自收拾回家。见了母亲，自去收拾书房，焚了香，等俟仙子。

却也还在似信不信边。正对灯儿，把手支着腮在那厢想，只见背后蔌蔌有似人脚步。回头时，那女子已搭着他肩，立在背后。帖木儿又惊又喜道：“真是仙子了。我小生真是天幸！”夜去明来。将次半月。

帖木儿要对母亲说聘她，她道：“似此与你同宿，又何必聘？”帖木儿也就罢了。

奈是帖木儿是一个丰腻、极伶俐的人，是这半个月，却也肌骨憔悴，神情恍惚，渐不是当时。

这日母亲叫过伏侍的两个“梅香”：一个远岫、一个秋涛道：“连日小相公怎么憔瘦了？莫不你们与他有些苟且？”

远岫道：“我们是早晚不离奶奶身伴的。或者是这两个安童：冶奴、逸奴。”

那老夫人便叫这两安童道：“相公近来有些身体疲倦，敢是你两个引他有些不明白勾当么？”

冶奴道：“相公自回家来，就不要我们在书房中歇宿，奶奶还体访里边人么？”两边都没个形迹罢了。

这晚，远岫与秋涛道：“他怎道奶奶体访里边人，终不然是咱两个？我们去瞧这狗才，拿他奸！”

秋涛道：“有心不在忙。相公与他的勾当，定在夜么？”远岫不听，先去了，不期安童也在那边缉探，先在书房里。见远岫来，道：“小淫妇儿！妳来做什的？”

远岫道：“来瞧你。你这小没廉耻！你道外边歇，怎在这厢？”两个一句不成头，打将起来。

惊得帖木儿也跑出房外，一顿嚷走开。

远岫不见(一)只环，在那厢寻。秋涛后到，说：“相公房里有灯，怎不拿来照？”闯入房中，灯下端端严严坐着一个穿白的美人。

这边远岫已寻着环，还在那厢你羞我，我羞你。秋涛道：“不消羞得，并不关我们事，也不关你们事，自有个人。”

把灯递与冶奴道：“你送灯进相公房就知道了。”帖木儿哪里容他送灯，一顿狠,都赶出来。

他自关了门进去，道：“明日对奶奶说打！”

远岫进去，奶奶问她：“为什在书房争闹？”

远岫道：“这两小厮诬了咱们，去拿他，两个果在相公房里。倒反来打我。”

奶奶道：“果是这奴才做什事么？”

秋涛道：“不是。远岫脱了环，我去书房中拿灯，房里自有一个绝标致女人，坐在灯下。”

奶奶道：“果然？”

秋涛道：“我又不眼花，亲眼见的。”

奶奶道：“这也是这两个奴才勾来的娼妇了。”

次早，帖木儿来见奶奶。奶奶道：“帖木儿，你昨房内哪里来的唱的？”

帖木儿道：“没有。”

秋涛道：“那穿着白背子的。”

帖木儿知道赖不得了，道：“奶奶，这也不是娼妓，是个仙女。孩儿在庄上遇的，与孩儿结成夫妇。正要禀知母亲。”

奶奶道：“这一定鬼怪了。你遇了仙女，这般模样？”

帖木儿道：“她能出有入无，委是仙女。”

奶奶道：“痴子！鬼怪也出有入无。你只教她去，我自寻一个门当户对女子与你。”

帖木儿道：“我原与她约为夫妇的，怎生辞得？”

奶奶道：“我断不容！”

这帖木儿着了迷，也不肯辞她，辞时也辞不去。着小厮守住了房门，他也不消等开门，已是在房里了。叫在房中相陪帖木儿。她已是在帐中，两个睡了。无法驱除。奶奶心焦，要请个法官和尚。

帖木儿对女子道：“奶奶疑妳是妖怪，要行驱遣。如之奈何？”

女子笑道：“郎君勿忧，任你通天法术，料奈何不得我，任他来！”

先是一个和尚来房中念咒。它先撮去他僧帽；寻得僧帽，木鱼又不见了；寻东寻西，混了半日，只得走去。又接道士。到得，不见了剑；正坐念经，一把剑却在颈项里插将下来，喜得是个钝，道士惊走了。似此十余日，反动街坊，没个驱除得她。

巧遇着是刘伯温先生，为望天子气，来到凤阳。闻得，道：“我会擒妖。”他家便留了饭。问是夜去明来，伯温叫帖木儿暂避，自在房中。帖木儿怕伯温占了女子，不肯。奶奶发作才去。

伯温就坐在他床上，放下□□(罗帷)，将起更时，只见香风冉冉，“呀”地一声门响，走进一个美女来：

冰肌玉骨傲寒梅，淡淡霓裳不惹埃。

坐似雪山凝莹色，行时风送白云来。

除却眉发，无一处不白。她不见帖木儿在房中，竟到帐中道：“郎君，你是身体疲倦，还是打熬精神？”

不知伯温已做准备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何方泼怪？敢在此魅人！”劈领一把揪住，按在地上，仗剑要砍下来。

这女子一惊，早复了原身，是个白猴，口叫“饶命”。

伯温道：“你山野之精，此地有城隍社令管辖，为何辄敢至此？”

白猴道：“金陵有真主，诸神前往护持，故得乘机到来。大人正是他佐命功臣。望大人饶命。从此只在山林修养，再不敢作怪。”

伯温道：“你这小小妖物，不足污我剑。饶你去，只不许在此一方！”

白猴道：“即便离此。如再为祸，天雷诛殛。”伯温放了手。叩上几个头去了。

次日，伯温对阿里不花妻道：“此妖乃一白猴。我已饶它死，再不来了。”赠与金帛不收。

后来竟应了太祖聘，果然封了功臣。

这猴迳逃往山东，又近东岳，只得转入北□□□(京地方)，河间中条山藏身。奈是每三年遇着张天师□□,□□(入觐，一路)除妖捉怪，毕竟又要躲到别处。它道不是了期。心生一计，要弄张真人。竟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老妇人：

一身卷曲恰如弓，白发萧疏霜里蓬。

两耳轰雷惊不醒，双眸时怯晓来风。

拄着一根拐棒，乞食市上。市人见她年老，也都怜她。她与人说些劝人学好，诫人为非的说话，还说些休咎，道：“这件事该做，好；这件事不该做，有祸！这病医得，不妨；这病便医也不愈。”先时人还道她偶然，到后来，十句九应，胜是市上这些讨口气、踏脚影的课命先生。一到市上，人就围住了，向她问事。她就捣鬼道：“我曾得军师刘伯温数学，善知过去未来。”人人都称她是圣姑。

就有一个好事的客店，姓钦名信，请在家里，是待父母一般供养她，要借她来获利。

一日，对钦信道：“今日有一位贵人，姓陈，来你家歇。我日后有事求他，你可从厚款待。”果然这家子洒扫客房，整治饮食等候。

将次晚了，却见一乘骡轿，三匹骡子随着，到他家来(寓)下。

却是庐州府桐城县一个新举人，姓陈号骝山。年纪不及三十岁。这钦信便走到轿边道：“陈相公里边下。”陈骝山便下了轿，走进他家。

只见客房一发精洁得紧。到掌灯，听道：“请陈相公吃晚饭。”

到客座时，主人自来相陪。先摆下一个攒匾儿，随后果子、肴馔摆列一桌，甚是齐备。

陈骝山想道：“一路来客店，是口里般般有，家中件件无。来到镇上，拦住马道：‘相公,(来)我家(住)下，吃的肥鹅嫩鸡，鲜鱼猪肉，黄酒烧酒，都有。’及至到他家，一件也讨不出。怎这家将我盛款，莫不有些先兆？”便问主家姓。

主家道：“小人姓钦，外面招牌上写的‘钦仰楼安寓客商’，就是在下了。”

陈骝山道：“学生偶尔侥幸，也是初来，并未相识。怎老丈知我姓，又这等厚款？”

钦仰楼道：“小人愚人，也不知。家下有一位老婆婆，敝地称她做圣姑。她能知过去未来。不须占卜，晓得人荣枯生死。早间吩咐小人道：‘今日有一位贵人陈骝山到此，你可迎接。’故此小人整备伺候。”

陈骝山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是个仙了。可容见么？”

钦仰楼道：“相公要见，明早罢了。”

次日，陈骝山早早梳洗，去请见时，却走出一个婆婆来：

两耳尖而查，一发短而白。额角耸然踵，双□□□7(腮削且)凹。小小身躯瘦，轻轻行步怯。言语颇侏离，惯□(将)吉凶说。

那陈骝山上前深深作揖道：“老神仙，学生不知神仙在此，失于请教。不知此行可得显荣么？”

圣姑道：“先生功名显达。此去会试，当得会试第一百八十二名，殿试三甲一百一名。选楚中县令。此后再说。”陈骝山大喜。辞了圣姑，厚酬主人上路。

白发朱颜女偓佺，等闲一语指平川。

从今顿作看花想，春日天街快着鞭。

一路进京，投文、应试。到揭晓这日，报人来报，果是一百八十二名。骝山好不称奇。到殿试，又是三甲一百一名。在礼部观政了三个月叙选，却得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知县。过后自去送圣姑的礼。相见，问向后荣枯。

圣姑道：“先生好去做官，四年之后又与先生相见，当行取作御史，在福建道。若差出时，千万来见我。我有事相烦你。”骝山便应了。相辞到家祭祖，择日上任。

一到任，倒也是个老在行：厚礼奉承上司；体面去结交乡宦；小惠去待秀才；假清去御百姓。每遇上司生日、节礼，毕竟整齐去送。凡有批发一纸，毕竟三四个罪，送上十余两银子。乡官来讲分上，心里不听，却做口头人情道：“这事该问什罪，该打多少，某爷讲改什罪，饶打多少，端只依律问拟。”那乡官落得□□□(撮银子)。秀才最难结，一有不合，造谣言，投揭帖，最可恨。他时常有月考、季考，厚去供给，婚丧有助。来说料不敢来说大事；若小事，委是切己，竟听他；不切己的，也还他一个体面。百姓来告状，愿和的竟自与和；看是小事，出作不起的，三五石谷也污名头，竟立案免供。其余事小的，打几下逐出，免供。人人都道清廉，不要钱。不知拿着大事，是个富家，率性诈他千百。这叫“削高堆”，人也不觉得。二三衙日逐收他的礼，每一告状日期，也批发几张；相验踏勘，也时常差委；闲时也与他吃酒；上司前，又肯为他遮蔽。衙门中吏书门皂，但不许他生事诈钱，坏法作弊，他身在县中服役，也使他得骗两分书写钱、差使钱。至于钱粮，没有拖欠；词讼，没有未完。精明与浑厚并行。自上而下，哪一个不称扬赞颂？巡抚荐举是首荐，巡按御史也是首荐。四年半，适值朝觐历俸已合了格，竟留部考选。这也是部议定的：卷子未曾交完，某人科、某人道、某人吏部，少不得也有一个同知之类。他却考了个试御史，在福建道。先一差巡视西城，二差是巡视十库。差完，部院考察毕，复题他巡按江西。

命下出京，记得圣姑曾有言要他出差时相见，便顺路来见圣姑，送些京绢、息香之类。那圣姑越齐整：

肌同白雪雪争白，发映红颜颜更红。

疑是西池老王母，乘风飞落白云中。

相见之时，那圣姑抓耳挠腮，十分欢喜，道：“陈大人，我当日预知你有这一差，约你相会。不意大人能不失信。”一个出差的御史，哪有个不奉承的？钦仰楼大开筵席，自己不敢陪，是圣姑奉陪。

圣姑道：“大人巡按江西，龙虎山张天师也是你辖下。你说也没个不依。尝见如今这千念佛的老妇人，她衣服上都去讨(盖)一颗三宝印。我想这些不过是和尚胡说的，当得什么用道？天师府里有一颗玉印，他这个说是个至宝，搭在衣服上，须是不同。我年老，常多惊恐，要得他这颗印镇压。只是大人去说，他不敢不依。怕是大人忘了。”

陈御史道：“既蒙见托，自必印来。”

圣姑道：“大人千万要他玉印，若寻常符录上边的，也没帐。”

陈代巡道：“我闻得大凡差在江西的，张真人都把符录作人事。我如今待行事毕，亲往拜他，着他用印便了。”

圣姑道：“若得大人如此用心，我不胜感激。”自去取出一个白绫手帕来：

莹然雪色映朝暾，机杼应教出帝孙。

组凤翩翩疑欲舞，缀花灼灼似将翻。

好个手帕！双手递与陈御史，道：“只在这帕上，求他一粒印。”陈御史将来收了。辞别到家，择日赴任。

来到江西，巡历这南昌、饶州、广信、南康、九江、建昌、袁州、赣州、临江、瑞州、抚州等府。每府都去考察官吏、审录狱囚、□(观)风生员、看城阅操、捉拿土豪、旌表节孝，然后拜在□(府)乡官。来到广信府，也循例做了这事。

拜谒时因见张真人名帖，想起圣姑所托之事，道：“我几忘了。”先发□□□(了帖子)到张真人府去，道“代巡来拜”。然后自己在衙取了这白绫手帕来，问张真人乞印。人役□□□□(迳往龙虎)山发道，只见一路来：

山宿晓烟青，飞泉破翠屏。

野禽来逸调，林萼散余馨。

已觉尘襟涤，还令俗梦醒。

丹丘在人世，到此欲忘形。

来至上清宫，这些提点都出来迎接。张真人也冠带奉迎。这张真人虽系是个膏梁子弟，却有家传符录，素习法术。望见陈御史，便道：“不敢唐突，老大人何以妖气甚浓？”陈御史却也愕然。

坐定献了茶，叙些寒温。

陈御史道：“学生此来，专意请教。一来更有所求：老母年垂八十，寝睡不宁，常恐邪魔为祟。闻真人有玉印可以伏魔，乞见惠一粒。这不特老母感德。”

因在袖子里拿出白绫汗巾送与真人，道：“此上乞与一印。”

真人接了，反复一看，笑道：“适才所云妖气，正在此上。此实是令堂老夫人之物？”陈御史见他识货，也不敢回言。

真人道：“此帕老大人视之，似一个帕，实乃千年老白猴之皮，变成以愚大人，□(并)愚学生的。此猴历世已久，神通已大，然终是一个妖物。若得了下官一印，即出入天门，无人敢拘止了。这猴造恶已久，设谋更深，不可不治。”

陈御史道：“真人既知其诈，不与印便是。何必治之？”真人略略有些叱咤之声，只见空中已闪一天神：

头戴束发金冠，光耀日；身穿绣罗袍，彩色飘霞。威风凛凛似哪吒，怪物见时惊怕。

天师道：“河间有一妖猿为祟，汝往擒之。”天神喏喏连声而去。

此时白猿还作个老妇，在钦家谭休说咎，不□□(提防)天神半风半雾，迳赶入来，一把抓住。不及舒展，□□□(这一会)倒叫陈御史不安道：“此帕出一老妇人。她在河间也未尝为害，不意真人以此督过。”须臾，早听得一声响亮，半空中坠下一个物件来：

两眼辉辉喷火光，一身雪色起寒芒。

看来不是人间物，疑是遐方贡白狼。

睁着两眼道：“骝山害我！”又道：“骝山救我！”

望着天师，只是叩头，说：“小畜自刘伯温军师释放，便已改过自新，并不敢再行作恶。求天师饶命。”

陈御史也立起身为它讨饶道：“若真人今日杀它，是它就学生求福，反因学生得祸了。”

真人道：“人禽路殊。此怪以猴而混于人中，恣言休咎，漏泄天机。今复欲漏下官之印，其意叵测。就是今日下官欲为大人赦之，它前日乞命于刘伯温时，已有誓在先，天不肯赦了。”言尚未已，忽听一声霹雳起自天半。屋宇都震。白猴头颅粉碎，已死于阶下。

山鬼技有限，浪敢肆炫惑。

唯余不死魂，矻矻空林哭。

细看绫帕，果是一白猴皮。陈御史命从人葬此猴。

后至河间钦仰楼来见，问及，道：“一日旋风忽起，卷入室中，已不见圣姑。想是仙去了。”问他日期，正是拜天师这日。

就此见张真人的道法世传，果能摄伏妖邪。这妖邪不揣自己力量，妄行希冀，适足以杀其躯而已矣

# 第二十四回 冤家原自结 儿女债须还

报！非幽，非杳！谋固阴，亦复巧。白练横斜，游魂缥渺。漫云得子好，谁识冤家到？冤骨九泉不朽，怒气再生难扫。直教指出旧根苗，从前怨苦方才了。

《一七体》

天理人事，无往不复。岂有一人无辜受害，肯饮忍九原，令汝安享？故含冤负屈，此恨难消！报仇在死后的，如我朝太平侯张輗，与曹吉祥、石亨计害于忠肃、波及都督范广。后边路见范广身死。借刀杀人，忠良饮恨。报仇在数世后的，如汉朝袁盎，谮杀晁错。后边数世，袁盎转世为僧，错为人面疮以报，盎作水忏而散。还有报在再生，以误而报以误的，如六合卒陈文，持枪晓行，一商疑他是强盗，躲在荆棘丛中，陈文见荆棘有声，疑心是虎，一枪刺去，因得其财，遂弃铺兵，住居南京。一晚，见前商走入对门皮匠店，他往问之，道生一子。他知道是冤家来了，便朝妻子说：“我梦一贵人生在对门，可好看之。”视之如子。九岁，此人天暑昼卧，皮匠着儿子为他打扇，赶苍蝇。此子见他汗流如雨，以皮刀刮之。陈文梦认作蝇，把手一记打下，刀入于腹。皮匠惊骇，他道：“莫惊，这是冤业。”把从前事说之，将家资尽行与他，还以一女为配。这是我朝奇事。不知还有一个奇的，能知自己本来，报仇之后，复还其故。

道是天顺间，英山清凉寺一个无垢和尚。和尚俗姓蔡。他母亲曾梦一老僧，持青莲入室，摘一瓣令她吃了，因而有娠。十月满足，生下这儿子。却也貌如满月，音若洪钟，父母爱如珍宝。二岁断了乳，与他荤都不吃，便哭；与他素便欢喜。到三岁，不料身多疾病，才出痘花，又是疹子，只见伶仃，全不是当日模样了。他母亲求神问佛。

一日，见一个算命的过来：

头戴着倒半边三角方巾，身穿着新浆的三镶道服。白水袜，有筒无底；黄草鞋，出头露跟。青布包中一本烂鲞头似《百中经》，白纸牌上几个鬼画符似课命字。

他在逐家叫道：“算命、起课，不准不要钱！”可可走到蔡家。

蔡婆道：“先生会算命？”

道：“我是出名兰溪邹子平，五个钱决尽一生造化。”

蔡婆便说了八字。他把手来轮一轮道：“婆婆，莫怪我直嘴！此造生于庚日，产在申时，作身旺而断。只是目下正交酉运，是财、官两绝之乡。子平叫做‘身旺无依’，这应离祖；况又生来关杀重重：落地关、百日关，如今三岁关，还有六岁关、九岁关。急须离祖，可保生长。目下正、五、九日，须要仔细。”

蔡婆道：“不妨么？”

道：“这我难断。再为妳起一课，也只要妳三厘。”忙取出课筒来。教她通了乡贯，拿起且念且摇，先成一卦，再合一卦，道：“且喜子孙临应，青龙又持世，可以无妨。只嫌鬼爻发动，是未爻，触了东南方土神。他面黄肚大，须要保禳，谢一谢就好。”

蔡婆道：“这等要去寻个火居道士来？”

子平道：“婆婆，不如我一发替妳虔诚烧送。只要把我文书钱，我就去打点，纸马土诰各样我都去请来。若怕我骗去，把包中《百中经》作当。”就留下包袱。蔡婆便与了二分银子，嫌不够，又与了两个铜钱。

蔡公因有两个儿子。也不在心，倒是蔡婆着意，打点了礼物。他晚间走来，要什么镇代替银子、祭蛊、鸭蛋。鬼念送半日，把这银子、鸭蛋都收拾袖中，还又道：“文书符都是张天师府中的。”要他重价。

蔡公道：“先生，你便是仙人？龙虎山一会也走个往回。”还是蔡婆被缠不过，与了三分骚铜，一二升米了。

这病越是不好，还听这“邹子平”要离祖，寄在清凉寺和尚远公名下。到六岁，见他不肯吃荤，仍旧多病多痛，竟送与远公做了徒弟。

那师祖定公甚是奇他。到得十岁，教他诵经吹打，无般不会。到了十一二岁，便无所不通。定公把他做活宝般似。凡是寺中有人取笑着他，便发恼，只是留他在房中，行坐不离。喜得这小子极肯听说，极肯习学经典。人却脱然换了一个，绝无病容。看看十三，也到及时来，不期定公患了虚痨，眼看了一个标致徒孙，做不得事，恹恹殆尽，把所有衣钵交与徒弟远公。

定公暗地将银一百两与他，道：“要再照管你几年，也不能够，是你没福；我看了你一向，不能再看一两年，也是我没福。”又吩咐徒弟：“我所有衣钵都与你了。只有这间房与些动用家伙，与了这小徒孙，等他在里边焚修，做我一念。二年后，便与他披剃了，法名叫无垢。”不数日涅槃了。

转眼韶华速，难留不死身。

西方在何处？空自日修焚。

无垢感他深恩，哭泣尽礼。这远公是个好酒和尚，不大重财，也遵遗命，将这两间房儿与他。他把这房儿收拾得齐齐整整，上边列一座佛龛，侧边供一幅定公小像，侧边一张小木几，上列《金刚》、《法华》诸经，《梁皇》各忏，朝久看诵，超荐师祖。尚有小屋一间，中设竹床纸帐，极其清幽。小小天井，也有一二碧梧紫竹，盆花卷石，点缀极佳。

只是无垢当时有个师祖管住，没有来看相他。如今僧家规矩，师父待徒弟极严的。其余邻房、自己房中长辈、同辈因他标致，又没了个吃醋的定公，却假借探望来缠。

一个邻房无尘，年纪十八、九，是他师兄，来见他诵经资荐师公，道：“师弟，有什好处想他？我那师祖，整整淘了他五、六年气。记得像你大时，定要在我头边睡，道：‘徒孙，我们禅门规矩，你自是伴我的。我的衣钵后来毕竟归你，凡事你要体我的心。’就要我照什规矩，先是个一压，压得臭死，到那疼的时节，我哭起来。他道：‘不妨，慢些，慢些，’哪里肯放你起来，一做做落了规矩，不隔两、三日就来。如今左右是惯的，不在我心上。只是看了一日经，身子也正困倦，他定要缠，或是明早要去看经，要将息见，他又不肯，况且撞着我与师兄师弟，众多夥里说说笑笑。便来吵闹。师弟，你说我们同辈还可活动一活动。是他一缠住。他倒兴完了，叫我们哪里去出脱。如今你造化了，脱了这苦，又没他来管，可以像意得。”

无垢道：“我也没什苦，师祖在时也没什缠。”

无尘道：“活贼，我是过来人，哄得的？”就捱近身边去。道：“你说不苦，我试一试看，难道是黄花的？”就去摸他。

无垢更不快道：“师兄，这个什么光景？”

无尘道：“我们和尚没个妇人，不过老的寻徒弟，小的寻师弟，如今我和你兑吧，便让你先。”

无垢道：“师兄不要胡缠。”

无尘道：“师弟两方便。”又扯无垢手去按他阳物，道小而且细，须不似老和尚粗蠢。”

无垢道：“师兄不来教道我些正事，只如此缠，不是了。”

无尘道：“师弟二婚头，做什腔？”直待无垢变脸才走。

一日，又来道：“师弟，一部《方便经》，你曾见么？”

无垢道：“不曾。”无尘便将出来，无垢焚香礼诵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如是我闻，佛在孤独圆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天人咸在。世尊放大光明，普照恒河沙界，尔时阿难，于大众中离坐而起，绕佛三匝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长跪，而拜佛言：‘人闻众僧，自无始劫来，受此色身，即饶俗想，渐染延灼，中夜益识，情根勃兴，崛然难制，乃假祖、孙作为夫妇，五体投地，腹背相附，一苇翘然，道貌直渡，辟彼悟门，时进时止，顶灌甘露，热心乃死，此中酣适，彼畏痛楚，世尊何以令脱此苦？’世尊(答语)阿难：‘人各有欲，夜动昼伏，丽于色根，辗转相逐，悟门之开，得于有触，勇往精进，各有所乐，心地清凉，身何秽浊，积此福田，勉哉相勖’。大众闻言，皆忘此苦，皆大欢喜，作礼而退，信受奉行。’”

无垢念了一遍道：“我从不曾见此经，不解说。”

无尘道：“不惟可讲，还可兼做，师弟只是聪明孔未开。”又来相谑.

无垢道：“师兄何得歪缠，我即持此经，送我师父。”

无尘道：“这经你师父也熟读的。”

无垢便生一计，要师父披剃；要坐关三年，以杜众人缠绕。师父也凭他，去请位乡绅，替他封关出示。他在关中，究心内典，大有了悟。因来往烧香的见他年纪小，肯坐关，都肯舍他。他坐关三年，施舍的都与师父，只取三十余两，并师祖与他的，要往南京印大乘诸经，来寺中公用，使自得翻阅。师父也不阻他。

他便将房屋封锁，收拾行李就起身。师父道：“你年纪小，不曾出路。这里有个种菜的聋道人，你带了他去罢！”

无垢道：“一瓢、一笠，僧家之常。何必要人伏事？”竟自跷船到南京。

各寺因上司禁游方僧道，不肯容他。只得向一个印经的印匠徐文家借屋住宿。

一到，徐文备斋请他。无垢就问他各经价数。徐文见他口声来得阔绰，身边有百来两之数，听了不觉有些动火，想道：“看这和尚不出，倒有这一块！不若生个计弄了他的。左右十方钱财，他也是骗来的。”

晚间就对老婆彭氏道：“这和尚是来印经，身边倒有百来两气候。他是个孤身和尚，我意欲弄了他的。何如？”

彭氏道：“等他出去，抉进房门偷了他的，只说着贼便了。”

徐文道：“我须是个主人家。我看这小和尚毕竟有些欠老成，不若妳去嗅他。”

彭氏道：“好！你要钱，倒叫我打和尚？”

徐文道：“困是不与他困，只嗅得他来调妳。便做他风流罪过，打上一顿，要送。他脱得身好了，还敢要钱？哄得来大家好过。”彭氏倒点头称是。

次早，见无垢只坐在房中不出来，彭氏便自送汤送水进去娇着声儿去撩他。那无垢只不抬头，不大应声，任她在面前装腔卖俏。

彭氏道：“小师父，怎只呆坐？报恩寺好个塔！十庙、观星台，也去走一走。”

无垢道：“小僧不认得。”

彭氏道：“只不要差走到珠市楼去。”笑嘻嘻去了。

午间拿饭去，道：“小师父，我们家主公他日日有生意不在，只有我。你若要什么，自进来拿。我们小人家，没什内外的。”

无垢道：“多谢女菩萨。小僧三餐之外，别不要什的。”

捱到下午，假做送茶去，道：“小师父，你多少年纪？”

无垢道：“十八岁了。”

彭氏道：“好一个少年标致师父！说道师公与徒孙，是公婆两个一般，这是有的么？”

无垢道：“无此事。女菩萨请回，外观不雅。”

彭氏道：“这师父还脸嫩。我这里师父们见了女人，笑便堆下来，好生欢喜哩！也只是年纪小，不知趣味。”无垢红了脸，只把经翻。入不得港。去了。

一日，徐文道：“何如？妳不要欠老到就跌倒。”

彭氏道：“胡说！只是这和尚假老实，没处进港，怎么？”

徐文想想道：“这和尚嗅不上……我想他在我家已两日，不曾出外，人都不知。就是美人局，他一个不伏，经官也坏自己体面，倒不如只是谋了他罢！再过两日，人知道他在我家下，银子散了，就大事去。”夫妇两个便计议了。

到次日，是六月六日。无垢说了法，念了半日经，正睡。只见他夫妇悄悄的做下手脚：二更天气，只听得他微微有鼾声。徐文先自己去抉开房门，做了个圈，轻轻把来套在颈上。夫妻两个各扯一头，猛可的下老实一扯。只见喉下这一箍紧，那和尚气透不来，只在床上挣得几挣，早已断命。他夫妇尚紧紧的扯了一个时辰，方才放手。放时，只见和尚眼突舌吐，两脚笔直。

疏月绮窗回，金多作祸媒。

游魂渺何许？清夜泣蒿黎。

徐文将他行李收拾到自己房中，又将□□□□□(锄头掘开地)下可二尺许，把和尚埋在那小房床下，上面堆些坛瓮。把他竹笼打开来，见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好不欢喜！不消得说。

只此时彭氏见有孕了，十月将足。这日夜间，只听得徐文魇起来，失惊里道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

彭氏问时,道：“我梦那无垢直赶进我房中来，因此失惊。”

彭氏也似失惊般。一会儿身子困倦，肚腹疼痛，一连几次痛阵紧，生下一个小厮来。倒也生得好！徐文仔细一看，与无垢无二，便要淹死。

彭氏道：“当日你已杀他一命，如今淹死，是杀他二命了。不若留他，做我们儿子，把这一主横财，仍旧归了他，也是解冤释结。”徐文也便住了手。彭氏便把来着实看待他。

只是这小厮真性不移，也只吃胎里素。母亲抱在手里，见着佛堂中供养原是他的经，他便扑去要看。他看见他原带来竹笼尚在，常扑去看。徐文心知是冤家，也无心去管理他，自把这宗银子，暗暗出来着个夥计在外做些经商生意。

彭氏因没子，倒也□□□□□□(顾念他，更喜得)这小厮一些疮毒不生，一毫病痛没有□□□□□，(不觉已是六)岁，教他上学读书。他自是聪明，过目成□□□□□(诵，取名徐英)。

只是这徐英，生得标致，性格儿尽是温雅。但有一个，出门欢喜入门恼。在学中欢欢喜喜，与同伴顽也和和顺顺的；一到家中便焦燥，对着徐文也不曾叫个爷，对着彭氏，也不曾叫个娘，开口便是“老奴才”、“老畜生”、“老淫妇”、“老养汉”。几次徐文捉来打，他越打越骂。甚至拿着刀，便道：“杀你这两个老强盗才好！”

那徐文好不气恼！间壁一个吴婆道：“徐老爹，虎毒不吃儿，怎么着实打他？这没规矩，也是你们娇养惯了。比如他小时节，不曾过满月，巴不得他笑；到他说叫得一两个□(字)出，就教他骂人：‘老奴才’、‘老畜生’、‘老养汉’、‘小养汉’；骂得一句，你夫妻两个快活。抱在手中，常引他去打人，打得一下，便笑道：‘儿子会打人了。’做椿奇事。日逐这等惯了，连他不知骂是好话，骂是歹话；连他不知哪人好打，哪个不好打，也是你们娇养教坏了他。如今怎改得转？喜得六岁上学，先生训他，自然晓得规矩。你看他在街上走，摇摇摆摆，好个模样，与这些学生也有说有道，好不和气！怎你道他不好？且从容教道他，恕他个小。”

彭氏道：“不知他小时节也好，如今一似着伤般，在家中就劣崛起来。也是我老两口儿的命。”

吴婆道：“早哩！才得六七岁，哪里与他一般见识得。”

彭氏也应声道：“正是，罢了。”

无奈这徐英，一日大一日，在家一日狠一日。拿着把刀道：“我定要砍死你这老畜生、老淫妇！”捉着块石头道：“定要打死你这老王八、老娼根！”也曾几次对先生讲他。他越回家嚷骂不改。

邻舍又有个唐少华，也来对徐英道：“小官，爷和娘养儿女也不是容易得的。莫说十个月怀着这苦，临产时也性命相搏，三年乳哺，哪一刻不把心对？忙半日不与乳吃，怕饿了小厮；天色冷，怕冻了小厮；一声哭，不知为着什么，失惊里忙来看；揩尿抹屎，哺粥喂饭，何曾空闲？大冷时，夜间一泡尿出屎出，怕不走起来收拾，还推干就湿，也不得一个好觉儿。你不听得那街上唱歌儿的道：‘奉劝人家子孙听，不敬爹娘敬何人？三年乳哺娘辛苦，十月怀耽受母恩’。学生，这句句都是真话。学生，你要学好，不可胡行。”

徐英道：“我也知道。不知怎么见了他，便生恼。”

唐少华又道：“没有不是父母，你要听我说。”

这徐英哪里得个一日好？到得家里便旧性发了。似此又五六年，也不知被他呕了多少气。

这日，学中回来。道饭冷了，便骂彭氏。彭氏恼了起来，正要打他，被他一掀一个翻筋斗，气得脸色如土，复身赶来，一把要捋他头发，被他臂上一拳，打个缩手不及。徐文正在外面，与这些邻舍说大话，听得里面争嚷，知是他娘儿两个争了。正提了一根棍子、赶将进去，恰遇他跑出来时一撞，也是一交。徐英早是跳去门外了。

众人看见徐英，道：“做什么，做什么？”

随即见徐文夫妇忙赶出来，道：“四邻八舍，替我拿住这忤逆贼！”

徐英道：“我倒是贼？我不走，我不走！”

彭氏道：“我养了他十四岁，不知费了多少辛苦。他无一日不是打，便是骂。常时驮刀弄杖，要杀我。适才把我推一交，要去捋他头发时，反将我臂膊上打两下。老儿走来，又被他丢一交。列位，有这等打爷骂娘的么？”

徐文道：“我只打死了这畜生罢！譬如不养得。”

徐英道：“你还要打死我？”便就地下一抉两抉，抉了一块大石头，道：“我先开除你这两个老畜生。”

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（怒气填胸短发支，夙冤犹自记年时。）

□（拟）将片石除凶暴，少泄当年系颈悲。

正待打来，亏得一个邻舍来德抢住了，道：“你这小官儿不好，这须是我们看见的。教道乡村！个个是你，也不要儿女了。”

唐少华道：“学生，我们再要如何劝你？你不肯改。若打杀爷娘，连我们邻舍也不好。你走过来，听我，爹娘面前叩个头，赔礼，以后再不可如此。”

徐英道：“我去磕这两个强盗的头？不是他死；(就是)我死。今日不杀，明日杀。决不饶他！”众人听了，都抱不平。

跳出一个邻舍李龙泉道：“论起不曾出幼，还该恕他个小。但只是做事忒不好得紧！我们不若送他到官，也惊吓他一番，等他有些怕惧。不要纵他，弄假成真，做人命干连。”便去了叫了总甲。

这时人住马不往，徐英道：“宁可送官，决不赔这两个强盗礼！众人便将他拥住了，来见城上御史。

这御史姓祁：

冠顶神羊意气新，闲邪当道誉埋轮。

霜飞白简古遗直，身伏青蒲今诤臣。

辇毂妖狐逃皎日，郊圻骢马沐阳春。

□□□□□□□(何须持斧矜威厉)，已觉声间□□□(自轶尘)。

他夜间忽梦一金甲神道：“明日可问他六月六日事。不可令二命受冤也。”

早间坐堂，适值地方解进，道：“地方送忤逆的。”

御史问时：道：“小的地方。有个徐文的子徐英，累累打骂父、母。昨日，又拿石块要打死他两个。小的拿住，送到老爷台下。”

御史叫徐文道：“这是你第几个儿子？”

徐文道：“小的只得这一个。”

御史道：“若果忤逆，我这里正法，该死的了。你靠谁人养老？”

徐文道：“只求爷爷责治，使他改悔。”御史便叫徐英。

徐英上去，御史一看：

短发如云仅覆肩，修眉如画恰嫣然。

瓠牙樱口真堪爱，固是当今美少年。

御史心里便想道：“他恁般一个小厮，怎做出这样事来？”便叫徐英：“你父亲只生得你一个，你正该孝顺他。况你年纪正小，该学好。怎忤逆父母，是什缘故？”

徐英道：“连小的也不知缘故。只是见他两个，便心里不愤的。”

御史把须捻上一捻，想了一会，就叫彭氏道：“这不是妳儿子，是妳冤家了。他今年十几岁？”

彭氏道：“十四岁。”

御史道：“妳把那十四年前事细想一想，这一报还一报。”连把棋子敲上几声。只见彭氏脸都失色。

御史道：“妳快招上来！”

这些邻舍听了，道：“这官好糊涂！怎告忤逆，反要难为爹娘？”

只见那御史道：“昨日我梦中，神人已对我说了。快将那事招来！”彭氏只顾回头看徐文，徐文已是惊呆了。

御史又道：“六月六日事。”

这遭彭氏惊得只是叩头，道是：“神明老爷！这事原不关妇人事，都是丈夫主谋。”

御史叫徐文道：“六月六日事，你妻已招你主谋了。快快招，不招看夹棍伺候！”

徐文只得把十四年前事一一招出说：“十四年前六月初四，有个英山清凉寺和尚，叫做无垢，带银一百二十两来南京印经。小人一时见财起意，于初六日晚将他绞死。这是真情。”

御史道：“尸骸如今在哪里？”

徐文道：“现埋在家中客房床底下。”御史随着城上兵马发验。

又问：“这徐英几时生的？”

徐文道：“就是本月初九生的。”

御史道：“这就是无垢了。”

就叫徐英：“你忤逆，本该打死。如今我饶你，你待做些什么？”

徐英道：“小的一向思量出家。”

御史点一点头道：“这也罢。我将徐文家产尽给与你，与你做衣钵之资。”

只见徐英叩头道：“小人只要原谋的一百二十两。其余的望老爷给彭氏，偿她养育的恩。”

御史又点头道：“果是个有些来历的，故此真性不迷。”这些邻舍听了，始知徐文谋杀无垢，徐英是无垢转世，故此还报要杀。若使前世杀他，今世又枉杀他，真不平之事。所以神人托梦，又得这神明的官勘出。

须臾兵马来报，果然于徐文家取出白骨一副。御史就将徐文问拟“谋财杀命斩罪”参送法司。又于徐文名下追出原谋银一百二十两、当日随身行李。其余邻里，因事经久远免究。

徐英出衙门，彭氏便于房中取出他当日带来竹笼，并当日僧鞋、僧帽、僧衣、经卷还他。他就在京披剃了，仍旧名无垢。穿了当日衣帽，来谢祁御史伸冤救命大恩。

那御史道：“你能再世不忘本来，也是有灵性的了。此去当努力精进，以成正果。”仍又在南京将这一百二十两银子印造大乘诸经；又在南京各禅刹参礼名宿。他本来根器具在，凡有点拨，无不立解。小小年纪也会讲经说法。

真性皎月莹，岂受浮云掩。

翻然得故吾，光明法界满。

一时乡绅富户都说他是个再来人，都礼敬他，大□(有)施舍。在南京半年，他将各部真经，装造成帙，盛以木函，拜辞各檀越名宿，复归英山。

只见到寺山麓，光景宛然旧游。信步行去，只见寺宇虽是当年，却也不免零落。见一个小沙弥，道：“你寺里一个无垢和尚，你听得么？”道不晓得。

一个老道人道：“有一个无垢师父，是定师太徒孙，远师太徒弟。十来年前，定师太死，把他七八个银子，他说要到南京去印经，一去不来。也不知担这些银子，还俗在哪边？也不知流落在哪边？如今现现关锁着一所关房，是他旧日的。”

无垢道：“如今远师太好么？”

道：“只是吃酒。一坛也醉，两坛也醉，不去看经、应付，一发不兴。”

无垢听了，便到殿上，礼拜了世尊，把经卷都挑在殿上，打发了这些挑经的。

这各房和尚都来看他，道：“哪里来这标致小和尚？”

他就与这干和尚和南了，道：“哪一位是远师父？”

一个和尚道：“师祖在房中。”

无垢道：“这等烦同一见。”

众人道：“酒鬼哪里来这相识？”无垢竟往前走，路径都是熟游，直到远公房中。

此时下午，他正磁壶里装一上壶淡酒，一碟□(咸)菜儿，拿只茶瓯儿，在那边吃。

无垢向前道：“师父稽首！”

把一个远公的酒盅，便惊将落来，道：“师父哪里来？”

无垢道：“徒弟就是无垢。”

远公道：“出家人莫打诳语。若是我徒弟去时还了俗，可也生得出你这样个小长老哩！”

无垢道：“师父，我实是你再生徒弟。你把这行李、竹笼认一认！”

远公擦一擦摸糊醉眼，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怎落在你手里？”

无垢便将十四年前往南京遭徐文谋害；后来托生他家，要杀他报仇；又得神托梦与祁御史，将徐文正法，“把原带去银一百二十两，尽行给我；我仍旧将来造经，以完前愿。如今经都带在外边。”连忙请远公在上参拜了。

远公道：“这等我与你再世师徒了。只是自你去后，我贪了这几盅酒，不会管家。你这些师弟师侄，都是没用的，把这一个房头竟寥落了。哪知你在南京吃这样苦，死了又活？如今好了，龙天保佑，使你得还家，你来，我好安耽了。只是你的房，我一年一年望你回来，也不曾开。不知里面怎么的了？”

无垢来开时，锁已锈定，只得敲脱开门，里边但见：

佛厨面，蛛丝结定；香几上，鼠屎堆完。莲经零落有风飘，琉璃无光唯月照。尘落竹床黑，苔生石凳青。点头翠竹，如喜故人来；映日碧梧，尚留当日影。

无垢一看，依然当日栖止处。就取香烛，在佛前叩了几个头，又在师祖前叩了几个头。各房遍去拜谒，叙说前事，人人尽道稀奇。

相见无尘，道：“前日师弟标致，如今越标致了。年纪老少不同，可也与无垢师弟面庞相似，一个塑模塑的。”无垢又在寺中打斋供佛，谢佛恩护祐。并供韦驮尊者，谢他托梦。又将南京人上施舍的，都拿来修葺殿宇，装彩殿中圣像。每日在殿上把造来经讽诵解悟。

其时蔡老夫妇尚在，也来相见。说起也是再生儿子，各各问慰了。合城知他这托生报仇，又不忘本来，都来参谒、施舍。他后来日精禅理，至九十二岁，趺坐而终。盖其为僧之念，不因再生忘却，终能遂其造经之愿。这事也极奇，僧人中也极少。

# 第二十五回 缘投波浪里 恩向小窗亲

（与《酬鸞鳳》内容基本一样）

纷纷祸福浑难定，摇摇烛弄风前影。

桑田沧海只些时，人生且是安天命。

斥卤茫茫地最腴，熬沙出素众所趋。

渔盐共拟擅奇利，宁知一夕成沟渠。

狂风激水高万丈，百万生灵倏然丧。

庐舍飘飘鱼鳖浮，觅母呼爷哪相傍！

逐浪随波大可怜，萍游梗泛洪涛间。

天赋强梁气如鳄，临危下石心何奸。

金珠已看归我橐，朱颜冉冉波中跃。

一旦贫儿作富翁，猗顿陶朱岂相若。

谁知飘泊波中女，却是强梁鸳凤侣。

姻缘复向他人结，讼狱空教成雀鼠。

嗟嗟人散财复空，赢得人称薄幸侬。

始信穷达自有数，莫使机锋恼化工。

天地间祸福甚是无常，只有一个存心听命，不可强求。利之所在，原是害之所伏。即如浙江一省，杭、嘉、宁、绍、台、温都边着海。这海里，出的是珊瑚、玛瑙、夜明珠、砗磲、玳瑁、鲛鮹。这还是不容易得的物件，有两件极大利，人常得的，乃是鱼盐。每日大小鱼船出海，管什大鲸、小鲵，一罟打来货卖。还又有石首、鲳鱼、鳓鱼、呼鱼、鳗鲡各样，可以做鲞；乌贼、海菜、海僧、可以做干；其余虾子、虾干、紫菜、石花、燕窝、鱼翅、蛤蜊、龟甲、吐蚨、风馔、蟺涂；江鳐、□(鱼)螵，哪件不出海中，供人食用、货贩？至于沿海一带，沙上各定了场，分拨灶户刮沙沥卤，熬卤成盐，卖与商人。这两项，鱼有鱼课，盐有盐课，不惟足国，还养活滨海人户与客商，岂不是个大利之薮！

不期崇祯元年七月廿三日，各处狂风猛雨。省城与各府县山林被风害，坍墙坏屋，拔木扬砂，木石牌坊俱被风摆，这一两摆，便是山崩也跌倒，压死人畜数多。那近海更苦,申酉时分，近海的人望去，海面黑风白雨中间一片红光闪烁，渐渐自远而近。也不知风声水声，但听一派似雷轰虎吼般近来。只见：

急浪连天起，惊涛卷地来。白茫茫雪[石献]平移，乱滚滚银山下压。一泊、两泊、三、四泊，那怕你铁壁铜□(垣)；五尺、六尺、七、八尺，早已是越墙过屋。叫的叫，嚷的嚷，无非觅子、寻妻；氽的氽，流的流，辨甚富家贫户。纤枝蔽水，是千年老树带根流；片叶随波，是万丈横塘随水滚。满耳是哭声悲惨，满眼是水势汪洋。正是：陆地皆成海，荒村哪得人。横尸迷远浦，□□(新鬼)泣青磷。

莫说临着海，便是通海的江河浦港，也都平长丈余，竟自穿房入户，漂凳流箱，哪里遮拦得住？走出去，水淹死；在家中，屋压杀，哪个逃躲得过！还有遇着夜间时水来，睡梦之中，都随着水赤身露体氽去。凡是一个野港荒湾，少也有千百个尸首，弄得通海处水皆腥赤。受害的，凡杭、嘉、严、宁、绍、温、台七府，飘流□□□(去房屋)数百万间，人民数千万口，是一个东南大害。海便成了害薮了。但是其间贫的富，富的贫，翻覆了多少人家！争钱的，夺货的，也惹□(出)多少事务！内中却有个设意谋财的，却至于失财、失妻；主意救人的，却至于得人得财。这也是尽堪把人劝戒。

话说海宁县北有个姓朱的，叫做朱安国。家事也有两分，年纪二十多岁，做人极是暴戾奸狡。两年前，曾定一个本处袁花镇郑寡妇女儿，费这等两个尺头、十六两银子，择在本年十月做亲。他族分中却也有数十房分。有一个族叔，叫做朱玉，比他年纪小两岁。家事虽穷，喜做人忠厚。朱安国倚着他年小家贫，时时欺侮他。

到了七月廿三日，海水先自上边一路滚将下来。东门海塘一坏，塔顶吹堕于地。四回聚涌灌流，北乡低的房屋、□(人)民、牛羊、鸡犬、桑麻、田稻、什物氽个罄尽。高的水□□(也到)楼板上。

朱安国乖猾得紧，忙寻了一只船，将家私尽搬在船中，傍着一株绝大树缆了。叫家中小厮阿狗稍了船，他自蓑衣箬帽，立在船上捞氽来东西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只见水面上氽过两个箱子，都用绳索□(联)着，上面骑着一个十七八岁女子，一个老妇人□□(也把)身子扑在箱上氽来。

见了朱安国，远远叫道：“救人！救人！救得情愿将东西谢你。”

安国想道：“这两个女人舍命顾这箱子，必定有物。”四顾无人，他便起个恶念。

将船拨开去，迎着她，手起一篙，将妇人一搠。妇人一滑，忙扯得一个索头。那女子早被箱子一荡，也滚落水，狠扯箱子。朱安国又是一篙，向妇人手上下老实一凿，妇人手疼一松，一连两个翻身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他忙把箱儿带住，只见这女子还半浮半沉，扑着箱子道：“大哥，没奈何，只留我性命，我将箱子都与你，便做你丫头，我情愿。”

安国看看，果然好个女子。又想道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我若留了她，不惟向我讨箱子，还要向我讨人命。也须狠心这一次。”道：“我已定亲，用妳不着了！”一篙把箱子一掀，女人身子一浮，他篙子快，复一推，这女子也汨汨渌渌去了。

泊天波浪势汤汤，母子萍飘实可伤。

惊是鱼龙满江水，谁知人类有豺狼。

他慢慢将箱子带住了。苦是箱子已装满了一箱水，只得用尽平生之力，扯到船上，沥去些水，叫阿狗相帮扛入船。忙了半夜，极是快活。

只是那女子，一连儿滚，吃了五、六口水，料是没命了。不期撞着一张梳桌，她命不该死，急扯住它一只脚，把身扑上，漾来漾去，漾到一家门首撞住。这家正是朱玉家里。

朱玉先见水来就赤了脚。赤得脚时，水已到腿边了，急跳上桌，水随到桌边。要走，走不出门。只得往楼上躲。听得这壁泥坍，那厢瓦落，房子也“咯咯”响，朱玉好不心焦。又听得什么撞屋子响，道：“晦气！现今屋子也难支撑在这里，还禁得什木植磕哩！”

黑影子内，开窗看，是一张桌子，扑着个人在上面。那人见开窗，也嘤嘤的叫“救人”。

朱玉道：“我这屋子也像在水里一般了。再摆两摆，少不得也似妳要落水。怎救得妳？罢！且看妳我时运，挨得过，大家也都逃了性命出。逃不出再处。”便两双手狠命在窗子里扯了这女子起来，沥了一楼子水。那张桌子撞住不走，也捞了起来。这夜是性命不知如何的时节，一个浸得不要，蹲在壁边吐水；一个靠着窗口，看水心焦。

只见捱到天明，雨也渐止，水也渐退。朱玉就在楼上煨了些粥，请她吃。问她住居，她道：“姓郑，在袁花镇住，爷早殁，只得一个娘。昨日水来，我娘儿两个收拾得几匹织下的布，银子、铜钱、丝绵，二十来件绸绢衣服、首饰，又一家定我的十六两财礼、两匹花绸，装了两个小黑箱，缚做一块。我母子扶着，随水氽来。到前边那大树下，船里一个强盗把我母亲推下水去，又把我推落水中，箱子都抢去。是这样一个麻脸，有廿多岁后生。如今我还要认着他，问他要。只是我亏你救了性命，我家里房屋已氽光，母亲已死，我没人倚靠，没什报你，好歹做丫头服侍你罢。”

朱玉道：“那人抢你箱子，须无证见。妳既已定人，我怎好要妳。再捱两日，等妳娘家、夫家来寻去罢。”朱玉在家中做饭与她吃，帮她晒晾衣服。因她有夫的，绝没一毫苟且之心。

水退，街上人簇簇的道，某人得采，捞得两个箱子；某人收得多少家伙；某人氽去了多少什物；某人几乎压死；某人幸不淹杀。

朱玉的紧邻张千头道：“我们隔壁朱小官也造化，收得个开口货。”

众人道：“这合不来，倒要养他！”

一个李都管道：“不妨，有人来寻，毕竟也还些饭钱，出些谢礼；没人来，卖他□，□(娘，料)不折本。”

张千头道：“生得好个儿！朱小官正好应急。”

适值朱玉出来，众人道：“朱小官，你□(鼻)头□(塌)了，这是天自来姻缘。”

朱玉道：“什么话！这女人并不曾脱衣裳□□(睡，我)也并不敢惹她。”

只见李都管道：“呆小官！这也不是你去拐带，又不是她逃来，这是天灾偶凑。待我们寻她爷和娘来，说一说明，表一表正。”

朱玉道：“她袁花郑家，只得娘儿两个，前日扶着两个箱子氽来，人要抢她箱子，把娘推落水淹死，只剩得她了。她又道，先前已曾许把一个朱家。如何行得这等事？”

李都管道：“什么朱家！这潮水不知氽到哪里去了！我看后日是个好日，接些房族亲眷，拢来做了亲罢，不要狗咬骨头干咽唾！”

正说，只见朱玉娘舅陈小桥在城里出来望他。听得说起，道：“外甥，你一向不曾寻得亲事，这便是天赐姻缘，送来佳配。我做主，我做主！”前日朱玉捞得张抽斗桌，倒也有五、七两银子，陈小桥便相帮下帖，买了个猪、一个羊，弄了许多酒，打点做亲。

只是那日朱安国夺了两个箱子，打开来，见了许多丝布、铜钱、银子、衣服，好不快活。又懊悔道：“当时一发收了这女子，也还值几个银子。”又见了两匹水浸的花绸，一封银子，却有些认得，也不想到，且将来晾上一楼。估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怎么用。只听得外面叫声，却是朱玉来请他吃亲事酒。)他就封了一封人情,□(到)那日去□□(赴筵。)只见里面□□(有几)个内眷把这女子打扮得花花朵朵，簇拥出来。已不是当日在水里光景了：

涂脂抹粉一时新，袅袅腰肢煞可人。

缭绕炉烟相映处，君山薄雾拥湘君。

两个拜了堂，谒见了亲、邻，放铳、吹打，甚是兴头。只是这女子还有乐中之苦：

烛影煌煌照艳妆，满堂欢会反悲伤。

鸾和幸得联佳配，题起慈乌欲断肠。

这些亲、邻坐上一屋，猜拳行令，吃个爽快。

只朱安国见女人有些认得，去问人时，道：“水氽来的”。

又问着张千头，张千头道：“这原是袁花郑家女儿。因海啸、娘儿两个坐着两个箱子氽来，撞了个强盗，抢了箱子，推她落水，娘便淹死了。女儿令叔收得，她情愿嫁他，故此，我们撺掇叫他成亲。”

朱安国道：“袁花哪个郑家？”

张千头道：“不知。”

朱安国道：“我也曾定一头亲在袁花，也是郑家。连日不曾去看得，不知怎么？”心里想道：“莫不是她？”也不终席，赶回去。

这旁朱玉夫妇，自待亲□(戚)酒散，两个行事。恰也是相与两日的，不须做□(势)得真，白白拾了个老婆。

只是朱安国回去，看箱里那几锭银子与花绸，正是聘物，不快活得紧，一夜不困。赶到袁花郑家地上，片瓦一椽没了。复身到城里，寻了原媒张篦娘，是会篦头绞脸、卖鬏髻花粉的一个老娘婆。

说起袁花郑家被水氽去，张篦娘道：“这也是天命，怨不得我。”

朱安国道：“只是如今被我阿叔占在那边，要妳去一认。”

张篦娘道：“这我自小见的，怕不认得？”便两个同走。

先是张婆进去，适值朱玉不在，竟见了郑氏，道：“大姑娘，妳几时来的？”

那郑氏道：“我是水发那日氽来的。”

张篦娘道：“老娘在哪里？”

郑氏哭道；“同在水里氽来，被个强人推在水里淹死了。”

张篦娘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如今这是哪家？姑娘在这里。”

郑氏道：“这家姓朱。他救我，众人撺掇，叫我嫁他。”

张篦娘道：“哪个大胆主的婚？如今妳有原聘丈夫在那边，是这家侄儿，他要□□(费口)。”

郑氏惊的不敢做声。张篦娘吃了一杯茶去了。

朱玉回来，郑氏□□□□□□□(对他一说，宋玉也)便慌□，□□□□□□（张，来埋怨李都管。）李都管倒也没法。

只见朱安国得了实信，一迳走到朱玉家来，怒吼吼的道：“小叔！你收留迷失子女不报官，也有罪了；却又是侄妇，这乱了伦理。你怎么处？”

朱玉正是无言，恰好郑氏在里面张见他模样，急走出来道：“强贼，原来是你么！你杀死我母亲，抢了我箱子，还来争什亲！”

朱安国抬头一看，吃一惊，道：“鬼出了！”还一路嚷出去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明日就县里告你。你阿叔该占侄儿媳妇的么？”回去想了一夜，道：“我告他占我老婆，须有媒人作证。他告我谋财杀命，须无指实。况且我告在先，他若来告时，只是拦水钱。自古道：‘先下手为强’”。这边亲、邻倒还劝朱玉处些财礼还他，他先是一张状子告在县里，道：

灭伦奸占事：切某于天启六年二月，凭媒张氏，礼聘郑敬川女为妻。兽叔朱玉，贪女姿色，乘某未娶，带棍劈枪，据家淫占。理说不悛，反行狂殴。泣思亲属相奸，伦彝灭绝；恃强奸占，法纪难容。叩天剪除、断给，实为恩德。上告。

县尊准了，便出了牌，差了两个人，先到朱安国家。吃了东道，送了个‘堂众包儿，又了后手。说自己□□□(明媒久)聘，朱玉强占。

差人听了这些口词，迳到朱玉家来。见朱玉是小官儿，好生拿捏道：“阿叔奸占侄儿媳妇，这是有关名分的。据你说，收留迷失子女也是有罪，这也是桩大事。”朱玉忙整一个大东道，央李都管陪他。这讲公事是有头除的，李都管为自己，倒为差人充拓，拿出一个九钱当两半的包儿。差人递与李都管道：“你在行朋友，拿得出？譬如水不氽来，讨这妇人也得斤把银子，也该厚待我们些。”只得又添到一两二钱。一个正差董酒鬼，后手三钱，贴差蒋独桌，倒后手五钱，约他诉状。朱玉央人作一纸诉状，也诉在县里。道：

劫贼反诬事：切某贫民守分，本月因有水灾，妇女郑氏，众怜无归，议某收娶。岂恶朱安国，先乘郑氏避患，劫伊箱二只，并杀伊母胡氏。惧郑氏告理，驾词反诬。叩拘亲族朱凤、陈爱、李华等，电鞫殄贼超诬，顶恩上诉。

县尊也准了。出了牌，叫齐犯人，一齐落地。差人销了牌，承行吏唱了名，先叫原告朱安国，上去道：“小的原于天启六年，用缎四匹，财礼十六两，聘郑氏为妻，是这张氏作媒，约在目今十月做亲。不料今遇水灾，恶叔乘机奸占。”

谢县尊听了，便问道：“莫不是水氽到他家，他收得么？这也不是奸占了。”

便叫张氏问道：“朱安国聘郑氏事有的么？”

张氏道：“是妇人亲送去的。”

县尊道：“这妇人可是郑氏么？”

张氏道：“正是。”

又叫朱玉：“你怎么收留侄妇，竟行奸占？”

朱玉道：“小人七月廿三日在家避水，有这妇人氽来，说是袁花人，母子带有两个黑箱，被人谋财害了母亲，剩得她，要小人救。小人救在家里，等她家里来寻。过了五六日，至无人来。她说家里没人，感小的恩，情愿与小的做使女。有亲族邻人(陈爱，)朱凤等，说小的尚未有妻，叫小的娶了。小的也不认得她是侄妇。后起吃酒时，郑氏认得朱安国是推她母子下水、抢她箱子的人，妇人要行告理，他便来反诬。”

县尊道：“你虽不知是侄妇，但也不该收迷失子女。”

朱玉道：“小的也不肯收，妇人自没处去。”

县尊叫郑氏问道：“妳父母在日曾许朱安国来么？”

郑氏道：“曾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听说此事，但不知是朱)安国，不是朱安国？”

张篦娘道：“我曾□□□(送来的)聘礼，怎说得不是？”

郑氏道：“礼是有，两匹花绸，十六两银子、□□□□（现在箱内，）被这强贼抢去，还推我落水。”

县尊道：“□□□□□□（妳既受朱家聘），也不该又从人了。”

郑氏道：“老爷，妇人□□□□□□(那时被这强贼)劫财谋命，若不是朱玉捞救，妇人还有□□□□□(什身子嫁与)朱家。”

县尊道：“论理他是礼聘，妳这边□□□□□□(私情，还该断与)朱安国才是。”

郑氏道：“老爷，他劫妇人财，□□□□(杀妇人母)，又待杀妇人，这是仇家。妇人宁死不从。”

县尊道：“果有这样奇事！”

叫朱安国：“你怎谋财谋命？”

朱安国叩头道：“并没这事。”

郑氏道：“你歇船在大树下，先推我母亲，后推我，我认得你。还有一腊梨小厮稍船，你还要赖？只怕劫去箱子与贼物，在你家里搜得出哩！”

朱安国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若有这事害黄病死！妳只要嫁朱玉，造这样是非。”

县尊道：“也罢。”

叫郑氏：“妳道是怎么两个箱？我就押妳两人去取来。”

郑氏道：“是黑漆板箱二个。一个白铜锁，后边脱一块合扇；一个是黄铜锁，没一边铜馆。”

县尊又问道：“箱内是什么物件？”就叫郑氏报，一个书手写：

丝一百二十两，计七(纺)车；绵布六匹；□(薴)布□□(二匹)半；绵兜斤半；铜钱三千二百文；□□□□(锭银五两)；碎银三两；银髻一顶；银圈一个；□□□□(抹头一圈)；俏花八枝；银果子簪三枝；玉花簪四枝；(银)古折簪二枝；银戒指八个；银挖一枝；□□(银环)二双；水红绵绸一匹；红丝绸袄一件；□□(官绿)丝绸袄一件；月白绵绸袄一件；青绸衫一件；红绸裙一条；蓝绸裙一条；大小青布衫二件；蓝布衫二件；白布裙二条；红布袄一件；绿布裙一条；聘礼红花绸一匹；沙绿□□(花绸)一匹；聘银四锭十六两；田契二张；□□□(桑地契)一张；还有一时失记的。

县尊就着两个差人，同朱安国、郑氏去认取：道：“东西如有，我把朱安国定罪；如无，将郑氏坐诬。”

差人押了到朱安国家，果见两只黑箱。郑氏道：“正是我的。”

朱安国说：“不是。”

差人道：“是不是，老爷面前争。”便叫人扛了，飞跑到官。

朱安国还是强争，郑氏执定道：“是我的！”

谢县尊道：“朱安国，我也着吏与你为一单，你报来，我查对。”

朱安国道：“小的因水来并做一处。乱了，记不清。”

县尊道：“这等竟是她的了。”朱安国无奈，故乱报了几件。

只见一打开，谢县尊道：“不必看了，这是郑氏的。”

朱安国叩头道：“实是小的财物，哪一件不是小的苦挣的？”

谢县尊道：“且拿起来！你这奴才，你箱笼俱未失水，它是失水的。你看她那布匹衣服，哪件没有水渍痕？你还要强争。”检出银子、铜钱，数都不差。

谢县尊叫夹起来，倒是朱玉跪上去道：“小的族兄只得这子，他又未曾娶妻，若老爷正法，是哥子绝了嗣了。况且劫去财物已经在官；小的妻子未死，只求老爷天恩。”

谢县尊道：“他谋财劫命，俱已有行，怎生饶得？”

众人又跪上去道：“老爷，日前水变，人家都有打捞的。若把作劫财，怕失物的纷纷告扰，有费天心。据郑氏说杀她母亲，也无见证。”

朱安国又叩头道：“实是她箱子撞了小人的船，这女子振下水去，并不曾推她，并不曾见老妇人。小的妻子情愿让与叔子，只求老爷饶命。”

县尊道：“你这人强梁，毕竟日后还思谋害朱玉，这决不可饶。”

朱安国又叩头道：“若朱玉后日有些长短，都□□□(是小人)偿命。”亲族邻里又为叩头求饶。县尊也就将就出审单道：

朱安国乘危射利，知图财而不知救人，而已聘之妻，遂落朱玉手矣！是天祸凶人，夺其配也。人失而宁知已得之财，复不可据乎？朱玉拯溺得妇，郑氏感恩委身，亦情之顺第，郑氏之财归之郑氏，则安国之聘亦宜还之安国耳。事出异常，法难深绳，姑从宽宥，仍立案以杜讼端。

县尊道：“这事谋财谋命，事宜重处。正是灾荒之时，郑氏尚存，那箱子还只作捞取的，我饶你罪，姑不重究。朱安国还着他出一结状，并不许阴害朱玉。我这里还为他立案，通申三院。”众人都叩谢了出来。

那边朱玉与郑氏欢欢喜喜，领了这些物事家去。到家，请邻舍，请宗族，也来请朱安国。朱安国自羞得没脸嘴，不去。他自得了个花枝样老婆，又得了一主钱，好不快活！

一念慈心天鉴之，故教织女出瑶池。

金缯又复盈笥箧，羞杀欺心轻薄儿。

只见朱安国叹气如雷道：“当初只顾要财，不顾要人。谁知道把一个老婆送与了叔子，还又把到手的东西一毫不得，反吃一场官司。”又去了几两银子，把追来的财礼，也用去一半，整日懊恨不快，害成一个黄病，几乎死了。乡里间都传他一个黑长不长进的名。

朱玉人道他忠厚慈心，都肯扶持他。

这可不见狠心贪财的，失人还失财；用心救人的，得人又得财。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

故当时曾说江西杨溥内阁，其祖遇江西洪水发时，人取箱笼，他只救人。后来生了杨阁老，也赠阁老。这是朱玉对证。又有福建张文启，与一姓周的避寇入山，见一美女。中夜周要奸他，张力止。又送此女至一村老家，叫他访他家送还。女子出钗□□(钏相)谢，他不受。后有大姓黄氏，招文启为婿，成亲之夜，细看妻子，正山中女子。是护他正护其妻，可为朱安国反证。谁谓一念之善恶，天不报之哉！

# 第二十六回 院里花空忆 湖头计更奸

绰约墙头花，分辉映衢路。

色随煦日丽，香逐轻风度。

蛱蝶巧窥伺，翩翩兢趋附。

谴绻不复离，回环故相慕。

蛛网何高张，缠缚苦相怖。

难张穿花翅，竟作触株兔。

□(朱)文公有诗云：“世上无如人欲险，几人到此误平生。”□(说)得人到女色上，最易动心。就是极有操守的，到此把生平行谊都坏。且莫说当今的人，即如往古楚霸王，岂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轮到虞姬身上，至死依然恋恋。又如晋朝石崇，爱一个绿珠，不舍得送与孙秀，被他族灭。唐朝乔知之爱一妾，至于为武三思所害。至若耳目所闻见，杭州一个秀才，年纪不多，也有些学问，只是轻薄好挨光、讨便宜。因与一个缎行中人往来，相好得紧。见他妻子美貌，他便乘机勾搭。故意叫妇人与他首饰，着他彻夜去赌。自己得停眠整宿。还道不像意，又把妇人拐出，藏在坟庵里。她丈夫寻人时，反帮他告状，使他不疑。自谓做得极好，不意被自家人知觉，两个双双自缢在庵中，把一个青年秀才陪着红粉佳人去死，岂不可惜？又还有踹人浑水，占了人拐带来的女人，后来事露，代那拐带的吃官司、吃敲、吃打。奸人妻子，被人杀死，被旁人局诈。这数种却也是寻常有的，不足为奇。如今单讲的是：贪人美色，不曾到手，却也骗去许多银子，身受凌辱的，与好色人做个模样。

话说浙江杭州府，宋时名为临安府，是个帝王之都。南柴、北米，东菜、西鱼，人烟极是凑集，做了个富庶之地，却也是狡狯之场。东首一带，自钱塘江，直通大海。沙滩之上，灶户各有分地，煎沙成盐，卖与盐商，分行各地。朝廷因在杭州菜市桥设立批验盐引所，称掣放行，故此盐商都聚在杭城。

有一个商人姓吴，名爚，字尔辉。祖籍徽郡。因做监，寓居杭城箭桥大街。年纪三十二、三，家中颇有数千家事。但做人极是啬吝，真是一个铜钱八个字！臭猪油成坛，肉却不买四两。凭你大熟之年，米五钱一石，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。外面恰又装饰体面，惯去闯寡门，吃空茶，假耽风月。见一个略有些颜色妇人，便看个死。苦是家中撞了个妪人，年纪也只三十岁，却是生得胖大，虽没有晋南阳王保身重八百斤，却也重有一百廿。一个脸，大似面盘；一双脚，夫妻两个可互穿得鞋子。房中两个丫鬟：一个秋菊，年四十二；一个冬梅，年三十八。一个髻儿长歪扭在头上，穿了一双靸鞋，日逐在街坊上买东买西，身上一件光青布衫儿，龌龊也有半寸多厚。正是：

何处生来窈窕娘？悬河口阔剑眉长。

不须轻把裙儿揭，过处时闻酱醋香。

只因家中都是罗刹婆、鬼子母，把他眼睛越弄饿了，逢着妇人，便出神的看。时常为到盐运司去，往猫儿桥经过。其时桥边有个张二娘，乃是开机坊王老实女儿，哥哥也在学，嫁与张二官，叫名张彀。张家积祖原是走广生意，遗有账目，张彀要往起身进广收拾。二娘阻他，再三不肯，只留得一个丫环桂香伴她。不料一去十月有余，这妇人好生思想。正是：

晓窗睡起静支颐，两点愁痕滞翠眉。

云髻半髽慵自整，王孙芳草系深思。

常时没情没绪的倚着楼窗看。

一日，恰值着吴尔辉过，便钉住两眼去看他。妇人心有所思，哪里知道他看？也不躲避。他道：“这妇人一定有我的情。”故此动不也动，卖弄身分。以后装扮得齐齐整整，每日在她门前晃。有时遇着，也有时不遇着。心中常自道：“今日这一睃，是丢与我的眼色；那一笑与我甚是有情。”若不见她在窗口时，便踱来踱去。一日穿梭般走这样百十遍。

也是合当有事。巧巧遇着一个光棍，道：“这塌毛甚是可恶！怎在这所在，哄诱人良家妇女！”意思道他专在这厢走动，便拿他鹅头。不料一打听，这妇人是良家，丈夫虽不在家，却极正气，无人走动。这光棍道：“待我生一计弄这蛮子。”算计定了。

次日立在妇人门首，只见这吴尔辉看惯了，仍旧这等侧着头、斜着眼，望着楼窗走来。光棍却从他背后，轻轻把他袖底□□(一扯)，道：“朝奉！”

吴尔辉正看得高兴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是什人？素不相识。”

这光棍笑道：“朝奉，我看你光景，想是看上这妇人。”

吴尔辉红了脸道：“并没这事，若有这事，不得好死，遭恶官司！”

光棍道：“不妨！这是我房下。朝奉若要，我便送与朝奉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我断不干这样事！”板着脸去了。

次日，这个光棍又买解，仍旧立在妇人门前，走过来道：“朝奉，舍下吃茶去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不曾专拜，叨扰不当。”

那光棍又陪着他走，说：“朝奉，昨日说的，在下不是假话。这房下虽不曾与我生有儿女，却也相得。不知近日为些什么，与老母不投，两边时常竞气，老母要我出她。她人物不是奖说，也有几分，性格待我极好，怎生忍得？只是要做孝子，也做不得义夫。况且两硬必有一伤，不若送与朝奉，得几十两银子，可以另娶一个。她离了婆婆，也得自在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恩爱夫妻，我怎么来拆散你的？况且我一个朋友，讨了一个有夫妇人，被她前夫累累来诈，这带箭老鸦，谁人要她？”

光棍道：“我写一纸离书与你是了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若变脸时，又道离书是我逼勒写的，便画把刀也没用，我怎么落你局中？”

光棍道：“这断不相欺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这再处。”自去了。

到第三日，这光棍打听了他住居，自去相见。吴尔辉见了，怕里面听得，便一把扯着道：“这不是说话处。”倒走出门前来。

那光棍道：“覆水难收，在下再无二言。但只是如今也有这等迷痴的人，怪不得朝奉生疑。朝奉若果要，我便告她一个官府执照，道她不孝，情愿离婚，听她改嫁。朝奉便没后患了。”

吴尔辉沉吟半日道：“怕做不来。你若做得来，拿执照与我时，我兑二十两；人到我门前时，找上三十两，共五十两。你肯便做。”

光棍道：“少些。似她这标致，若落水，怕没有二百金？但她待我极恩爱，今日也是迫于母命，没奈何，怎忍做这没阴骘事？好歹送与朝奉，一百两罢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太多。再加十两。”两边又说，说到七十两。先要执照为据，兑银。此时光棍便与两个一般走空骗人好伙计商量起来做一张呈子，便到钱塘县。此时本县缺官，本府三府署印面审词状。这光棍递上呈子，那三府接上一看：

具呈人张青

呈为恳恩除逆事：切青年幼丧父，依母存活。上年蹇娶悍妇王氏，恃强抵触，屡训不悛，忤母致病，里邻陈情、朱吉等证。痛思忤逆不孝，事关七出。悍妇不去，孀母不生。叩乞批照离嫁，实为恩德。上呈。

那三府看了呈，问道：“如今忤逆之子，多系爱妻逆母。你若果为母出妻，可谓孝子。但只恐其中或是夫妻不和，或是宠妾逐妻，种种隐情，驾忤逆为名有之。我这边还要拘两邻审。”

光棍道：“都是实情。老爷不信，就着人拘两邻便是。”

三府便掣了一根签，着一个甲首吩咐道：“拘两邻回话。”

这甲首便同了光棍，出离县门。光棍道：“先到舍下，待小弟邀两邻过来。”就往运司河下便走。

将近肚子桥，只见两个人走来，道：“张小山，怎么这样呆？”

光棍便对张甲首道：“这是我左邻陈望湖，这是右邻朱敬松。”

那敬松便道：“小山，夫妻之情，虽然他有些不是，冲突令堂，再看他半年三月处置。”

光棍道：“这样妇人，一日也难合伙。说什半年三月！”

陈望湖道：“你如今且回去，再接他阿叔，同着我们，劝她一番。又不改，离异未迟。”

光棍道：“望湖，我们要做人家的人，不三日五日大闹，碗儿、盏儿甩得沸反，一月少也要买六、七遭。便一生没老婆，也留她不得！如今我已告准，着这位老牌来请列位面审，便准离了。”

敬松道：“只可打拢，怎么打开？我不去，不做这没阴骘事。”

甲首道：“现奉本县老爷火签拘你们，怎推得不去？”

陈望湖道：“这也是。他们大娘做事拙实的，虚不得。”

光棍道：“今日我们且同到舍下坐一坐，明日来回话。”

甲首道：“老爷立等。”

敬松道：“这时候早堂已退了，晚堂不是回话的时节，还是明日罢。”

陈望湖道：“巧言不如直道，你毕竟要了落老牌？屋里碗碟昨日打得粉碎，令正没好气，也不肯替你安排。倒不如在这边酒店里坐一坐罢。”四个便在桥边酒店坐下。一头吃酒，一头说。

敬松道：“看不出，好一个人儿，怎么这等狠。”

陈望湖道：“令堂也琐碎些，只是逆来顺受，不该这等放泼，出言吐语，教道乡村。”

甲首道：“这须拿她出来，拶她一拶，打她二十个巴掌，看她怕不怕？”

光棍道：“倒也不怕的。”

敬松道：“罢，与她做什冤家！等她再嫁个好主顾。”

差人道：“不知什么人晦气哩！”

吃了一会。光棍下楼去了一刻，称了差使钱来。差人不吃饭，写了一个饭票。这三个都吃了饭。送出差使钱来，差人捏一捏道：“这原不是斗殴、户婚、田土，讲得差使起的。只是也还轻些。”

敬松道：“这里想有三分银子，明日回话后，再找一分。”

差人道：“再是这样一个包儿罢！”

陈望湖道：“酌中，找二分罢。”

差人道：“明日我到那边请列位。”

望湖道：“没什汤水，怎劳你远走？明日绝早我们三个自来罢。”

差人道：“这等明早懊来桥边会，火签耽延不得的。”

次早，差人到得桥边，只见三个已在那边，就同到县中。

伺候升了堂，差人过去缴签，禀道：“□□□(带两邻)回话的。”

三府便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光棍道：“小人□□，□□□(张青，因妻子)忤逆母亲，告照离异，蒙着唤两邻审问，今日见在这边伺候。”

三府道：“那两邻怎么说？”

只见这两个道：“小人是两邻。这张青是从小极孝顺的。他妻子委是不贤，常与他母亲争竞。前日失手推了母亲□□□(一跤，致)一气成病。以致激恼老爷。”

三府道：“这还该拿□□(来处。”)

□□(光棍)便叩头道：“不敢费老爷天心，只求老爷龙笔赐照。”三府便提起笔写道：

□□(王氏)忤逆不孝，两邻证之已详，一出无辞矣。姑免拘究，准与离异。

批罢。光棍道：“求老爷赐一颗宝。”三府便与了一颗印。光棍又用了一钱银子挂了号，好不欣然。

来见吴尔辉，吴尔辉看了执照，道：“果然你肯把她嫁我？”

光棍道：“不嫁，你告执照。”

尔辉满心欢喜，便悄悄进去，拿了□(一)封银子：十七两摇丝，三两水丝。

光棍看了道：“兑准的么？后边银水，还要好些。明日就送过来。”

尔辉道：“我还要择一日，今日初七，十一日好。你可送到葛岭小庄上来。”

那光棍已是诓了二十两到手了。

第二日，央了个光棍，穿了件好齐整海青，戴了顶方巾，他自做了伴当，走到张家来。

那光棍先走到坐启布旁边，叫一声：“张二爷在家么？”

妇人在里边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

光棍便问道：“哪里去了？”

里边又应道：“一向广里去，还未回。”

只见戴巾的对光棍道：“你与他一同起身的，怎还未回？”

光棍道：“我与他同回的。想他不在这边，明日那边寻他是了。”戴巾的转身便去。

那妇人听了，不知什意故，忙叫：“老爹请坐吃茶！我还有话问。”那人已自去了。

妇人道：“桂香，快去扯他管家来问！”

此时这光棍故意慢走，被桂香一把拖住道：“娘有话问你。”

光棍道：“不要扯！老爹还要我跟去拜客。”桂香只是拖住不放，扯到家中。

妇人问道：“你们哪家？几时与我二爷起身？如今二爷在哪边？”这人趑趄不说。

妇人叫桂香拿茶来。道：“一定要你说个明白。”

光棍道：“我姓俞。适才来的，是我老爹。叫我在广东做生意，你们二爷一同起身。因二爷缺些盘缠，问我借了几两银子。故此我老爹来拜。”

妇人道：“他怎么没盘缠？”

光棍道：“他银子都买了苏木、胡椒与铜货，身边剩得不多。故此问我们借。”

妇人道：“他几时起身？”

光棍道：“是三月初三。”

妇人道：“你几时到的？”

光棍道：“前月廿八。”

妇人道：“怎同来，他又不到？你说明日那边寻，是哪边？”

光棍道：“我说明日再寻他，不曾说‘那边’。”

妇人道：“我明明听得的。好管家，说了我谢你。”

光棍道：“说了口面狼藉，又是我的孽。”

又待要走，妇人便赶来留，说：“桂香，我针线匾里有一百铜钱。拿来送管家买酒吃。”

光棍道：“说便说，二娘不要气。”

妇人道：“我不气便了。”光棍道：“你二爷在广时，曾嫖一个杨鸾儿，与她极过得好。要跟二爷来，二爷不肯。直到临起身，那杨鸾儿哭哭啼啼，定要嫁他，身边自拿出一主银子，把(将)二爷赎身，二爷一厘不曾破费。因添了一个内眷，又讨了一个丫头，恐怕路上盘缠不够，问我借银十两同来。”

妇人道：“既同来，得知他在哪里？”

光棍道：“这不好说。”

妇人道：“这一定要说！”

光棍道：“这内眷生得也只二娘模样，做人温柔，身边想还有钱。二爷怕与二娘合不来，路上说要寻一个庄，在钱塘门外，与她住。故此到江头时，他的货都往进龙浦、赤山埠湖里去，想都安顿在庄上。目下也必定回了。”

妇人道：“如何等得他回、一定要累你替我去寻他。”

光棍道：“我为这几两银子，毕竟要寻他。只是不好领二娘去。且等明日寻着了她，来回复。”这光棍骗了一百钱去了。

这妇人气得不要，人上央人，去接阿哥王秀才来。把这话一说，连那王秀才弄得将信将疑，道：“料也躲不过，等他自回。”

妇人道：“他都把这些货，发在身边发卖。有了小老婆，又有钱用，这黑心忘八还肯回来？好歹等那人明日回复，后日你陪我去寻他。”兄妹两个吃了些酒，约定自去。

等到初十下午，只见这光棍走将来。桂香看了，忙赶进去道：“那人来了！”

妇人忙走出道：“曾寻着么？”

光棍道：“见了。在钱塘门外一个庄上。早起老爹去拜，你二爷便出来相见，留住吃饭。这货虽发一半到店家，还未曾兑得银子，约月半后还。姨娘因我是同来熟人，叫我到里面，与我酒吃，现成下饭烧鸭、熩蹄子、湖头鲫鱼，倒也齐整。姨娘不象在船中穿个青布衫，穿的是玄色冰纱衫、白生绢袄衬，水红胡罗裙，打扮得越娇了。二爷问我道：‘你曾到我家么？’我道不曾。他说：‘千定不可把家中得知。’昨日不曾吩咐得，我又尖了这遭嘴。”

这妇人听了，把脚来连顿几顿，道：“有这忘八！你这等穿吃、快活，丢我独自在家！明早央你替我同去寻他。”

光棍道：“怕没工夫。况且我领了你去，张二爷须怪我。后边不好讨这主银子。”

妇人道：“你只领我到，我自进去罢。日后银子竟在我身上还。没银子我便点他货与你。”又留他吃了些酒。

假喃喃的道：“没要紧又做这场恶。”

妇人又扎缚他道：“我们明日老等你，千定要来。”光棍去了。

妇人隔夜约定轿子，又约了王秀才。清晨起来，煮了饭，安排了些鱼肉之类。先是轿夫到，次后王秀才来。等了半晌，这光棍洋洋也到。那妇人好不心焦，一到，便叫他吃了饭，吩咐桂香看家。妇人上了轿，王秀才与光棍随着，一行人望钱塘门而来。

这厢吴尔辉自得了执照，料得稳如磐石。只是家中妪人，不大本分；又想张家娘子，又是不怕阿婆的，料也不善。恐怕好日头争竞起来。他假说芜湖收账，收拾了铺陈，带了个心腹小郎欢哥，一个小厮喜童来到湖上。赁了个庄，税了张好凉床、桌椅；买了些动用家伙碗盏；簇新做顶红滴水月白胡罗帐、绵绸被单。收拾得齐齐整整，只等新人来。

只见这张家轿夫抬个落山健，早已出钱塘门。光棍与王秀才走了一身汗也到城外。

妇人推开帘儿问道：“到也不曾？”

光棍道：“转出湖头便是。只是二娘这来，须儿得张二爷□□(好说)话。若他不在，只见得姨娘，他一个不认账，叫我也没趣。况且把他得知了，移了窠，叫我再哪里去寻？如今轿子且离着十来家人家歇，等我进去先见了。我出来招呼你们，便进去；我不出来，你们不要冲进。我真要骗他到厅上，叫他躲不及你们方好。”

王秀才连声道：“有理！有理！”就歇下轿。王秀才借人家门首坐了。

光棍公然摇摆进去，见了吴尔辉。吴尔辉道：“来了么？”

光棍道：“轿已在门前，说的物可见赐。”

吴尔辉说：“待人进门着。”

光棍道：“这吴朝奉！轿在门前，飞了去？只是在下也有些体面。就是他令兄，也是个在庠朋友，见在外边送，当面在这里兑银子，不唯在下不成模样，连他令兄也觉难为。如今我自领了银子去，等他令兄进来。只是他令兄，朝奉须打点一个席儿待一待，也是朝奉体面。”

吴尔辉便叫小厮去看，道：“果然轿子歇在十来家门前。”尔辉便叫小厮去叫厨子，将银子交出，都不是前番银子，一半九二三逼冲；一半八成极逼火。

光棍道：“朝奉不忠厚，怎拿这银子出来？要换过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兄胡乱用一用罢！这里寓居，要换不便。”光棍定要换，吴尔辉便拿出一两逼火道：“换是没得换。兄就要去，这两作东罢。”

光棍恐怕耽延长久，妇人等不得赶进来，便假脱手道：“罢！罢！再要添，也不成体面。”作辞去了。

走到轿边道：“两个睡得高兴，等了半日才起来。如今正在厅上与个徽州人说话，快进去。”妇人听了，忙叫轿夫。一个偏在那里系草鞋带不来。妇人恨不得下轿跑去，便与王秀才一同闯进庄门。

吴尔辉正穿得齐齐整整的站在那边等王秀才。

这妇人一下轿道：“欺心忘八，讨得好小！”

那吴尔辉愕然道：“这是妳丈夫情愿嫁与我，有什欺心？”

妇人一面嚷，王秀才道：“舍妹夫在哪里？”

吴尔辉道：“学生便是。”

王秀才道：“混帐！舍妹夫张二兄在哪里？”

吴尔辉道：“他收了银子去了。今日学生就是妹夫了。”

王秀才道：“他收拾银子躲了么？闻他娶一个妾在这里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娶妾的便是学生。”

王秀才道：“妹子不要嚷，我们差来了。娶妾的是此位，张二已躲去了。我们且回罢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怎么就去？令妹夫已将令妹嫁与学生。足下来送，学生还有个薄席，一定要宽坐。”

王秀才道：“这等叫舍妹夫出来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他拿了银子去了。还在轿边讲话。”此时说来，都是驴头不对马嘴，妇人倒弄得打头不应脑，没得说。

王秀才道：“才方轿边说话的，是俞家家人，是领我们来寻舍妹夫的。哪里是舍妹夫！”

吴尔辉道：“正是你前边令妹夫。他道令妹不孝，在县中告了个执照，得学生七十两银子，把令妹与学生作妾。”

王秀才道：“奇事！从哪边说起？舍妹夫在广东不回，是这个人来说，与他同回，带一个妾，住在这厢。舍妹特来白嘴。既没有妾在此，罢了。有什得你银子，嫁你作妾事。”

吴尔辉道：“拿执照来时兑去二十，今日兑去五十，明明白白令妹夫得了银子去。怎么没人得银？”

扯了王秀才道：“学生得罪！宅上不曾送得礼来，故尊舅见怪，学生就补来。桶儿亲，日后正要来往。恕罪！恕罪！”

王秀才道：“怎么说个‘礼’？连舍妹早丧公婆，丈夫在广，有什不孝？谁人告照？”

吴尔辉道：“尊舅歪厮缠！现有执照、离书在此。”忙忙的拿出来看。

王秀才看了道：“张青也不是舍妹夫名字。是了，你串通光棍诓骗良人妻子为妾。”一把便来抢这执照。

吴尔辉慌忙藏了道：“你抢了，终不然丢去七十两银子？这等是你通同光棍，假照诓骗我银子了。”

王秀才道：“放屁！”一掌便打过去。

吴尔辉躲过，大叫道：“地方救人！光棍图赖婚姻，打人！”

王秀才也叫道：“光棍强占良人妻子，殴辱斯文！”哄了一屋的人，也不知哪个说的是。

王秀才叫：“轿夫且抬了妹子回去，我自与他理论！”吴尔辉如何肯放。

旁边人也道：“执照真的；没一个无因而来之理！”两下甚难解交。

巧巧儿按察司湖船中吃酒回。一声：“屈”，叫锁发钱塘县审。发到县来，王秀才说是“秀才”，学中讨收管。吴尔辉先在铺中受享一夜。

次日王秀才排了“破靴阵”，走到县中。行了个七上八落的庭参礼，王秀才便递上一张是“假照诓占”事，道：“生员有妹嫁与张彀。土豪吴爚乘她夫在广，假造台臺执照，强抢王氏，以致声冤送台。伏乞正法。”你一句，我一句。

那三府道：“知道。我一定重处。”就叫这一起。只见吴爚也是一张状子，道“诓劫事”，道：“无子娶妾，遭光棍串同王氏，诓去银七十两。”

那三府道：“王生员，你那妹子没个要嫁光景，怎敢来占？”

王秀才道：“生员妹子原有夫张彀，在广生理。土豪吴爚贪她姿色，欺她孤身，串通光棍，假称同伙，道生员妹夫娶妾在吴爚家，诓生员妹子去。若不是生员随去，竟为强占了。”

三府叫吴爚道：“你怎敢强占人家子女？”

吴爚道：“小人因无子要娶妾，王氏夫张青拿了爷台执照，说他妻子不孝，老爷准他离异，要卖与小的。昨日他送这妇人到门，兑七十两银子去。却教这王生员道小人强占，希图白赖。”就递上抄白执照。

三府道：“王生员，这执照莫不是果有的事？”

王秀才道：“老大人，舍妹并无公婆，张彀未回。两邻可审，现在外边。”

三府道：“叫进来。”只见众邻里一齐跪在阶下。

三府道：“叫一个知事体的上来！”

一个赵裁缝便跪上去。三府道：“张青可是你邻里么？”

赵裁道：“小的邻舍只有张彀，没有张青。”

三府道：“是张彀么？”

赵裁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三府道：“如今在哪里？”

赵裁道：“旧年八月去广里未回。”

三府道：“王氏在家与何人过活？”

赵裁道：“她阿婆三年前已死，阿公旧年春死在广东，家里只有一个丫头桂香。”

三府道：“她前日为什么出去？”

赵裁道：“是大前日有个人道她丈夫讨小在钱塘门外，返了两日，赶去的。余外小的不知。”

三府道：“你不要谎说。”

赵裁道：“谎说前程不吉！”

三府道：“你莫不是买来两邻？”

赵裁慌道：“见有十家牌：张彀过了赵志，裁缝生理，便是小的。”

三府讨上去一看，上边是：

周仁 酒店 吴月 织几 钱十 淘沙 孙经 挑脚 冯焕 篦头 李子孝 行贩 王春 缝皮 蒋大成 磨镜

共十个，并没个陈清、朱吉。心里也认了几分错。就问吴爚道：“执照是你与张青同告的么？”

吴爚道：“是张青自告的。”

三府道：“你娶王氏，哪个为媒？”

吴爚道：“小的与他对树剥皮，自家交易的。”

三府道：“兑银子时，也没人见了？”

吴爚道：“二十两摇丝、五十两冲头，都是张青亲收。”

三府道：“在哪家交银？妇人曾知道么？”

吴爚道：“昨日轿子到门交的银子。原说瞒着妇人的。”

三府道：“好一个兀突蠢材！娶妾须要明媒，岂有一个自来交易的？”

吴爚道：“小的有老爷执照为据。”

三府道：“拿上来！”

吴爚道：“小的已抄白在老爷上边。真本在家里。”三府便唤前日拘张青两邻差人。

那甲首正该班，道：“是小的。”

三府道：“张青住在哪里？”

答应道：“说在荐桥。”

三府道：“你仍旧拘他与两邻来！”

甲首道：“那日他自来的，小的并不曾认得所在。”

三府道：“又是一个糊涂奴才！”

三府便叫王生员：“我想，你两家都为人赚了。你那妹子原无嫁人事，不消讲了。”

便叫吴爚：“你这奴才！若论起□(做)媒没人、交银无证，坐你一个诓骗人家子女，也无□（辞）！”

吴爚便叩头道：“老爷，冤枉！”“只是你还把执照来支吾，又道见妇人到门发银，也属有理。如今上司批发，不可迟延，限你五日内，与那差人，这奴才寻获张青。若拿不到，差人三十板；把这朦胧告照，局骗良人妇女罪名，坐在你身上！”叫讨的当保，王生员与王氏、邻里暂发宁家。

可笑这吴爚，在外吃亲友笑；在家吃妪人骂道：“没廉耻入娘贼，让我去讨什小老婆！天有眼，银子没了，又吃恶官司！”耐了气，只得与差人东走西闯，赔了许多酒食，哪里去寻一个人影儿？

到第四日，差人对吴爚道：“吴朝奉，我认晦气，跑了四日了。明朝该转限，我们衙门里人，匡得伸直脚打两腿。你有身家的人，怎当得这拷问？况且朦胧诓骗，都是个该徒的罪名。须寻得一个分上才好。”

吴爚原是一个臭吝不舍钱的，说到事在其间，也啬吝不得。便与他去寻分上。正走间，一个人道：“张二倒回来了。王秀才妹子着什鬼？东走西跑打官司。”

差人道：“我们也去看看，莫不□□□（是张青）。”去时只见张家堆上许多货，张彀还立在门□□(前收)货，妇人立在帘边。这张二且是生得标致，与张青哪里有一毫相像？吴爚见了，越觉羞惭。正是：

柳姬依旧归韩子，叱利应羞错用心。

差人打合吴爚，寻了一个三府乡亲，倒讨上河，说要在王氏身上追这七十两银子。分上进去，三府道：“他七十两银子，再不要提起罢了。只要得王秀才不来作对，说你诓骗，还去惹他？但是上司批发，毕竟要归结。只可为他，把事卸在张青身上，具由申复。”

只这样做，又费两名“水手”。三府为他具由，把诓骗都说在张青身上，照提缉获。吴爚不体来历，罚谷。事完也用去百十两。正是：

羊肉不吃得，惹了一身膻。

当场街坊上，编上一个《挂枝儿》道：

吴朝奉，你本来极臭极吝。人一文，你便当做百文。又谁知，落了烟花井。人又不得得，没了七十金。又惹了官司也，着什么要紧！

总之，人一为色欲所迷，便不暇致详，便为人愚弄。若使吴君无意于妇人，棍徒虽巧，亦安能诓骗得他？只因贪看妇人，弄出如此事体。岂不是一个好窥良家妇女的明鉴。古人道得好：“他财莫要，他马莫□(骑)。”这便是个不受骗要诀。

# 第二十七回 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

　　　　莫笑迂为拙，须知巧是穷。奇谋秘计把人蒙，浪向纤纤蜗角，独称雄。怜险招人忌，骄盈召鬼恫。到头输巧与天公，落得一身萧索，枉忡忡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《南柯子》

　　这调是说巧不如拙。我尝道拙的计在迟钝，尺寸累积，鸠巢燕垒毕竟成家。巧的趋在便捷，一旦繁华，海市蜃楼，终归消灭。况且这天公又怜拙而忌巧，细数从来，文中巧的莫如班、马，班固死于狱中，史迁身下蚕室。武中巧的莫如孙、吴，孙膑被庞涓刖足，吴起被楚宗室射死。诗中巧的莫如李、杜，李白身葬采石，杜甫客死四川。游说中巧的莫如苏、张，苏秦车裂齐国，张仪笞辱楚相。就是目今，巧窃权是阉宦魏忠贤，只落得身磔家藉，子侄死徙。巧趋附是崔尚书一流，崔宦戮屍，其余或是充军，或是问徒，或是罢职。看将起来真是巧为拙奴，巧为拙笑。就我耳中所闻，却有个巧计赚人，终久自害的。

　　话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，有一个乡宦姓陈，自进士历官副使，因与税监抗衡，致仕回家。夫人郑氏，生有一子，只得九岁。

到是初中时，在扬州娶得一个如夫人姓杜，生有一子，已是十七岁了，唤名陈镳，字我闲，已娶李侍御次女为妻。陈副使为他求师，略在亲友面前讲得一声，只见这边同年一封荐书、几篇文字，道：“此人青年笃学，现考优等，堪备西席”。这相知一封荐书、几篇文字，道：“此人老成忠厚，屡次观场，不愧人师。”又有至亲、至友荐的。

陈副使摆拨不下，道：“青年的文字毕竟合时，但恐怕他轻佻、没坐性；老成的毕竟老于教法，但恐怕笔底违时。”

正迟疑间，适值李亲家李侍御荐一个先生，姓钱名流，字公布，前道帮补，新道又是一等第六，是个时髦。陈副使道丈人为女婿访求，必定确的了，便自家去一拜，就下了一个请书。只见这先生年纪三十多岁，短胡，做人极是谦虚，言语呐呐不出口，叩他经、史，却又响应。陈副使道：“小儿虽是痴长，行文了两年，其实一窍不通，今遇老师，一定顿开茅塞。”

钱公布道：“末学疏浅，既蒙老先生、李老先生重托，敢不尽力！”

陈副使想道：“我最怪如今秀才，才一考起，便志气嚣，逞才傲物，似这先生，可谓得人了！”谁知这钱公布，他笔底虽是来得，机巧甚是出人。他做秀才，不学这些不肖日夕上衙门，自坏体面。只是往来杭州代考，包覆试三两一卷，只取一名，每篇五钱；若只要黑黑卷子，三钱一首；到府间价又高了。每考一番，来做生意一次。及至帮补了，他却本府专保冒籍，做活切头。他自与杭、嘉、湖富家子弟，包倒，进学三百两：他自去寻有才、有胆、不怕事秀才，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，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，一百二十两归他。覆试也还是这个人，到进学，却是富家子弟出来，是一个字不做，已是一个秀才了。回时大张旗鼓，向亲邻道：冒籍进学的。又捱一两年，待宗师新旧交接时，一张呈子，改回原籍，怕不是个秀才？是一个大手段人。陈副使不知道，(送)了张五十金关书，择日启馆，却在陈副使东□□(庄上)，□(但)见：

　　　　(翠竹)敲风，碧梧蔽日。疏疏散散，列几树瑶草琪花；下下高高，出几座危楼高阁。曲房临水倚，朱栏碧槛水中浮；孤馆傍山开，碧瓦红檐山畔出。香拂拂花开别径，绿荫荫树满闲阶。萧条草满少人来，一鸟不鸣偏更寂。

这先生初到馆甚是勤谨，每日讲书、讲文，不辞辛苦，待下人极其宽厚；陈公子是公子生性，动不动打骂，他都为他委曲周旋劝解。以此，伏侍僮仆没一个不喜欢。就与陈公子或称表字，或称老弟，做来文字只是圈。说来话只是好，有时园中清话，有时庄外闲行。陈公子不是请个先生，到是得个陪堂，两边殊是相安。

忽一日对陈公子道：“我闲，知道令岳荐我来意思么？”

陈公子道：“不知。”

钱公布道：“令岳闻知令尊有个溺爱嫡子之意，怕足下文理欠通，必至为令尊疏远，因我是他得意好门生，故此着我来教足下，足下可要留心，不可负令岳盛意！”

陈公子道：“正是，连日家父来讨文字，学生自道去不得，不敢送去。”

钱公布道：“足下文字尽清新，送去何妨？”

陈公子道：“这等明日送去罢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这且慢！令尊老甲科，怕不识足下新时调，还得我改一改拿去。”

次早将来细细改了，留得几个之、乎、也、者字，又将来圈了，加上批语送去。

果然陈副使看了大喜，道这先生有功，对如夫人说。这如夫人听得儿子文理通，也大欢喜，供给极是丰厚。后边(陈)副使误认了儿子通，也曾大会亲友面课，自在那边看做，钱公布却令小厮，将文字粘在茶杯下送与他，照本謄录；一次陈公子诈嫌笔不堪写，馆中取笔，把文字藏在笔管中与他；把一个中、外都瞒得，陈公子是个通人了。但是钱公布这番心，一来是哄陈副(使)，希图固馆；二来意思要得陈公子感激，时常赍助，不料只博得一个家中供给齐整。便是陈公子也忘记了自己本色，也在先生面前妆起通来，谭文说理。先生时常在他面前念些雪诗儿，道：“家中用度不足，目下柴、米甚是不给，欲待预支些脩仪，不好对令尊讲。”

陈公子不过答应得声：“正是呢。”也不说是学生处，先那几何。几番又道缺夏天衣服，故意来借公子衣服，要动他，公子又不买，钱公布心中便也怏怏，道：“这不识好的，须另用法儿敲他！”

　　一晚步出庄门，师徒两个绥缓的走，打从一个皮匠门首过，只听得一声道：“打酒拿壶去！”这声一似新莺出谷，娇鸟啼花，好不呖呖可听。师徒二人忙抬头看时，却是皮店厨边立着一个妇人，羞羞缩缩，掩掩遮遮，好生标致：

　　　　髻拥轻云堕，眉描新月湾。

　　　　嫣然有余媚，袅娜白家蛮。

天下最好看的妇人，是月下，灯下，帘下，朦朦胧胧，十分的美人有十二分！况村庄之中，走出一个年纪不上二十来，眉目森秀，身体娇柔，怎不动人？

钱公布道：“这妇人是吃盅儿的。”

陈公子道：“先生怎知道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我只看见她叫打酒，岂不吃盅儿？”

陈公子道：“那秋波一转，甚是有情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谁教你生得这等俏？”

也是合当有事，陈公子走不过十数间门面，就要转来，来时恰好皮匠打酒已回，妇人伸手来接，青苧衫内露出只白森森手来，岂不可爱！陈公子便是走不动般，伫了一会方去。

回到庄中，道：“好一个苧罗西子！却配这个麦粞包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只因老天配得不匀，所以□□(常做)出事来。你想这样一个妇人，配这样一个蠢汉，(难)道不做出私情勾当？”

陈公子道：“只怕也有贞洁的。”

(钱)公布道：“我闲，哪个人心不好高，只因她爹、娘没眼，把来嫁了这厮；帽也不戴一顶，穿了一领油腻的布衫，补洞的水袜，上皮湾的宕口草鞋，终日手里拿了皮刀，口中衔了苧线，成什模样？未必不厌他！若见一个风流子弟，人物齐整，衣衫掩润，有不输心、输意的么？虽然是这样说，我们读书人，须要存些阴德，不可做这样事。”谁知陈公子晦气到了，恰是热血在心，不住想她，撇开先生，常自观望。

似此数日，皮匠见他光景，有些恼了，因是陈公子，不敢惹他。

只见这日钱公布着了一双旧鞋，拿了十来个钱，去到他家里打掌，把鞋脱与他，自坐着等。巧巧陈公子拜客回来，见了道：“先生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在这里打掌。”

陈公子便捱到先生身边，连张几张，不见。钱公布道：“你先回去。”

那陈公子笑一笑道：“让你罢！”去了。

那皮匠便对钱公布道：“个是高徒么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正是，是陈宪副令郎。”

皮匠便道：“个娘戏！阿答虽然不才，做个样小生意，阿答家叔洪仅八三，也是在学；洪论九十二合弟，见选竹溪巡司；就阿答房下，也是张堪舆小峰之女。咱日日在个向张望？先生借重对渠话话，若再来张看，我定用打渠，勿怪□□(粗鲁)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老兄勿用动气，个愚徒极勿听说，阿答□(也)常劝渠，一弗肯改，须用本渠一介大手段。”

洪皮匠道：“学生定用打渠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勿用，我侬有一计，特勿好说。”便沉吟不语。

皮匠道：“驼茶来，先生但说何妨。”

钱公布道：“渠侬勿肯听教诲，日后做向事出来，陈老先生毕竟见怪，渠侬公子，你侬打渠，毕竟吃亏。依我侬，只是老兄勿肯(读作孔——原注)！”

皮匠道：“但话。”

钱公市道：“个须吩咐令正哄渠进，老兄拿住子要杀，我侬来收扒，写渠一张服辨，还要诈渠百来两银子，渠侬下次定勿敢来！”

皮匠欢天喜地道：“若有百来两银子，在下定作东请老先生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个用对分！”

皮匠道：“便四、六分罢！只陈副使知道咱伊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有服辨在东怕渠？”此时鞋已缝完，两个又附耳说了几句分手。

　　到得馆中，陈公子道：“先生今日得趣了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没什趣，女子果然好个女子，拿一盅茶出来请我，一发洁净、喷香！”

陈公子道：“果然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真当！”

陈公子道：“这先生吃醋，打发我回，便同吃盅茶也不妨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妇人倒是有情的，只是这皮匠有些粗鲁，不好惹他！”

陈公子道：“先生你本怕我括上手，把这话来矬我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我好话，若惹出事来，须不关我事！”陈公子一笑，自回房去了。

次日，把脚下鞋子，拆断了两针线脚，便借名缝绽，到他家来。只见皮匠不在，叫了两声，妇人出来道：“不在家！”

陈公子看时，越发俊俏，道：“要他做些生活，不在，……大娘子胡乱替我缝一缝罢！”

那妇人笑道：“不会！”公子便脱下来递去，道：“大娘子看一看，不多几针！”妇人来接时，公子便捏上一把，甚是软滑柔润。

那妇人脸上一红，道：“相公，斯文家不要粗鲁！”公子也陪笑了一笑。

妇人道：“明日来罢！”

公子道：“明日晚来。”

妇人道：“晚，他在邻家吃酒未得回，饷午罢！”公子趑趄出门，妇人也丢一个眼色，缩进去了。

陈公子巴不得天明，又巴不得天晚，打扮得齐齐整整，戴了玉簪、金穵、金茉莉筌，一身纱罗衣服，袖子内袖了二、三两小锞儿，把一条白纱汗巾包了，对小厮道：“(我)出去就来，不必跟我。”迳到皮匠家来。

此时局已成□(了)，听得他叫，皮匠便躲了，教妇人在里面回报：“不在。”

(陈)公子听得声“不在”，便大踏步跳来。

妇人已怜他落局，暗把手摇道：“不要来！”那公子色胆如天，怎肯退步？妇人因丈夫吩咐，只得往楼上便跑。陈公子也跟上，一把抱住，便把银子渡去。

那妇人接了，道：“且去，另日约你来！”

陈公子道：“‘放着钟不打待铸？’”一连两个亲亲，伸手去扯小衣，只听得楼门口脚步响，回头看时，皮匠已拿了一把皮刀赶来了。

公子急了，待往楼窗跳下，一望楼又高，舍不得性命，心又慌，挪不得脚步，早被皮匠劈领一把，揿在地下。忙把刀来切时，却被妇人一把抢去，道：“王大哥，做什贼势！”

那皮匠便将来骑住，劈脸墩上两拳，公子便叫：“饶命！”

妇人又道：“打杀人也要偿命，不要蛮！”

公子又叫：“娘子救命！”只见凳上放着这妇人一双雪白好裹脚，被皮匠扯过来，将手脚捆住。这公子娇细人，惊得莫想挣一挣。

　　正捆时，只听得先生高高的唱着本待学过来，公子便高叫：“先生救我一救！”

皮匠道：“我也正要捉这蛮子一同送官！”便跳起身来，往下便走。

却好先生走到门前，这皮匠一(把)揪住，便是两掌。

钱公布道：“这厮这样可恶！”

皮(匠道)：“你这蛮子，教学生强奸人妇女，还要强嘴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哪……哪有……有这……这样……样事？”

陈公子又叫：“先生快来！”一结、一纽，两个一同上楼。

钱公布道：“我教你不要做这样事！令尊得知，连我体面何在？”那皮匠又赶去陈公子身上狠打上几下，道：“娘戏个！我千难、万难讨得个老妈，你要戏渠？”

公子熬不得，道：“先生快救我！”

　　　　野花艳偏奇，狂且着贪想。

　　　　浪思赤绳系，竟落青丝网！

先生便问道：“老兄高姓？”

皮匠道：“我是洪三十六！”

先生便道：“洪兄，愚徒虽然弗好，实勿曾玷污令正。如今老兄已打了渠一顿，看薄面饶了渠，下次再弗敢来！”

皮匠道：“‘苍蝇戴网子，好大面皮’！虽是不曾到手，也吃渠亲了两个嘴，定用打杀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罢，饶了渠，等渠再陪老兄礼罢！”

皮匠道：“‘打虎不倒被虎咬’。我弗打杀，定用送官，立介宗案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到官也须连累尊正。”

皮匠摇得头落道：“也顾勿得！”

亏得妇人道：“我宁可死，决勿到官个！你怕后患，写渠一张(伏辩)，放了渠去罢。”

公子道：“一凭娘子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洪兄放渠起来写。”皮匠只不做声。

钱公布道：“你还有什题目话么？”

皮匠道：“我还要三百两银子，饶渠性命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哪得多呵！送五两折东陪礼……”

皮匠便跳起道：“放屁！你家老妈官与人戏，那三、五两便歇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不要粗糙。”

公子捆缚不过，便道：“先生，加他些！”自十两起，直加至一百两，皮匠还做腔。

又亏得妇人道：“没廉耻，把老婆骗钱，还只顾要！”皮匠与公布怕做出马脚来，便住手。一时没现钱，把身上衣服，头上簪、穵都除去。先生又到馆中，将他衣、被、有七、八十两玩器、手卷，都押在他家，限三日内银赎，才放陈公子起来，手脚已麻了。又拿了一枝烂头笔，一张纸，要他写。公子没奈何，只得随着皮匠口里说写去：

　　　　立伏辨人陈某，不合于今四月廿三日，窥见邻人岑氏颇有姿色，希图奸宿，当被伊夫洪三十六拿住，要行送官。是某情急，央(求)亲人钱某求释，如□(或)不悛，仍行窥伺，听凭告理。立此伏辨是实。

写到“听凭告理”处，皮匠还念两句道：“如岑氏遭逼□(不)愤，致生事端，亦某抵偿。”陈公子也待下笔，倒是钱公布道：“这事断没有得，不消写。”不写了。公子与钱公(布)俱押了字，方得出门。

　　那陈公子满脸惭惶，钱公布□(又)路上动喃道：累他受气，累他陪口分拆，后生家干这样没要紧事！陈公子默默无言。到得房中，房中已(收)拾得罄尽。只得回家对他妻说，某好友要将田戤(银)百两，骗得出来。

果是先生去了半日。随着人把衣服、书玩都一一搬来。只说妇人留住了金穵、玉簪，说不曾有。

次日连皮匠夫妇俱已搬去。公子甚是欢喜，道：“省得拿这张伏辨在此劫持我。”不知里边有许多委曲。

廿四日陈公子回家去设处银子，他就暗地到皮匠家去，分了这些物件，只捡好玉瓶、古炉、好手轴袖回馆中，又吃了他一个肥东。

到了廿五日，陈公子拿了银，到馆交付钱公布，道：“先生，银子已有了，快去赎来，怕老父到馆不见这些玩物生疑！”

公布道：“我就去！只是你忒老实，怎都是纹银？你可收去十两，我只拿九十两去。包你赎来。”打发他出房，就将九十两银子收入书箱，把这几件玩物，带到皮匠家，慌慌张张的迳入里边。

皮匠道：“银子来了么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还要银子？那日我这节事众小厮都吩咐了，独不曾吩咐得一个，被他竟对主母说了。主母告诉了陈副使，昨日便叫了陈公子回去，说他不肯，今日亲自府间下状，连公子都告在里边，说你设局诓诈，明日准准差公来。我想这事，怎好我得钱累你受害？故此把这些物件都归了你，把你作官司本，只不要扯我在里边！”

皮匠便跌脚道：“这原是你教我的，如今这些物件，到官都要追出去，把我何用？”

妇人道：“我叫你不要做这事，如今咱伊？还是你侬同我将这多呵物件，到陈衙出首便罢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这‘拿头套枷戴’，勿可！勿可！陈老先生只为钱，你不若把个些物件还了陈公子，等渠还子爷，便无话哉，便公差来，你暂躲一躲便了！”

皮匠还没主意，到是妇人立定主意交还，只落得几两陈公子暗与她的银子，钱公布自着人搬回了。他夫妻两个计议，怕一到官要难为，苦使家私无些，便收拾做一担儿，两个逃往他乡，实何尝得这九十两银子，□□(勒他)簪、穵？

到午节边，先生回，陈公子把存下十两银子□□(分五)两送他，又送几件玩器，彼此相忘。直至午节后□□(复到)馆，师生越加相得。

　　一日两个在竹阴中闲谈，只见竹径两个人走将进来，要见钱相公与陈相公。

钱公布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两个俱披着衫儿与他相见。

那两人道：“小人是本府刑厅，有事来见二位相公。”

钱公布道：“刑厅有什事来见我们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小可唐突，钱相公不讳流、陈相公不讳镳么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正是。”

两人道：“这等小可来得不差了！本主奉有按院批准洪三十六告词，特来奉请二位相公。”

钱公布道：“我们并不晓这事。”陈公子早已脸色惊白了。

只见年纪老成公差道：“前日那原告来请封条去封尸棺，两在下曾会来，道那个皮匠，陈相公倚势强奸他妻岑氏，以致身死。”

钱公布道：“‘捉奸见双’，有何凭证？”

那后生公差道：“岂有无凭之理，他道有陈相公的伏辨，买求的银子与钱相公过付；这事二位相公自与他分理，不干二在下事。”陈公子听得事逼真，低了头思想，不发一言。

公布道：“官差、吏差，来人不差，且备饭！”陈公子叫摆饭在水□(阁)，问(他)两个姓名：一个姓吴名江，号仰坡；一个姓(冯名)□(德)，号敬溪。两个略谦一谦，便坐上边。

在席上假斯(文)，不大吃，又掉文淡，道：“敞厅主极是公明，极重斯文，二位去见，必定周旋；况有令尊老爷分上，这蛮子三□□(十板)，一名老徒稳稳。二在下没有个不效劳，就是两(班)门上一应人，若是两在下管的，便没敢来做声，就(是)仵作，也听两在下说的。”

吃了半日，假起身告辞，钱公布假相留，冯敬溪道：“正是，扰了半日，牌也不送看一看，倒是白捕了。伙计看牌虽有个例，如今二位相公情面中，且先送看！”吴仰坡便在牌包中检出一张(纸)牌来，双手递与钱公布，公布便与陈公子同看，上(写)道：

　　　　绍兴府理刑厅为奸杀事：本月初六日，蒙浙江巡按御史马，批准山阴县告人洪三十六告词到厅，合行拘审。为此，仰役即拘后开人犯，赴厅研审(无)违。须至牌者。计拘：陈镳 钱流(俱被犯)张德昌 岑 岩(俱干证)，洪三十六（原告）　　差人吴江

钱公布看了，将来送还，道：“张、岑两个是什么人？”

吴仰坡道：“是他亲邻。”说罢，师生两个计议，送他差使钱，是六两作十两。

钱公布道：“拿不出。”加到九两作十五两。

钱公布递去，那吴仰坡递与冯敬溪，道：“伙计，二位相公盛意，你收了。”

那冯敬溪捏在手中，道：“多谢二位相公，不知是哪一位见惠的？两在下达一差非是小可；原是接老爷长差，又央门官与管家衬副，用了一二十两，才得到手，怎轻轻易易拿出这个包儿亲？也须看‘理刑厅’三个字！”

吴仰坡道：“伙计，这是看牌包儿，若说差使钱，毕竟我、你二人，一人一个财主！”

陈公子听了木呆，钱公布附耳道：“口大，怎么处？”

陈公子道：“但凭先生，今日且打发他去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这不是什差使钱，因馆中有慢。”

吴仰坡便插一句道：“这等，明日陈爷那边去领赏罢！”

陈公子忙道：“不要去，只到这厢来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因慢，以此折东，差使后日了落。”

吴仰坡道：“敝主甚是性急，洪三十六又在那厢催检尸，二位相公投到了若不出去，敝主出文书到学道申请，恐两在下也扶持不得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且耽延两日！”

两个差人便起身作别，道：“这等后日会。”

　　　　饮若长鲸吸，贪如硕鼠能。

　　　　从教挽大海，溪壑正难平！

　　送了两个差人出去，钱公布连声叹气，道：“罢了，这前程定用送了！”又对陈公子道：“这事弄得拙，须求令岳、令尊解纷。”

陈公子道：“家父知道定用打杀，还是先生周支。”

公布道：“我怎周支得？须求孔方！如今若是买上不买下做，推官向贴肉摁，少也得千金；检尸仵作也得三百；个日铺堂也要百来两；再得二、三百两买嘱这边邻里可以胜他，这是一着。恐怕他又去别处告。若上和、下睦做，上边央了分上，下边也与洪三十六讲了，讨出了那张伏辨，买了硬证，说他自因夫妻争殴身死，招了诬，可也得千余金！”

陈公子道：“怎不见官，免致父亲得知方好。”

钱公布咬指道：“这大难！”想了又想，道：“有个机会，目今李节推行取，你如今匡得二百两银与差人，教他回你在京中令岳处，我游学苏州，里边还要一个三百金分上，不然节推疑我□□□。(们逃脱)，书房中也得二百时银，教他搁起莫催。洪三十六(处)得五、七百金，与他讲绝、私和，不要催状。待到新旧(交)接，再与差人、与书房讲，竟自抹杀，这可以不见官。但这项银子就要的，如何是好？还再得一个衙门中(熟)的去做事方好。”

陈公子道：“又去央人彰扬，只累先生罢！但急切如何得这银子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这须不在我，你自家生计策，或者亲友处借贷些。”

陈公子道：“如今这些乡绅人家，欠他的如火之逼，借与他其冷如冰，谁人肯借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自古道：‘儿女之情，夫妻之情。’你还到家中计议，或者令堂有些私房，令正嫁赀少可支持。后日差人就来了，被他逼到府前，四尊有令(尊体)面，讨保，这也还好。若道人命事大，一落监，这使费(还)多，你自要上紧！”

　　陈公子思量无计，只得回家。走到房，拿来茶水，只是不吃，闷闷昏昏，就望床中睡去。

他夫妇是过得极恩爱的，见他这个光景，便来问他道：“(是)着什事来？”

只见陈公子道：“是我作事差，只除一死！”

□(李)小姐道：“什事到死的田地？说来！”

陈公子□□□□(只是拭泪)不说。

李小姐道：“丫鬟，叫书童来我问他!”

陈公子道：“不要叫，只是说来妳先要怪我！”

李小姐道：“断不怪你！”陈公子便将前日被皮匠逼诈，如今他妻死告状，与先生计议事都说了。

李小姐也便惊呆，道：“因奸致死，是要偿命的，如何是好！”

陈公子越发流泪道：“我只是□(一)死！”

李小姐道：“若说丈人在家，教他与你父亲去讲，还是白分上，好做。若说要二、三千银子，便我有些，都将来生放，箱中不过一、二百，首饰一时典换不及，母家又都随任，无可掇挪，怎生来得？不若先将我身边银子，且去了落差人，待我与婆婆再处！”

可笑陈公子是娇养惯的，这一惊与愁，便果然病起，先将银子寄与钱公布，教他布置，自己夫、妻，在家中暗地着人倒换首饰，一两的也得五钱，折了好些。

那边钱公布又雪片般字儿来，道：“洪三十六又具状吊尸棺，房里要出违限。”真是焦杀！

这边陈公子生母杜氏，闻得他病，自到房来，媳妇迎着，问道：“为什忽然病起来？”

李小姐道：“是个死症，只是银子医得！”

杜氏道：“是什话？”

来到床边，看了儿子道：“儿！你什病？”陈公子也只不应，李小姐(要)说时，他又摇头。

杜氏道：“这什缘故？”

李小姐道：“嫡亲的母亲，便说何妨！”

便将前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故此我说是死症，只要银子。”

杜氏听了，不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儿子，你真犯了死症了！我记得我随你父亲在关内做巡道时，也是一个没要紧后生，看得一个寡妇生得标致，串通一个尼姑，骗到庵中，欺奸了她。寡妇含羞自缢，她家告状，县官审实，解到你父亲那边，也有分上，你父亲怪他坏人节，致他死，与尼姑各打四十，登时打死，这是我知道的，怎今日你又做这事？你要银子，你父亲向做清官，怎有得到我？就你用钱挣得性命出来，父亲怪你败坏他门风，料也不轻放你！”叹一口气道：“我也空养了你一场！”立起身去了。

到晚间，千思万想，一个不快活起来，竟自悬梁缢死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舐犊心空(切)，扶危计莫筹。

　　　　可怜薄命妾，魂绕尽梁头。

　　到得次日，丫鬟见了，忙报陈副使，陈副使忙来看时，果是缢死，不知什么缘故。

忙叫两个服侍丫鬟亲问时，道：“不知！”再三要拷打，一个碧梧丫头道：“日间欢欢喜喜的，自看大相公回来，便这等不快；吃晚饭时，只叹一口气道：‘看他死不忍，要救他不能。’只这两句话！”

陈副使想道：“为儿子病，也不必如此。”正坐在楼上想，此时陈公子俱在房中来看，陈公子抚着尸在那边哭。只见书房中小厮书童，走到陈公子身边，见他哭，又缩了开去。直待哭完了，蹴到身边，递(一)个字与他，不期被陈副使看见，问道：“是什么字，这等紧要？”

书童道：“没什字。”

问公子，公子也道：“没有。”

陈副使便疑，拿过书童要打，只得说：“钱相公字儿。”

陈副使便讨来看，公子道：“是没紧要事。”副使定要逼来，却见上边写道：“差人催投文甚急，可即出一议！”

陈副使见了道：“我道必有什事！”问公子时，公子只得直奏。

陈副使听了大恼，将公子打上二、三十，要行打死，不留与有司正法。

却是李小姐跪下为他讨饶道：“亡过奶奶只这一点骨血，还求老爷留他！”

陈副使哭将起来，一面打点棺木殡殓，一面便想救儿子之计，问公子道：“妇人是本日缢死的么？”

公子道：“事后三日搬去，那时还未死。初十日差人来，说是死了，告状。”

副使道：“若是妇人羞愤自缢，也在本日，也不在三日之后。他如今移在哪里，可曾着人打听么？”

公子道：“不曾。”

副使道：“痴儿！你一定被人局(骗)了！”教把书童留在家中，要去请一个陪堂沈云峦来计议。

恰好此人，因知如夫人殁了来望，陈副使忙留他到书房中，那云峦问慰了。

陈副使便道：“云老，近日闻得不肖子在外的勾当么？”

沈云峦道：“令郎极好，勤学，再不见他到外边来，并没什勾当。”

陈副便道：“云老不要瞒我，闻得不肖子近日因奸致死一个妇人，现告按院，批在刑厅。”

沈云峦道：“是几时事？”

陈副使道：“是前月。”

沈云峦道：“这断没有的；‘一个霹雳天下响’若有这事，街坊上沸反道：‘陈乡宦公子因奸致死了某人家妇人’，怎耳朵里并不听得？”

陈副使道：“不肖子曾见牌来。”

沈云峦道：“这不难，晚生衙门极熟，一问便知。”

就接陈公子出来，问了差人名姓，模样，原告名字，硃语，便起身别了陈家父子，迳到府前，遇着刑厅书手旧相知徐兰亭，沈云峦道：“兰老一向！”两个作了揖。

沈云峦道：“连日得采？”

徐兰亭道：“没事。”

沈云峦道：“闻得陈副使乃郎人命事，整百(数)公事不兴？”

徐兰亭道：“没有。”

沈云峦道：“是按院批(的)。”

(徐)兰亭道：“目下按院批得三张：一张是强盗，上甲承(应)；一张是家财，中甲承应；我甲是张人命，是个争地界打杀的；没有这纸状字。”

云峦道：“有牌，差一个什吴江，老成朋友。”

兰亭道：“我厅里没有个吴江，只有个吴成，年纪三十来岁，麻子；一个新进来的吴得，也只廿五六岁；没有这人。莫不批在府、县？”

沈云峦说：“是贵厅。”

兰亭道：“敝厅实是没有。”

沈云峦得了这信，便来回覆陈副使，副使道：“这等，是光棍设局诓我犬子了！”

云峦道：“这差不多；看先生狠主张用钱，一定也有跷蹊！”

陈副使道：“他斯文人，断无这事。”

云峦道：“老先生不知，近日衙门打发，有加二除的，怕先生也便乐此，如今只拿住假差，便知分晓！”这是三日开丧，先生见书童不来，自假吊丧名色来催。这边陈公子，因父亲吩咐，假道有银几百两与先生拿去，却有吊丧的人，不得闲，先生便一边陪丧，一边守银。

　　不期这陈副使与沈云峦，带了几个家人在书房中。巧巧这两个假差走来，(看)园的道：“相公去见公子便来，二位里面请坐！”一进门便将门关上。

两个撞到花厅，只见陈副使在那厢骂道：“现这两个光棍，便是行假牌、逼死我夫人的么？”

那两个装的倒硬，道：“‘官差、吏差，来人不差。’现奉有牌！”

副使道：“拿牌来看。”

那小年纪的道：“厅上当官去看！”

沈云峦道：“你两个不要强，陈爷已见刑厅，道没有这事，怎么反来争？”这两个听了这一句，脸色皆青，做声不得。

陈副使便问：“洪三十六在哪边？”两人答应不出。

沈云峦道：“这等你二人怎么起局？”

陈副使叫声：“打！”这些管家便拿下老实一顿，衣帽尽行扯碎，搜了纸牌。

陈副使道：“你诈过多少银子？”

道：“只得六十两。”

沈云峦道：“令郎道一百二十，可见先生到得六十两。”

陈副使道：“这是先生串你们来的么？”两个被猜着了，也不回言。陈副使叫拴了，亲送刑厅，一边教公子款住先生。

到得刑厅□(阴)阳生递了帖，陈副使相见，陈副使道：“有两个光棍现持公祖这边假牌，说什‘人命’，吓耍小儿差使，诈去银一百二十两，西宾钱生员付证。如今又要打□□□(点衙门)与了落书房银三百两，小儿因此惊病，小妾因此自缢，要求公祖重处！”那四府唯唯，副使递过假牌，便即起身。

四尊回厅，就叫书房，拿这牌与看，道：“这是哪个写的牌？”

众书吏看了，道：“厅中原没这事，都不曾写过牌，便是花押，也不是老爷的；甲首中也没吴江、冯□(德)。”

四府听了，便叫陈乡宦家人与送来两个光棍□□(带进)道：“这牌是哪里来的？”

两人只叫：“该死！”

四府叫：“夹起来！”这些衙门人，原不曾得班里钱，又听得他假牌诈骗，一人奉承一副短夹棍，夹得死去。

那年纪小的道：“写牌是小的，硃笔是舅子钱生员动的。”

四府问道：“洪三十六在哪边？”

道：“并不曾认的，干证也是诡名。”

四府道：“这等你怎生起这诈局？”

道：“也是钱生员主张。”

四府道：“诈过多少银子？”

道：“银子一百二十两，钱生员拿去一半。”

四尊道：“有这衣冠禽兽！”哪一名是吴江?”

道：“小的并不是吴江，小的是钱生员妹夫杨成，他是钱生员妻兄商德。”

四尊道：“钱生员是个主谋了！如今在哪里？”

道：“在陈副使家。”四尊叫把这两人收监，差人拿钱生员。

　　陈管家领了差人，迳到家中，先把问的口词与副使说了，然后去见钱公布，道：“钱相公，外边两个县里差人要见相公！”

钱公布道：“怎么来到这里？”

起身来别陈公子，道：“事势甚紧，差人直到这里。”公子也只无言，陪宾送得出门，却不是那两人。

钱公布道：“二位素不相识。”

两个道：“适才陈副使送两个行假牌的来，扳有相公，特来奉请。”

钱公布慌了，道：“我是生员，须有学道明文，才拿得我。”

差人道：“拿是不敢拿相公，只请去见一见儿。”钱公布左推右推推不脱，只得去见四尊。

四尊道：“有你这样禽兽！人家费百余金请你在家，你驾妇人去骗他，已是人心共恶；如今更假官牌去，又是官法不容，还可留你在衣冠中？”

钱公布道：“洪三十六事，生员为他解纷，何曾骗他？”

四尊道：“假牌事(怎)么解？”

公布道：“假牌也不是生员行使。”

四尊道：“硃笔(是)谁动的？且发学收管，待我申请学道再问！”钱流再三恳求，四尊不理，自做文书申道。

次日陈副使来□(谢)，四尊道：“钱流薄有文名，不意无行一至于此，可见□□(如此)延师，不当徇名，只当访其行谊。如夫人之死，实由□□(此三)人，但不便检验，不若只坐以假牌。令郎虽云被□(局)，亦以不捡招衅，这学生还要委曲！”

陈副使道：“公祖(明)断，只小犬还求清目！”

四尊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！”

过了数日，(学)道批道：“钱流设局阱人，假牌串诈，大干行(品)，(着即革)去衣巾，确审解道。”

四尊即拘了钱流，取出这□□□(两个假)差，先问他要洪三十六，杨成、商德并说：“不曾见(的)。”

(问)钱流，钱流道：“搬去不知去向。”四尊要卫护陈公子，(不)行追究，单就假牌上定罪。不消夹得，商德认了写(牌)，钱流也赖不去佥押，杨成、商德共分银一半，各有三十两赃，钱流一半，都一一招成。四尊便写审单道：

　　　　钱流，宫墙蹻跖也。硃符出之掌内，弄弟子如婴□(孩)；白镪敛之囊中，蔑国法如弁髦。无知稚子，床头(之)骨欲支；薄命佳人，梁上之魂几绕。即赃之多寡，□(乃)罪之重轻；宜从伪印之条，以惩奸顽之咎。商德□(躬)为写牌，杨成朋为行使，罪虽末减，一徒何辞！陈镳以狂淫而召衅，亦匍匐之可矜。宜俟洪三十六(到)官日结断。张昌、岑岩，俱系诡名，无从深究。

四尊写了，将三人各打三十。钱流道：“老爷！看斯文分上！”

四尊道：“还讲斯文？读书人做这样事！”画了供，取供房便成了招。钱流准行仗假牌、吓诈取财律，为首，充军；杨成、商德为从，拟徒；申解。三个罪倒轻了。当不(得)陈副使各处去讲，提学、守、巡三道，按察司，代巡各处讨解，少也是三十。连解五处，只商德挣得命出。可怜钱公布，用尽心机要局人、诈人，钱又入官，落得身死杖下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卧人还自阱，愚人只自愚。

　　　　青蚨竟何往？白骨委荒衢！

后来陈副使课公子时，仍旧一字不通，又知先生作弊误人。将来关在家中，从新请一个老成先生另教起。且喜陈公子也自努力，得进了学，科考到杭。

　　一日书童叫一个皮匠来上鞋子，却是面善。陈公子见了，道：“你是洪三十六？”

那皮匠一抬头，也认得是陈公子，便捣蒜似叩头道：“前日都是钱相公教的！相公这些衣服、香炉、花瓶各项，第三日钱相公来，说老爷告了状，小人一一央钱相公送还，并不曾留一件！”

陈公子道：“我有九十两银子与你。”

皮匠又磕头道：“九厘也不曾，见，眼睛出血！”

书童道：“你阿妈吊死了么？”

皮匠道：“还好好在家，相公要，就送相公。只求饶命！”

陈公子笑了又笑，道：“去，不难为你！”

皮匠鞋也不缝，挑了担儿飞(走)，书童赶上一把扯住，皮匠道：“管家，相公说饶我了！管家你若方便，我请你呷一壶！”

书童道：“谁要你酒吃？只替我缝完鞋去。”似牵牛上纸桥般，扯得转来，书童又把钱公布假牌事，一一说与。

那皮匠道：“这贼娘戏！他到得了银子，惊得我东躲、西躲两三年，只方才一惊可也小死，打杀得娘戏好！”陈公子又叫他不要吃惊，叫书童与了他工钱去了。方知前日捉奸，也是钱公布设局。

可见从今人果实心为儿女，须要寻好人，学好样，若只把耳朵当眼睛，只打听他考案，或凭着亲(以下残失)(补遗：友称扬，寻了个居傲的人，不把教书为事，日日奔走衙门，饮酒清谈，固是不好，寻了一个放荡的人，终日把玩耍为事，游山玩水，宿娼赌钱，这便关系儿子人品；若来一个奸险的，平日把假文章与学生哄骗父兄，逢考教他请人怀挟，干预家事，挑拨人父兄不和，都是有的。这便是一个榜样，人不可不知。)

# 第二十八回 修斋邀紫绶 说法骗红裙

壮夫志匡济，蠹简为津梁。

　　　　朝耕研田云，暮撷艺圃芳。

　　　　志不落安鲍，息岂在榆枋。

　　　　材借折弥老，骨以磷逾强。

　　　　宁逐轻薄儿，肯踵铜臭郎！

　　　　七幅豁盲者，三策惊明王。

　　　　杏园舒壮游，兰省含清香。

　　　　居令愆缪格，出俾凋瘵康。

　　　　斯不愧读书，良无惭垂黄。

　　　　穷达应有数，富贵真所忘。

　　　　毋为贪心炽，竟入奸人韁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《五言排律》

　　(男)儿生堕地，自必有所建立，何必一顶纱帽？但只三□(考)道是奴才官，例监道是铜臭，这些人借了一块九折五分钱重债出门，又堂尊处三日送礼，五日送□(礼)，一念要捉本钱，思量银子，便没作为。贡举又道日暮途穷，岁贡捱出学门原也老迈，恩选孝廉岂无异才？却荐剡十之一，弹章十处八，削尽英雄之气。独是发甲，可以直行其志，尽展其才，便是招人忌嫉，也还经得几遭跌磕，进士断要做的。虽是这样说，也要尽其在己，把自己学问到识老才雄，悟深学富，气又足，笔又锐，是个百发百中人物，却又随流平进，听天之命，自有机缘。

如张文忠，五十四中进士，遭际世庙，六年拜相，做许多事业，何妨晚达？

就是嘉兴有个张巽解元，文字纰缪，房官正带在袖中，要与众人发一番笑话，不期代巡见了讨去，看做个奇卷，竟作榜首，是得力在误中。后来有一起大盗，拿银三千，央他说分上，在宾馆中遇一吏部，是本府亲家。吏部谭文，将解元文字极其指摘唾骂，骂了请教姓名，他正是解元，自觉惭愧，竟一肩为他说了这分上，是又得力在误中。人都道可以倖胜，又见这些膏粱子弟、铜臭大老得中，道可以财势求，只看崔铎等到手成空。还有几个买了关节，自己没科举，有科举又病，进不得场，转卖与人；买得关节被人盗去，干赔钱；买关节被中间□(作)事人换去，自己中不着，还有事露，至于破家丧身，被哄银子被抢，都是一点躁心，落了陷阱。又有一个，也不是买关节，只为一念名心未净，被人赚掇，不唯钱财被诓，抑且身家几覆。

　　话说湖州有个秀才姓张，弱冠进了学，家里田连阡陌，广有金银，呼奴使婢，极其富足。娶妻沈氏，也极有姿色，最妙是个不妬，房里也安得两个有四、五分姿色丫头，一个叫做兰馨，一个叫做竹翠。还有两个小厮，一个叫做绿绮，一个叫做龙纹，伏侍他。有时读书，却是：

　　　　柔绿侵窗散晓阴，牙签满案独披寻。

　　　　飞花落研参硃色，竹响萧萧和短吟。

　　倦时花径闲步：

　　　　苔色半侵履，花稍欲殢人。

　　　　阿谁破幽寂，娇鸟正鸣春。

　　客来时一室笑谈：

　　　　对酒恰花开，诗联巧韵来。

　　　　玄诠随尘落，济济集英才。

□(也)是个平地神仙，岂是寒酸措大！

一日，只见其(妻对)着他道：“清庵王师父说，南乡有个道睿和尚，晓得人功名迟早，官职大小，附近乡官、举、监，都去拜在门下。你也去问一问。”

张秀才道：“怎么这师姑与这和尚熟？我停日去看他。”恰好一个朋友也来相拉，他便去见他。

　　不知这和尚是个大光棍，原是南京人，假称李卓吾弟三个徒弟，人极生得齐整，心极玲珑，口极快利，常把些玄言、悟语，打动乡绅；书、画、诗、词，打动文士，把些大言，利嘴，诳惑男妇。还有个秘法，是奉承结识尼姑。尼姑是寻老鼠的猫儿，没一处不钻到，无论贫家，富户，宦门，借抄化为名，引了个头，便时常去闯。口似蜜，骨如绵，先奉承得人喜欢，却又说些因果，打动人家，替和尚游扬赞诵。这些妇女最听哄，哪个不背地里拿出钱，还又撺掇丈夫护法施舍？但他得了这诀，(极)其兴了，还又因这些妖娆来拜师的，念佛的，引动了色火，便得两个行童徒孙，终不(济)事，只得重贿尼姑，叫她做脚勾搭。

有那一干：或是寡妇，独守空房，难熬清冷，或是妾媵，丈夫宠多；或是商贾之妇，或是老夫之妻，平日不曾餍足她的欲心，形之怨叹，便为奸尼乘机得入。还有喜淫的借此解淫，苦贫的望他济贫，都道不常近妇人面，毕竟有本领，毕竟肯奉承，毕竟不敢向人说，有这几件好，都肯偷他。

只这贼秃，见援引来得多，不免拣精拣肥；欲心炽，不免不存形迹。那同寺的徒弟、徒孙，不免思量踹浑水，捉头儿，每每败露，每每移窠，全无定名。这番来湖州，叫做道睿，号颖如，投了个乡绅作护法，在那村里谈经说法。这王师姑拜在他门下，因常在张家打月米，顺口替他荐扬。又有这朋友叫做钟闇然，来寻他同去，好一个精舍：

　　　　径满松杉日影微，数声清梵越林飞。

　　　　花烹梭水禅情隽，菜煮馈蓠道味肥。

　　　　天女散花来艳质，山童面壁发新机。

　　　　一堂寂寂闲钟磐，境地清幽似者稀。

　　先见了知客，留了茶，后见颖如，看他外貌极是老成镇重：

　　　　满月素涵色相，悬河小试机锋。

　　　　凛凛泰山乔狱，允为一世禅宗。

叙了些闲文。张秀才道：“闻得老师知人休咎、功名早晚，特来请教。”

颖如道：“(二)位高明，这休咎、功名，只在自身，小僧不过略为点拨耳！这也是贵乡袁了凡老先生已往事，这老先生曾遇一孔星士，遒他命中无子，且只一岁贡，历官知县。后边遇哲禅师指点，叫他力行善事，他为忏悔，后此老连举二子，发甲，官至主政。故此，小僧道在二位，小僧不过劝行忏悔而已。就是(喜)善行，贫者行心，富者行事，都可行得。就如袁了凡先生宝坻减粮一事，作了万善，可以准得，故此和尚也常常劝行，常常有验；初不要供养小僧，做善行也。”

钟闇然道：“张兄，你尚无子，不若央颖老师起一愿，力行千善，祈得一子；你只在一年之间，就见晓报的。况且你们富家，容易行善。”

张秀才道：“待回家计议。”

钟闇然道：“这原是你两个做的事，该两个计议。”

两个别了，一路说：“这和尚是有光景的，我自积我的阴德，他不骗我一毫，使得，使得！”

钟闇然道：“也要你们应手。”

　　果然张秀才回去计议，那尊正先听了王师姑言语，只有撺掇，如何有拦阻？着人送了二两银子、两石米，自过去求他起愿。

颖如道：“这只须先生与尊正在家斋戒七日，写一疏头，上边道：‘愿力行善事多少，求一聪明智慧、寿命延长之子。’就是了，何必老僧？”

张秀才道：“学生不晓这科仪，一定要老师亲临。”颖如见他已着魔了，就应承他。

到他家中，只见三间楼上中悬一幅赐子白衣观音像，极其清雅。他尊正也过来相见。颖如就为他焚符起缘，烧了两个疏头，立了一个疏头，只是这和尚在楼上看了张秀才尊正与这两个丫头，甚是动火：

　　　　呖呖一群莺啭，袅袅数枝花颤。

　　　　司空见惯犹闲，搅得山僧魂断。

这边夫妻两个，也应好日起愿；那边和尚自寻徒孙洩火。似此张秀才夫妻遂立了一个行善簿，上边逐日写去：今日饶某人租几斗，今日让某人利几钱，修某处桥助银几钱，砌某处路助银几钱，塑(像)、造经、(助)修寺、助造塔、放鱼虾、赎龟鳖。不上半年，用(去)□□，□(百金,一)千善立完，腹中已发芽了，便请他完愿。张秀才明有酬谢，其妻的暗有酬谢。自此之后，常常和尚得他些儿。只是和尚志不在此。

　　不期立愿将半年，已是生下一个儿子，生得满月，夫妻两个带了到精舍里，要颖如取名，寄在观音菩萨名下。颖如与他取名“观光”，送了几件出乡的小僧衣，小僧帽，与他斋佛、看经，左右都出豁在张秀才身上。夫妻两个都在庵中吃斋，王师姑来赔。

回家说劝，劝行善有应，不若再寻他起一个愿，求功名。

张秀才道：“若说养儿子，我原有些手段，凑得来。若说中举、中进士，怕本领便生疏，笔底坌滞，应不得手。”

其妻道：“做看。”

巧是王师姑来，见了他夫妇两个，道：“睿老爷怠慢相公、大娘！”

沈氏道：“出家人甚是搅他！”

王尼道：“前日不辛苦么？”

沈氏道：“有什辛苦？正在这里说，要睿师父一发为我们相公立愿，保祐他中举，我们重谢他。”

王尼道：“保祐率性保个状元，中了状元，添了个护法了，还要谢？只是要奶奶看取，见尼姑这事实搭搭做得来；上科县里周举人，还有张状元，李状元，都是他保的，我们出家人怎肯打诳语？□□(我就)去替相公说。只是北寺一尊千手千眼□□□□，□(观音应装，溪)南静舍一部法华经缺两卷；我庵里伽蓝不曾贴金；少一副供佛铜香炉；这要相公亲娘发心、发心，先开这行善簿子起。”

沈氏道：“当得！当得！”

吃了些斋，就起身来见颖如，一个问讯道：“佛爷好造化！前日立愿求子的张相公，只要求个状元，要你立愿。他求个儿子，起发他布施酬谢，也得二三十两，这个愿心，怕不得(他)五七十金？”

颖如道：“我这里少的哪里是银子？”

王尼(道)：“是，是，是，少个和尚娘！”

颖如道：“就是个状元可以求(得)的？”

王尼道：“要你的，求不来，要你赔！把几件大施舍难他，一时完不来的，便好把善行不完推。这科不停当，再求那科，越好牵长去，只是架子要搭大些！”

颖如道：“不是搭架子，实是要他打扫一所净室，只许童男、童女往来。恨我没工夫，我也得在他家同拜祷三七(日)才好。”

王尼遍：“你没工夫，我来替。”

颖如道：“怕你身子不(洁)净！”

王尼道：“你倒身子洁净么？有些符咒文疏，这断(要)你去的，只是多谢你些罢了！”他两个原有勾搭，也不必定要在这日，也不必说他。

去回复道：“去说满口(应)承，道要礼拜三七日，怕他没工夫。我道张相公怎么待你？便费这二十日工夫，张相公料不负你！”

　　张秀才夫妇欣然打扫三间小厅，侧首三间雪洞，左首铺设一张凉床、罗帐、净几、古炉、蒲团等项；右首也是床、帐，张秀才自坐。

择了日，着人送了些米、银子，下一请书，去请他来。厅内中间，摆设三世佛、玉皇、各位神祗，买了些黄纸，写了些意旨，道：“愿打万善，祈求得中状元。”

只见颖如道：“我见道家上表，毕竟有个官衔，什么‘上清三洞仙卿’，‘上相九天采访史’，如今你表章上，也须署一个衔才好。”

张秀才道：“什么官衔，填个某府某县儒学生员罢！”

颖如道：“玉帝面前表章是用本色了，但这表要直符使者传递，要进天门，送至丘、吴、张、葛各天师，转进玉帝。秀才的势怎行得动？须要假一个大官衔，签署封条、牒文，方行得去。”

张秀才道：“无官而以为有官，欺天了。”

颖如道：“如今俗例有借官勘合，还有私书用官封打去，图得到上官前，想也不妨！”

张秀才道：“这等假什么官？”

颖如道：“圣天子百灵扶助，(索)性假一个皇帝。”

张秀才道：“这怎使得？”

颖如道：“这(不)□□□□(过一时权)宜，只得你知、我知，哄神道而已！”两个计议，在表函上写一个道：“代天理物、抚世长民、中原天子、大明皇帝张某谨封。”下用一个图书；牒上写道：“大明皇帝张”，下边一个花押；都是张秀才亲笔，放在颖如房中。

先发符三日，然后斋天进表。每日颖如作个佛头，张秀才夫妇随在后边念佛。做晚功课王尼也常走来，供得他是活佛般。苦是走时张秀才随着，丢些眼色，那沈氏一心只在念佛上，也不看他；夜间沈氏自在房中宿，有个“相见不相亲”光景。到了焚表，焚之时，颖如都将来换过了：

　　　　堪笑痴儒浪乞恩，暗中网罟落奸髠。

　　　　茫茫天远无从问，尺素何缘达帝阍。

　　鬼混了几日他已拿住了把柄，也不怕事，况且日日这些娈童艳婢，引得眼中火发，常时去撩拨这两个小厮。每日龙纹、绿绮去伏侍他。

一日，他故意把被丢在床下，绿绮钻进去拾时，被他按住，急率走不起，叫时，适值张秀才在里边料理家事，没人在，被他弄一个像意。一个龙纹小些，他哄他作福开裆，急得他哭时，他道：“你一哭，家主知道，毕竟功德做不完。家主做不得状元，你也做不成大管家！”一破了阵，便日日戏了脸替这两个小厮缠，倒每日张秀才夫妇两个斋戒，他却日日风流。

就是兰馨、竹秀，沈氏也常使她送茶、送点心与他，他便对着笑吟吟道：“亲娘替小僧作一个福儿！”两个还不解说。

后来兰馨去送茶，他做接茶，把兰馨捏上一把。兰馨放下碗飞跑，对沈氏道：“颖如不老实。”

沈氏道：“他是有德行和尚，怎干这事？妳不要枉口拔舌！”兰馨也便不肯到他房里，常推竹秀去。一会竹秀去，他见无人，正在那边念经，见了竹秀，笑嘻嘻赶来一把抱定。那竹秀倒也正经，道：“这什么样？□(我)家里把你佛般样待，怎么思量做这样事！”

颖如笑(道)：“(佛)也是做这样事生出来的，姐姐便做这好事！”

竹秀(道)：“(你)这贼秃无礼！”

劈头两个栗暴，颖如道：“打凭妳打，要是要的！”涎着脸儿，把身子去迭，手儿去摸。不料那竹秀发起性来，乘他个不备，一掀，把颖如掀在半边，跑出房门：“千贼秃！万贼秃！对家主说，叫你性命活不成！”

颖如道：“我活不成？你一家性命真在荷包里！”竹秀竟赶去告诉沈氏。

颖如道：“不妙！倘若张秀才知机，把我打一顿，搜了这张纸，我却没把柄！”他就只一溜走了。

　　竹秀去说，沈氏道：“他是致诚人，别无此意，这妳(差会)意，不要怪他！”

只听得管门的道：“睿师太去了！”

张秀才夫妇道：“难道有这样事？”一定这丫头冲撞，且央王师姑接他来终这局！”不知他已先见王师姑了。

王尼道：“佛爷！张家事还不完，怎回来了？”

颖如道：“可恶张家，日久渐渐怠慢我，如今状元是做不成了，他如今要保全身家，借我一千银子造殿！”

王尼道：“一千银子？好一椿钱财，他怎么拿得出？”

颖如道：“妳只去对他说，他写的表与牒都在我身边，不曾烧，叫他想一想利害。”

王尼道：“这是什话，叫我怎么开口？”只见张家已有人来请王尼了。王尼便邀颖如同去，颖如道：“去是我断不去的，叫他早来求我，还是好事！”颖如自一迳回了。

这王尼只得随着人来先见沈氏，沈氏道：“睿师太在这里，怎经事不完去了？”

王尼道：“正是，我说他为什么就回？他倒说些闲话，说要借一千两银子，保全你们全家性命。”

沈氏道：“这又好笑！前日经事不完，还要保禳什的？”

此时张秀才，平日也见他些风色，去盘问这两个小厮，都说他平日有些不老成，张秀才便恼了。

见了王尼道：“天下有这等贼秃！我一桩正经事，他却戏颠颠的，全没些致诚，括我小厮，要拐我丫头，是何道理？”

王尼道：“极好的呢，坐在寺里，任妳如花似玉的小姐、奶奶，拜他、问他，眼梢也不抬。”

沈氏道：“还好笑说要我一千银子，保全我一家性命。”张秀才听到这句，有些吃惊，还道是文牒都已烧去，没踪迹，道：“这秃驴这等可恶！停会着人捉来，打上一顿送官！”

王师姑：“我也道这借银事开不得口，他道你说不妨，道相公亲笔的表章文牒都不曾烧，都在他那里，叫相公想一想利害。”

张秀才道：“胡说！文牒我亲眼看烧的，你对他说，莫说一千，一钱也没得与他，还叫他快快离这所在！”

沈氏道：“这样贪财、好色的和尚，只不理他罢了，不必动气。”王师姑自回了，到庵里去回覆。

怨畅颖如道：“好一家主顾，怎去打断了？张相公说你不老实，戏弄他小厮、丫鬟。”

颖如道：“这是真的。”

王尼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只好在寺里做的，怎走到人家也是这样？就要，也等我替你道达一道达才好，怎么生(做)？”

颖如笑道：“这两个丫头，究竟也还要属我，我特特起这衅儿。你说的怎么？”

王尼道：“我去时张相公大恼，要与你合嘴，亏得张大娘说罢了。”

颖如笑道：“他罢我不罢，一千是决要的！”

王尼道：“佛爷！你要这银子做什？”

颖如道：“我不要银子，在这里做什和尚？如今便让他些，八百断要的，再把那两个丫鬟送我，我就在这里还俗。”

王尼道：“炭堑八百、九百，借银子这样狠？”

颖如道：“我哪里问他借，是他要送我的买命钱！他若再做一做腔，我去一首，全家都死！”

王尼道：“什么大罪，到这田地？我只不说！”

颖如道：“妳去说，我把妳加一头除，若不说，把妳都扯在里边！”

王尼道：“说道‘和尚狠’，真个狠！”只得又到张家来，把颖如话细细告诉。

　　沈氏对张秀才道：“有什把柄在他手里么？”

张秀才又把前事一说，沈氏道：“皇帝可假得的？就烧时也该亲手烧，想是被他换去，故此他大胆，你欠主意，欠老成！”

张秀才道：“这都是他主谋。”

沈氏道：“须是你的亲笔！这怎么处？”

张秀才道：“岂有我秀才反怕和尚之理？他是妖僧哄我，何妨？”嘴里假强，心中也突突的跳。

那王尼听了“头除”这句话，便扯着沈氏打合道：“大娘！这和尚极是了得的，他有这些乡官帮护，料不输与相公。‘一动不如一静’，大娘劝一劝，多少撒化些，只当布施罢，常言道，‘做鬼要羹饭吃’！”

沈氏道：“他要上这许多，叫我怎做主？况这时春二、(三)月，只要放出去，如何有银子收来与他？”

王尼道：“我不晓得这天杀的，绝好一个好人，怎起这片横心！他说造殿，舍五十两与他造殿罢！”

张秀才道：“没这(等)事，舍来没功德！”

沈氏道：“罢，譬如旧年少收百十石米，赏与这秃罢！”

王尼只得又去，道：“好了，吃我只替他雌儿缠，许出五十两。”

颖如道：“有心破险，只这些儿？”

王尼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些乡村大户，也只财主在泥块头上，就有两个银子，一两九折五分钱，那个敢少他的，肯藏在箱里？得收手罢！”

人急计生，颖如道：“银子没有，便田产也好，五百两断断要的！”

王尼道：“要钱的要钱，要命的要命，倒要我跑！”

赶来朝着沈氏道：“说不来，凭你们，再三替你们说，他道便田产，也定要足到五百！张相公打意得过，没什事不要理他，作腔作势，连我也厌！”

张秀才道：“没是没什事。”

沈氏道：“许出便与他，只是要还我(写的)几张纸。”

王尼道：“若是要他还什么几张纸，他须要(拿)班儿，依我五十两银子、十亩田，来我庵里交手。换手罢！”

张秀才假强，摇头，沈氏口软，道：“便依妳，只是要做得老到！”跑了两日，颖如只是不倒牙。王尼见张家夫妇着急，也狠命就敲紧，敲到五十两银子、四十亩田，卖契又写在一个南院名下，约定十月取赎。

临时在清庵里交，他又不来，怕张秀才得了这把柄去，变脸要难为他，又叫徒弟法明临下一张，留着做把柄，以杜后患。张秀才没极奈何，只得到他静室，他毕竟不出来相见，只叫徒弟拿出这几张纸来。

王尼道：“相公自认仔细，不要似那日不看清白！”

张秀才果然细看，内一张有些疑心。法明道：“自己笔迹认不出，拿田契来比么！”

张秀才翻覆又看一看，似宝一般收下袖中，还恐又变，流水去了。王尼却在那边逼了十两银子，又到张家夸上许多功。张秀才与了他五两银子、三石米；沈氏背地又与他五七两银(子)几疋布。张秀(才)自认悔气，在家叹气叫屈，不消说了。颖如也怕(张秀)才阴害他，走到杭州，他派头大，又骗着一个瞎(眼人)家，供养在家，已是得所了。

　　只是颖如还放不这两(个)丫头下，又去到王尼庵中道：我当日还留他一张牒文，做防身的，我如今不在这边，料他害我不着，不若一发还了他，与他一个了断。如今他家收上许多丝，现在卖丝，我情愿退田与他，与我银子，这只完得旧事，新事只与我两个丫头罢了。”

王尼道：“这做过的事怎又好起浪？明明白白交与他这四张纸，怎又好说还有一张？”

颖如道：“当日妳原叫他看仔细，他也看出一张不像，他却又含糊收了，他自留的酒碗儿，须不关妳我事。”

王尼道：“是倒是，只是难叫我启口。就是你出家人，怎带这两个丫头？”

颖如道：“我有了二、三百银子，又有两个女人，就还了俗，哪个管我！”

王尼道：“一日长不出许多头发！”

颖如道：“妳莫管我，妳只替我说。”

王尼道：“不要你还写几个字脚儿与我，省得他疑我撮空！”

颖如道：“不难，我写，我写！”写道：

　　　　张秀才谋做皇帝文字，其真迹尚在我处。可叫他将丫头兰馨、竹秀赠我；并将前田俱还价。我当尽还之，不则出首莫怪！

写了道：“歇半月我来讨回覆。”去了。

王尼道：“也是不了事件，还与他说一说。”又到张家来。

恰是沈氏抱着儿子吃乳，张秀才搭着眉头，在那厢逗他耍。只见王尼走到，相唤了。王尼对着张秀才道：“好不老成相公，当日怎么替你说，又留这空洞儿等和尚钻？”

张秀才道：“什空洞儿？”

王尼道：“你当日见有一张疑心，该留住银子，问颖如要真的，怎胡乱收了，等他又起浪？”便递出这张字儿。

其时兰馨在面前，王尼故意做要景他，道：“难道这等花枝样一个姐儿，叫她去伴和尚？”

沈氏道：“便与他，看他怎么放在身边！”

王尼道：“放在身边，包妳还两个姐姐快活！”

张秀才看字待扯，沈氏笑道：“且慢，我们计议，果若断绝得来，我就把兰馨与他！”只见兰馨便躲在屏风后哭去了：

　　　　雨余红泪滴花枝，惨结愁深不自持。

　　　　羞是书生无将略，和戎却自倩蛾眉。

正说时，却遇(舅)子沈尔谟来，是个义烈汉子，也是个秀才。见他夫妻不快，又听得兰馨哭，道：“妹子将就些，莫动气！”

沈氏道：“我做人极将就，她哭是怕做和尚(婆)！”

张秀才忙瞅一眼，沈氏道：“何妨得？我哥哥极直、极出热，只为你掩耳偷钤，不寻个帮手，所以欺你。”便把这事认做自家错，道：“是我误听王尼姑，他又不合听和尚哄，写什官衔遭他捏住，诈去银子五十两，并田四十亩。如今又来索诈，勒要兰馨、竹秀，故此我夫妇不快，兰馨这里哭。”

沈尔谟道：“痴丫头！人人寻和尚，妳倒怕他。”

又大声道：“妹子！这妹夫做拙了，要依他。他不要田，便与他银子。没有，我那边拿来，与他丫头他也不便，好歹再与他二十两罢。不要‘刀口上不用，用刀背上钱’！”

张秀才忙摇手叫他不要说时，哪里(拦)得住，都被王尼听了。

须臾整酒在书房，三个在那边吃。沈尔谟道：“妹子，这是老未完，诈不了的，毕竟要断送这和尚才好。如今我特把尼姑听见，说我们肯与他银子，哄他来。县尊我与妹夫都拜门生，不知收了我们多少礼，也该为我们出这番力，且待此秃来动手。”两个计议已定，只等颖如来。

　　不期这和尚偏不失信，到得月尽来了。王尼把事说与他，道：“他舅子肯借银子，丫头与你二十两自讨。”

颖如道：“怕讨不出这(等好的)。”

(王)尼道：“看他势头，还掯得出，多勒他几两就是，定要□(这)绊脚索。”

颖如道：“也是，省得有了他，丢了妳，叫他明(日)我庵中交银。”

王尼来说，沈氏故意把银子与她看了，约在次日。

这边郎、舅两个去见县尊，哭诉这节情事。

县尊道：“有这等光棍和尚！”便吩咐四个差人，叫即刻拿来，并取他行李。张秀才便拿出二十两送了差人，自己还到庵里。只见王尼迎着道：“在这里等了半日！”颖如倚着在自己庵里，就出来相见。

只见驼拜匣的两个后生，放下拜匣，将颖如缚住。颖如忙叫徒弟时，张秀才迳往外跑，又领进六个人来，道是县里访的，搜了他出入行囊。这些徒弟，都各拿了他些衣钵(走)了，哪个来顾他？

带至县里，适值晚堂，县尊道：“你这秃厮！敢设局诈人？”

颖如道：“张生员自谋反，怕僧人发觉，买求僧人！”

县尊道：“有什么证据？”

道：“拜匣中有他文牒。”

忙取出来看了，道：“这又不干钱谷、刑名，是个不解事书生胡写的，你就把来做诈端？”便拔签叫：“打四十！”一声“打”！早拿下去。

张秀才用了银子，尿浸的(新)□□□□(毛竹板子)着实打上四十下。文牒烧毁，田契与银子□□(给还)，颖如下监。徒弟逃去，没人来管，不二日血胀死了。

□□(尝戏)作一颂子云：

　　　　睿和尚，祝发早披缁。夜枣三更分行者，菩提新露洒妖尼，犹自起贪痴！

　　　　睿和尚，巧计局痴迷。贪想已看盈白镪，淫心犹欲搂娇妻，一死赴泥犁！

　　在监中搁了两日，直待禁子先递病呈，后递绝呈，才发得出来，也没(个)人收葬，这便是设局害人果报。

张(以下残失)(补遗：秀才也因事体昭彰，学道以行捡退了前程。若使他当日原是个书呆子，也只朝玩夜读，不能发科甲，也还作秀才。只为贪而愚，落人机阱。又得县令怜才，知他不过一时愚呆，别无他想，这身家才保得，诈端才了得；还又至状元不做得，秀才且没了，不然事正未可知，不可为冒进的鉴戒么？)

# 第二十九回 淫贪皆有报 僧俗总难逃

酒为误基，色为祸资。

　　　　唯贪招愆，气亦似之。

　　　　展转纠缠，宁有已时？

　　　　桀殒妹喜，纣丧酒池。

　　　　回洛亡隋，举世所媸。

　　　　刚愎自庸，莽也陈尸。

　　　　覆辙比比，曷不鉴兹。

　　　　聊付管彤，明者三思！

世上称为累的，是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字，这四件，只一件也彀了，况复彼此相生！故如古李白乘醉，丧身采石，这是酒祸。荀倩爱妻，情伤身毙，这是色祸。慕容彦超聚敛、吝赏，兵不用力，这是财祸。贺拔岳尚气，好争被杀，这是气祸。还有饮酒生气被祸的是灌夫，饮酒骂坐，触忤田蚡，为他陷害。因色生气被祸的是乔知之，(与)武三思争窈娘，为他谤杀。因财生气被祸的是石祟，拥富(矜奢)，与王恺争高，终为财累。好酒渔色被祸的是陈后主，宠张面华、孔贵嫔，沉酣酒中，不理政事，为隋所灭。重色爱财被祸的是唐庄宗宠刘后，因他□(贪)黩，不肯赏赉军士，军变致亡。这四件甚是不好，(但)□(传)闻中一事，觉件件受害都在里边，实可省人。

　　话说□(贵)州有个都匀府，辖下麻哈州，也是蛮夷地方，州□□(外有)座镇国寺，寺中两房和尚，一边东房，主僧悟定，□□(这房)是守些田园花利，吃素看经，杜门下出，不管闲事(的)。西房一个老僧悟通，年纪七十多岁，老病在床不□(出)。

他有个徒弟妙智，年纪四十，吃酒好色，刚狠不怕(事)的，徒孙法明，年纪三十来岁，一身奸狡；玄孙圆静，(年)纪十八、九，标致得似一个女人。他这房悟通会得(经)营算计，田产约有千金，现银子有五、七百两，因富(致)骄，都不学好。有了一个好徒弟，他还不足，要去□□(寻妇)人。

本地有个极狡猾略有几分家事的土皇帝，叫做田禽，字有获，是本州的礼房吏，常来寺里扯手，好(的)男风，倒把圆静让他。把一个禅居造得东湾西□，□(转，曲)室深房，便是神仙也寻不出。

　　这悟通中年时，(曾)相(与)一个菩提庵秋师姑，年纪仿佛，妙智也去踹得一(脚)浑水。

当日有一个秋尼徒弟管净梵，与妙智年纪(相)当，被秋尼吃醋，管得紧，两个有心没相。亏得秋尼老熟病死，净梵得接脚，与妙智相往。法明又搭上她徒弟洪如海，彼此往来，已非一日。

只是两个秃驴得(陇)望蜀，怪是两个尼姑年纪相当，生得不大有颜色，(又)光头光脑，没甚趣向，要寻一个妇人。师徒合计，假(邻)人屠有名出名，讨了个官卖的强盗婆，叫做钮阿(金)，藏在寺中，轮流受用。

那屠有名有些不快，他便贴他几两银子，叫他另讨。这屠有名拿去便嫖，便吃，吃得稀醉，就闯进房里寻阿金，道：“娼妇躲在哪里？怎撇了我寻和尚！”妙智定要打他，法明出来兜收。

屠有名道：“罢，师父！没有个有名没实的，便四个一床夹夹儿！”

法明连道：“通得。”便拿酒与他。他道：“酒，酒，与我好朋友！”(拿)住盅子不放，一面说、一面吃，道：“师父，不是我冲撞(你)，都是这酒，故此我怪他，要吃他下去！”绵绵缠缠，缠(到)二、三更，灌得他动不得，才得脱身去快活，如此不之淘他一日气了。毕竟妙智狠，做一日灌他一个大醉，一条绳活活的断送了他：

　　　　三杯壮胆生雠隙，一醉昏沉赴杳冥。

　　　　浪道酒中能证圣，须如荷锸笑刘伶。

自家寺里的人，并无亲戚，有了个地老虎管事，故没人来说他。搁两日，抬到寺后，一把火烧了。这番两个放心作乐。就是两个尼姑，因他不去，就常来探访他，他自留在外边自己房里，不令她到里轩，也都不知。争奈两个人供一个人，一上一落，这个人倒不空；这边两个合一个，前边到任，后边要候缺。过去佛却已索然兴尽，未来佛耳朵里听的，眼睛里看的，未免眼红耳热难熬。要让，一边又不怯气，每日定要滚做一床。

只是妙智虽然年纪大些，却有本领，法明年纪虽小，人儿清秀，本事也只平常。况且每日一定要让妙智打头，等了—会，欲火动了，临战时多不坚久，妇人的意思不大在他。他已识得，道：“三脚虾蟆无寻处，两脚婆娘有万千！”便留心了。

去到人家看经，便去涎脸□□(思量)(勾)搭。一日在城里一家人家看经，隔壁(房)里几(个)内眷，内中有两个绝色，他不住偷眼去看她。那妇人恼了折拽他，故意丢一眼，似个有情，他正看□(经)时，把他袖底一扯，他还不解，又扯一扯，低头去看，是一个竹箬包的包儿，帘里递来的，偷便轻轻的丢在袖里。停会看时，两个火热馒头，好不欢喜。坐定又扯，又(递)一个火热箬包，他又接了，回头一看，却是那最标致的这个。

口里喃喃假念，心里只想如何近她。一会，(众)人道：“哪里烧布衣臭？”彼此看，没有，又一会，法明长老袖子烟出，看时袖里一块大炭，把簇新几件衣服烧穿。连声道：“适间剪烛落下个灯煤。”忙把手衔水泼，几件衣服都是(酱)了：

　　　　难禁眼底馋光，惹出身边烈焰。

　　那边□□□□(女人嬉笑)，他就满面盖惭，不终事去了，只是这色心不死，要赌气□□□□□(寻一个绝色)。

　　□□□□□(恰好遇着个)(寡)妇，原住寺中房子，法明讨房租常□□□□□(见的年纪廿)二、三，有五、六分颜色。挣得一副老脸，催修理，要让租，每常(撩口)。法明也常做些人情，修理先是他起，银子是她□□(后收)，便七成当八成，九分半作一钱，把这些私恩结她。丈夫病时，两个就有些摸手摸脚，只不得拢身。没了丈夫，替她看经，衬钱都肯赊，得空便做一手儿。

这些邻舍是他房客，又道这是狠过阎罗王的和尚，凶似夜叉的妇人，都不敢来惹他。况且房子临着他寺中菜园，极其便当，死不满百日，他便起更来，五鼓去，常打这师父偏手。他还心里道：“我在这里虽是得手，终(是)贼头狗脑，不得个畅快，莫若带她进寺中，落得阔(她)一阔。不要等阿金这狗妇，只道独她是个奇货，妆□(憨)！”

这贾寡妇原是没有娘家，假说有个寡居姑娘，要去搭住。将家伙尽行卖去，一个晚出了门，转身从寺后门中，竟到了西房。进了小厅，穿过佛堂，又进了一□□(带侧)房，是悟通与圆静房。转了一小衕，一带砖墙小门，□□□(是妙智)、法明内房；当中坐启，两边僧房。坐启后三间□□(小轩)，(门)前摆上许多盆景，朱栏、纱窗，是他饮酒处，(极为幽雅)。又转侧边一带白粉门，中有一扇暗门，开进□是过廊，转进三间雪洞，一间原是阿金住，一间与(贾氏)。(两)个相见，各吃一惊。妙智道：“一家人不要疑忌！”四个都坐在一堆，喜得这(两个)女□(眷)，(恰好)老□(脸)，便欣□(然)吃了一会，四个滚作一床：

　　　　桃径游蜂，李蹊聚蝶。呈着这纷纷双翅，才惊嫩蕊，又入花心；凭着这袅袅娇姿，乍惹蜂黄，又沾蝶粉。颤巍巍风枝不定，温润润花露未睎。战酎人倦，菜园中倒两个葫芦；兴尽睡浓，绿沼里乱一群鸳鹭。正是：那管秽污三摩地，直教春满梵王宫。

两个好不快活。只见一日圆静忙忙的走来，神色都失。妙智问他是什缘故，圆静道：“不好说得，我一向在田有获家，两边极是相好，极是相知。他的老婆怀氏与妾乐氏，都叫我小师父，都是见的。有两个丫头，大的江花，十八岁；小的野棠，十三岁；时常来书房里耽茶、送水。江花这丫头极好，常道：“小师父，你这样标致，我嫁了你罢！”又替她里边的妾拿香袋与我，拿僧鞋与我，逼着要与我好。我一时间不老成，便与她相处。后来我在那边歇时，田有获毕竟替我吃酒，顽到一、二更才去。去得，她就蹴出来陪我，后边说田有获妾□□(喜我)(标)致，要我相见。我去时，她不繇分说，一把抱住，道：“小冤家！莫说她爱你，我也爱你！前日你替她在书房中做得好事，教我看得好不气。如今你抢了我的主顾去，依然要你赔！”

我见她比江花生得又好，一时闯进去，出不得来，只得在那边歇了。缠了一夜辛苦，出来得迟，撞了野棠，又慌忙落了一个头上搭儿，不料野棠拾了，递与她怀氏，怀氏收了，昨日与乐氏争风，她便拿出来道：‘没廉耻！妳有了个小和尚彀了，还要来争？’江花来对我说，吃我走来，她来白嘴怎处？”

妙智道：“不妨，她也弄得你，你也弄得她小阿妈兑换！”

法明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我们做和尚的，有一件好，只怕走不进去，走了进去，到官便说不得强奸，自然替我们遮盖。田有获是个有手段光棍，他为体面，断不认帐。只是你以后不要去落局，来是断不来说的。”

圆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丫头江花要跟我逃来，索性该领来，他决不敢来讨。”

法明道：“这却使不得！”果然田有获倒说野棠造谤，打了几下；后来见圆静不来，知是实事，他且搁起，要寻事儿弄他。

　　恰值本州州尊升任，一个徐州同署事，是云南嵩明县人，监生出身，极是贪□(狠)。(有)个儿子徐行，字能长，将二十岁，妻真氏标致，恩爱得紧。患了个弱病，医人道，须得萧散几时才好。

田有获就荐到寺里来，徐州同道：“我现任官，须使不得。”

田有获道：“暂住几日不妨。”就在西房小厅上暂住，拨了个门子，一个甲首服事，田有获不时来望，来送小菜他。

当日圆静与田有获相好时，已曾将寺中行径告诉他，他就在徐公子面前道：“徐公子，你曾散一散到他里边去么？绝妙的好房，精致得极！”

公子道：“怎不借我？”

田有获道：“这借不得的！”便在徐公子耳边附耳说了一会。

徐公子笑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两个别了。田有获故意闯到圆静房里，抱住一连做了几个嘴，道：“狗才！丢得我下，一向竟不来看我，想是我冲突了你，不知是师公吃醋，还是新来收南货的徐相公，忘了我！”两个抱着笑。

只见妙智怕田有获来寻圆静什事，也赶来，却是抱住取笑。田有获忙叫：“妙公走来！你莫怪我，我两个向来相与的。只为他见怪，向来不肯望我，特来整个东道赔礼。”便拿出三钱一块银子，道：“妙公，叫道人替我作东道请他。”

正说，法明走来，道：“这怎要田相公作东？圆静薄情，不望相公，该罚圆静请才是。”

妙智道：“也不要田相公出，也不要圆静罚，田相公到这里，当家的请罢了！”大家一笑坐下。

说起徐公子，田有获道：“这些薄情的。”把手抄一抄，道：“又恶、又狠，好歹申府、申道，极恶的恶人，他儿子须好待他些。”须臾摆上酒肴，田有获且去得此货，四个人猜拳行令，吃个热闹，扯住了妙智的耳朵灌，捏住了法明的鼻头要他吃，插科打诨，都尽开怀：

　　　　杯中浮绿蚁，春色满双颐。

　　　　争识留连处，个中有险巇。

大家吃酒。不知这正是田有获缒住这两个，使徐公子直走魏都。

　　果然这徐公子悄悄步入佛堂，蹴过(僧)房，转入墙门，闯入小轩：

　　　　静几余残局，茶炉散断烟。

　　　　萧萧檐外竹，写影上窗间。

真是清雅绝人。四顾轩侧，小几上菖蒲盆边一口小金磬，他将来“精，精”三下，只听得划然一声，开出一(扇)门，笑嘻嘻走出两个女人来，道：“是那一个狗秃走来？”跑到中间，不堤防徐公子凹在门边，早把门拦住，道：“好打和尚的，试打一打我！”抬眼看这两个：

　　　　一个奶大胸高，一个头尖身小。一个胖憨憨好座肉眠床，一个瘦伶伶似只瘪鸭子。一个浓描眉，厚抹粉，妆点个风情；一个散挽髻，斜牵袖，做出个窈窕。这是蘼芜队里蓬蒿树，饿鬼丛中救命王。

这两个正要进去，不得进去，徐公子戏着脸去呆她。这边行童送茶，不见了徐公子，便赶来寻着田有获道：“徐相公在么？”

田有获假醉，瞪着眼道：“一定殿上散心去了。”把法明一推道：“你去陪一陪！”法明走得出去，只见行童慌慌张张的道：“徐相公在轩子里了！”

田有获道：“也等他随喜一随喜。”那妙智听了是有心病的，竟往里面跑来，只见徐公子把门拦住，阿金与贾寡妇截定在那里，惊得呆的一般。

徐公子道：“好和尚，做得好事！我相公在这里，也该叫陪我一陪，怎只自快活？”叫：“门子拴这狗秃去！”

妙智一时没个主意，连忙叩头道：“只求相公遮盖！”

　　　　门户锁重重，深闭倾城色。

　　　　东风密相窥，漏洩春消息。

那徐公子摇得头落要处。那田有获假妆着醉，一步一跌，撞将进来道：“好处在，我一向也不知道！”见了两个妇人道：“哪里来这两个尿精，想是公子叫来的妓者？相公不要秽污佛地！”

徐公子道：“他这佛地久污的了，我今日要与他清净一清净！”

田有获又一把去扯妙智起来：“我这徐相公极脱洒的！”那妙智还是磕头。

徐公子对田有获道：“这两个秃驴，不知哪边奸拐来的。我偶然进来遇见，一定要申上司究罪，毁这寺！”

田有获连连两个揖道：“公子，‘不看僧面看佛面’，再不看学生狗面，饶了他罢！”

徐公子道：“这断难饶的！”

田有获道：“学生也赔跪，饶了他，等他送五十两银子买果子吃！”

徐公子道：“我哪里要他钱？我只要驱除这秃！”

田有获道：“我就拜，一定要相公宽处！”一踵跌了一交。

妙智道：“田相公处一处。”

田有获道：“相公，待他尽一个礼罢了！”

徐公子道：“既是田先生说，送我一千。”

田有获道：“来不得，来不得！”

吃得把这几个和尚、两个婆娘称：好歹一百。

徐公子道：“他一房性命都在我手，怎只一百两？我只叫总甲与民壮拿他！”折身就走。妙智死命扯住。

田有获道：“相公，实是来不得，便二百罢！”这公子如何肯，一掯掯到五百两，诉穷说苦，先送二百两，田有获做好做歹收了：

　　　　谩喜红颜入掌，那堪白镪归人。

　　田有获道和尚料不怕他再敢生变，且到明日来了帐。

不期到晚，妙智叹气如雷，终是法明有些见识，道：“师父，我们只藏过这两个，没了指实，就不怕他了。他现任官儿子，该在僧房里住、诈人么？”

妙智道是，忙进里边，与这两个叙别，连夜把这两个妇人戴了幅巾、缁衣。不敢出前门，怕徐公子有心伺候，掇条梯子扒墙。

法明提了灯笼，远远先走，妙智随了，送到菩提庵来敲门。净梵开门，见了法明，道：“什风吹你来？”

道：“送两个师父与妳。”净梵到里头一相道：“怪见有了这两个师父，竟不睬我，我这里庵小，来往人多，安身不得！”妙智再三求告，许她三钱一日，先付现银十两。后边妙智为了净梵见他久住，银子绝望，琐聒起来，两个安身不牢，只得另寻主顾去了。

　　妙智师徒两个，如今放心。早起田有获来要足五百两数，这两个和尚，你推、我攮，道：“我们和尚钱财，十方来的，得去也难消受，怎要得我们的？如今只有两条穷命在这里，他现任子弟，怎该倚官诈人？”

田有获挑一句：“昨日是他拿住把柄，所以我只得替你许他。若要赖他的，须得移窠才好。”

注明道：“我们原没什的。”

田有获道：“若是闪了开去，可以赖得了；只是他爷在这里做官，怕有后患。”

妙智道：“我还要告他！”

田有获道：“告他须用我证见，不打紧，我打发他去，只要谢我。”

来见徐公子道：“昨说僧人一时来不及，求公子相让。”

徐公子道：“昨日我因先生说，饶了他一房性命，申到上司，怕他一房不是死？怎么还说让？”

田有获把椅移一移近，道：“把柄没了，他不知藏在何处去，如今还在那边油嘴，可即回与令尊商议摆布他！”

徐公子假道：“这都是公哄我了；公缓住我，叫和尚赖我钱！”

田有获道：“公子，得放手时须放手罢！”

公子道：“公欺我，公欺我！”便竟自带人起身去了。

田有获道：“如今他使性走去，毕竟说与乃尊，还修饰才是。”

妙智道：“我们和尚，‘钱财性命，性命卵袋’，那二百两也是多的。只等他升任，田相公，你作作硬证，这二百两定要还我！”

田有获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那厢徐公子回去，果然把这椿事说与徐州同，州同道：“怎不着人来通知我？可得千金，轻放了，轻放了！”

公子道：“他昨日送得二百两，讲过今日还有三百，他竟然赖了。”

徐州同顿足道：“你不老到，你不老到！不妨，有我在。”叫一个皂隶，封了一两银子，道：“老爷说公子在这厢搅扰，这些须薄意谢你的薪水之资。公子还吃得你们这里的泉水好，要两瓶。”

这两个和尚得志得紧，道：“薪水不收，要水，圆静领他去打两吊桶！”差人回覆。徐州同还望他来收火，发出水去，道这水不是泉水，要换，他端只将这水拿两瓶去，徐州同看了大恼。

　　田有获原要做和尚一裆儿报雠，自己要索性百来两谢，见事走了滚，故意在徐州同面前搠他，道：“他还要上司告公子。”徐州同越恼，要寻事摆布。

正值本州新捉着一伙强盗杨龙等，就吩咐狱卒，教攀他做窝家，我饶他夹打。杨龙果然(死)口攀了，登时出牌，差人拿妙智、法明。两个先用了一块差使钱。

一到，不由分剖就夹，要他招赃，两个抵死不招，下了重监。田有获道：“他还有个圆(静)，是行财的，决该拿来，要他身上出豁。”徐州同即便(捉)来一夹，讨保，教田有获去赴水，要他一千。圆静只得卖田、卖地，苦凑五百，央田有获送去。田有获乘此机会，也写得十来亩田。不意徐州同贪心不满，又取出来一夹，这妙智是个狠和尚，气得紧，便嚷道：“我偷妇人，罪有所归，你儿子诈了我二百，你又诈我五百，还不如意，得这样钱，要男盗女娼！”

徐州同体面不像，便大恼道：“这刁秃驴！你做了强盗，怪老爷执法，污蔑我！”每人打了四十收监。与儿子计议道：“刁僧留不得！”取了绝呈。可伶这两个淫僧，被狱卒将来上了匣床，脸上搭了湿毛纸，狱卒道：“这不关我事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只寻徐爷去！”一时间活活闷死。倒还不如屠道人，也得一醉：

　　　　脂香粉腻惹袈裟，醉拥狂淫笑眼斜。

　　　　今日朱颜何处在？ 琵琶已自向他家。

　　又：

　　　　披缁只合演三车，眷恋红妆□(造)祸□(芽)。

　　　　怨气不归极乐国，阴风圜土鬼□□(怜斜)。

寺中悟道年纪已老，因念苦挣衣钵一朝□□，□□(都尽，抑郁)身死。圆静因坐窝赃，严追自缢。起根都只为一个圆静奸了田有获的妾，做了火种；又加妙智、法明拐妇人，做了衅端，平白里把一个好房头，至于如此。

　　徐州同为此事，道间把做贪酷逐回，在任发狠诈人，贴状的多，倒赃的亦不少，衙门几个心腹，却被拿问；田有获因署印时与徐州同过龙说事，问了徒。百姓又要抢徐州同行李，徐州同将行李悄悄的令衙役运出，被人乘机窃去许乡。自己假做辞上司，一溜风赶到船边，只见四个和尚立在船边。抬头一看，一个老的不认得；这三个：一个妙智，一个法明，一个圆静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慌忙下船，数日来惊忧悒郁，感成一个怔忡，合眼便见这四个和尚。自家口里说道：“他罪不至死，就是赖了公子的钱可恼，但我父子都曾得他钱，怎就又伤他性命？原也欠理！”时常自言自语，病日重，到家便作经事，超度禳解，济得什事？毕竟没了。临没对儿子道：“亏心事莫作，枉法钱莫贪。”

　　　　笑是营营作马牛，黄金浪欲满囊头。

　　　　谁知金丧人还丧，剩有污名奕世流！

喜得宦囊还好，徐公子将来从厚安葬，却常懊悔自家得了二百两，如何又对父亲说，惹出如许事端？渐(觉)心性乖错。向娶一妻真氏，人也生得精雅，又标致，两个甚是和睦，这番因自己心性变得不好，动辄成争。家里原有两个人，如今打发管庄的管庄，管田的管田，家里只剩得一房家人徐福，年纪三十四五；一个丫头翠羽，十五岁；一个小厮婉儿，十三岁。自己功不成，名不就，游嬉浪荡，也喜去嫖，丢了一个真氏在家，甘清守静。还又道自在外嫖，怕她在家嫖，日渐生疑，没要紧一节小事，略争一争，就在自己书房，捧了个翠羽整整睡了半月，再不到真氏房中。

　　真氏只因当他不得的暴戾，来不来凭他。他倒疑心，或时将她房门外洒灰记认，或时将他房门暗粘封皮。那真氏觉得，背地冷笑。偏古怪，粘着封儿，常被老鼠因是□(有)浆咬去；地下灰，长因猫、狗走过踏乱。他就胡言□□(诳语)来争。这真氏原是个本分人，先着了气，不和(他)□(争)，(他)便道有虚心事，故此说不出，这是‘一疑无不疑’。

一日从外边来，见一个小和尚，一路里摇摇摆摆走进来，连忙赶上，转一个湾就不见了，竟追进真氏房中，只见真氏独坐刺绣。真氏见他竖起两道眉，睁起两只眼，不知着什头由，倒也一慌。他自赶到床上张一张，帐子掀一掀，床下望一望，把棍子搠两搠，床顶上跳起一看，两只衣厨打开来寻，各处搜遍。真氏寻思倒好笑他。他还道：“藏得好，藏得好！”出去又到别处寻。叫过翠羽要说，翠羽道：“实没有。”拶婉儿，婉儿说是没人。还到处寻觅、嚷叫，从此竟不进真氏房中。每晚门户重重，自去关闭、记认。真氏见这光景，心中不快，道：“遇这等丈夫，无故受他这等疑忌，不如一死罢了！”

倒是徐福妻子和氏道：“大娘！妳若一死，倒洗不清，耐烦再守三头五月，事决明白，他回心转意，还有和美日子；自古道得好：‘好死不如恶活’，且自宽心。”可怜那真氏呵：

　　　　 愁深日似深填黛，恨极时将泪洗妆。

　　　　(一段)无辜谁与诉，几番刺绣不成行。

徐公子书房与真氏卧房隔着一墙，这日天色已晚，徐公子无聊无赖，在花径闲行，只见墙上一影，看时却是一个标致和尚，坐起墙上，向着内房里笑。徐公子便怒从心起，抉起一块砖打去，这砖偏格在树上落下，和尚已是跨落墙去了。徐公子看了大怒：

　　　　墙阴花影摇，纤月落人影。

　　　　遥想孤帏中，双星应耿耿。

道：“罢，罢！她今日真脏实犯，我杀她不为过了！”便在书房中，将一口剑在石上磨，磨得风快，赶紧进房来。又道：“且莫造次，再听一听。”只听得房中大有声响，道：“这淫妇与这狗秃正高兴哩！”一脚踢去，踢开房门，真氏在梦中惊醒，问：“是谁？”徐公子早把剑来床上乱砍，真氏不防备的，如何遮掩得过？可怜一个无辜好女人，死在剑锋之下：

　　　　身膏白刃冤难白，血与红颜相映红。

案上一灯，欲明欲灭，徐公子拿过来照时，只见床上□□□□(只得一个)真氏拥着一条被，身中几剑气绝。徐公子□□□□□(道：“不信这狗)(秃)□(会)躲”，又听得床下有声，道：“狗秃在了！”弯着腰，忙把剑在床底下搠去，一连两搠，一只狗拚命劈脸跳出来，徐公子惊了一跌，方知适才听响的，是狗动。还痴心去寻这和尚，没有。

坐在房中想这事如何结煞，想一想道：“如今也顾不得丑名，也顾不得人性命！”竟提了剑走出中堂来，叫：“徐福！徐福！”

和氏道：“相公昨日打发去庄上未回。”

徐公子道：“这等怎处？没处摆布，这做婉儿不着！”赶到灶前来，叫婉儿，叫了八、九声，只见他应了又住，等了一会，带着睡踵将出来。徐公子等得不耐烦，一剑砍去，便砍死了。一连杀了两个人，手恰软了，又去擂了半日，切下两个头，已是天亮。和氏与翠羽起来，看见灶下横着婉儿的尸；房中桌上摆着两个头；公子提着一把剑呆坐，床里真氏血流满床。和氏暗想：“自己丈夫造化，不然就是婉儿了！”忽然见徐公子吃了些早饭，提头而去，两个看着真氏痛哭，替她叫冤说苦。

　　这徐公子已赶到县间去，哄动一城人，道徐家杀死奸夫、奸妇，也有到他家看的，也有到县前看的，道：“真是个汉子！”连真家也有两、三个秀才，羞得不敢出头，只着人来看，打听。

须臾县尊升堂。姓饶，贵州人，选贡，精明沉细，是个能吏。放投文，徐公子就提了头过去道：“小人徐州同子徐行，有妻真氏，与义男婉儿通奸，小人杀死，特来出首。”

那饶县尊就出位来道：“好一个勇决汉子！只不是有体面人家做的事。”

—眼(看去)，见(一)颗头一点的，便叫取头上来。却见一个妇人头，颇生得好，一个小厮头，发才到眉。县尊便道：“这小厮多少年纪了？”

徐行道：“十四岁。”那县尊把带掇了一掇，头侧了一侧，叫打轿相验，竟到他家，轿后拥上许多人。

　　县尊下轿进去，道：“尸首在哪边？”徐行道：“在房里。”进房却见床上一个没头女尸，身上几剑，连被砍的，身上还紧紧裹着一条被。

县尊看了，道：“小厮尸怎不在一处？”

道：“在灶前。”到灶前，果见小厮尸横在地上，身中一剑，上身着一件衣服，下身穿一条裤子。县尊叫扯去裤子，一看，叫把徐行锁了，并和氏、翠羽都带到县里。

道：“徐行，你这奴才！自古‘撒手不为奸’，他一个在床上，一个在灶前，就难说了。况且你那妻子尚紧拥着一条被，小厮又着条裤，这奸的事越说不下去了。若说平日，我适才验小厮，尚未出幼，你怎么诬他？这明明你与妻子不睦，将来杀死，又妄杀一个小厮解说，你欺得谁？”叫取夹棍，登时把徐行夹将起来。

徐行道：“实是见一和尚扒墙进真氏房中，激恼杀的。”

县尊道：“这等小厮也是枉杀了！你说和尚，你家曾与那寺和尚往来，叫什名字？”徐行回话不来，叫丢在丹墀内。

叫和氏道：“真氏平日可与人有奸么？”和氏道：“真氏原空房独守，并没有奸，只是相公因嫖，自己不在家，疑心家中或者有奸情，镇日闹炒，昨晚间就是婉儿并不曾进真氏房中，不知怎的杀了真氏，又杀小厮。”叫翠羽，翠羽上去，与和氏一般说话。

县尊道：“徐行！你怎么解？”徐行只得招了：因疑杀妻，恐怕偿命，因此又去杀仆自□(解)。

县尊大恼道：“既杀她身，又污她名，可恶之极！”将来重打四十。这番真家三、两个秀才来讨命，道：“求大宗师正法抵命，以洩死者之冤！”

县尊道：“抵命不消讲了。”随出审单道：

　　　　真氏当傲狠之夫，恬然自守，略无怨尤，贤矣！徐行竟以疑杀之，且又牵一小童以污蔑，不惨而狡欤！律以无故杀妻，一绞不枉。

把徐行做了除无故杀死义男，轻罪不坐外，准无故杀妻律，该秋后处决；解道院，复行本府刑厅审。徐行便去央分上，去取供房用钱，要图脱身。不知其情既真，人所共恶，怎生饶得？刑厅审道：

　　　　徐行无故惨杀二命，一绞不足以谢两冤，情罪俱真，无容多喙！

累次解审，竟死牢中。

　　　　冤冤相报不相饶，圜土游魂未易招。

　　　　犹记两髠当日事，囹圄囊首也萧条。

　　这事最可怜的是一个真氏，以疑得死；次之屠有(名)，醉中杀身。其余妙智，虽死非罪，然足偿屠有名。徐行父子，阴足偿妙智、法明。法明死刑，圆静死缢，亦可为不守戒律、奸人妇女果报。田禽淫人遗臭，诈人得罪，亦可为贪狡之警。总之，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字，致死、致祸，特即拈出，以资世人警省。

# 第三十回 窃篆心虽巧 完璧计尤神

衽席藏戈，虿蜂(有)毒，不意难防。嚬笑轻投，威权下逮，自惹抢攘。英雄好自斟量，猛然须奋刚肠。理破柔情，力消欢爱，千古名芳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《柳稍青》

　　历代常因女色败亡，故把女色比做兵，道是女戎。我道：“内政不出壶”，女人干得什事？若论如今做官，能剥削我官职，败坏我行谊，有一种男戎。男戎是什么？是如今门子。这些人出来是小人家儿子，不大读书晓得道理，偶然亏得这脸儿有些光景，便弄入衙门。未得时时节，相与上等是书手、外郎，做这副腻脸，捱他些酒食；下等是皂隶、甲首，做这个后庭，骗他银子。耳朵里听的，都是奸狡瞒官作弊话；眼睛里见的，都是诡诈说谎骗钱事。但只是初进衙门，胆小怕打，毕竟小心，不过与轿夫分几分押保、认保钱与监上员递(钱)求见的，骗他个包儿，也不坏事。尝恐做官的喜他的颜色，可以供得我玩弄；悦他的性格，可以顺得我使令；便把他做个腹心。这番他把那一团奸诈藏在标致颜色里边；一段凶恶藏在温和体度里面。在堂上还存你些体面，一退他就做上些娇痴，插嘴帮衬，我还误信他年纪小没胆，不敢坏我的事。把他径窦已熟，羽翼已成，起初还假我的威势骗人，后来竟盗我威势弄我，卖牌、批状，浸至过龙，撞木钟，无所不至。这番把一个半生灯窗辛苦，都断送在他手里了。故有识的到他，也须留心驾驭，不可忽他。我且道一个已往的事。

　　我朝常州无锡县，有一个门子，姓张名继良，他父亲是一个卖菜的，生下他来，倒也一表人材，六、七岁时，家里也曾读两句书，到了十四、五岁，越觉生得好：

　　　　双眸的的凝秋水，脸娇宛宛荷花蕊。

　　　　柳眉瓠齿绝妖妍，贯玉却疑陈孺子。

恰也有好些身分，浅颦低笑，俏语斜身，含情弄态，作意撩人，似怨疑羞，又频频拒客：

　　　　徙倚类无骨，娇痴大有心。

　　　　疑推复疑就，个里具情深。

可惜一个标绝的小厮，也到绝时年事，但处非其地，也不过与些市井俗流，游食的光棍，东凹西靠，赚他几分钱罢了。不料十五岁上娘亡，十六岁上爷死，这样人家，穿在身上，吃在肚里，有什家事？却也一贫彻骨。况且爹亲、娘眷都无，哪里得人照管？穿一领不青、不蓝海青，着一双不黑、不白水袜，拖一双倒跟鞋，就是如花似玉颜色，也显不出了。房钱没得出，三餐没人煮，便也捱在一个朋友家里。不期这朋友是有妻小的，他家婆见他脸色儿有些丰艳，也是疑心。不免高兴时也干些勾当儿，张继良不好拒得，浅房窄屋，早已被他知觉，常在里边喃喃骂道：“没廉耻，上门凑！青头白脸好后生，捱在人家，不如我到娘家去，让你们一窠一块！”又去骂这家公道：“早有他，不消讨得我，没廉没耻，把闲饭养闲人！”就茶不成茶，饭不成饭，不肯拿出来，还饶上许多絮聒。张继良也立身不住，这朋友也难留得。又捱到一家朋友，喜是光棍，日间彼此做些茶饭儿过日，夜间是夫妇般。只是这人且会吃寡醋。张继良在穷，也便趁着年纪，滥相处几个，他知得便寻闹，又安不得身。亏得—个朋友道：“锡山寺月公，颇好此道，不若我荐你在那边栖身。”便领他去寺中见月公，道：“我这表弟十六岁，父母双亡，要在上剃出家，我特送来。”

月公道：“我徒弟自有，徒孙没有，等他做我徒孙罢！”就留在寺中。这张继良，人是个极会得的，却又好温性儿，密得月公魂都没，替他做衣服，做海青。自古道：“人要衣装，马要鞍装。”这一装束，便弄得绝好了。

　　也是他该发迹，本县何知县，忽一日请一个同年游锡山。这何知县是个极好男风，眼睛里见不得人的，在县里吏、书、皂、快，有分模样的，便一齐来，苦没个当意的。

这时同年尚未来，他独坐甚是无聊，偶然见张继良一影，他见是个扒头，便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叫过来问时，是本寺行童。

何知县道：“不信和尚有这等造化，我老爷一向寻不出一个人！”

问他：“有父兄么？”

道：“没有。”那答应的声儿娇细，一发动人。

就道：“你明日到县伏侍我罢，我另眼看你！”他自吃酒去了。

月公□□(得知)，甚是不快活，道：“怎么被他看见了？父母官须抗他不得。”两个叙别了一夜，只得送他进县，吩咐叫他：“小心伏侍，闲暇时也来看我一看。”

一进衙门，何知县道：“你家中无人，你就在后堂侧边我书房中歇落。”

本日就试，他是惯的，没什畏缩，还有那些媚态。何知县就也着了迷，着库上与他做衣服，浑身都换了细绫，每日退堂，定要在书房中与他盘桓半日，才进私衙。

他原识两个字，心里极灵巧，凡一应紧要文书、词状、简札，着他收的，问起都拿得来，越发喜他有才。又道他没有亲眷，没人与他兜揽公事；又向在和尚寺里，未免晓得在衙门作弊；况且又在后堂歇落，自己不时叫在身边，也没人关通；凡事托他做腹心，叫他寻访。不知这衙门中，书吏、皂甲极会钻，我用主文，他就钻主文，我用家人，他就钻家人；这番用个门子，自然寻门子。有那烧冷灶的，不曾有事寻他，先来相处他，请酒、送礼，只捡小官喜欢的香囊、扇子、汗巾之类送来，结识他做个靠山。有那临渴掘井的，要做这件，大块塞来，要他撺掇。皂甲要买牌讨差，书吏要讨承行，渐渐都来丛他。内中也有几个欺他暴出龙，骗他，十两□(公)事做五两讲，又有那讨好的，又去对他讲，道这件(事)毕竟要括他多少，这件事不到多少不要与他做，他不乖的也教会了。况且他原是个乖的人。但是“官看三日吏，吏看三日官。”官若不留些颜色，不开个空隙把他，他也不敢□□(入凿)。

先是一个何知县，因他假老实，问他事再不(轻易)回复，侧边点两句，极中窍，便喜他，要抬举他。一日佥着一张人命牌，对张继良道：“这差使是好差，你去，哪个要的，你要他五两银子，佥与他。”

一个皂隶莫用知得，就是五两时银来讨，正与张继良说，一个皂隶魏匡，一个眼色，张继良便回莫用道：“少”，这边魏匡就是五两九成银递去。张继良见光景可捐，道要十两，魏匡便肯加一两。这边一个李连，忙央一个门子，送八两与张继良。魏匡拿得银子来，这厢已佥了李连，张继良已将牌递与了。

一日有张争家私状子，原烧冷灶的一个吏房书手陈几，送他两疋花绸，要他禀发。张继良试去讨一讨，不料何知县欣然。这番衙门里传，一个张继良讨得差，讨得承行，有一个好差，一纸□(好)状子，便你三两我□□，□□□(五两，只求得)个他收。他把几件老实事儿结了。

何(知县)□□，□□(对他，说着)就依，他就也不讨，讲定了，见(佥)着这(牌)□□□□□(便道：“原差某)人，该差某人、某人接，官该与，某人效□□□”，□□□(劳该与”，何知县)信得他紧，也就随他说写去。呈状也(是凭他道是该)行，或是该承。还有巧处，该这人顶差，或该他承□，□(应，他)把没帐差牌、呈状踏在前面；佥与了他，便没个又差又批的理，这就是夺此与彼的妙法。到后他手越滑，胆越大，人上告照呈子，他竟(袖)下，要钱才发。好状子他要袖下，不经承发房挂号，竟与相知。

莫说一年间他起家，连这几个附着他的吏书，皂甲，也都发迹起来。何知县也道差使承行，左右是这些衙门里人，便颠倒些也不是坏法，故此不在意。不知富的有钱买，越富；穷的没钱买，越穷。一个官，一张呈状，也不知罚得几石谷，几个罪。若撞着上司的，只做得白弄，他却承行、差使都有钱赚，他倒好似官了。

　　其时一个户房书手徐炎，见他兴，便将一个女儿许与他，一发得了个教头，越会赚钱。却又衙门人无心中又去教他，乘有一个人有张要紧状子，连告两纸不准，央个皂隶送二两，叫他批准，皂隶因而就讨这差，自此又开这门路。书手要承应，皂隶要差，又兜状子来与他批，一、二两讲价。总之，趁着这何知县常与他做些歪事，戏脸惯了，倚他做个外主文，又信他得深了，就便弄手脚，还不曾到刑名上。争奈又是狱中有狱卒、牢头要诈人钱，打听有大财主犯事，用钱与他，要他发监。他又在投到时，叫写监禀，可以保的竟落了监，受尽监中诈害，人知道了，便又来用钱，要他方便。至于合衙门人，因他在官面前说得话，降得是非，哪个不奉承？哪个敢冲突他？似库书、库吏收发上有弊，吏房吏农充参，户房钱粮出入，礼房礼仪支销，兵房驿递工食，刑房刑名，工房造作工价，哪一房不要关通他？哪一处不时时有餽送？甚至衙头、书房里，都来用钱要批发；二、三、四衙，都有礼送他。阖县都叫他做“张知县”。

先时这何知县，也是个要物的，也有几个过龙的人，起初不曾(合)得他，他却会得冷语，道这事□□□(没天理)，不该做的，那何知县竟回出来。或时道，这公事值事多少，何知县押住要添，累那过龙的费尽口舌，况且事又不痛快，只得来连他做。连着耍打那边三十，断不是廿五下；要问他十四石，断不是一两三；要断十两，断不是九两九钱；随你什乡官、阔宦，也拗不转。外边知道消息，都不用书吏，竟来投他。他又乖觉，这公事值五百，他定要五百；值三百，定要三百；他里边自去半价儿要何知县行。其余小事儿，他拿得定，便不与何知县，临审时三言两浯一点掇，都也依他。外边撞太岁、敲木钟的事，也做了许多。只有他说人是非，哪个敢来说他过失？把一个何知县，竟做了一个傀儡：

　　　　简书百里寄专成，闾里须教诵政声。

　　　　线索却归豪滑手，三思应也愧生平。

凡是做官，不过爱民、礼士。他只凭了一个张继良，不能为民辨明冤枉，就是秀才、举、监，有些事日日来讨面皮，博不得张继良一句。当时民谣有道：“弓长固可人，何以见君王？”又道：“锡山有张良，县里无知县。”乡官纷纷都要等代巡来讲他是非。

　　亏得一个同年，省□(亲)回来周主事，知道这消息来望他，见一门子紧(随)在身边，他看一看，道：“年兄，小弟有句密语。”何知县(把)头一侧，门子走开。

周主事道：“年兄，这不是张继良(么)？”

何知县道：“是，年兄怎么认得？”

周主事道：“外边传他□(一)个大名。”

何知县道：“传他能干么？”

周主事说：“太能了(些)，几乎把年兄官都坏了！”

何知县道：“他极小心，极能(事)。”

周主事道：“正为年兄但见其小心，见其能事，所以如此；若觉得，便不如此了。外边士民，都说年兄宠任他，卖牌、准状，大坏衙门法纪。”

何知县道：“这一定衙门中人怪他，故此谤他。”

周主事道：“不然，还道他招权纳赂，大为士民毒害。”

何知县道：“年兄，没这样事！”

周主事道：“年兄，此人不足惜，还恐为年兄害！外面乡绅虽揭他的恶，却事都关着年兄。小弟是极力调停，只恐陈代巡桉临，上司有话，怎么处？”

何知县颜色不怡，周主事也别了，只见何知县走到书房中，闷闷不悦。张继良捱近身边，道：“老爷，适才周爷有什讲？”

何知县—把捏住他手，道：“我不好说得。”

张继良道：“老爷哪一事不与小的说，这事什么事，又惹老爷不快？”

何知县把他扯近，附耳道：“外边乡绅怪我，连你都谤在里边，周爷来通知，故此不快。”

张继良便跪了道：“这等老爷不若将小的责革，以舒乡绅之愤，可以保全老爷。”

何知县一把抱起，放在膝上道：“我怎舍得！他们不过借你来污蔑我，关你什事？”

张继良道：“是老爷除强抑暴，为了百姓，自然不得乡绅意。要害老爷，毕竟把一个人做引证。小的不合做了老爷心腹，如今任他乡绅流谤，守巡申揭，必定要代巡自做主。小的情愿学貂禅，在代巡那边包着保全老爷。”

何知县道：“我进士官，纵使他们谤我，不过一个降调，经得几个跌磕，不妨。但只是你在此恐有祸，不若你且暂避。”

张继良道：“小的也不消去，只须求老爷仍把小的作门役送到按院便是。”

何知县道：“我正怕你在此有祸，怎还到老虎口中夺食！倘知道你是张继良怎处？”

张继良道：“不妨，老爷只将小的名字改了，随各县太爷送门役送进，小人自有妙用。”何知县还是摇头。

　　过了半月，按院巡历到常州，果然各县送人役，张继良改做周德，何知县竟将送进。也是何知县官星现，这陈代巡是福建人，极好男风。那张继良已十七岁了，反把头发放下，做个披肩，代巡一见，见他矬小标致，竟收了。他故意做一个小心不晓事光景，不敢上前。

那代巡越喜，道是个笃实人，伏侍斟酒时，便低着头问他道：“你是无锡哪里人？”

道：“在乡。”他脸也通红。

代巡道：“你是要早晚伏侍我的，不要怕得。”晚间就留在房中。

这张继良本是个久惯老手，倒假做个畏缩不堪的模样，这代巡早又入他彀：

　　　　才离越国又吴官，媚骨夷光应与同。

　　　　尺组竟牵南越颈，奇谋还自压终童。

初时先把一个假老实愚弄他，次后就把娇痴戏恋他，那代巡也似得了个奇宝。凡是门子进院，几时一得宠不敢做别样非法事？若乞恩加赏，这也是常情。他在那边木木纳纳，有问则答，无可则止，竟不乞恩讨赏。陈代巡自喜他，每次赏从厚。要赏他承差，他道日后不谙走差，不愿；道办也不愿，道是无锡人，求赏一个无锡典吏，陈代巡竟赏。闲时也问及他本地风俗，他直口道：“乡官凶暴，不肯完纳钱粮，又狠盘算百姓，日日告债、告租，一县官替他管理不了，略略不平，就到上司说是非，也不知赶走多少官，百姓苦得紧。”已自为何知县解释。又得查盘推官与本府推官都是何知县同年，也为遮盖，所以考察过堂，得以幸全。

　　及至代巡考察，审录、比较，巡城、阅操，各事都完，因拜乡宦，只见纷纷有揭。代巡有了先入之言，只说乡宦多事。后边将复命，纠劾有司，已拟定几个，内中一个因有大分上来，要改入荐，只得把何知县作数。取写本书吏要待写本，张继良见了，有些难解，心里一想，道：“我叫他上不成本！”

恰值这日该书办众人发衣包，先日把陈代巡弄个疲倦，乘他与别门子睡，暗暗起来，将他印匣内关防取了，打入衣包里边。次日早堂，竟行发出这关防，先寄到他丈人徐炎家，徐炎转送了何知县：

　　　　篆文已落段司农，裴令空言最有容。

　　　　始信爱深终是祸，变兴肘腋有奇凶。

　　次早用印，张继良把匣一开，把手一摸，又假去张一张，只见脸通红，悄悄来对陈代巡道：“关防不见！”

陈代巡吃了一惊，还假学裴度模样，不在意，一连两个腰伸了，道：“今日困倦，一应文书，都明日印。”坐在后堂不悦。张继良倒假做慌忙，替他愁。

陈代巡道：“不妨，这一定是我衙门中盗去印什文书，追得急反将来毁了，再待一、两日，他自有。”

　　等了两、三日不见动静，这番真是着急，知是门子、书办中做的事，一打拷追问，事就昭彰，只得妆病不出，叫掌案书办计议。书办听得也呆了，只教且在衙门中寻。这四个门子，两个管夫，八个书办，着鬼的般，在衙门里哪一处不寻到？还取夫淘井，也不见有。寻思无计，内中一个书办道：“如今寻不出，实是不好，闻得常州府学曾教官，是个举人出身，极有智谋，不若请他来计议。”

果然小开门请曾教官看病，他是泰和人，极有思算、有手段的。曾教官道：“什么人荐我？我从不知医。”一到传鼓，请进川堂相见了，与坐留茶，赶去门子，把这失印一节告诉他。

那教官也想一会，道：“老大人，计是有一个，也不是万全；老大人自思，在本府尝与那个有隙？曾要参何人？”陈代巡也想一想，附耳道：“我这里要参无锡何知县。”

曾教官道：“这印八分是他，如今老大人只问他要。”

陈代巡道：“我问他要，他不认怎生？”

曾教官道：“也只教他推不得。目下他也在这厢问安，明日老大人暗将空房里放起火来，府、县毕竟来救，老大人将敕交与别县，将印竟交与他，他上手料不敢道看一看内边有关防没有，他不得已毕竟放在里。他若不还，老大人说是他没的，也可分过。这是万或可冀之策，还求老大人斟酌行之。”

陈代巡道：“这是绝妙计策，再不消计议得，只依着做去。”

曾教官道：“教官还有一说，观此人既能盗印，他把奸人已布在老大人左右了，此事不能中伤，必复寻他事。况且今日教官之谋，他也毕竟知道，日后必衔恨教官，这还祈老大人赦他过失，使他自新。这在老大人可以免祸，在教官可以不致取怨。”

代巡点头道：“他若不害我，我也断不害他。”留了一杯茶，就送了教官出来，还倚张继良做个心腹。叫与一个掌案书办行事，在里边收拾花园中一间小书房，堆上些柴，烧将起来。

　　这边何知县自张继良进了院去，觉得身边没了个可意人，心中甚是不快。到参谒时，略得一望，相见不相亲，越觉懊恼。喜得衙门中去了他，且是一清，凡有书信，都托徐炎送与何知县考察。□(过)堂无事，何知县满心欢喜，这一定是张继良的力，□(好)一个能事有情的人。这日只见徐炎悄悄进见。何知县知有密事，赶开人，叫他近来。只见递出一个信并印，何知县见了访款，倒也件件是真，条条难解。又见关防，笑道：“这白头本也上不成！”收了，重赏徐炎。打听甲首报：按院有病不坐。

他又笑道：“是病个没得出手！”也思量要似薛嵩送金盒与田承嗣般惊他一个，两边解交，恐怕惹出事来，且自丢起，将关防密密随着身子。

此时也只因问代巡安，来到府中。这日正值张知县来拜，留茶，两个闲谈。只见一个甲首汗雨淋淋赶来，道：“禀老爷，察院里火起，太爷去救去了！”这知县连忙起身，何知县打轿相随。

那知府已带了火钩、火索，赶入后园去了。这两个赶到，却早代巡立在堂上，在那里假慌，见他两个道：“不要行礼，不要行礼！不知怎么，空屋里着起来，多劳二位！”忙取过敕寄与张知县，把印匣递与何知县，道：“贤大尹且为我好收。”递得与他，自折身里面去了：

　　　　烟火暗庭除，奔赴急吏胥。

　　　　片时令璧返，划策有相知。

顶臾火熄，吩咐道：“一应官员，晚堂相见。”

　　那张继良见何知县接了印匣，已自跌脚道：“你是知道空的，怎么收他的，如今怎处？”

这何知县掇了个空印，到下处好生狐疑，道：“这印明明在我这里，他将印匣与我，我又不好当面开看，如今还了印，空费了张继良一番心。若不还时，他赖我盗印，再说不明，如何是好？”想了半日，道：“没印，两个一争就破脸，不好收拾；有印，或者他晓得我手段，也不敢难为我；究竟还的是。”特印放在匣内，送到院前。

先是知府进见，问慰了留茶；次得张知县交敕，何知县交印，就问候，代巡也留茶、送出。这班书办，晓得匣里没印，不敢拿文书过来用印，倒是代巡叫：“连日不曾佥押用印，文书拿过来！”众人倒惊道：“印没了，难道押下写一‘印’字的理？把什么搭？难道这两日那里弄得方假印来？被人辨认出也不像！”都替代巡踟蹰。

只见文书取到，批佥了，叫张继良开匣取印，只见一颗印宛然在里边，将来印了。书办们已□(晓)：“这印如何在何知县身边？周德原是何知县送来(的)人，一定是他弄手脚了！”

次日何知县辞回，巡按留饭道：“贤大尹好手段！”

何知县道：“不敢！”便诌一个谎道：“知县未第时，寄居在本地能仁寺读书，邻房有一人，举止奇秘，知县知他异人，着实加礼。一日在家，他薄晚扣门，携着一人首，道在此有仇已报，有恩未酬。问知县借银二十两酬之。知县将银饰相赠，许后有事相报，别来音信杳然。数日前，忽中夜至衙，道：“奸人谤你，代巡有意信谗，我今取其印，令不得上疏，可以少解。”知县还要问个详细，只见他道：“脱有缓急，再来相助。”已飞身去了。知县细看，果是代巡的。要送来，怕惹嫌疑不敢。昨蒙老大人委管印匣，乘便呈上。”代巡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前已知无锡乡绅豪横，作令实难，虽有揭帖，本院这断不行的。贤大尹贤能廉介，本院还入荐剡。贤大尹只用心做官，总之不忤乡绅便忤了士民了！”何知县谢了自回县。

　　陈代巡初时也疑张继良，印来到时竟疑了八分，但是心爱得他紧，不肯动他。何知县又说这一篇谎，竟丢在水里。果然复命举劾，不惟不劾何知县，又得荐；曾教官也在教职内荐了，得升博士。一县乡绅都尽惊骇道：“是神钻的！若是这样官荐，哪一个不该荐？这样官不劾，哪一个该劾？如此作察院，也负了代巡之名！”有的道：“如今去了个张门子，县中也清了好些，应是这缘故。”

不多几时，只见按院批下一张呈子，是吏农周德的，道：“在院效劳，乞恩赏顶充户房吏农王勤名缺。”是个现缺，哪个敢来争他的？这是陈代巡复命，要带张继良进京。张继良想道：“自为何知县进院，冷落了几时不赚钱，如今还要寻着何知县补，若随去越清了。”故此陈代巡要带他复命，他道：“家有老母，再三恳辞，只愿在本县效役，可以养母。”

陈代巡便叫房里查一个本县好缺与他，还批赏好些银两。送至扬州，陈代巡还恋恋不舍。他记挂县中赚钱，竟自回了：

　　　　计就西施应返越，谋成红线自归仙。

他一到县，做了亲，寻了大宅住下。参见了何知县，喜得不胜，威得不胜。县里这些做他羽翼的，欢喜他靠山复来，接风贺喜，奉承不暇。这些守分的，个个攒眉。向来书吏中有几个因他入院，在这厢接脚过(龙)，门子有几个接脚得宠，不惟缩手，也还怕他妒忌。知机的，也就出缺告退；不识势的，也便遭他陷害。先时在县，还只当得个知县，凌轹一县的人，如今自到了察院去，也便是个察院了，还要凌轹知县。说道：“他这个官，亏我做的，不然，这时不知是降、是调，赶到哪里去了！”六房事，房房都是他，打官司没一个不人上央人来见他。官司也不消何知县问得，只要他接银子时怎么应承，他应承就是了。一个何知县，只在堂上坐得坐、动得动笔罢了。一年之间，就是有千万家私的，到他手里，或是陷他徭役，或人来出首，一定拆个精光，留得性命也还是绝好事。县里都传他名做“拆屋斧头”，“杀人刽子”。何知县先时溺爱他，又因他救全他的官，也任着他。渐渐到后来，立紧桌横头，承应吏捧得一宗卷过来，他先指手划脚道：“这该打”，“这该夹”，“这该问罪”，竟没他作主，也觉不成体面。又是他每事独提，不与何知县。又不与里边主文连手，里边票拟定的，他都将来更乱，向来何知县也得两分，自此只得两石谷，两分□(纸)，他还又来说免。更有他□(作)弊处：凡一应保状，他将来裁去印上状格，填上告词，日子是何知县亲标，就作准出牌，来买便行搁起。和息罚谷，自行追收，不经承发挂号，竟没处查他。

何知县甚是不堪，道：“周外郎！你也等我做一做，你是这样，外观不雅。难道你不怕充军徒罪的？”他也不睬，只是胡行。何知县几次也待动手，但是一县事都被他乱做，连官不知就里，一县人都是他心腹，没一个为官做事的。那周德见他愤愤的，道：“先下手为强，莫待他薄情。反(以下残失)。(补遗：受他的祸。”挽出几个举人、生员，将他向来受赃枉法事，在守道府官处投揭。这番里边又没个张继良，没人救应，竟谪了闲散。

　　 私情不可割，公议竟难逃。

　　 放逐何能免，空为泽畔号。

张继良自援了两考，一溜风挈家到京，弄了些手脚，当该官办效劳，选了一个广州府新会县主簿。到家闹哄哄上了任。有的人道：“没天理，害了这许多人，却又兴得官。”他到任又去厚拱堂官，与堂官过龙。执行准事惯了，又仍旧作恶害人，靠了县尊。有一个生员家里极富，家中一个丫头病死，娘家来告，他定要扭做生员妻打死，要诈他，又把他一个丫头来拶。秀才哄起来，递了揭，三院各处去讲，百姓乘机来告发，刑厅会同查盘官问。这查盘是韶州府推官，自浙江按察司照磨升来的，正是何知县。知是张继良当日把他坏事，又揭害他的事，一一说与广州推官。两个会问时，揿定他几件实事，坐了他五百赃，问了充军，着实打了他二十，在广州府监里坐得个不要，家眷流落广州。这的是张继良报应。但是这些人，有什人心。又有一班狡猾的驾着，有钱要赚，有势就使，只顾自饭碗里满，便到充军摆站，败坏什名捡？做官，官职谪削事小，但一生名捡已坏，怎么不割一时之爱？至如养痈一般，痈溃而身与俱亡，此是可笑之甚。故拈出以佐仕路观感。）